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 丘處機學案

QIU CHU JI XUE AN

郭 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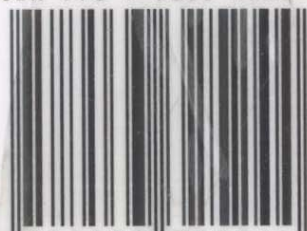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叢書策劃\陳 修 亮  
責任編輯\王 愛 亭  
封面設計\公冶繁省  
版式設計\李 生



ISBN 978-7-5333-2524-4



9 787533 325244 >

定價：46.00圓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 丘處機學案

郭 武 著

齊魯書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丘處機學案 / 郭武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1. 9  
ISBN 978-7-5333-2524-4

I. ①丘… II. ①郭… III. ①丘處機 (1148 ~ 1227) — 評傳②道教—文集 IV. ①B959.92②B95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75952 號

## 丘處機學案

郭武著

---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編 250002  
網址 [www.qlss.com.cn](http://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mailto:qlss@sdpress.com.cn)  
印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本 880 × 1230 / 32  
印張 14.75  
插頁 3  
字數 383 千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524-4  
定價 46.00 圓

---





郭武 1966年出生於雲南，198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專業，1991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2002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哲學博士。現為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985工程”宗教與社會研究創新基地學術帶頭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兼任中國“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香港道教學院學術顧問、客座教授，《弘道》季刊主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2007～2008年度訪問學者，芝加哥大學宗教研究中心2008～2009年度訪問學者，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2009～2010年度高級研究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道教歷史與道教思想。迄今共出版專著4部、合著6部，發表學術論文130餘篇，主持或參與10餘項國家、省部級科研項目，代表作品有《全真道祖王重陽傳》（香港：中華書局，2001年）、《〈淨明忠孝全書〉研究——以宋元社會為背景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等。

## 《全真學案》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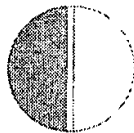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為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莫小賢  
梁發 黃健榮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主編 張廣保

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尹志華 何建明 李大華 李永明  
郭武 強昱 章偉文 趙衛東  
劉仲宇 劉煥玲 盧國龍 鄭國強



## 總 序

金代中期，王嚳（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宮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嚮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覬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會，以及教化民衆、化導殺心等重要社會、文化功能。從歷史看，道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這種作用，在整個道教史中都不多見。因此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相遇，不僅是一個對道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事件。因此，無論從道教發展史還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全真教都的確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對於全真教的全面研究，中國方面如果從清光緒年間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陳垣又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些都堪稱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上述研究仍然處於草創階段。董理史實、考訂材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稍後，日本學者如窪德忠、吉岡義豐、蜂屋邦夫等人也就全真教的教史及思想等一系列問題展開全面研究，推動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這說明對全真教的研究很早就具有跨越國界的特性。

在中國，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後，尤其是進入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全真教，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多視角、問題意識濃厚等特徵，歷史學、宗教學、哲學等各學科的學者都介入全真教的研究。尤其是隸屬全真派的香港青松觀，組織了幾次全真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直接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這些研究中，有的從道教史的角度，探討全真教史及其與傳統道教的關係；有的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全真教在金元易代之際，救世濟人、維護中原文化的諸種活動；還有的從心性角度、從哲學宗教角度考察全真教心性哲學的特色，及其與禪宗、理學心性理論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此期對明清全真教的研究也是此前未曾涉及的。此間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全真道的中青年學者，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中國本土全真教研究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成為這

一領域研究的主戰場。這些都是幾十年來全真教研究取得的新進展。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陳垣先生編纂的《道家金石略》一書的出版,為這一時期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銘材料奠定基礎;前幾年王宗昱又編輯《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最近趙衛東在香港青松觀的支持下,又編輯《山東道教碑刻集》。相信隨着新材料的整理出版,還將進一步推動全真教的研究。此外近幾年來西方道教學者也表現出對全真教研究的濃厚興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曾經以清代龍門派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中國宗教研究》於2001年由法國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美國學者康豹(Paul R. Katz)共同組織的有關全真教的專題,集中圍繞全真教的宗教認同的形成及早期教團的修行生活這一主題,進行個案的、歷史的研究。近幾年法國學者高萬桑、美國學者劉迅對清代全真教與民間社會的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同時說明全真教的研究已超越國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領域,受到各國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200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全真教”學術研討會,更是中外學者取長補短、通力合作的典範。相信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對於全真教這一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宗教之研究必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是為了推動學術界對於全真教的研究,香港青松觀在董事局的領導下聯合海內外從事道教研究的學者,在齊魯書社的支持下,編輯出版這套《全真學案》。《學案》的初始規劃始於2005年,鄭國強、盧國龍、李永明最先參與規劃的制訂及實施。2008年又由香港青松觀組織,在深圳大學專門召開專題討論會,對《全真學案》

的第一批稿件進行了討論，與會學者還就《學案》的體例、《學案》所涉全真高道的思想及歷史評價等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這無疑對於各位參與《學案》編撰的學者進一步完善編撰工作，有着很强的推動作用。此外，香港道教學院陳煜先生為《全真學案》第一輯做了認真的校對，在此特致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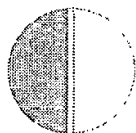
在此需要說明，《全真學案》的編纂體例與中國傳統的“學案類”著述例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採取了叢書的形式，而不是將《學案》所涉各位傳主像上述兩種著述一樣都融入一個整體。這是因為全真教自創教之時的金代算起，至今已經歷差不多 850 年的歷史發展，若想把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各不同發展階段全真高道的生平、思想融為一體，事實上依據現階段的研究還很難做到。不過傳統學案所蘊含的核心元素，例如生平、思想評介、原著摘要及校勘等，在這套《全真學案》中都有所繼承。除此之外，我們還為《學案》所涉各位傳主編輯年譜，並且附錄歷代研究文獻目錄。我們希望這套《全真學案》的編輯出版有助於國內外學者及道教愛好者進一步深入地瞭解全真教。

第一輯《全真學案》包括：《馬丹陽學案》、《譚處端學案》、《劉處玄學案》、《丘處機學案》、《王玉陽學案》、《郝大通學案》、《尹志平學案》、《李道純學案》、《劉一明學案》、《王常月學案》、《陳致虛學案》等十一部。以後我們還將繼續第二輯的編撰，力圖使這套《全真學案》儘可能全面地囊括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全真高道。這些後續工作，還希望道教界同仁鼎力襄助！

張廣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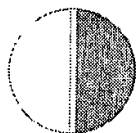
2009 年 12 月 18 日





## 目 錄

總序 .....	1
丘處機評傳 .....	1
入道與修行 .....	1
濟世與度人 .....	22
著述與思想 .....	56
法嗣與支流 .....	89
丘處機年譜 .....	129
丘處機著述輯錄 .....	152
《磻溪集》 .....	153
《長春真人西遊記》 .....	246
《玄風慶會錄》附《西遊錄》卷下 .....	292
《大丹直指》附《丘祖秘傳大丹直指》 .....	305
《攝生消息論》 .....	343
丘處機著述輯佚 .....	352
《鳴鶴餘音》節錄 .....	352



## 丘處機學案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節錄 .....	374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節錄 .....	382
《長春真人規榜》 .....	384
《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 .....	385
《陳情表》 .....	390
《學仙記》 .....	391
《邱祖語錄》附《證道篇》 .....	393
《邱祖訓文》 .....	408
丘處機佚散詩詞 .....	410
參考文獻 .....	417
附錄：有關丘處機研究之成果目錄 .....	427



## 丘處機評傳

### 入道與修行

丘處機俗名丘哥，於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正月十九日誕生在山東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今山東省棲霞市）的一戶普通人家<sup>①</sup>。據道書記載，丘哥誕生當日，他的家中曾“瑞氣充庭，祥光映室”<sup>②</sup>，預示了這箇新來到世間的生命將不同於常人。丘哥幼而聰敏，相

---

① 關於丘處機的家世，史書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為《金蓮正宗記》、《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等道書的“家世棲霞，最為名族”或“世為顯姓”說，二為元陶宗儀《輟耕錄》的“祖父業農，世稱善門”說。但若從《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曾說“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真人（王重陽），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來看，《輟耕錄》的“業農”說似為切實。又從丘處機《磻溪集》卷五《滿庭芳》詞自述“幼稚拋家，孤貧樂道”，並言“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餘年，聞鄉中善士為葬先考妣，不勝感激”來看，《輟耕錄》的“善門”說也較為切實。另據《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說，丘哥並非“幼亡父母”，而是“母孫氏早亡，父娶繼室，怙恃之”。

②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棲霞分瑞》，元大德九年（1305）重刊本，見日本《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七卷（東京：八木書店影印，昭和五十六年〔1981〕）。



貌不凡，“眉宇閑曠，舉措詳雅”，有善相者見之，預言他將來“必爲帝王師”<sup>①</sup>，又說他“當爲神仙宗伯，非流俗品格也”<sup>②</sup>。這些記載和預言，或許有後人添加附會的色彩，不過，從後來丘處機一生之能有大功於民、捍大患於世來看，丘哥之稟有異質、非同凡人，應該屬於真實之事。

丘哥出生的時代，正值宋、金交戰之際，中國境內戰爭連綿、民不聊生。當時宋朝皇帝徽宗趙佶、欽宗趙桓已被金人擄爲囚徒，北方土地也多爲金人佔領，而高宗趙構則逃往南方建立新都，史稱“南宋”。丘哥生長的山東，在經歷了戰火紛飛、生靈塗炭後，又遭金朝統治者的橫徵暴斂及民族歧視，加上時常發生的自然災害，更令當地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以致時常有百姓揭竿而起、反抗金廷<sup>③</sup>。在這樣的環境中，年輕的丘哥似乎早就厭倦了人間的苦難、看破了世事的虛幻，據道書言，他年未弱冠即酷慕玄風，“非長生久視之說不道也，非驂鸞跨鳳之語不詠也”<sup>④</sup>。到了十九歲時（1166），丘哥毅然離家，來到了崑崙山修道求仙，意在躲避紅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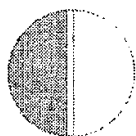
---

①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道藏》本（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

②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棲霞分瑞》。

③ 金人於靖康年間滅北宋後，曾於天會五年（1127）扶持北宋舊臣張邦昌在中國北方建立傀儡政權，國號“大楚”，但大楚政權不久即垮臺。天會八年（1130），金人又扶持宋朝叛臣劉豫建立“大齊”傀儡政權，統治山東、河南、河北等地，至天會十五年（1137）廢之。這些傀儡政權及金人在統治中國北方時，曾在北方地區橫徵暴斂，且下令統治區內的漢人改著金人服飾，故激起了中國北方廣大漢族百姓的反抗，當時山東著名的“義軍”首領有張榮、耿京、楊安兒、劉二祖、李全、彭義斌等。詳請參閱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5～285頁。

④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囂擾、尋求生命的永恆。

崑崙山又名根餘山，在今山東省牟平、文登、乳山交界處，被稱為“海上諸山之祖”，相傳古代曾有王玄甫、麻姑等神仙在此棲息，宋金時期又有李無夢、唐四仙姑等異人在此修道。據《登州府志》記載，“唐四仙姑”曾隱修於崑崙山北峰姑餘山，丘哥曾聞其名而往問修行之要，道姑却謝絕說：“汝毋吾問，異人從西不久而至，乃汝師也。”<sup>①</sup>這箇說法，或許也是出於後人的附會，但丘哥在十九歲時即已進入道門、追求成仙却是事實，如他曾有《堅志》詩自述修道經歷：“吾之向道極心堅，佩服丹經自早年。遁跡巖阿方十九，飄蓬地里越三千。無情不作鄉中夢，有志須為物外仙。假使福輕魔障重，挨排功到必周全。”<sup>②</sup>

唐四仙姑所說的這位西來“異人”，就是全真道的創始人王重陽。王重陽本名中孚，字允卿，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於陝西咸陽大魏村，早年“修進士舉業”，後曾“捐文場，應武舉”，試圖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但最終却“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sup>③</sup>。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四十八歲的王中孚終於看破紅塵，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吾今已過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紆紫懷金，不亦太愚之甚乎！”<sup>④</sup>於是，便辭官解印，黜妻屏子，佯裝瘋狂，走上了宗教之路。同年六月，自稱“害風”（關中一帶人們對瘋子的稱呼）的王中孚在陝西甘河鎮遇兩位“異人”授予修真口訣，並得贈名為嘉，字知明，號重陽子；傳授完口訣

① 光緒《登州府志》卷六十五《寓真資化順道真人唐四仙姑祠堂碑》。

② 《磻溪集》卷一《堅志》，《道藏》本。

③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道藏》本。

④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

後，兩位異人指著東方問王重陽看到了什麼，王重陽說：“見七朵金蓮結子。”兩位異人笑道：“豈止如是而已，將有萬朵玉蓮芳矣！”<sup>①</sup>正隆五年（1160），王重陽又遇到一位道人授予“秘語五篇”，並得告語：“速往東海，丘劉譚中有一俊馬，可以擒之。”<sup>②</sup>之後，大徹大悟的王重陽來到南時村作穴而居，並將此穴稱為“活死人墓”，又在墓上插了一塊寫有“王害風靈位”字樣的紙牌，意在引人注目。在南時村的“活死人墓”中修煉了三年（1161～1163）後，王重陽因見甚少有人回應他的行為，故又曾遷至劉蔣村築庵修行。王重陽佯裝瘋狂、行為怪異，不過是試圖吸引人們的注意，進而達到傳教之目的；然而，他多年努力的結果，却祇在當地尋到了和玉蟾、李靈陽、史處厚、嚴處常、劉通微等幾人作為弟子。想起幾年前所遇道人說的“速往東海”一番話，王重陽決定離開陝西而前往山東沿海尋求發展的機會。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四月，他放火燒掉了所居廬庵，然後辭別道友，迤邐東邁，前往山東。當路過洛陽上清宮時，王重陽曾題詩於宮內牆壁上，詩言：“丘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玉毬。你還搬在寰海內，贏得三千八百籌。”<sup>③</sup>大定七年（1167）七月，弊衣竹冠的王重陽來到了山東寧海，在當地名儒范明叔家中遇到

---

①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

②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關於王重陽所遇三位異人，後人多以為是鍾離權、呂洞賓和劉海蟾，《重陽全真集》也有詩曰：“漢正陽兮為的祖，唐純陽兮做師父，燕國海蟾兮是叔主。”但是，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王重陽事蹟彙紀》却考王重陽所遇三人並非鍾、呂、劉，並以為：其詩“蓋文王‘我師願學孔子’之謂，非謂親承授受”（《藏外道書》本）。筆者則認為：無論“異人”的真實情況怎樣，王重陽所創全真道在修行方法上繼承了唐末五代的“鍾呂金丹派”之說却是事實，詳請參閱下文。

③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



了當地富戶馬從義，並贈其詩曰：“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孫。三千里外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sup>①</sup>馬從義因仰慕王重陽而邀其至家中居住，王重陽則將在馬家所居廬庵命名為“全真庵”，正式地打出了“全真”之教的旗幟，史書稱：“全真之名，始於此矣。”<sup>②</sup>

事實上，“全真”一詞早在宋金以前即已有之，多用指道家及道教的保全生命本真（如精、氣、神等）之說，如三國時嵇康曾作《幽憤詩》言：“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sup>③</sup>東晉葛洪又要求道教信徒“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sup>④</sup>。不過，王重陽所倡“全真”却有著很多的革新色彩。這種色彩首先表現在他欲“洗百家流弊”而“全”老子清靜無為學說之“真”，如元代李鼎《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說：

昔自玄元（老子）、文始（尹喜）契遇於茲，挾先天之機，闢衆妙之門，二經（《道德經》）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為隋唐之禳禱，其餘曲學小數，不可殫紀，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為無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陽祖師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學唱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紹千載之絕學。<sup>⑤</sup>

不過，王重陽所倡“全真”學說却非老子學說的簡單翻版，而是

① 《重陽全真集》卷二《贈馬鈺》，《道藏》本。

②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道藏》本。

③ 《文選》卷二十三，《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④ 《抱朴子內篇·暢玄》，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⑤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道藏》本。

融儒、釋、道三教思想爲一爐，如他在創教時曾聲稱“不主一相，不拘一教”而欲“使四海教風爲一家”<sup>①</sup>，不僅勸人誦讀佛教之《般若心經》、道教之《道德經》與《清靜經》，以及儒家之《孝經》，而且凡成立教團組織也“必以三教名之”<sup>②</sup>，至於“悟理莫忘三教語”<sup>③</sup>之類主張“三教一家”的言論，在《重陽全真集》中更比比皆是。其次，王重陽所倡“全真”之革新色彩，還表現在他欲以新興的“靈魂成仙”信仰取代道教傳統之“肉體成仙”信仰。隋唐以來，道教傳統的以追求肉體不死爲矢的之成仙信仰因難以在現實中兌現而陷入困境，而以精神（靈魂）不朽爲內容的成仙信仰則逐漸流行。王重陽繼承隋唐以來的新興思想，大力主張“靈魂成仙”之說，以爲：“今之人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又聲稱人成仙後“身且寄向人間，神已遊於天上”<sup>④</sup>。在這箇意義上講，王重陽所倡“全真”實又爲“全”人體生命之“真”，如范懔在爲《重陽全真集》作《序》時曾詳細闡釋“全真”之旨言：

全真之教大矣哉！謂真者，至純不雜，浩劫常存，一元之始祖，萬殊之大宗也。上古之初，人有純德，性若嬰兒，不牧而自治，不化而自理，其居於自適自得，莫不康寧享壽，與道合其真也。降及後世，人性漸殊，道亡德喪，樸散純離，情酒慾肴蠹於中，愁霜悲火魔於外，性隨情動，情逐物移，散而不收，迷而弗返，天真盡耗，流浪死生，逐境隨緣，萬劫不復，可爲長太息也！重陽憫化……誘人還醇返樸，靜息虛凝，養互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②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③ 《重陽全真集》卷十《贈道衆》。

④ 《重陽立教十五論》，《道藏》本。

初之靈物，見真如之妙性，識本來之面目，使復之於真常，歸之於妙道也。<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靈魂成仙”學說雖非王重陽首倡，但他所創立的擁有教團組織的全真道對於這種“新說”的推行之功却是巨大的。一種宗教學說的生命力，不僅在於其理論是否精緻或思想是否深刻，還在於它能否贏得人們的崇奉，能否對社會產生廣泛影響；從這箇意義上來說，正是全真道的創立和流傳，推動著道教新興的“靈魂成仙”學說最終走向了真正的成功。而在這箇“推行”的過程中，如我們下面將會看到的，作為王重陽弟子之丘處機的貢獻是最大的。

王重陽入住馬從義家之後，曾得馬氏“待以師禮”<sup>②</sup>，並為馬氏取道名為鈺，字玄寶，號丹陽子。人們一般以馬鈺為王重陽的大弟子，但事實上，最早正式投入王重陽“全真”門下的人是我們要談論的主角——丘哥。據元李道謙編《七真年譜》記載，丘哥於金大定七年（1167）九月聽說王重陽在馬從義家中修煉，即“自崑崙山來，謁祖師（王重陽）於全真庵，請為弟子”，王重陽則為他“訓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sup>③</sup>；而馬鈺正式出家投

① 《重陽全真集·范懣序》。

② 《金蓮正宗記》卷三《丹陽馬真人》。

③ 關於丘處機皈依王重陽的時間，《金蓮正宗記》卷四記載是“丁亥（1167）春”，誤，因為王重陽於這年七月纔抵達寧海。此外，日本學者蜂屋邦夫認為丘處機“在全真庵時代，並沒有成為重陽的弟子”，其入道的地點“應該定在煙霞洞”；理由是除了《七真年譜》、《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外，其他傳紀資料中未有關於丘處機在全真庵拜師王重陽的記載（按：這箇說法的理由並不夠充足）。詳請參閱蜂屋邦夫著、欽偉剛譯：《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97～98頁。

入“全真”門下的時間，則是王重陽從全真庵“坐圜”修煉而出後的次年(1168)二月。不過，由於馬鈺在大定七年(1167)七月請王重陽入家居住後即在行為上對他“待以師禮”，且王重陽臨終前又將掌門重任託付給了這位年齡最長的弟子，故人們的習慣說法也有其據。此外，各種史書多將丘處機排在“全真七子”的第四位，次於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這實是以王重陽仙逝後“全真七子”執掌教門的先後順序來排列的。據史書記載，王重陽一見丘處機便“知其非常人也”<sup>①</sup>，並非常喜歡他，“與語終夕，玄機契合”<sup>②</sup>，故特贈其《金鱗頌》詩一首，以表達自己的器重之情，詩曰：

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鉤。

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sup>③</sup>

丘處機“拜而受之”，表示願意“旦夕親侍左右，甘灑掃之役”<sup>④</sup>，從此正式成為王重陽的弟子。

王重陽對天資過人的丘處機非常器重，並對丘處機在日後的發展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如他生前曾說：“此子異日地位非常，必大開教門者也。”<sup>⑤</sup>為此，王重陽對丘處機予以了特殊的栽培，先讓他幫助自己掌理文翰，後又攜他“東別海山，南遊汴梁”，故史書稱：“師資之道，過於膠漆，玄關妙捷，多所啓明。”<sup>⑥</sup>有學者以為丘處機

---

①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②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③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丘處機》。

④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⑤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

⑥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跟隨王重陽三年“未沐一言之誨”，並不符合當時的情況<sup>①</sup>。不過，王重陽對門下弟子的培養手段確實頗為獨特，如當在“全真庵”名望日隆、門人頗衆時，他曾對來投的弟子們“誚罵捶楚以磨煉之”，致門徒紛紛散去，篤志追隨他學道的人惟“馬（鈺）、譚（處端）、丘（處機）而已”<sup>②</sup>。大定八年（1168）春天，王重陽率馬鈺、譚處端、丘處機等人往崑崙山開鑿煙霞洞進行修煉，爲了堅定弟子們的修道意志，他又曾多次向他們顯示“神異”。據道書記載，某日馬鈺因獨自偷飲藥酒而“破道”，致頭疼欲裂、幾乎喪命；王重陽將原因向大家說破，並以此告誡弟子：“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sup>③</sup>但是，由於王重陽認爲馬鈺“宿世功行”甚大，離“得道”已不遠，故在修煉上對他有更多的指點；而對於丘處機，王重陽則鑒於他“功行”尚淺，故多令他處理雜事以積累功行，並未急於讓他在修煉上速成。如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曾述：在崑崙山時，丘處機因不滿於王重陽對他“重作塵勞，不容少息”的安排，曾悄悄地跑去偷聽王重陽爲馬鈺講“谷神不死”的修煉方法，久之而忍不住推門進去；王重陽見他進門，便戛然停止了講

① 趙衛東：《丘處機與全真道》（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33頁。按：趙衛東所據蓋爲清代淨明道士傅金鉉刊《濟一子道書十七種》中所收《邱祖全書》，該書中有《邱祖大傳》、《邱祖語錄》及落款“皇明永樂十三年龍門弟子潘靜觀拜序”的《語錄後序》與署名“邱長春真人著”的《證道篇》等；但從《邱祖語錄》言“吾侍重陽師三十載，未沐一言之誨，若起嗔心，久爲下類矣”與元代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引丘處機言“俺惟與祖師（王重陽）結緣素深”等事實不同，以及《證道篇》言“《西遊記》，邱祖傳，指示真經在西天”諸言，可知其中有後人妄添文字。又，諸書所謂“未沐一言之誨”，或僅指某一方面未得指點，而非絕對不得領受教誨。

②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③ 《甘水仙源錄》卷一《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話，後來丘處機雖曾在閑暇時努力地按照偷聽得來的方法去實踐，却多年“猶未有驗”。對此，丘處機自己解釋說：“丹陽非一世修行，至此世功行已備，用此‘谷神’之道，當其時耳，故速見其驗。俺之功行未備，縱行其法，久而無驗，固其宜也。”<sup>①</sup>從丘處機這番談論“宿世功行”的話中，可以窺知王重陽“因材施教”的良苦用心。

金大定九年(1169)，王重陽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四人“東別海山，南遊汴梁”，因預知自己“壽命不過五十八”<sup>②</sup>，故加緊了對這四位高足的錘煉。某日正當寒冬臘月時，王重陽命馬鈺、譚處端立於炭火熊熊的屋內而令劉處玄、丘處機站於寒風凜冽的屋外，後來劉處玄終於不堪其苦而遁去。幾天後的次年(1170)正月四日，王重陽在臨終前又命馬鈺、譚處端、丘處機三人立於床前，說：“丹陽(馬鈺)已得道，長真(譚處端)已知道，吾無慮矣。長生(劉處玄)、長春(丘處機)則猶未也，長春所學當一聽丹陽命，長真當管領長生。”又吟詩曰：“一弟一姪兩箇兒，和余五逸做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塵中假合屍。週匝種成清靜景，遞相傳授紫靈芝。山頭並赴龍華會，我趁蓬萊先禮師。”<sup>③</sup>這番話語，大概也是從“宿世功行”的角度而言。此外，王重陽又單獨對丘處機說：

爾有一大罪，須當除去。往日嘗有念云：“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便是道。<sup>④</sup>

這裏所謂“爾有一大罪，須當除去”，同樣是指丘處機的“宿世功行”。而所謂“不干事處便是道”，則是王重陽所創全真道的修行

---

①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三，《道藏》本。

② 《七真年譜》，《道藏》本。

③ 《重陽全真集》卷一《結物外親》。

④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



精髓。衆所周知，全真道主張實踐“真功”與“真行”，如王重陽在《三州五會化緣榜》中說：

功行乃別有真功、真行。晉真人云：“若要真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真清真靜，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伏願諸公早垂照鑒。<sup>①</sup>

《三州五會化緣榜》所說的“真行”，多偏重於世俗倫理方面。但全真道所倡修行意義上的“真行”內容，更多地是上述“不干事處便是道”。關於這一點，王重陽在《玉花社疏》中又說：“諸公如要修行，飢來喫飯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只要塵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淨’兩箇字。”<sup>②</sup>而這也正是王重陽所謂“色財叢裏尋超越，酒肉林中覓舉昇”<sup>③</sup>的根據，係源於佛教禪宗“世間若修道，一切盡不妨”<sup>④</sup>的主張。也就是說，“不干事處便是道”實際上是全真道的一種修煉“心性”的功夫。王重陽所創全真道在修行次序上主張“賓者是命，主者是性”<sup>⑤</sup>的“先性後命”說，其所“先”、所“主”者，即此“不干事處便是道”的修煉“心性”之功夫。或許正是由於此，丘處機在王重陽仙逝

① 《重陽教化集》卷三，《道藏》本。

② 《重陽全真集》卷十。

③ 《重陽全真集》卷一《示學道人》。這種“色財叢裏尋超越，酒肉林中覓舉昇”的做法，後來曾有劉處玄實踐之，如《甘水仙源錄》卷二《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載：“先生獨遁跡於洛京，煉性於塵埃混合之中，養素於市廛雜沓之叢，管弦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撓其精……”《真仙直指語錄》卷下又記劉處玄於“勾欄裏得（道）”。所謂“勾欄”，乃宋元時演出百戲雜技之場所，元以後亦指妓院。

④ 《壇經》，郭朋《壇經校釋》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⑤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道藏》本。

後的幾年間，所行也多屬“不干事處便是道”之類事情（詳下），並曾將這種法門再傳給了弟子尹志平等，如尹志平曾說：“師父親說此言，吾初聞之甚若無味，悟之則為至言。”<sup>①</sup>又說：“修行人做事，全要肯心承順，便有功行……功行最大，便是有道心的人。”<sup>②</sup>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王重陽培養丘處機等人的高明手段。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春，丘處機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將王重陽的靈柩護送回陝西劉蔣村“祖庵”安葬，並共同為師父守喪三年；大定十四年（1174）秋，守喪期滿的馬、譚、劉、丘在陝西鄠縣秦渡鎮真武廟各言其志：馬曰“鬪貧”，譚曰“鬪是”，劉曰“鬪志”，丘曰“鬪閑”<sup>③</sup>。丘處機所謂“鬪閑”，實際上也屬上述“不干事處便是道”的修行功夫，如《玄風慶會圖說文》曾解釋“鬪閑”說：“志閑則無為應緣，照而常寂。”<sup>④</sup>而這種“無為應緣，照而常寂”的理論，實也是丘處機日後積極入世、大有作為的依據。在鄠縣真武廟分手後，馬鈺返回劉蔣村祖庵“坐圜”，譚處端與劉處玄遁跡於伊洛之間，而丘處機則西入磻溪隱修。在這段時期，全真諸子或以“異跡驚人”、或以“畸行感人”、或以“惠澤德人”，贏得了廣大百姓的信服<sup>⑤</sup>，如馬鈺曾“隆冬祁寒，露體跣足”<sup>⑥</sup>，孫不二則“臥雪眠霜，毀敗容色”<sup>⑦</sup>，譚處端遭人無故毆打却“容色不變”<sup>⑧</sup>，劉處玄被誣告

①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

② 《真仙直指語錄》卷下，《道藏》本。

③ 《甘水仙源錄》卷一《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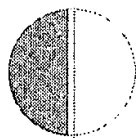
④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磻溪煉行》。

⑤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7頁。

⑥ 《甘水仙源錄》卷一《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⑦ 《金蓮正宗記》卷五《清靜散人》。

⑧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



殺人却“不辭而就縛”<sup>①</sup>，郝大通六年“緘口不語”<sup>②</sup>，王處一能夠“飲鳩不死”<sup>③</sup>，而丘處機在磻溪的隱居修行也同樣值得細述。

丘處機隱居的磻溪，屬於渭水的支流，在今陝西省寶雞市，傳說是姜子牙垂釣並得遇周文王之處，歷代多有神仙棲息，如《玄風慶會圖說文》稱此地：“左蕭史鳳凰之臺，右王喬煙霞之洞，前尚父之釣溪，後劉綱之仙嶺。”<sup>④</sup>丘處機之所以選擇來此修煉，是因為這裏景色秀麗、環境幽靜，如他曾有《秦川》詩言：“秦川自古帝王州，景色蒙籠瑞氣浮。觸目山河俱秀發，披顏人物競風流。十年苦志忘高臥，萬里甘心作遠遊。特縱孤雲來此地，煙霞洞府習真修。”<sup>⑤</sup>又有《磻溪》詩言：“故人別後信天緣，浪跡西遊住號川。宛轉風塵過萬里，盤桓巖谷泊三年。安貧只解同今日，抱樸疇能繼古仙。幸得清涼無垢地，棲真且放日高眠。”<sup>⑥</sup>這樣一塊“景色蒙籠瑞氣浮”的“清涼無垢地”，不僅是打坐煉命的妙地，而且是修心養性的佳境，如丘處機有《幽居》及《自詠》詩言：

臺邊水谷尤清曠，野外山家至寂寥。

絕塞雲收天耿耿，空林夜靜月蕭蕭。

揚眉瞬目開懷抱，散髮披襟遠市朝。

自解偷生巖嶂窟，誰能闡化法輪橋？<sup>⑦</sup>

①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② 《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③ 《甘水仙源錄》卷二《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

④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磻溪煉行》。

⑤ 《磻溪集》卷一《秦川》。

⑥ 《磻溪集》卷一《磻溪》。

⑦ 《磻溪集》卷一《幽居》。

自遊雲水獨崢嶸，不戀紅塵大火坑。  
萬頃江湖爲舊業，一簑煙雨任平生。  
醉來石上披襟臥，覺後林間掉臂行。  
每到夜深雲霧處，蟾光影裏學吹笙。<sup>①</sup>

這樣的詩，如果用心細細地去品讀，不難感受到其中的妙境！難怪精於詩學和宋元全真道研究的孫克寬先生曾說：“全真第二代如以詩的境界論，丘長春的《磻溪集》中詩篇，怕是最上乘的。”<sup>②</sup>在如此幽曠寂靜的環境中，無論是賞花聽雨，還是坐看夕陽，凡夫俗子尚可覺洗心滌慮，修行之人更不難悟道證真。在《磻溪集》中，有大量的丘處機詠境述懷、借境闡道的詩詞，如《春曉雨》與《落花》詩：

雨晴春色倍光輝，風引泉聲出翠微。  
宿鳥繁吟朝聞巧，遊人遠適夜忘歸。  
參差綠樹初騰秀，浩汗青苗乍長肥。  
洞口時聞三島鶴，天隅來訪一蓑衣。<sup>③</sup>

昨日花開滿樹紅，今朝花落萬枝空。  
滋榮實藉三春秀，變化虛隨一夜風。  
物外光陰元自得，人間生滅有誰窮？  
百年大小榮枯事，過眼渾如一夢中。<sup>④</sup>

又如《中秋不見月》與《登臨有感》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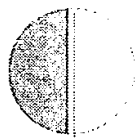
---

① 《磻溪集》卷一《自詠》。

② 孫克寬：《金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香港：《景風》，第23期，1969年9月。

③ 《磻溪集》卷一《春曉雨》。

④ 《磻溪集》卷一《落花》。



幾年明月不昭彰，玳席虛勞設萬方。  
每恨他時遭雨隔，那知今夜復雲藏。  
仙娥莫是簪花睡，玉兔還爲搗藥忙。  
世俗歡娛無所益，冥冥物外且韜光。<sup>①</sup>

陟彼高崗馬足蹺，觀乎大地我心搖。  
山河氣象連天闊，洞府神仙避世遙。  
白玉黃金終莫守，春花秋月固難饒。  
百年一覺浮生夢，萬事俱非恨寂寥。<sup>②</sup>

除了這類抒發感悟的作品，《磻溪集》中的很多詩詞還記錄了丘處機在磻溪修行的其他內容，如《磻溪鑿長春洞》詩述其在河邊山上開鑿棲息洞穴：“峩峩峻嶺接雲衢，古栢參差一萬株。瑞草不容凡客見，靈禽唯只道人呼。鑿開洞府群仙降，鍊就丹砂百怪誅。福地名山何處有，長春即是小蓬壺。”<sup>③</sup>《歲寒守志》詞述其在洞壑獨自忍受寒冬之苦：“同雲瑞雪，正三冬，鬱閉嚴凝時節。寂寞山家，孤悄悄，終日無人談說。敗衲重披，寒壑獨坐，夜永愁難徹。長更無寐，朔風穿戶淒冽。”<sup>④</sup>《衆道友問修行》詩又述其沿街乞食：“余今蹤跡任蹉跎，寧論修行事若何。道眼無光慵入市，天心難合且隨波。飢時只解巡門乞，飽後兼能鼓腹歌。除此一身愚作外，萬般餘事不知他。”<sup>⑤</sup>《居磻溪》詞則述其在苦行、乞食之餘堅持內煉：

- 
- ① 《磻溪集》卷一《中秋不見月》。
  - ② 《磻溪集》卷一《登臨有感》。
  - ③ 《磻溪集》卷一《磻溪鑿長春洞》。
  - ④ 《磻溪集》卷五《歲寒守志》。
  - ⑤ 《磻溪集》卷一《衆道友問修行》。

孤身蹭蹬，泛秦川，西入蟠溪鄉域。曠峪巖前，幽澗畔，高  
鑿雲龕棲跡。煙火俱無，簞瓢不置，日用何曾積。饑餐渴飲，  
逐時村巷求覓。

選甚冷熱殘餘？填腸塞肚，不假珍羞力。好弱將來，餬口  
過，免得庖廚勞役。壯貫皮囊，薰蒸關竅，圖使添津液。色身  
輕健，法身容易將息。<sup>①</sup>

這裏所述關於“色身”、“法身”之“薰蒸關竅”的行爲，蓋屬全真道的“煉命”功夫。又據《金蓮正宗記》記載，丘處機在磻溪修行時曾“戰睡魔，除雜念，前後七載脇不占席，一簑一笠，雖寒暑不變也”<sup>②</sup>。丘處機“戰睡魔”的方法大致有二，一爲“搬石塊”，二爲“繫草鞋”，如他的弟子尹志平曾說：“長春真人轉展苦志鍊魔，惟恐無功，於山上往來搬石鍊睡，只爲福小不能心定。”又說：“長春師父言：觀那幾箇師家福慧相貌皆勝自己，遂發心下三年志，要鍊心如寒灰；下十年志，心上越整理不下，自知福小，再加志，著一對麻鞋，繫了却解，解了却繫，每夜走至十七八遭，不教昏了性子，後習至五十日，不動心，真心常明，便似箇水晶塔子。”<sup>③</sup>這種磨煉意志的做法，實又屬全真道修煉“心性”之功夫。從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無論是“修性”還是“煉命”，丘處機的行爲都是常人難以做到的；而這種常人難以做到的修行，一方面有取於佛教的“苦行”，另一方面亦屬“全真”之特色，前者如元遺山《紫虛大師于公墓碑》言：“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sup>④</sup>後者則

① 《磻溪集》卷五《居磻溪》。

②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③ 《真仙直指語錄》卷下。

④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64頁。



如王重陽曾要求弟子“滅睡、忘言、除慾”<sup>①</sup>，尹志平又進一步解釋道：“修行之害，三慾爲重（食、睡、色），不節食即多睡，睡爲尤重，情慾之所自出，學人先能制此三慾，誠入道之門。”<sup>②</sup>而無論所用方法取自孰家，也不管修行內容具體爲何，丘處機的目的却祇有一箇：得道成仙。如其《歲寒守志》詞言：“晝夜參差，饑寒逼迫，早晚超生滅。須憑一志，撞開千古心月。”<sup>③</sup>《簑衣》詞又言：“我本忘名，人皆易號，喚作簑衣客。他年功滿，化雲天上無跡。”<sup>④</sup>

除了苦行修煉外，丘處機在磻溪還從事其他活動，活動的主要內容一爲讀書，二爲齋醮，三爲應酬。雖然有道書稱丘處機“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sup>⑤</sup>，但若從其家世代務農來看，《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說他“未嘗讀書”是很可能的，而王重陽“使掌文翰”則多有栽培、提攜他的意思，終令他“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sup>⑥</sup>。在《磻溪集》中，有《號縣銀張五秀才處借書》詩言：“顧我微才弘道晚，知君博學貫心靈。嘲吟不用多披覽，續借閑書混杳冥。”又有《答甘北鎮孟秀才》、《答宰公子許秀才》、《次韻銀張八秀才》等詩，謙稱“自樂安閑微得趣，門風何足向人誇”<sup>⑦</sup>、“經書窅奧君常究，返照何須更繫東”<sup>⑧</sup>，這表明丘處機在磻溪時常閑裏

① 《鳴鶴餘音》卷四，《道藏》本。

②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一。

③ 《磻溪集》卷五《歲寒守志》。

④ 《磻溪集》卷五《簑衣》。

⑤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⑥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⑦ 《磻溪集》卷一《答宰公子許秀才》。

⑧ 《磻溪集》卷一《次韻銀張八秀才》。“窅奧”在《道藏》本中作“突奧”，今據《道藏輯要》本改。

讀書以自娛，並多與當地文人雅士相互交流。此外，《磻溪集》中還有《因早贈渭南王坦公醺上諸道友》、《九日號縣修朝真醺》、《九月十八日西號劉氏醺》、《贈醺衆》、《下元醺喬生簪菊》、《贈醺衆信內一強公病噎》等多首在磻溪時寫成的詩詞，記錄了丘處機為陝西信衆舉行醺儀及相關趣事。或許是由於博而高才，或許是因為道行高妙，丘處機在關中聲望日隆，以致許多道友信衆、文人雅士、達官貴人紛紛前來磻溪拜訪他，如《磻溪集》有詩詞記述他在磻溪時的交往說：“深承號邑多才士，遠訪磻溪遁跡流。不在相邀居北郭，此中亦可論真修。”<sup>①</sup>“道友相看唯莫恠，貧閑守拙無相待。……幸謝街坊豪傑戶，時時驀謂來相顧。”<sup>②</sup>爲了答謝這些友人，丘處機有時也會進行回訪，如其《訪終南懷道村寧之道留宿竹園》詩言：“懷道訪之道，摠情遠世情。安居神自爽，欲睡夢還驚。仙院風光雅，瓊林月色清。儒生真得趣，奚戀紫袍榮。”<sup>③</sup>這些活動，看似與修道無關，事實上却是全真道修行的重要內容，亦屬上述“不干事處便是道”的法門。

在磻溪隱居期間，丘處機的修行境界大有提昇，如《清和真人北遊語錄》曾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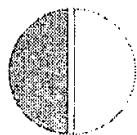
師父（丘處機）言：“俺惟與祖師（王重陽）結緣素深。昔在磻溪日，至於不令食鹽，未至夜半不令睡，比細事亦蒙一一點檢。忽一夕，境中見祖師膝上坐一嬰兒，約百日許。覺則有悟，於心知吾之道性尚淺也。半年，復見如前境，其兒已及二歲許。覺則悟吾道性漸長。在後，自覺無惡念。一年，又如前

---

① 《磻溪集》卷一《答李四秀才邀住渭北》。

② 《磻溪集》卷六《道友見訪於磻溪》。

③ 《磻溪集》卷四《訪終南懷道村寧之道留宿竹園》。



境，其兒三四歲許，自能行立。後不復見。乃知提挈直至自有所立而後已。”<sup>①</sup>

這段話語，完全是從宗教神秘境界的角度來說的。文中的“嬰兒”，乃丘處機本人的“道性”，亦即前面所謂“法身”。“嬰兒”自“百日”而至“三四歲”，象徵著丘處機的修行境界不斷提昇。而早已仙逝的王重陽能夠“現身”對丘處機進行“提挈”，更增添了“法身”之說的神秘性。雖然如此，這時丘處機的修行境界不過是“自能行立”而已，更高的境界還有待來日修成。

雖然全真道主張“不干事處便是道”和“無爲應緣，照而常寂”，但對於當時“功行”尚淺的丘處機來說，磻溪附近俗人世務的干擾却還是頗有礙於他“真功”修煉的進展。因此，他不得不謝絕一些交往，如其《道友邀遊磻溪太公廟以詩辭之》詩言：“自無狂興不追遊，識破諸餘萬事休。誰向磻溪消鬱悶，閑居巖壑且淹留。昔達海上三千里，曾涉途中二十州。看盡名山無限景，大都身外沒堪酬。”<sup>②</sup>後來，丘處機更有“不如歸去，爭奈功夫少”<sup>③</sup>的感歎。於是，大定二十年（1180），在稍顯騷擾的磻溪修行了六年而臻於“造妙”<sup>④</sup>的丘處機決定遷往更加偏僻的隴山龍門洞，以求在修行境界更上層樓<sup>⑤</sup>。

①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四。

② 《磻溪集》卷一《道友邀遊磻溪太公廟以詩辭之》。

③ 《磻溪集》卷六《幽棲》。

④ 如《雲山集》卷七《長春真人成道碑》言：“（丘處機）乃遊秦隴，戢跡磻溪，簞瓢不置，簞笠隨身，物我俱忘，心宇泰定，六年而造妙，以至出處語默，動容周旋，無非道用。”《道藏》本。

⑤ 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據《洞玄金玉集》、《漸悟集》、《磻溪集》中馬鈺與丘處機的詩詞往來以及今人編纂的《龍門文史資料彙編》等，認為丘處機之赴龍門洞可能與馬鈺的指引有關。詳請參閱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56頁。

隴山在今陝西省西北部，位於陝西、甘肅兩省交界處，相對於離長安（今西安）較近的磻溪來說，顯得更加的偏僻和寧靜。龍門洞則位於隴縣城外三十餘公里的龍門山（屬隴山北支千山山脈），尤為人跡罕至，更加有利修煉。<sup>①</sup> 丘處機曾有《山居》詩三首，歎龍門之遠離塵世：

龍門峽水淨滔滔，南激朱崖雪浪高。  
萬壑泉源爭湧湊，千巖石壁競呼號。  
周流截斷紅塵境，宛轉翻開白玉膏。  
勝境無窮言不盡，臨風時顧一揮毫。

不怨深山自採樵，山中別有好清標。  
幽居石室仙鄉近，不假環牆世事遙。  
飲食高呼天外鶴，摩雲仰看峽中鵬。  
時時皁白浮沉景，顯貫真空慰寂寥。

獨自深山搯寂寥，閑雲作伴屏喧囂。  
耽慵不念生涯拙，好靜唯便熟境銷。  
著假空貪齊李杜，明真何必等松喬。  
研窮壽筭文章力，豈奪虛無造化標。<sup>②</sup>

這樣一箇人跡罕至的地方，甚至連可供“乞食”的人家都找不到，於是丘處機祇好重置炊爨，接受供養，如《玄風慶會圖說文》記：“龍門去人境極遠，宗師遂罷乞飯，於巖洞間自立廚爨，日止一食，

① 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第1～24頁。

② 《磻溪集》卷一《山居》。

門人供送者，唯許米麪，雖茶果餅餌輒被訶責。”<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史書記載丘處機於此時開始收納了一些門徒，“時趙九古、于善慶、畢知常二三子侍側”<sup>②</sup>。而全真道“龍門派”之興，蓋亦源於此時，祇不過其派門徒之相互認同及“派譜”等可能在後世纔出現。丘處機在龍門洞的修煉，一方面是礪溪修行的繼續，另一方面則是對“真功”修煉境界的提昇。全真道的“真功”修煉有閉關“坐圜”之舉，需要安靜無擾的環境以迴避俗情世務，通過“匹配陰陽”、“聚散水火”、“交媾龍虎”等諸多手段而煉就體內“大丹”，終至“超脫分形”，如王重陽之在馬從義家“鎖庵齋居百日”<sup>③</sup>、馬鈺之返劉蔣村祖庵“鎖環而居”<sup>④</sup>即屬此類。丘處機之遷往龍門洞，大概也是欲完成較高階段的“真功”修煉，而這可能也是他開始接納門徒“供養”以充護持的重要原因。據道書記載，丘處機在礪溪與龍門的修煉境界確實別為兩重天，如《玄風慶會圖說文》說他在礪溪時的境界為“性天開朗，心地生白，所謂脫塵殼而入聖域”<sup>⑤</sup>，而在龍門時的境界則為“遺物而獨立，恆遊乎杳冥之極”<sup>⑥</sup>。這箇過程，大概屬鍾呂丹法之“超脫分形”與“調神出殼”階段，亦即由“超出凡軀而入聖品”進至培養“身外之身”能夠熟練地“往來出入”凡俗身軀，最終令其能夠“一任遨遊”<sup>⑦</sup>；而其整箇修行秩序，實也合乎王重陽

①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龍門全真》。

②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龍門全真》。

③ 《甘水仙源錄》卷一《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④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丹陽子》，《道藏》本。

⑤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礪溪煉形》。

⑥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龍門全真》。

⑦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超脫第十》，《道藏》本。

所倡金丹派北宗之“賓者是命，主者是性”<sup>①</sup>的“先性後命”說。據丘處機自己說，他的“真功”修煉曾在龍門洞取得了很大進展，如《清和真人北遊語錄》記載：

師父（丘處機）言：“丹陽二年半了道，長真五年，長生七年。我福薄下志，十八九年，到通天徹地處，聖賢方是與些小光明，未久復奪之。”吾所親聞。<sup>②</sup>

若從丘處機開始追隨王重陽的大定七年（1167）七月算起，至其離開龍門洞的大定二十六年（1186），時間正好是“十八九年”，故《玄風慶會圖說文》曾以為丘處機“克全至道”乃在隱居龍門洞之時，說他“‘到通天徹地處’蓋在龍門時也”<sup>③</sup>，而忽略了《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中的“未久復奪之”一語。雖然丘處機“未久復奪之”一語可能是自謙之詞，但即便此事屬實，以其“功行”境界來看，他離全真道之“真功”修煉的最高境界也不遠矣。是故，大定二十六年（1186）冬天，在龍門洞苦修七年而道業大成的丘處機決定返回劉蔣村“祖庵”居住，投入他生命中的另外一種事業。

## 濟世與度人

丘處機一生的事業，不僅有“為己”的修道求仙，而且有“利他”的濟世度人。他之所以能夠名垂青史，更多地是因為後者。從根本上說，濟世度人實際上也屬“修仙”的範圍，因為它乃是全真道所

---

①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②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一。

③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龍門全真》。

倡“真行”的內容，而“真行”則是得道成仙的基本條件<sup>①</sup>。不僅如此，濟世度人還是促使全真道在金元時期走向興盛的重要原因，如陳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說：“全真何以能得人信服乎？竊嘗思之，不外三端，曰異跡驚人，畸行感人，惠澤德人也。”<sup>②</sup>由此，可以說“濟世度人”亦是全真道之精神與魅力所在。這種精神，實來自宗教家之慈悲愍物的博愛胸懷，如丘處機曾有多首《愍物》詩，其中為“比歲饑疫相仍”而作的兩首言：

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  
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  
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  
安得大千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

嗚呼天地廣開闢，化出衆生千百億。  
暴惡相侵不暫停，循環受苦知何極。  
皇天后土皆有神，見死不救知何因。  
下士悲心却無福，徒勞日夜含酸辛！<sup>③</sup>

也正是由於這種慈悲愍物、憐惜生靈的胸懷，纔有了全真諸子

① 這種思想，早曾為全真道所宗承的“鍾呂金丹派”宣導，如《鍾呂傳道集·論真仙》說“天仙”乃是“道上有功而人間有行”的“功行圓滿”者。後來，王重陽在《三州五會化緣榜》中也曾引“晉真人”之言說：“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又要求信徒：“第一先須持戒，清淨，忍辱，慈悲十善，斷除十惡，行方便，救度一切衆生。”這裏所謂“真行”，實際上兼攝了儒釋道三教的內容，既有儒家所倡的世俗倫理規範，也有前述“不干事處便是道”的含義，同時具有佛教“大乘”思想的色彩。

②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37頁。

③ 《磻溪集》卷三《愍物》。



的種種“苦己利人”行爲<sup>①</sup>，有了後來丘處機不辭勞苦、西行萬里前往面見蒙古大汗“拳拳以止殺爲勸”<sup>②</sup>的流芳千古之事<sup>③</sup>。不過，丘處機之濟世度人並不止於西行勸殺一事，他的人生行爲也並不始於萬里西行之時；早在磻溪和龍門隱居修煉時，韜光晦略的丘處機實際上已經密切地關注著世間局勢的變化，並積極地與當時的社會精英進行交往，以圖有朝一日能夠“不教閑坐養盲聾”<sup>④</sup>而有爲

① 全真諸子的“苦己利人”行爲，如前述譚處端遭人無故毆打却“容色不變”、劉處玄被誣告殺人却“不辭而就縛”，又如《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記載李志常在“貞祐之亂”中不計衆人“不納之怨”而“以死救之”，《圓明李先生墓表》記載李志源在饑荒歲月“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則記元初士人徐琰評論全真道之言：“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慾、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爲之宗。”筆者認爲：全真道興盛之根本原因，乃在於她的這種有利於世俗社會、普羅大眾的“苦己利人”精神，而這種精神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詳請參閱拙文《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及其現代意義》，北京：《中國宗教》，2009年04期，第34～36頁。

② 《元史·釋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後不注版本者，皆爲此本。），第4524頁。

③ 有關丘處機西行“一言止殺”事跡之真偽，近來學術界多有爭論，如楊訥《丘處機“一言止殺”辨偽》（見《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23～532頁）及《丘處機“一言止殺”再辨偽》（北京：《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01期，第283～326頁）以爲“一言止殺”之說並不合乎歷史事實，而趙衛東則撰《丘處機“一言止殺”辨正——兼與楊訥先生〈丘處機“一言止殺”再辨偽〉一文商榷》（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27～143頁）反對楊文說法。不過，筆者却認爲：上述雙方執著於“歷史事實”來進行爭論，實際上並無太大意義，因爲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看，無論丘處機西行“一言止殺”之說是否合乎歷史事實，此說在元代及後世對於道教信徒乃至世俗民衆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並在事實上對當時全真道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這種影響的“意義”纔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作爲一種信仰，宗教現象並不能等同於真實的歷史和理性的哲學，這是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應該注意的。

④ 《磻溪集》卷二《答曹王妃休休道者書召》。

於天下，如其《道友見訪於磻溪》詞言：“走骨行屍心已悟。魂夢悠悠，且向磻溪住。幸謝街坊豪傑戶，時時驀謂來相顧。”<sup>①</sup>《答京兆統軍夾谷龍虎書召》詩又言：“休休道者方歸去，赫赫王侯又到來。自愧中心無道術，空教外跡播塵埃。”<sup>②</sup>這些活動，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隱居修煉的旨趣相背，但實際上却與全真道的“真行”精神相合，並且，它們還為丘處機日後入世濟民、廣闢教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當時的達官貴人之所以喜歡與丘處機交往，是因為丘處機道行高妙、名聲日隆，如《長春真人成道碑》述丘處機在陝西之名望：

真人（丘處機）乃遊秦隴，戢跡磻溪，簞瓢不置，簑笠隨身，物我俱忘，心宇泰定，六年而造妙，以致出處語默，動容周旋無非道用。玄關啓鑰，天府開扃，知藏充盈，辭源浩瀚，一言之出，人競誦之。聞其風者，梯山航海以來觀；遊其門者，步武握衣而上問。聲名籍甚，山斗具瞻。<sup>③</sup>

不僅如此，丘處機從龍門洞返回劉蔣村祖庭居住，一方面是應“祖庭”徒眾之邀，另一方面則是應當地吏紳之請，如《長春真人本行碑》記載：“道既成，遠方學者咸依之，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祖庵’，玄風愈振。”<sup>④</sup>早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金廷曾因各地的遊方僧道太多，而下令將無“度牒”的僧道遣還本鄉；次年，馬鈺等人被迫從

① 《磻溪集》卷六《道友見訪於磻溪》。

② 《磻溪集》卷二《答京兆統軍夾谷龍虎書召》。

③ 《雲山集》卷七《長春真人成道碑》，《道藏》本。

④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關中返回山東，而丘處機則得“州中官民同狀保申，復上山而居之”<sup>①</sup>。從中，可見丘處機的箇人魅力之一斑。丘處機之所以不願意返回山東，是因為陝西全真道的教務在馬鈺等人離開後需要有人主持，如他曾說：“余雖在牒發中，不能出關；余若出關，則秦中教風掃地無餘矣。”<sup>②</sup>由此，也可見丘處機雖然人在山林，但却心繫全真道之發展。這種力圖弘揚全真之道的大志，還體現於丘處機“出山”以後的種種行為上，如他在從龍門洞返回劉蔣村的途中，路過汧陽石門時，曾募地“築全真堂”以“載揚玄化”<sup>③</sup>。在丘處機隱居龍門洞修煉期間，陝西全真道的教務實際上是由“祖庵”道士——馬鈺弟子陳知命、呂道安及王重陽的早期弟子李靈陽等共同主持，而當他“出山”返回劉蔣村祖庵後，呂道安等人則遵馬鈺之囑而將陝西全真道的教務交付給了他。於是，丘處機便真正地成為了當時執掌陝西全真道教務的領袖<sup>④</sup>。

丘處機執掌陝西全真道教務前後，“全真七子”中的孫不二已於大定二十二年（1182）十二月仙逝，馬鈺與譚處端也分別於大定二十三年（1183）十二月、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離世，當時的全真道掌教為劉處玄。不過，劉處玄雖然在教團內部的地位最高，但

① 《金蓮正宗記》卷三《丹陽馬真人》。

② 《金蓮正宗記》卷三《丹陽馬真人》。

③ 《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634頁。

④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振教祖庭》。按：丘處機之在名義上執掌陝西全真道教務，實早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馬鈺被迫東歸時，祇不過他後來一直在隴縣龍門洞閉關苦修，甚少直接處理教務。而從龍門洞返回劉蔣村祖庵後，他却具體地處理了許多教務（詳下），故我們謂之“真正地”成為了當時執掌陝西全真道教務的領袖。

在民間及上層社會的名望却似乎不及丘處機與王處一。王處一雖未隨王重陽西入關中而留在山東修煉,但却以“偏翹一足,獨立者九年,東臨大海,未嘗昏睡”而得人稱為“鐵腳先生”<sup>①</sup>,於大定二十七年(1187)得金世宗詔徵入京問以衛生、為治之道,因對以“含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為”而深得“世宗嘉之”<sup>②</sup>。丘處機也於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因“道德昇聞”<sup>③</sup>而得金世宗徵赴京師“請問至道”<sup>④</sup>,開始了他與中國最高統治者的交往生涯。

作為道行高深、胸懷大志的一代全真宗師,丘處機深知在封建專制的古代中國“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sup>⑤</sup>之理,所以對與封建皇帝的交往予以了高度重視和積極配合。金世宗於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召見他,丘處機“首陳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又說:“富貴驕淫,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爾,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譎詭幻怪,非所聞也。”<sup>⑥</sup>其樸實無華的道理及不弄虛玄的態度,贏得了金世宗的欣賞,故非但“賜以巾冠衫繫”以

① 《金蓮正宗記》卷五《玉陽王真人》。

② 《甘水仙源錄》卷二《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並序》。

③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④ 《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634頁。

⑤ 《高僧傳·道安傳》,湯用彤校注《高僧傳》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⑥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丘處機》。又據《玄風慶會錄》載,丘處機在向蒙古成吉思汗談論“修身養命要妙之道”時,曾舉金世宗事例如下:“昔金國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過節,不勝衰憊,每朝會,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訪高道,求保養之方。亦嘗請余問修真之道,余如前說;自後身體康強,行步如故。”由此可見丘處機向金世宗所談“延生保命之要”是有一定實效的,而這也是他贏得金世宗賞識的原因之一。

表嘉獎，而且還令他“待詔於天長觀”<sup>①</sup>以便隨時諮詢。十多天後，金世宗又任命丘處機擔任“高功法師”，主行“萬春節”醮事。“萬春節”是金廷爲金世宗生辰而設的重要節日，於每年三月一日舉行，屆時禁斷屠宰三日，宮中舉行慶祝活動，群臣后妃須爲皇帝獻禮頌壽，周邊各國也派使節前來祝賀<sup>②</sup>；丘處機得命主行“萬春節”醮事，可見金世宗對他的信任與器重。同時，金世宗還命令官員在京城北面火速修建一所“官庵”，內供呂純陽、王重陽、馬丹陽三位全真祖師像，請丘處機於完工後的四月份入居此庵；當丘處機居於“官庵”時，“官民信向，往來不絕”，甚至金廷的四公主及皇嬪等皇族成員也曾前來“詣師受教”<sup>③</sup>。同年五月，金世宗召見丘處機於長松島，七月又再召見之，而丘處機則借機向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並向世宗獻上了“瑤臺第一層”曲，其詞曰：

寶運龍飛，當四海、群仙降跡時。萬機多暇，三靈協贊，不動槍旗。玉樓金殿廣，間月臺風榭臨池。靜無爲，泛綵舟鳴棹，涼簟枰碁。

深惟。前王創業，太平難遇道難期。會逢天祐，遐荒入貢，玄教開迷。坐朝垂聽暇，伴赤松、談論希夷。勝驅馳，向人間一度，天外空歸。<sup>④</sup>

對於丘處機的這種迎合，金世宗龍顏大悅，故不但詔賜其“全真堂”、“衆妙堂”、“清靜門”三塊金字匾額，還特命宮內侍者持鮮桃一盤獎賞丘處機。丘處機雖然已經休糧辟穀、不食茶果十餘年，

① 《磻溪集》卷三《世宗挽詞》引言。

② 《大金集禮》卷二十三《聖節》，《四庫全書》本。

③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勅修庵像》。

④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但爲了表示對皇帝聖恩的尊重和感謝，還是勉強撿了一枚桃子喫下。對比丘處機在龍門洞修煉時，門人供送“雖茶果餅餌輒被訶責”<sup>①</sup>，我們便不難理解丘處機喫下這一枚桃子的用心，不難體會到其中所蘊含的深切期望！

雖然金世宗對丘處機恩寵有加，但久居京城的丘處機却更盼望能夠在外有所作爲。終於，在這年中秋節後，丘處機得金世宗準許返回終南山，並得賜緡錢十萬。丘處機以出家人清貧爲由，而對十萬緡錢“辭不受”<sup>②</sup>，但在返回終南山的途中，却利用得金世宗召見的影響而抓緊時機在各地興建了許多全真道觀，如史書記載：“（大定二十八年，1188）冬，（丘處機）盤桓山陰，創蘇門之資福（觀）、修武之清真（觀）、孟州之嶽雲（觀），又增置洛陽雲溪之地。二十九年（1189）春二月，西還祖庭，大建琳宇。”<sup>③</sup>又載：“（丘處機）度函谷，歷終南，隨方闡化，玄風爲之彳然。”<sup>④</sup>由這些行爲，我們不難理解丘處機得金世宗允許返還終南祖庭時的那種“乍出皇都外，高吟野興馳”<sup>⑤</sup>的心情，因爲，應詔入京面見龍顏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重要的是借助這種影響而將濟世度人、廣闢教門的事落到實處，而不出深宮又焉能放開手脚？所以，丘處機在《出都》詩中又自比“開籠鸚鵡俊，展翼鳳凰奇”。然而不幸的是，當丘處機於大定二十九年（1189）春抵達陝州時，却意外地傳來了世稱“小堯舜”的金

①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龍門全真》。

②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丘處機》。

③ 《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634頁。

④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⑤ 《磻溪集》卷四《出都》。

世宗駕崩的消息；爲此，丘處機曾撰《世宗挽詞》一首，表達他的傷感之情：

哀詔從天降，悲風到陝來。  
黃河卷霜雪，白日翳塵埃。  
自念長松晚，天恩再詔迴。  
金槃賜桃食，厚德實傷哀。<sup>①</sup>

丘處機此詞，與其說是他在該《詞》引言中說的因“重念皇恩”而感，倒不如說是他爲全真道發展失去政治靠山而悲。努力營建好的基礎却瞬間坍塌無存，誰知道今後全真道的命運將會如何？

果然，繼位的金章宗似乎並不喜歡全真道，又因“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sup>②</sup>，所以登基不久後即下令禁止佛教與道教私下“自披剃爲僧道”，後又“以惑衆亂民，禁罷全真及五行毗盧”，甚至“勅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sup>③</sup>。在這樣的“高壓”政策下，加上當時關中地方文化似乎頗不利於新興之全真道的發展<sup>④</sup>，丘處機在陝西的傳教度人事業難免遇到巨大阻力，所以他產生了東歸故里的念頭，所謂“師（重陽）居東海乃猶龍，馬（丹陽）入西秦還變豹”<sup>⑤</sup>，改換環境後或許可以贏得更大的收穫？於是，在安排好

① 《磻溪集》卷三《世宗挽詞》。

② 《遺山集》卷三十五《紫微觀記》，《四庫全書》本。

③ 《金史·章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3頁，第216～217頁。

④ 宋金時期的關中地方文化之不利於初期全真道的發展，可以從王重陽在此地傳教多年而收穫甚微看出。另外，《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濱都創觀》錄丘處機“水調歌頭”詞一首，中有“陝右群魔俱喪”句，也透露出了這方面的資訊。

⑤ 《磻溪集》卷三《度世吟》。



了關中的教務後<sup>①</sup>，丘處機於章宗明昌二年(1191)四月啓程前往山東，並於同年十月回到了棲霞故里。家鄉的父老及信徒早在丘處機回來之前，不僅按當地的風俗幫他合葬了亡故父母，而且還就其家宅基址修建了一所“長春庵”；丘處機回鄉後，又對“長春庵”進行了擴建，“殿堂壇壝，星洞雲房，道舍賓筵，庖湑齋所，按次備具”<sup>②</sup>，並於明昌四年(1193)向朝廷請得“太虛觀”匾額，使其不僅成為了山東全真道的活動中心之一，而且成為了當時的“東方道林之冠”<sup>③</sup>。此後的近三十年，直到遠赴西域面見成吉思汗時，丘處機基本上是居住在這所道觀裏，其濟世度人的種種活動，也多是以這所道觀為中心而完成。

在東歸故里的早期，由於金廷對全真道的發展多加抑制，加上當時全真道的掌教是劉處玄，故丘處機似乎並沒有什麼大的作為，

---

① 據《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振教祖庭》、《松島論天》、《濱都創觀》記載，丘處機在離開陝西前，曾為許多新建的全真道活動場所“請額為觀”，以防止其在日後遭到金廷取締；又命畢知常、呂道安“同掌(祖)庵(事)務”，命喬潛道、李冲道“演化河東”，命于洞真前往汧陽石門“全真堂”輔佐蒲察道淵，命牛知白“弘化於朝那、洮鞏之間”，儘量使全真道的活動範圍廣闊、據點分散。不僅如此，他還命于真光“往遼東白霽恢弘玄化”，令曹瑱、蘇鉉、柳開悟“行化燕薊”。這樣的教務安排，為日後全真道在關中乃至全國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②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濱都創觀》。

③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事實上，當時山東全真道的活動中心有劉處玄所居之萊州武官莊“靈虛觀”、王處一所居之牟平聖水巖“玉虛觀”、丘處機所居之棲霞濱都里“太虛觀”，真中規模最大的道觀乃是時任全真道掌教的劉處玄居住之“靈虛觀”，如元好問撰《懷州清真觀記》曾引丘處機言：“在所道院，武官(靈虛觀)為之冠，濱都(太虛觀)次之，聖水(玉虛觀)又次之。”不過，隨著丘處機之繼任全真道掌教，濱都太虛觀的規模超過武官靈虛觀也是有可能的。

而多是與道友閑遊山野、唱答詩詞，並赴各地爲百姓辦齋設醮、祈祥度亡。在《磻溪集》中，收錄了許多他返歸山東後寫成的詩詞，從中可窺他在這一時期的生活內容，如《平山堂》四首詩記其經常於夏天與道友去太虛觀附近的“平山”避暑論道：

年年三伏上平山，山上遊人絕往還。

目視青霄雲澹澹，身橫碧落性閑閑。

孤高迥出林巒表，曠望殊非海岱間。

白日紅塵車馬客，誰能到此一憑欄？

山堂高潔倚天涼，天外清風入坐長。

青鳥有時來顧盼，白雲終日自飛揚。

金壇玉宇知何在，絳闕瓊樓古未詳。

爭似山家休歇去，身心不動到仙鄉。

山堂晝靜客來稀，市坐亭亭列翠微。

碧漢無瑕紅日轉，青山不動白雲飛。

參差萬有彰神化，渺邈三靈合範圍。

終始蓋由清淨道，人能天地悉皆歸。

三竿紅日眠猶在，十里青山坐對閑。

不覺人來幽圃外，時警犬吠白雲間。

無心自得成長往，了一何須問大還。

只恐逡巡下天詔，悠揚無計樂平山。①

① 《磻溪集》卷一《平山堂》。

這四首詩，主題雖然是記述平山的景色及避暑的感受，但其中的“爭似山家休歇去，身心不動到仙鄉”、“終始蓋由清淨道，人能天地悉皆歸”、“無心自得成長往，了一何須問大還”等詩句却包含了深刻的道教哲理，體現出這一時期的丘處機在修行及思想上已臻極高境界。不僅如此，慕名前來太虛觀拜訪丘處機的世俗中人，往往也能激發他創作出這種寫景與說理俱佳的詩篇，如他曾贈來訪的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詩曰：“數騎翩翩出郡城，西風搖蕩菊花清。吟詩馬上無橫槊，訪道人間暫濯纓。露下天高秋氣爽，金聲玉振曉霞明。山堂盡日蕭然坐，似覺浮生夢且輕。”<sup>①</sup>除了經常在太虛觀恬淡的環境中修心養性、吟詩頌詞外，這一時期的丘處機還偶爾離開棲霞前往山東各地遊訪，如《途中作》詩序說：“（明昌）三年（1192）五月，蓬萊道友相邀度夏，自後數年為例。”詩曰：

年年五月到蓬萊，麥秀金銀次第開。

野客充飢饒紫葢，行人止渴待黃梅。

雲頭勃勃連山聳，兩脚涔涔拍海來。

朱夏勝遊多壯觀，情如天網亦恢恢。<sup>②</sup>

丘處機常年前往蓬萊，一方面是爲了去這箇美麗清涼的地方避暑度夏，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應道友信衆之請而舉辦齋醮，如他有《赴蓬萊狄氏醮，踏曉登山》詩言：“雞鳴喔喔動精神，閉息登山上湧身。路惡纔分瞥竊道，林深不辨往還人。披雲直下觀東海，絕頂孤高映北辰。日用孳孳爲善者，虛心牢落日同塵。”<sup>③</sup>這種在齋醮完成

① 《磻溪集》卷一《定海軍節度使致政劉師魯挈其子見訪於棲霞太虛觀》。

② 《磻溪集》卷一《途中作》並序。

③ 《磻溪集》卷一《赴蓬萊狄氏醮，踏曉登山》。

之後的休閒活動，於丘處機做來也是與眾不同的，如他曾自謂：“遊興不隨他物轉，和光聊與世塵同。”<sup>①</sup>除了蓬萊之外，丘處機還曾多次應信眾邀請前往山東各地主持醮儀，如《磻溪集》中有《赴濰州北海醮》、《昌陽黃籙醮》、《登州修真觀建黃籙醮》、《福山縣黃籙醮感應》及赴“膠西醮罷”後題留的詩詞數十首，而《七真年譜》也記其曾在芝陽洞等地建醮。他在這一時期主持的齋醮科儀，主要内容有兩箇方面，一是祈祥度亡，二是傳符授戒，如《福山縣黃籙醮感應》序言：“明昌甲寅（1194）秋九月，建黃籙於福山縣。二十八日午後，將傳符受戒，有鶴十一翱翔乎壇上，終夕不去。越一日，設醮，聞天關震響，北極下紅光燭地，可辨纖悉，士民靡不見者。”詩曰：

華燈照耀積金山，人在蓬壺咫尺間。  
下士傾心開地府，高真威力動天關。  
千門列祭嚴香火，萬口同聲啓笑顏。  
三界十方功德備，彩雲仙鶴自迴還。<sup>②</sup>

他在昌陽縣主持的黃籙醮，規模則可謂浩大，如《昌陽黃籙醮》詩言：

十月昌陽五穀饒，追思黃籙建清標。  
華燈羽服羅三殿，絳節霓旌下九霄。  
法事昇壇千衆集，香雲結蓋萬神朝。  
從茲降福穰穰滿，一縣潛推百禍消。<sup>③</sup>

以上所述閑遊山野、唱答詩詞、辦齋設醮、祈祥度亡諸事，看起

① 《磻溪集》卷一《秋旦與蓬萊道友遊西溪》。

② 《磻溪集》卷一《福山縣黃籙醮感應並序》。

③ 《磻溪集》卷一《昌陽黃籙醮》。

來似乎平淡無奇,但却是丘處機返歸山東近三十年間生活的主要內容。其中的辦齋設醮、祈祥度亡諸事,更是丘處機藉以濟世度人、擴大影響的重要手段。因為在當時戰亂頻仍、天災不斷的中國社會,廣大百姓迫切需要的正是這種可以慰藉精神的幫助;而丘處機在齋醮科儀中的那種可致“天關震響北極下,紅光燭地”的能力,則不僅可以增加這種慰藉的力度和可信度,更可以提昇其箇人的威望和知名度。以往,學界祇注重考察全真道的哲理思想、內丹修煉等,而較忽視研究全真道的齋醮科儀、符籙法術,甚至依金元儒士之說而以爲全真道不尚齋醮符籙,這是不切實的。事實上,全真道從早期就頗擅以齋醮符籙來濟世度人、擴大影響,除了丘處機外,馬鈺、劉處玄、王處一等全真諸子俱曾在各地舉行過齋醮活動,如《七真年譜》載馬鈺曾於大定二十一年(1181)“中元日作黃籙醮”,劉處玄曾於大定二十四年(1184)正月“於昌陽縣姜守淨家作醮”,《金史》也載王處一、丘處機曾多次爲金廷主持“萬春節”等醮事<sup>①</sup>。此外,以往學界又多重考察全真道與上層統治者的關係,而甚少關注其在下層百姓中的影響,這也是有失偏頗的。事實上,上層統治者的態度與政策固然對於一種宗教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但下層百姓的信奉熱情却更是決定一種宗教能否傳播乃至存在的真正動力和根本基礎。丘處機在返歸山東的早期,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跡,而祇有上述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所忙也多爲服務平民百姓的濟世度人活動,然而,正是在這種看似平淡無奇

<sup>①</sup> 有關金元全真道舉行齋醮活動的情況,詳請參閱王西平、陳法永主編:《重陽宮與全真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86頁。張澤洪:《金元時期的全真宗師與國家齋醮》,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158~170頁。

的生活中，正是在這種服務平民百姓的活動中，他逐漸地“道價鴻起，名滿四方”<sup>①</sup>，逐漸地成為了當時統治階層各方都想籠絡的對象，甚至成為了一位對中國社會、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重要人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或許是由於受到皇室成員的影響<sup>②</sup>，或許是出於應付北方戰事、安撫漢族人士的需要<sup>③</sup>，金章宗對全真道的抑制政策有所放鬆，曾表示：“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讚清淨之化者。”<sup>④</sup>又於承安二年（1197）詔請全真宗師王處一入京問以“衛

①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② 筆者所謂“皇室成員”，係指金章宗元妃李師兒。據《金史·后妃列傳》記載，李師兒出身卑微，“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後得章宗寵倖，“勢位熏赫，與皇后倖”，並大肆干預朝政。元人劉祁《歸潛志》卷十言：“（章宗）元妃勢敵正后，其兄錫爾（按：又作“喜兒”）少嘗為盜，夤緣至宣徽使，弟特爾格（按：又作“鐵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熏天。士大夫好進者，往往趨附。……當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在李師兒得寵於章宗並相繼受封為“昭容”、“淑妃”、“元妃”後，金廷對全真道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如章宗在改元“承安”（1196）後曾多次召見全真道士，或請他們建齋設醮，或為其觀勅賜匾額，或向其徒頒發度牒，令尚處於發展初期的全真道頗為顯耀。而章宗和元妃之所以大力地優寵全真道士、頻密地舉辦齋醮活動，實又與章宗朝“皇嗣未立”有關。據《金史》記載，章宗共有六子，但都早夭，而金廷在元妃得寵時期舉辦的齋醮祭祀活動則多與皇室“祈嗣”或為皇子祈福有關；章宗駕崩後，其叔衛紹王永濟繼承皇位，曾下詔將“潛計負恩”、“致絕聖嗣”的元妃李師兒及其兄弟治罪處死。

③ 金章宗時期，北方蒙古草原的塔塔爾、弘吉剌、合答斤、撒勒只兀惕諸强悍部落相繼騷擾金的邊境，使金廷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和財力。有學者認為此時金廷之所以改變對全真道的政策，是為了緩和財政拮据，如鄭素春說：“全真教得以擺脫困境，乃與承安以後金室財政拮据有關。承安二年（1197），因北邊多事，朝廷出售僧道空名度牒，及紫、褐衣，師、德號，以助軍儲。三年（1198），西京饑荒，也有詔賣度牒之事。”詳請參閱鄭素春著《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第37頁。

④ 《遺山集》卷三一《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生”之道，並賜其紫衣、號“體玄大師”，使居崇福觀，“月給錢二百緡”<sup>①</sup>；同年，章宗還召見了時任全真道掌教的劉處玄，並賜其“靈虛”、“太微”、“龍翔”、“集仙”、“妙真”五箇觀額<sup>②</sup>。承安三年（1198），章宗又命王處一在亳州太清宮主持普天大醮，傳度道士千餘人<sup>③</sup>。這一時期，丘處機雖遠居山東，但却也在努力地推動著全真道的發展，如承安二年（1197）主持“祖庭”（祖庵）教務的畢知常等人曾前往山東謁見他，他則“以所有之貲，傾囊盡付，及親作疏文，俾（畢知常）先生化導諸方，為重建（祖庭）計”<sup>④</sup>。丘處機之所以對“祖庭”如此牽掛，除了因為這裏乃是凝聚全真信徒宗教情感的“聖地”之外，更因為此地在他策杖東歸後的發展勢態不佳，曾被

① 《甘水仙源錄》卷二《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按：王處一得“體玄大師”號諸事，《金蓮正宗記》言在承安三年（1198）；若對比《金史·章宗本紀》及《七真年譜》等書所記，當以《甘水仙源錄》所說承安二年（1197）為是。又，《甘水仙源錄》、《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等書關於這一時期全真諸子的活動時間之記載稍有出入，蓋因“活動”是一持續的“過程”之故，本書對此類問題不作細考。

②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劉處玄》。按：劉處玄得金章宗召見並賜觀額事，《甘水仙源錄》卷二《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言在承安三年（1198），但《七真年譜》則記劉處玄在承安二年（1197）冬天已“奉詔赴闕”，其“得旨還山”並得“勅賜觀額五道”則在承安三年（1198）三月。又，“靈虛”乃是金時全真道“祖庭”所得觀額，《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言其乃是王處一向章宗奏請所得。事實上，當時劉處玄與王處一皆在燕京，可能二人皆為此事做過工作。不同的人物為同一件事情做過工作，乃是諸書記載出現分歧之故，本書對此類問題不作細考。

③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王處一》。事實上，王處一在這一時期曾多次被金廷宣召，為全真道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詳請參閱趙衛東：《王處一五次被宣與全真道的發展》，載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第二輯（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

④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畢知常》，《道藏》本。

官府視為非法而遭到沒收，如《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載：

（金章宗）明昌辛亥（1191），長春（丘處機）仙仗亦東歸。  
……乙卯（1195），朝省罷無勅額庵院，悉沒於官，祖庭亦在其數。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逸。<sup>①</sup>

後來，主持“祖庭”教務的畢知常、呂道安等人曾入京周旋，在王處一、劉處玄等宗師的幫助下，終於為全真“祖庭”申請到了一箇名為“靈虛”的觀額，令“祖庭造建始盛”<sup>②</sup>。在金廷對全真道頗多猜疑的時代裏<sup>③</sup>，全真“祖庭”之獲得合法地位並“造建始盛”，對於全真道在今後的發展興盛實有著極大的意義。

由於影響日增，遠居山野的丘處機逐漸贏得了金廷的看重，不僅“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甚至連深居宮內的章宗元妃也“遙禮師（丘處機）禁中。”<sup>④</sup>泰和七年（1207），章宗元妃又賜丘處機所居太虛觀《玄都寶藏》一部<sup>⑤</sup>，使得丘處機更是“道價鴻起，名滿四方”<sup>⑥</sup>。這位深得章宗寵愛並喜歡“干政”的李氏元妃，很可能在一

①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呂道安》。

② 《甘水仙源錄》卷二《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

③ 據《金史》諸帝紀記載，金初諸帝多對佛道教的发展進行抑制，如金太宗曾於天會八年（1130）五月“禁私度僧尼”，金世宗於大定十八年（1178）三月“禁民間無得創興寺觀”，金章宗登基不久後亦下令禁止“自披剃為僧道”。關於金廷對早期全真道的抑制，詳請參閱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之《官府之猜疑第九》，第49～55頁。

④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⑤ 據《甘水仙源錄》及《七真年譜》等記載，泰和七年（1207）章宗元妃曾“施經二藏”，“一驛送（丘處機）棲霞太虛觀，一驛送（王處一）聖水玉虛觀”。據陳國符《道藏源流考》言，這兩部《道藏》實為金章宗朝天長觀提點孫明道編纂之《大金玄都寶藏》，共“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為帙六百有二”。詳請參閱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上冊，第156頁。

⑥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定程度上影響了章宗對全真道態度的改變，如《金史·后妃列傳下》載元妃曾為章宗生下一子名“忒鄰”，而章宗則在忒鄰滿三箇月時“勅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於玄真觀為忒鄰祈福”以討好她。丘處機有這樣一位皇室弟子，難怪會“道價鴻起，名滿四方”。不過，如金章宗之改變對全真道的態度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元妃影響一樣，丘處機之“道價鴻起，名滿四方”也不是元妃一人所能促成，因為早在得賜《玄都寶藏》之前，丘處機已於泰和三年（1203）繼劉處玄逝後執掌全真道教門。這種地位的改變，意味著丘處機將對全真道的發展以及百姓們的命運擔負起更多的責任。

據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說，馬鈺之執掌全真道教門乃“以無為為主”，譚處端、劉處玄掌教“有為無為相半”，而丘處機掌教則“有為十之九，無為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sup>①</sup>。這裏所謂“有為”，主要内容即為“濟世度人”。丘處機執掌全真道教門之後，仍不斷踐行他“濟世度人”的理念。除了像返歸山東早期一樣生活外，他在濟世度人方面還做了兩件頗值細書的事情。這兩事都發生在金宣宗貞祐年間（1213～1216），其時金章宗已亡，喜歡“干政”的李氏元妃也被攝政的衛紹王完顏永濟除掉，而衛紹王則又被叛亂的女真貴族胡沙虎（紇石烈執中）殺死，金宣宗不過是胡沙虎扶持的傀儡皇帝，金廷已走向衰微。這一時期，北方的蒙古人開始大舉進入中原，並已兵臨中都（北京）城下，而金宣宗則於貞祐二年（1214）五月逃往汴京（開封），中國北方又陷入蒙、金、宋及各種大小政治軍事勢力的爭奪中，戰火紛飛、盜賊蜂起、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景象隨處可見。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饑民紛紛揭竿而起，更

①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

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而丘處機則為調和各方矛盾、維護地方安寧做了許多工作，如《長春真人本行碑》載：

貞祐甲戌（1214）之秋，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州）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sup>①</sup>

丘處機之所以能以手無寸鐵之身而令登州、寧海的軍隊“投戈拜命”，憑藉的是他在山東濟世度人二十餘年而積累起來的威信。撇開今日學者喜歡談論的政治、階級等因素，丘處機往登州、寧海“撫諭”的動機實不過是不忍看到生命之間兵刃相見、自相殘殺，而其結果則是“民免屠戮”<sup>2</sup>。這種動機，實來自前述丘處機作為一名宗教家之慈悲愍物、憐惜生靈的胸懷，也可從他日後“欲罷干戈致太平”<sup>③</sup>而不遠萬里前去面見成吉思汗的行為中得到印證。他的這種胸懷，還體現在貞祐年間的振濟饑餒一事上，如《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載：

貞祐三年乙亥（1215），師居登州長春觀，下至興定丁丑（1217），連年兵革，饑疫繼作，餓殍在野。師作詩贈刺史張通議云：“沴氣時時作，窮民日日多。靜觀無以救，長歎復如何！”

---

①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此外，該書卷五《無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又記：“貞祐中，四夷雲擾，有大寇據海州，州之道衆無計可出，宗師（丘處機）命公（夏志誠）往救之，即不辭而去；既至，方便援引，獲免者甚衆。”有學者認為上述“投戈拜命”之事乃是此事之誇大，蓋為誤說，因為兩件事的拯救物件完全不同。況且，上述“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的登州、寧海義軍實為山東“紅襖軍”一部，而“紅襖軍”後來曾歸順金廷也是事實，詳請參閱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第281～285頁。

②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登寧撫民》。

③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道藏》本。

師令道衆力服畊耘，分己之糧以濟饑餒。<sup>①</sup>

丘處機這種“分己之糧以濟饑餒”的作法，乃是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的典型代表，如元代儒士曾評論全真道說：“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在，至者如歸。”<sup>②</sup>又說：“（全真道）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sup>③</sup>我們不擬考證這種作法是否始於丘處機，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當時全真道掌教的丘處機要求門徒這樣做，無疑會促使其成為全真道的一種風尚。而這種風尚，則又促使全真道贏得了廣大百姓的信奉，以致出現了“墮麻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佰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sup>④</sup>的局面。

由於丘處機在民間的崇高威望，加上全真道在各地的迅猛發展，當時正在交戰的宋、金、蒙三方統治者都對這位隱居在山東海濱的道士予以了極大的關注，皆試圖將他籠絡到自己的陣營中來。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金廷曾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棲霞太虛觀召請他去汴京，但丘處機却“三請不允”<sup>⑤</sup>。次年（1218），丘處機移居萊州昊天觀，金廷再次派使臣前來召請，江南的南宋王朝也於1219年八月派歸降的山東“紅襖軍”大帥李全、彭義斌前來禮聘，但同樣遭到了丘處機的謝絕。對於丘處機屢次拒絕金、宋皇帝的召請，他周圍的人很不理解，而丘處機則以“天命”解釋說：“我之行止，天

①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分糧濟餒》。

② 《遺山集》卷三一《圓明李先生墓表》。

③ 《遺山集》卷三五《紫微觀記》。

④ 《遺山集》卷三五《紫微觀記》。

⑤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却宣金宋》。

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sup>①</sup>事實上，丘處機不赴金、宋之召的真正原因是：當時的金王朝已經衰落，不僅皇室內部相互傾軋，而且連首都（燕京）也已被蒙古人攻破，根本不能作為依靠的對象；至於南宋朝廷，則屬偏安一隅的羸弱王朝，更是不堪依賴。身居山東海濱的丘處機，對世事變化洞察纖毫，焉會將人世“有為”的籌碼押錯？據《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記載，丘處機在萊州昊天觀時曾說：“西北天命所與，他日必當一往，生靈庶可相援。”<sup>②</sup>也就是說，丘處機對“西北”蒙古人的實力及行為是有所聞知的，他在期待著與這支“天命所與”的政治勢力交往，以圖在濟世度人上有更大的作為。

當時的蒙古人，正以橫掃一切之勢征服亞歐大陸，完成建立人類歷史上最大帝國的偉業。野蠻的蒙古軍隊在攻陷城池之後，往往報復性地屠殺無辜百姓，如《蒙韃備錄·軍政》載：“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長春真人成道碑》又說：“曩者國朝初興，天兵（蒙軍）暫試，血流川谷，肉厭丘原，黃鉞一麾，伏屍萬里，馬蹄之所及無餘地，兵刃之所臨無遺民。”<sup>③</sup>因蒙軍已於1215年五月攻陷中都（北京），並於1217年攻破山東諸路<sup>④</sup>，故丘處機對他們的殘暴屠城應有所聞，所以纔有“他日必當一往，生靈庶可相援”之言。果然，對丘處機也有所耳聞的蒙古大汗鐵木真於1219年五月派近侍

---

①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② 《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634頁。

③ 《雲山集》卷七《長春真人成道碑》。

④ 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0～

劉仲祿“懸虎頭金牌”從蒙古高原出發<sup>①</sup>，持詔往山東海濱召請這位享有盛名的道士前去一見。因當時山東半島已歸南宋統治，而蒙宋正在結盟對付金朝，所以劉仲祿一行未費多少周折便於當年十二月抵達萊州昊天觀，向丘處機宣讀了成吉思汗的詔書：

……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沖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徑，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sup>②</sup>

① 《長春真人西遊記》記劉仲祿言“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王國維《長春真人西遊記注》（見《藏外道書》第三十三冊）以爲“乃滿國兀里朵”謂“乃蠻國太陽可汗之故宮，當在金山左右”，丁謙《元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考證》（見嚴一萍輯《道教研究資料》第二輯）則認爲此“兀里朵”乃指蒙古王國後來的都城和林（在今蒙古國境內）。按：“和林”乃古回鶻都城，在蒙古高原中部杭愛山附近，處於阿爾泰山（金山）東面。《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言“窩里朵（兀里朵），漢語‘行宮’也”，顧炎武《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又引《元史·地理志》言蒙古於太祖十五年（1220）建都和林；因成吉思汗於1219年秋天始發兵西征花剌子模，故當年五月其行宮可能在和林。

② 《輟耕錄》卷十《丘真人》，《四庫全書》本。又，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三《邱長春事蹟彙紀》也錄有此詔書，並謂“此詔書見《輟耕錄》及《西遊記》附錄”，但明《道藏》本《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實並無此詔，而元趙道一編《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却錄之，不過文字較《輟耕錄》、《長春道教源流》稍少。

對於成吉思汗的這番名曰“憂民當世之務”、“恤朕保身之術”的盛情邀請，衆人都以爲丘處機會因“北方則殺戮大過，況復言語不通”<sup>①</sup>而拒絕，不料丘處機却“慨然應命”<sup>②</sup>，同意前往面見成吉思汗。次年(1220)一月，丘處機挑選了十八位弟子，“皆叢林之傑出者”<sup>③</sup>，隨劉仲祿一行開始了流芳千古的“西遊”。

丘處機此次西行面見成吉思汗，歷時三載，行程萬里，隨行弟子李志常等人曾對沿途所見及其師所言進行了詳細記錄，並編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限於篇幅，我們在此不擬贅述其具體行程，而僅選擇該書所記的一些詩詞言論及感人事跡，來彰顯丘處機的濟世胸懷和救民之功。

這年(1220)二月二十二日，丘處機一行抵達燕京，當地官員及百姓紛紛出城將他迎往城內玉虛觀下榻。因爲當時成吉思汗已離開蒙古都城和林，前往中亞西部指揮攻打花剌子模的硬仗<sup>④</sup>，且其“行宮”也不斷隨著戰事而日漸西移，故丘處機曾爲此上表請求“待駕回朝”；到了年底，宣差從遠方帶回成吉思汗的詔書，詔書表達了

---

①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②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春子》。

③ 《雲山集》卷七《長春真人成道碑》。按：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記丘處機“選門弟子十有九人”從其西行，但其“附錄”所列“侍行門人”却祇有十八位。對此，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以爲：“尚缺一人，其姓名今不可考。”今人樊光春撰《全真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一文則據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所收《煙霞崇道宮碑記》認爲：所缺者乃“預中”而未“成行”之燕京煙霞崇道宮的張鵬舉。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53～458頁。

④ 詳請參閱雷納·格魯塞(René Grousset)著，龔鉞譯、翁獨健校：《蒙古帝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三章第十五節《花剌子模帝國的滅亡》。

大汗面見丘處機的迫切心情，並以“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的典故鼓勵他，希望他“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感於成吉思汗的誠懇和急切，丘處機決定於次年（1221）春天啓程西行；臨行前，衆人依依不捨地問他何時能歸來？丘處機心情複雜地說：“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後在衆人的一再請問下，丘處機方肯定地回答道：“三載歸！三載歸！”<sup>①</sup>對於丘處機的西行，有學者曾據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之《西遊錄》所言<sup>②</sup>而以爲是“半被迫”的<sup>③</sup>。但事實上，號“湛然居士”的耶律楚材實是一名佛教徒，他撰寫《西遊錄》乃是在丘處機逝世之後，因當時全真道與佛教發生了很大矛盾，故其寫作動機乃在攻擊全真道，所述頗有刻意貶低丘處機之意。若將《西遊錄》與耶律楚材（移剌楚才）之前撰寫的《玄風慶會錄》<sup>④</sup>相比，則可發現二者對丘處機的態度完全不同，如《玄風慶會錄·序》

①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② 《西遊錄》卷下言：“昔劉姓而溫名者（按：即劉仲祿），以醫術進。渠謂丘公行年三百，有保養長生之秘術，乃奏舉之。詔下徵至德興，丘公上表云，形容枯槁，切恐中途不達，願且於德興盤桓。表既上，朝廷以丘公憚於北行，命僕草詔，溫言答之，欲其速致也。既至行在，丘公數拜致敬，然後入見。奉詔，且令尋思干城居。此丘公進見之所由也。”此外，《西遊錄》還列舉了對丘處機的十項批評。對於這些批評，姚從吾《丘處機年譜》認爲“幾乎全屬兩派權利的衝突，與立場的不同”而致，見姚從吾編著：《東北史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76年），下冊，第266頁。

③ 趙益：《丘處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130頁。

④ 關於《玄風慶會錄》所署作者“移剌楚才”，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八認爲是後世全真道徒“誤（太師）阿海爲楚才”，因爲“阿海亦移剌氏也”。後來向達先生校注《西遊錄》也從陳教友說，但近年楊訥先生則再考《玄風慶會錄》作者實爲耶律楚材。詳請參閱楊訥：《丘處機“一言止殺”再辨偽》，北京：《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01期，第283～326頁。

曾稱讚丘處機：“陳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自太上玄元（老子）西去之後，寥寥千百載，唯真人一人而已。”<sup>①</sup>並且，前述以“達磨東邁”、“老氏西行”比喻丘處機的詔書實也出自時任成吉思汗身邊侍郎的耶律楚材之手。所以，若憑佛、道二教發生矛盾時完成的《西遊錄》來抹殺丘處機西行的濟世度人胸懷，是不恰當的。況且，手無寸鐵的丘處機敢於不應宋、金皇帝的召請，又為何不敢拒絕蒙古皇帝的徵求？敢於隻身前往登州、寧海勸說義軍“投戈拜命”，又為何不敢在驍勇蒙軍的護衛下橫穿沙漠？竊以為丘處機之希望“待駕回朝”，應是考慮萬乘之主班師回朝遠比一介平民跋涉沙漠來得快速，而非《西遊錄》所謂“憚於北行”，亦非其胸中壯志消退。早在燕京官民迎接他入城時，丘處機就曾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王巨川詩，表達了他的豪情與壯志：

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山度石橋。

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

良朋出塞同歸鴈，破帽經霜更續貂。

一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

詩中“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及“一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諸句，表明丘處機從山東來時即已做好了步“玄元”（老子）後塵的打算與行萬里遠端的準備。而當在燕京等待成吉思汗的回答時，丘處機又曾有《復寄燕京道友》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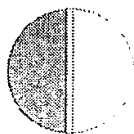
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

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

---

① 《玄風慶會錄·序》，《道藏》本。





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sup>①</sup>

這首詩的寫成時間，是在丘處機接到成吉思汗的回答之前，其“不辭嶺北三千里”之想法與“早教身命得消憂”之心情應該不存在“被迫”的因素。作為一位宗教家，丘處機應成吉思汗召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享受榮華富貴，而是為了拯救萬民於水火；作為一位修道者，丘處機能夠在磻溪寒壑“戰睡魔，除雜念，前後七載脇不占席，一簑一笠，雖寒暑不變”，又怎會懼怕在“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皇家衛隊之護送下穿過沙漠？後來，丘處機在西行途中寫的兩首詩，也同樣能表達他不憚遠行的豪情與濟世度人的壯志，詩曰：

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

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

初從西北登高領，漸轉東南指上京。

迤邐直西南下去，陰山之外不知名。

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

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

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

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sup>②</sup>

這種“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與“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的詞句，應該說不是一箇被挾迫的懦弱之輩所能堆砌出來的。所謂“詩以言志”，它們體現出的正是丘處機自

①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②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山東應召以來的豪情壯志！

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五日,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跋涉,丘處機一行終於到達了成吉思汗在大雪山(今稱興都庫什山)的“八魯灣”行宮。成吉思汗見到丘處機後,高興地說:“佗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又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丘處機回答:“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成吉思汗很讚賞丘處機的這種誠實態度,於是將他安排在自己的“御幄之東”居住,以便隨時向他“問道”<sup>①</sup>。後來,成吉思汗在指揮作戰的間隙及班師回朝的途中,曾多次專門地向丘處機“問道”,並命近侍記錄丘處機的談話內容,又令“志以漢字,意示不忘”<sup>②</sup>。這些談話的內容,後被“禮部侍郎”耶律楚材整理成《玄風慶會錄》一書,現存明《正統道藏》中。限於篇幅,在此我們僅引述《元史·釋老傳》對此事的概括: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

由上可知,丘處機對成吉思汗的談話內容一是勸他減少殺戮

①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②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以救民，二是勸他敬天愛民以安邦，三是勸他清心寡慾以養身，此外還有針對蒙古人“不孝”風俗的勸誡。<sup>①</sup>從他將自然界的打雷現象比作“天威震動以警之”，可以看出丘處機很善於運用宗教的力量來進行勸誡；此外，某日成吉思汗在射獵時不慎摔下馬來，丘處機又前往勸諫：“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對於丘處機的勸導，成吉思汗很願意接受，並曾對臣下說：“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sup>②</sup>因為看到成吉思汗已接受了自己的勸說，故丘處機以西行前曾對衆人許諾“三載歸”為由，向大汗提出了返歸中原的請求；成吉思汗多次挽留未成，祇好“命阿里鮮為宣差，以蒙古帶、喝刺八海副之，護師東還”<sup>③</sup>。又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跋涉，丘處機一行終在蒙古太祖十九年（1224）春天回到了燕京；考其行程，恰好是他離開燕京時向衆人說的“三載”。

① 關於丘處機西行面見成吉思汗時的談話內容，近來學界爭論頗多。考《元史·釋老傳》所本如《玄風慶會錄》、《長春真人本行碑》、《長春真人成道碑》、《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等的說法，確有一箇不斷“增益”的過程。不過，筆者却認為：學界雙方執著於“歷史事實”來爭論其真其偽，實際上對於研究全真道的發展歷程並無太大意義。因為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看，無論丘處機西行時與成吉思汗談了些什麼，後來“流傳”到社會上並對民衆產生“影響”的內容就是《元史·釋老傳》及其所本諸文之不斷“增益”的說法；這些“說法”在元代及後世對於道教信徒乃至世俗民衆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並在事實上對當時全真道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作為“宗教研究”者，我們應當關注和研究的，重點恰是這種“影響”及其“意義”，而不是去探究“當時”丘處機與成吉思汗談話內容及其“真偽”，就像不必試圖去論證“天堂”及“地獄”是否真實存在一樣，因為宗教徒們“相信”的就是這些“說法”本身，而不是學者們的論證。更何況，丘處機及其弟子們在歷史上確曾為減少殺戮、拯救生靈做過不少努力（詳下），而這也是早期全真道獲得迅猛發展的原因之一。

②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③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丘處機西行萬里面見成吉思汗，最重要的成就乃是運用宗教力量勸阻蒙古軍隊不要濫殺無辜，從而拯救了大批百姓的生命<sup>①</sup>。不僅如此，成吉思汗還降旨命令各地官員：“丘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sup>②</sup>由於全真道獲得了蒙古領袖的優待，所以當時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百姓紛紛皈依之，以作為逃避蒙古大軍蹂躪的“避難所”。早在丘處機從山東來到燕京“待駕回朝”時，人們即曾蜂擁而至玉虛觀拜師乞名，據說“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sup>③</sup>，所以後來他又沿途廣開教門收納信徒，以圖解救更多的百姓於蒙古大軍的鐵蹄之下。在返歸中原的途中，丘處機告訴隨行弟子：“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要務，人人當銘諸心。”<sup>④</sup>回到燕京後，丘處機又創建了平等會、長春會、靈寶會、長生會、明真會、平安會、消災會、萬蓮會等全真道組織，以致“教門四關，百倍往昔”<sup>⑤</sup>、“千門萬戶，莫不歸向”<sup>⑥</sup>。而弟子們在他的教導下，返回中原後也迅速分散各地立觀度人，如李志柔

---

① 對於蒙古軍隊進入中原後減少濫殺，史上曾有人認為是耶律楚材的輔佐之力，而並非丘處機的勸阻之功，近人姚從吾撰《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則認為：“蒙古兵侵入中原以後兇暴漸減，耶律楚材的盡心匡救，不能說沒有幫助，但究不如（丘處機所用）宗教力量感動蒙古可汗的更有實效。”見姚從吾編著《東北史論叢》，下冊，第194頁。

② 《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聖旨》。

③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需要說明的是，丘處機收納弟子並非良莠不分，而是很注重其德行、品質的高下有別，如《長春真人本行碑》言：“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遺者。”

④ 《甘水仙源錄》卷十《大都清逸觀碑》。

⑤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⑥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恪遵玄訓，於是始建長春（觀）於漳川，奉天（觀）、棲真（觀）於大名……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sup>①</sup>，宋德方“即萊州神山開九陽洞及建立宮觀，自燕至秦晉，凡四十餘區”<sup>②</sup>，趙志淵則在“大名、磁（州）、相（州）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sup>③</sup>。《元史·釋老傳》載：

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對於丘處機的西行救民壯舉，後人曾譽之爲“救人於塗炭之中，奪命於鋒鏑之下”<sup>④</sup>。他的垂慈廣度、救濟衆生的胸懷和行爲，贏得了廣大百姓的尊敬和愛戴。早在丘處機一行西出居庸關時，曾於夜間遭到盜賊的包圍，後來盜賊們聽說欲搶劫的物件有丘處機在內，“皆稽顙以退”<sup>⑤</sup>。由此可見丘處機在民間的崇高威望。在他返歸中原時，沿途百姓曾紛紛出城歡迎他，“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屨滿矣，所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sup>⑥</sup>。當他抵達燕京時，更是出現了“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sup>⑦</sup>的壯觀場面，而遠方之人也紛紛慕名前來皈依之，以致“靜侶雲集，參叩玄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sup>⑧</sup>。這種狀況，加上其衆多弟子在各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七《終南山棲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

②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披雲真人》。

③ 《甘水仙源錄》卷八《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

④ 《雲山集》卷七《長春真人成道碑》。

⑤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⑥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⑦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⑧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地的努力，令全真道的發展在短期內即進入了高潮，“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莫（漠），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sup>①</sup>。

雖然丘處機的西行勸殺在客觀上為全真道的發展贏得了“教門四闢，百倍往昔”的局面，且他的徒裔們後來曾經依仗蒙廷的優寵而過分侵佔佛教的利益，以致雙方有“至元辯僞”之爭，但我們却不可因此而無視丘處機濟世救民的純然赤誠之心，甚至以功利之眼來審視丘處機的西行壯舉。事實上，丘處機的仁慈悲憫、濟世救民胸懷，並不僅僅體現於他遠行萬里去見成吉思汗這一壯舉上，而且還體現於許許多多的小事上。例如，當丘處機西行途經邪米思干城<sup>②</sup>時，他見當地饑民甚衆，故曾令弟子將自己的口糧拿出來賑濟百姓，“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在返歸中原的途中，他聽說蒙古軍隊行將鎮壓山東義軍，故曾派弟子尹志平攜親筆書隨同宣差阿里鮮前往撫諭，以為“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sup>③</sup>。這種普濟群生、力勸殺戮的事跡，在丘處機一生中多不勝舉，如《長春真人本行碑》說：“師誠明慈儉，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於人者必援而出之。”<sup>④</sup>而丘處機本人也有詩表達他對萬民得救的喜悅，詩曰：“年年此際殺生多，造業彌天不奈何。幸謝吾皇嚴禁切，都教性命得安和。”<sup>⑤</sup>此外，蒙古太祖二十年（1225）

① 《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476頁。

② “邪米思干”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又作“尋思干”，張政烺《《西遊記》注釋》（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五冊）認為即“撒馬爾罕”（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但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則認為“係統該地部族而言，非城名”。

③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④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⑤ 《磻溪集》卷二《八月十日自昌樂縣還濰州城北玉清觀作中秋詩》。

“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宣撫使王巨川因而請丘處機為燕京百姓舉行一次祈禳儀式，並問他需要多少費用？丘處機却說：“比年已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並不顧年近八十的高齡，“親禱於玄壇”，連續作醮兩晝夜<sup>①</sup>。這種行為，應該說是毋需任何功利之心來驅動的。《長春真人本行碑》謂“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sup>②</sup>，可為丘處機品德之真實寫照。

與前朝得到皇帝寵倖的郭京、林靈素諸輩道士不同，丘處機之獲得百姓們的愛戴與統治者的尊重，並不是靠故弄玄虛的道術或花言巧語的簧舌，而是靠高尚無私的品德與誠懇樸實的話語。即便是作為“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也深為這位山野道士所感動，在丘處機離開西域以後，大汗還不斷派人傳旨慰問：“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裏飲食廣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覷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麼？你身起心裏好麼？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sup>③</sup>當丘處機回到燕京後，成吉思汗又下詔改其所居天長觀（太極宮）為“長春宮”，令“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sup>④</sup>。而後來丘處機及其弟子在燕京創立“八會”、興建道觀、舉辦齋醮、廣收門徒，進而將全真道的發展推向高潮，也多是依賴蒙古皇帝的這種恩寵而取得的。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六月間，丘處機所居北宮（萬安宮）

①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②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③ 《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聖旨》。

④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的“太液池”因雷雨大作而致堤岸崩裂，“鼃黿魚鱉盡去，池遂枯涸”；丘處機聞知後，先沉默不語，不久又笑道：“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到了七月，他對門人說：

昔丹陽嘗授記於余云：“吾沒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勅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念符契。況教門中勾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sup>①</sup>

之後，丘處機對教門事務進行了安排，“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sup>②</sup>。七月九日，又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sup>③</sup>然後便登真成仙了。非常巧合的是，蒙古太祖成吉思汗也是在這箇月內離開人世的。

丘處機仙逝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次年（1228）三月，新任全真道掌教尹志平建議在長春宮東側建堂安葬丘處機遺蜕，而遠近道俗則“資糧助力，肯構是堂”<sup>④</sup>，以致四箇月即大功告成。到了丘處機仙逝一周年紀念日（七月九日）這天，“宣

①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②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又據該書記載，宋道安在丘處機仙逝後對尹志平說：“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尹志平推辭再三後，方接受宋道安的推讓而繼任全真道掌教。

③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④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王巨川親自前來主持葬禮，“四方來會之道俗踰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sup>①</sup>；葬禮完畢後，王巨川又親題其堂榜曰“處順”、其觀額曰“白雲”（是即今日中國道教協會所在地“白雲觀”）。同年，蒙古朝廷追封丘處機為“長春弘道通密真人”<sup>②</sup>；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又封其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再封其為“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sup>③</sup>。後來，“樗櫟道人”秦志安曾對丘處機一生之功德作過如下歸納和評論：

僕嘗遊燕臺，見三人相與論丘仙翁之功德，其一人曰：“我以為磻水溪邊七年苦志，寶玄堂上數載流光，鍊金丹太藥之基，種火棗交梨之樹，出神入夢，斡地回天，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非也，我以為修宮立觀，傳教度人，開全真七朵之蓮，種無影三花之樹，受簪冠者半天下，談道德者匝世間，無人不飲於重玄，有物盡霑於至化，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乃二公之所說，見其小不見其大，得其麤不得其精，取太山之半拳，拾鄧林之一葉也。我則以為當蒙古之銳兵南來也，飲馬則黃河欲竭，鳴鏑而華嶽將崩，玉石俱焚，賢愚並戮，屍山積而依稀犯斗，血海漲而髣髴彌天，赫威若雷，無赦如虎。幸我長春丘仙翁應詔而起，一見而龍顏稍霽，再奏而天意漸回，詔順命者不誅，許降城而免死，宥驅丁而得贖，放虜口以從良，四百州半獲安生，數萬里率皆受賜，所謂展臂拒摧峰之嶽，橫身遮潰岸之河，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不啻乎百千萬億，將踰於秭穰京垓。如此陰功，上通天意，固可

① 《甘水仙源錄》卷九《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② 《雲山集》卷七《長春真人成道碑》。

③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春子》。

以碧霄往返，白日飛昇，又何用於九轉丹砂、七還玉液者也。”<sup>①</sup>

以上引文，詞語雖顯得冗繁而華麗，但却是對丘處機一生的最好評論。

## 著述與思想

丘處機對全真道的貢獻，除了通過踐履“真行”、濟世度人而為全真道的組織發展贏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之外，還有通過著書立說、訓導門徒等方式闡述自己的思想，從而推動了全真道義理學說的進步。《長春真人本行碑》載：

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藁，大率以提唱玄要為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鳴道》二集行於世。<sup>②</sup>

這裏所謂“《磻溪》、《鳴道》二集”，指的是《磻溪集》與《鳴道集》。《磻溪集》現存金刻本和《正統道藏》（或稱《道藏》）本兩種，金刻本題《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共三卷，《正統道藏》本署“棲霞長春子丘處機撰”，共六卷<sup>③</sup>。《鳴道集》早已散佚，今人陳敬陽撰《丘處機佚著〈鳴道集〉考略》一文，考該書為丘處機六十餘歲後的著述<sup>④</sup>。除了《磻溪集》與《鳴道集》外，丘處機還有許多訓導

---

①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② 《甘水仙源錄》卷二《長春真人本行碑》。

③ 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道藏》。

④ 陳敬陽：《丘處機佚著〈鳴道集〉考略》，北京：《中國道教》，2006年03期。

門徒的語錄、書簡等，如《金蓮正宗記》言：“（丘處機）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曰《磻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sup>①</sup>這裏所謂《磻溪集》、《鳴道集》即上述“二集”，而《西遊記》則為記錄丘處機西行面見成吉思汗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實非丘處機所著，但其中多有丘處機在西行途中的詩詞言論；其餘“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等，或已散佚，或存門徒事後的回憶追述及後人編撰的傳記碑銘中，如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以及《長春真人本行碑》（見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長春真人成道碑》（見姬志真撰《雲山集》）、《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和《金蓮正宗記》、《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等等。此外，《正統道藏》中署“元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移剌楚才奉勅編錄”的《玄風慶會錄》及藏於日本宮內省圖書寮中署“湛然居士從源著”的《西遊錄》，也多記有丘處機西行之時的言論，但因其作者耶律楚材（即移剌楚才、湛然居士）乃佛教徒，與全真道的關係時善時惡，故兩部不同時期的著作對於丘處機之態度及“描述”頗有矛盾之處。

在有關丘處機的著述中，有一類作品尤為特殊，即雖署名丘處機為撰述者，但却未見丘處機本人的傳記提及，如《正統道藏》中署“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的《大丹直指》，《全真清規》中的《長春真人規榜》，以及《道藏精華錄》中署“元東牟丘處機著”的《攝生消息論》等。這類作品的情況較為複雜，如署“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的《大丹直指》，長期以來被人們奉為丘處機本人關

①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於內丹修煉的重要著述，但近來却有學者繼清代陳教友之懷疑而考其不實<sup>①</sup>，而長期以來鮮有人注意的《長春真人規榜》，却應屬丘處機為全真道組織訂立的重要教規（詳下）。明清以後，又有一些署名丘處機撰述的文獻出現，如清代《濟一子道書十七種》所收《邱祖全書》、民國時期傳出的《丘祖秘傳大丹直指》等，但其真偽尚需考辨。不過，無論真偽情況怎樣，這些署名（或託名）丘處機撰述的作品，至少應為尊奉、宗承丘處機之徒所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丘處機及其所傳宗派的思想。

以下，我們分“宇宙與人生”、“無為與有為”、“修性與煉命”、“倫理與政治”四箇方面來介紹丘處機的思想。

### 1. 宇宙與人生

宗教思考的根本問題，蓋為人生命之最終歸宿，而與此相關者，除了人生命之來源、歷程及意義外，則為宇宙萬物之起源、存在與運動諸問題。這些問題，用當今哲學的術語來講，實即所謂“人生觀”與“宇宙觀”（或“世界觀”）。在宗教學說中，“宇宙觀”可謂是“人生觀”的哲理基礎，而“人生觀”則是“宇宙觀”的落脚之處，二者實屬同一問題之相互關聯的兩箇層面。全真道也是如此，如其教祖王重陽在創教之初就曾說明過這些問題，所謂：

遵隆太上五千言，大道無名妙不傳。

一氣包含天地髓，四時翰運歲辰玄。

五行方闡陰陽位，三耀初分造化權。

---

<sup>①</sup> 戈國龍：《〈大丹直指〉非丘處機作品考》，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114～121頁。陳教友對《大丹直指》為丘處機作品之懷疑，見《長春道教源流》卷三。

窈默昏冥非有說，自然秘密隱神仙。<sup>①</sup>

歎人身，如草露，却被晨暉，晞轉還歸土。百載光陰難得住，祇戀塵寰，甘受辛中苦！<sup>②</sup>

四般假合終歸土，一箇真靈直上天。

不滅不生超達去，無爲無漏大羅仙。<sup>③</sup>

王重陽所謂“無名妙不傳”的“大道”，實即傳統道教尊崇和敬奉之“道”。道教所謂“道”，既是至高無上之神靈，也是宇宙萬物賴以產生的根源和存在的本體，實爲超越時間、空間而永恆存在的“絕對者”。丘處機在其著作中，也同樣反復地宣揚“道”之偉大和神奇，如《磻溪集》卷一有《讚道》詩曰：

造物悠揚氣勢雄，三光日夜轉鴻濛。

冥冥會合陰陽秀，矯矯神奇幻化叢。

春去秋來生殺異，天長地久古今同。

靈臺有箇真消息，未悟那堪性不通。

《磻溪集》卷三又有《先天吟》詩讚美“道”曰：

騰今跨古未嘗壞，歷險衝艱殊不弱。

浩浩洪流自激揚，紛紛大化誰斟酌？

混元一氣首興變，無上至尊唯獨惡。

踏碎虛空出杳冥，擘開混沌生揮霍。

陰陽升降作門戶，日月縱橫爲鎖鑰。

暑往寒來晝夜分，時通運塞興衰各。

既而上立乾坤鈕，復乃下鳴師範鐸。

① 《重陽全真集》卷一《遲法師註道德經》。

② 《重陽全真集》卷四《蘇幕遮·勸世》。

③ 《重陽教化集》卷一《贈丹陽》。

建德隨方料物宜，因時設教從人樂。

這種以“騰今跨古未嘗壞”之“道”為“造物者”，或宇宙萬物生化之最終根源的言論，在《磻溪集》中還有很多，如說“道力神功不可言，生成萬化獨超然”<sup>①</sup>、“玄元大道統陰陽，造化乾坤萬物昌”<sup>②</sup>、“道貫三乘玄莫測，中包萬有體無窮”<sup>③</sup>等等。不僅如此，丘處機還認為“道”乃是宇宙萬物賴以存在的共同本體，如他曾有詩言：

山川皆屬道生涯，萬象森羅共一家。

不是聖賢潛制御，乾坤那得久光華？<sup>④</sup>

大哉無極玄元道，何者不蒙靈應藥？

點化三光轉碧空，滋榮萬物開花萼。<sup>⑤</sup>

與傳統道教一樣，丘處機也認為，作為宇宙萬物生化之最終根源和賴以存在之共同本體的“道”乃是無形無象、無為而無不為的，如說“道德元無象”、“無為即有為”<sup>⑥</sup>。不過，這箇無形無象的“道”在很多時候又被說成是包含陰、陽二氣的“元氣”或“太極”，如丘處機言：“可歎巍巍造化功，山河大地立虛空。八荒四海知多少，盡在含元一氣中。”<sup>⑦</sup>關於“元氣”，早期道經《太平經》曾言：“元氣乃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陰氣陽氣更相摩礪，乃能相生”。<sup>⑧</sup>也就是說，“元氣”乃是萬物化生之基本質素或最終根源，

① 《磻溪集》卷二《太清宮》。

② 《磻溪集》卷三《因旱作》。

③ 《磻溪集》卷一《師魯先生有宴息之所，榜曰“中室”，又從而索詩》。

④ 《磻溪集》卷二《遊龍山》其二十。

⑤ 《磻溪集》卷三《先天吟》。

⑥ 《磻溪集》卷四《修道》。

⑦ 《磻溪集》卷二《遊龍山》其二十一。

⑧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78頁、第727頁。

此基本質素中又有陰、陽兩箇相互對立的方面，而陰、陽的對抗則能推動萬物的產生和變化。丘處機也同樣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太過不及俱失中”<sup>①</sup>，“行藏未出陰陽數，夙夜難逃變化機”<sup>②</sup>。又說：

渾淪至道急如箭，反覆陰陽自交戰。  
太極茫茫造化開，平空落落神奇見。  
群生萬象參差出，六合八紘妝點遍。  
跨古騰今逐日新，流形返樸隨時變。<sup>③</sup>

總之，丘處機著述中的“道”，乃是一種超越時空的“絕對存在”，其本身是無形無象而虛靜無為的，但却又同時含有陰、陽對立因素，能夠生化出宇宙萬物並作為一切存在之本體。這箇作為“絕對存在”的“道”，可以被視為是至高無上的神靈，也可以被稱為“元氣”或“太極”等，實屬一種外在於人的客觀存在。

不過，丘處機著述中的“道”在很多時候又傾向為內在於人的主觀意識之“心”、“性”、“神”、“識”等。這種傾向，實與漢魏以來道教的學說走入困境及隋唐道教“重玄學”的興起有關<sup>④</sup>。經過隋唐“重玄學”的改造、發展後，道教之“道”多具有了主觀意識之“心”、“性”、“神”、“識”色彩，如《三論元旨》聲稱：“夫道以虛通育物，偏備群方。……神者，性之用；識者，神之用。……性、神、識之

① 《磻溪集》卷一《師魯先生有宴息之所，榜曰“中室”，又從而索詩》。

② 《磻溪集》卷一《送蓬萊州節度使鄒應中移鎮兗州》。

③ 《磻溪集》卷三《登州修真觀建黃籙醮》。

④ 詳請參閱拙文《隋唐道教“重玄學”之宗教意義略論》，見陳鼓應、馮達文主編：《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道教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9～312頁。

由，本同而用異。”<sup>①</sup>吳筠《宗玄先生玄綱論》又稱：“神者，無形之至靈也。神稟於道，靜而合乎性。人稟於神，動而合乎情。”<sup>②</sup>司馬承禎《坐忘論》則稱：“原其心體，以道爲本，但爲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sup>③</sup>全真道祖王重陽也說：“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sup>④</sup>丘處機著述中的“道”，也經常可被理解爲主觀意識之“心”，如他常以爲世間的萬事萬法皆是由“心”產生出來的，所謂“道因無事得，法爲有心生”<sup>⑤</sup>。既然萬法皆是“心生”（由主觀意識變現），則世間的一切從根本上來說都是虛妄不實的，所以他曾嘲笑世俗之人不悟萬法皆空，而執著於外物的存在，忙碌一生而終無所獲，所謂：“有情無情不可窮，大智小智交相攻。不有聖賢開教化，那知動植本虛空？”<sup>⑥</sup>因此，他主張泯滅一切差異、對立觀念，做到“是非人我絕談論，却返生前混沌”<sup>⑦</sup>，又以爲如此便可“一性昭彰乍顯”<sup>⑧</sup>而得道成仙；否則，“不悟身非我，難明物是心”<sup>⑨</sup>，便難以走上超越塵世的道路。在這種“心”生一切的思想指導下，丘處機又大力宣揚“修己”的作用，以爲“要昇天入地，俱在心爲”<sup>⑩</sup>。筆者以爲，丘處機著述中的“道”之不同的含義，實際上是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層面上來說的。具體而言，其所謂作爲超

① 《三論元旨·真源章第三》，《道藏》本。

② 《宗玄先生玄綱論·率性凝神章第二十七》，《道藏》本。

③ 《坐忘論·收心三》，《道藏》本。

④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⑤ 《磻溪集》卷四《修道》。

⑥ 《磻溪集》卷三《登州修真觀建黃籙醮》。

⑦ 《磻溪集》卷六《自詠》。

⑧ 《磻溪集》卷六《自詠》。

⑨ 《磻溪集》卷四《修道》。

⑩ 《磻溪集》卷五《示衆》。



越時空的“絕對存在”之“道”，實際上是在最終根源、存在本體這層意義上說的，而作為包含陰、陽二氣的“元氣”或“太極”之“道”，則是從宇宙萬物生化過程這箇角度來說的；至於作為主觀意識的“心”、“性”、“神”、“識”之“道”，又是在修行、實踐的層面上來說的，而作為至高無上的神靈之“道”，則純粹是從宗教神學的角度來進行闡發的。這種不同，是我們需要加以注意的。

正由於認為世間的萬事萬法皆是由“心”（主觀意識）產生出來的、世間的一切從根本上來說都是虛妄不實的，所以丘處機曾大力地宣揚悲觀厭世的人生觀，以圖令世人“猛醒”而走上超絕塵世的道路，如他曾說：“須臾變滅，蜃樓欹側海濤翻。暫時光景，轉身休，百歲如彈。”<sup>①</sup>又曾作《示衆》詩多首，渲染世事無常、如夢如幻而勸人通道修行，其中兩首言：

世事無窮變，悶愁不測來。

志心行言之，門戶少兇災。

禍福相生滅，榮枯遞獻酬。

不窮天外樂，那免世間憂！<sup>②</sup>

在《警世》一詞中，丘處機更對世事的虛幻易變作了生動描寫：

百尺危樓，千間峻宇，豔歌出入從容。幻身無賴，何異燭當風。舊日掀天富貴，當時耀、絕代英雄。百年後，都歸甚處？一旦盡成空。<sup>③</sup>

① 《磻溪集》卷五《答隴州防禦裴滿鎮國》。

② 《磻溪集》卷四《示衆》。

③ 《磻溪集》卷五《警世》。

既然萬法皆虛而不實，“百年大小榮枯事，過眼渾如一夢中”<sup>①</sup>，則世間的一切都不值得去孜孜追求，所謂：“此身彼物，皆名幻化；多虛少實，不可追隨。”<sup>②</sup>此外，丘處機還大力渲染人身可厭，如其《假軀》詞言：

一團膿，三寸氣，使作還同傀儡。誇體段，騁風流，人人不肯休。

白玉肌，紅粉臉，盡是浮華莊點。皮肉爛，血津乾，荒郊你試看！<sup>③</sup>

丘處機認為人身不僅可厭，而且不過是地、水、火、風“四大”的假合，最終不免消亡，如說：“四大本無託，百年還有期”，“失道本無命，得時元有期”。<sup>④</sup>這種對人身肉體的破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來自佛教的影響，但又不純粹是從佛教中取來的，而是有著其一定的道教哲理基礎。這種哲理基礎就是唐宋以來道教所宣揚的萬物皆假、惟“道”（性）為真的思想。丘處機本人也主張萬物皆假，如說“亦知物象終難固，凡百有形皆有數”<sup>⑤</sup>，並在此基礎上提倡身假性真的學說，以為“身如賃舍，性假權居止”<sup>⑥</sup>，又勸人莫貪世間的榮華富貴而應儘早尋道修仙，宣揚“假饒身富貴，不及性圓通”<sup>⑦</sup>、“上士無爭，只要返樸”<sup>⑧</sup>，從而將人生的價值定於追求超脫塵世、得道

① 《磻溪集》卷一《落花》。

② 《磻溪集》卷五《示衆》。

③ 《磻溪集》卷六《假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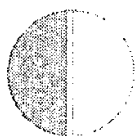
④ 《磻溪集》卷四《示衆》。

⑤ 《磻溪集》卷三《隴山松》。

⑥ 《磻溪集》卷六《喬生喪偶》。

⑦ 《磻溪集》卷四《示衆》。

⑧ 《磻溪集》卷五《神光燦》。



成仙之上。

## 2. 無爲與有爲

“無爲”與“有爲”是道教行爲方式的基本原則，也是道教思想學說的重要範疇。關於這一對範疇，歷代道教學者多有闡發，全真諸子也是如此，如《丹陽真人語錄》記馬鈺言：“無爲者，不思不慮也，愛欲嗔怒積蓄利害其間，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sup>①</sup>丘處機弟子尹志平在《清和真人北遊語錄》曾評論早期全真道掌教說：“丹陽師父（馬鈺）以無爲主教，長生真人（劉處玄）無爲、有爲相半；至長春師父（丘處機），有爲十之九，無爲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道同時異也。”<sup>②</sup>爲什麼說諸位全真宗師在“無爲”與“有爲”方面的不同做法乃是“道同時異”呢？究其原因，實與尹志平所受丘處機關於“無爲”、“有爲”的教導有關，如《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又記尹志平曾問丘處機：“堯舜功德巍巍，恭己治世，有爲也。許由竟辭堯讓，無意於世，無爲也。何以並稱聖人？”丘處機答道：

有爲、無爲一而已，於道同也。如修行人全拋世事，心地下功，無爲也；接待興緣，求積功行，有爲也。心地下功，上也，其次，莫如積功累行，二者共出一道。人不明此，則不能通乎大同，故各執其一相爲是非。殊不知，一動一靜，互爲體用耳。<sup>③</sup>

後來，尹志平曾在義州通仙觀命弟子郭志全講習《道德經》，當講到《天下皆知》章中的“聖人處無爲之事”時，郭說“此非有爲對

① 《丹陽真人語錄》。

②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

③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一。

待之無爲，乃無爲無所不爲之無爲也”，又以上述堯讓許由之事證之，而尹更就此補充說：

學道之賓主，不可不明也。學道是主，萬緣皆賓。凡與緣接待，輕重塵勞、一切功行，皆是求道之資，無有不可爲者。惟不可有所着，一有所着，則失其正矣。今之積累功行人甚多，然少有功成不居、爲而不恃者。既有恃着，止是有爲福德。若爲一切功行無恃着之心，則受虛無之功，獲自然之福，雖曰有爲，吾必謂之無爲矣。……故有云：聖人有經營之跡，無經營之心。凡所經營者皆跡也，一着於跡，則便有對待。能不着一物，透入虛空，方可出於對待。<sup>①</sup>

丘處機及弟子尹志平關於“無爲”與“有爲”“二者共出一道”、“惟不可有所着”的這種看法，在本質上實與上述馬鈺所言“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相同。他們之所以認爲“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原因乃在於其主張“念”（意念）是決定“無爲”與“有爲”的關鍵，如《清和真人北遊語錄》記丘處機在西行途中曾問衆弟子“教言中何者最切於道”，尹志平答以“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而丘處機則表示“許之”；後來，尹志平又進一步解釋此說：

學人當以道德爲根源，外事雖有萬變，皆是虛動，然隨而應之，吾之湛然真體未嘗動也。如以黃金鑄諸器物，然形狀有萬不同，而金之真體未嘗變也。故云：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sup>②</sup>

①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三。

②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

這種“無爲”、“有爲”應念隨時、相互圓融的思想，可能受到了佛教“心性”說和“寂照”觀的影響，如《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記馬鈺、譚處端、劉處玄與丘處機在陝西鄠縣秦渡鎮真武廟分手時各言其志：馬曰“鬪貧”，譚曰“鬪是”，劉曰“鬪志”，丘曰“鬪閑”。<sup>①</sup>後來，丘處機弟子史志經撰《玄風慶會圖說文》則解釋其師之“鬪閑”說：“志閑則無爲應緣，照而常寂。”<sup>②</sup>所謂“寂照”，乃佛教術語，“寂”意爲“寂靜”，“照”意爲“照鑒”，喻智之本體爲空寂，同時却有觀照之作用，如《大乘無生方便門》言：“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即用即寂，離相名寂，寂照照寂。寂照者，因性起相；照寂者，攝相歸性。”佛教對道教的這種影響，早在唐代就已存在，如唐代道經《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曾說：“無爲即是有爲，有爲即是無爲，以無爲生有爲，以有爲入無爲。寂境即是感應，感應即是寂境，以寂境生感應，以感應歸寂境。”<sup>③</sup>不過，丘處機對於“無爲”與“有爲”關係的理解，在根本上還是有著道教自己的特色，如《清和真人北遊語錄》記尹志平述他親聞丘處機訓示的一段話：

無爲有爲，本非二道，但顧其時之所用如何爾。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者，時也；行藏者，隨時之義也。若不達此，則進退皆失其正，何道之可明？何事之可濟？信乎隨時之義大矣！國家並用文武，未始闕其一，治則文爲用，亂則武爲用，變應隨時，互爲體用，其道則一也。教門之時用，何獨異於此？此吾聞於長春（丘處機）師父。<sup>④</sup>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②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磻溪煉行》。

③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卷一。

④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

這種以“無爲”與“有爲”本非二道、互爲體用的說法，應該是秉承道教傳統學說而來的，如老子《道德經》曾言：“有無相生”（第二章），“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第三十七章）。正是由於對“無爲”與“有爲”關係的這種認識，所以丘處機非常強調積“功行”、修“陰德”等外在的“日用操持”之作用，如《玄風慶會錄》記載丘處機勸成吉思汗言：

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恤民保衆，使天下懷安，則爲外行；省欲保神，爲乎內行。<sup>①</sup>

這種將“修行”分爲“外行”與“內行”的說法，丘處機曾在許多地方表述過，如在獻州時曾有一縣令問“清靜”，丘處機答曰：“清靜非一，有內有外，有無爲，有有爲。”<sup>②</sup>又曾評論徐神翁、馬自然兩位道人的修行得道過程說：“以二公觀之，一無爲，一有爲。欲明無爲、有爲之正，實難分解，只要功行成滿，自有所得。”<sup>③</sup>在《磻溪集》中，丘處機又有《答樊生》詩言：

莫問天機事怎生，唯修陰德念常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sup>④</sup>

後來，丘處機弟子尹志平曾評論說：“丹陽師父（馬鈺）全行無爲古道也。至長春師父（丘處機），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是執古道爲紀綱以御今之所有也。”<sup>⑤</sup>又以丘處機的上述言論教導門徒，進一步闡發丘處機的“無爲”與“有爲”觀：

① 《玄風慶會錄》。

②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

③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四。

④ 《磻溪集》卷二《答樊生》。

⑤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三。

有人曾問道於師父(丘處機),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故知雖有精神,不得功行,終不可成道。然有功德於人或及物,無得有恃賴之心。師父(丘處機)有詩云:“莫問天機事怎生,惟修陰德念長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若有一毫恃賴,則謂之住相,功德小却。又知無爲、有爲本無定體,無爲有所恃着,即有爲也;雖有爲,無所恃着,即無爲也。又何嘗有定體哉!①

正是秉持著這種“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的信念,丘處機不僅做出了西行萬里、拯救生靈的壯舉,而且也在平時做瑣細凡俗之事,如尹志平曾回憶:“師父(丘處機)常應人談說,俗話連日不止,外人初聽者,無不疑訝。當時大有塵勞,師父一一親臨,至於剥麻之事,亦爲之。”祇不過,其在事畢之後又能夠“一皆忘之,復其學道之性”。②

總之,上述有關“無爲”與“有爲”的種種說法,實際上是丘處機之認識論的體現。丘處機的認識論一方面具有強烈的實踐色彩,另一方面也具有濃厚的“唯心”神秘色彩,如他主張:人進行認識的最終目的乃是識“道”、體“道”,既然“道”是無形無象、超越時空的,則人是難以用感覺來認識它的,所以應摒棄感覺、思慮,所謂:“本自無心得,何勞用意思?”③又因“道”多與“心”相聯,所以認識應從“正心”入手,如說:“他人之言不可聽,自己之心但可正”④;

①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四。

②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四。

③ 《磻溪集》卷四《修道》。

④ 《磻溪集》卷三《去惑》。

“不向此心覓，更於何處求？”<sup>①</sup>從而將認識視為一種不依賴客觀對象，祇純粹靠主觀意識來進行的活動。此外，他有關修行的種種具體方法，實際上也是受這種認識論支配的（詳下）。

### 3. 修性與煉命

道教對“宇宙與人生”及“無為與有為”問題的思考，落實到具體的層面，多是為了解決“修道成仙”之事。這裏所謂“修道”，乃是得以“成仙”之途徑、方法或手段，而“成仙”則是“修道”之最終目的。不同時期的道教，由於所崇“成仙”形式有異，其“修道”的內容也不盡相同。早期道教所謂“仙”，大致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生命的長壽不死；二是能力的廣大無限。前者如《釋名》釋“仙”曰：“老而不死曰仙。”晉代葛洪也以為：“道家（教）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sup>②</sup>至於後者，則如葛洪所編《神仙傳》說：人成仙後可以“失人之本”而“變質同神”，從而擁有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撮土為山、劃地為河、入火不灼、入水不濡等等如同神靈一樣的“無限”能力。也正因為成仙者擁有的能力可與神靈媲美，故人們往往將仙與神並列而稱為“神仙”。這種既可老而不死、又有各種“神通”的靈體，其性質可以說既不是純粹的人，也不是純粹的神，但却同時既是人又是神，在世界各種宗教中頗顯特殊。雖然早期道教所謂“仙”有多種多樣的具體形式，如《抱朴子內篇·論仙》引《仙經》稱：“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然而，無論是“天仙”、“地仙”還是“尸解仙”，

---

① 《磻溪集》卷四《示衆》。

② 《抱朴子內篇·勤求》。



其主體皆是有形質之肉體，其特徵即通常所謂“肉體成仙”，如傳說中的許遜率家族及鷄犬“拔宅飛昇”之類。與這種“成仙”形式有關，早期道教推崇的“修道”方法多為守一、存神、行氣、導引、服食、辟穀、胎息、房中等修煉或保養形體之術，並迷信經過“九還七返”燒煉（象徵宇宙萬物生成之“逆返”過程）、服之而可令人直接“飛昇成仙”的金丹大藥（外丹）。然而，早期道教宣揚的“肉體成仙”（長生不死）說幾百年後却未能兌現，逐漸令人們喪失了對它的信心；甚至，很多人還因為服金丹大藥而中毒死亡<sup>①</sup>，以致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痛切陳詞：“餌金石以毒其中……本欲希生，反之於死！”<sup>②</sup>在這種背景下，唐以後的道教逐漸放棄了早期道教的“肉體成仙”說，而代之以通常所謂的“靈魂成仙”說。唐代道教曾借用佛教“雙遣兩邊”的思維方式，運用“重玄學”對肉體及一切物質現象進行破斥，並建立了以“心性”為主體的成仙學說之雛形<sup>③</sup>。所謂“心性”，又多被稱為“心”、“性”、“神”、“識”等，乃是作為“絕對存在”之“道”在人身中的體現，屬於人的主觀意識而非物質形態，實即作為人生命之主宰的“靈魂”，如前述唐中期的司馬承禎認為：

原其心體，以道為本，但為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

① 據《舊唐書》、《新唐書》及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九《唐諸帝多餌丹藥》等記載，唐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是因服食丹藥而中毒致死，大臣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李千、李虛白、孟簡等也因服丹而遭斃命。《舊唐書》卷一五下《憲宗本紀》又載朝臣向唐憲宗揭露服食金丹的毒害說：“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燒煉則火毒難制。”

②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十八。

③ 詳請參閱拙文《隋唐道教“重玄學”之宗教意義略論》，見陳鼓應、馮達文主編：《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道教卷》，第299～312頁。

久，遂與道隔。若淨除心垢，開識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sup>①</sup>

在這種推崇“心性”的思想基礎上，唐代以後的道教開始貶低早期道教的保養形體之術，而推崇對體內之“心性”（靈魂）的修煉，以為祇有通過“性命雙修”纔能得道成仙，如唐末五代興起的“鍾呂金丹派”之《敲爻歌》言：

命要傳，性要悟，入聖超凡由汝做。三清路上少人行，畜類門前爭入去。報賢良，休慕顧，性命機關堪守護。若還缺一不芳菲，執着波查應失路。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達命宗，迷祖性，恰似鑑容無寶鏡。壽同天地一愚夫，權物家財無主柄。性命雙修玄又玄，海底洪波駕法船。<sup>②</sup>

“鍾呂金丹派”的“性命雙修”主張，對後世道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由兩大團體繼承其說：一為以北宋張伯端為代表的主張“先命後性”的金丹派“南宗”，二為以金代王重陽為代表的主張“先性後命”的金丹派“北宗”（全真道）。或以為“南宗”之主張“先命後性”，反映了當時道教“剛剛走出迷戀肉體長生不死的外丹術誤區”，“還帶有以前粗淺的重氣派學說的影響痕跡”，而“北宗”（全真道）之主張“先性後命”，則表明其“修煉要法已偏離了傳統道教的實證性特徵，而進入了哲學思辯的領域”<sup>③</sup>。雖然我們不能

① 《坐忘論·收心三》。

② 《呂祖志》卷六《敲爻歌》，《道藏》本。

③ 丁原明：《心性學與性命雙修》，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第106～114頁。

將“北宗”(全真道)之“先性後命”的修行簡單地視爲是“進入了哲學思辯的領域”,更不能將其理解爲“偏離”了道教的實證性特徵,但“北宗”(全真道)修行之重“性”却是事實,如其創始人王重陽曾謂:“本來真性喚金丹,四假爲爐煉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袞出人仙壇。”<sup>①</sup>又謂:“諸賢先求明心(性),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並主張“根者是性,命者是蒂”、“賓者是命,主者是性”等。<sup>②</sup>而《邱祖語錄》也記丘處機曾論全真道修行過程爲“三分命工(功),七分性學”,並說:“吾宗惟貴見金(性),而水火配合(命功)其次也。”<sup>③</sup>。

雖然《邱祖語錄》多被視爲後人僞託丘處機之名而傳的作品,但其所言“三分命工,七分性學”却確與丘處機的一貫主張相符。與其師王重陽一樣,丘處機也推崇“性”而貶低“形”,以爲人體內的“性”或“神”乃是稟“道”而來的可以永存不朽的東西——這箇“性”或“神”,又稱“真身”、“身外身”、“真己”等,實是人藉以求仙的根據,亦是承擔“成仙”一事之主體,所謂:“超凡入聖,在乎身外身易。”<sup>④</sup>在《磻溪集》中,丘處機曾有《示衆》詩談論“性”(靈魂)之不滅與“四大”(肉體)之虛假曰:“性逐無邊念,輪迴幾萬遭。五行隨變化,四大不堅牢。暫假因緣活,空貪歲月勞。不知身是患,徒競物爲高。在事雖能幹,於身大沒操。六塵飛冉冉,三界走嗷

① 《重陽全真集》卷二。

②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③ 《邱祖全書·邱祖語錄》,見《濟一子道書十七種》,《藏外道書》本(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④ 《磻溪集》卷五《仙景》。

嗽。”<sup>①</sup>在“西行”期間，丘處機又曾多次表述了這種思想，如《玄風慶會錄》載他向成吉思汗宣揚“神爲真己，身是幻軀”之說，認爲：“人認身爲己，此乃假物，從父母而得之者。神爲真己，從道中而得之者，能思慮寤寐者是也。”又宣稱：“幻身假物，若逆旅蛻居耳，何足戀也！真身飛昇，可化千百，無施不可。”<sup>②</sup>《長春真人西遊記》則載趙道堅在東還燕京的途中仙逝，衆人議將其骨骸負歸，丘處機則說：“四大假軀，終爲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sup>③</sup>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上，丘處機非常重視對此“心”此“性”（即“神”或“真己”等）的修養，如《磻溪集》卷五有《喜遷鶯·鍊心》詞言：

要離生滅。把舊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欲千重，身心百鍊，鍊出寸心如鐵。放教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顛蹶。事猛烈，仗虛空一片，無情分別。

關結。除縲紲、方遇至人，金口傳微訣。頓覺靈風，吹開魔陣，形似木雕泥捏。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恁時節，鬼難呼，唯有神仙提挈。

這種通過“身心百煉”而“把舊習般般，從頭磨徹”，進而得“性珠天寶”以求“離生滅”的做法，實是丘處機修煉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一生踐行“全真”的主要內容。我們在《入道與修行》部分曾談過丘處機隱居磻溪、龍門時的種種“修行”事跡，如苦行、乞食、讀書、齋醮、應酬、“剥麻”及“戰睡魔”、“除雜念”、“搬石塊”、“繫草鞋”等等；其中，最能體現“身心百煉”者，莫過於“戰睡魔”、“除雜念”與“搬石塊”、“繫草鞋”之類，如其弟子尹志平言：

① 《磻溪集》卷三《示衆》。

② 《玄風慶會錄》。

③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長春真人轉展苦志鍊魔，惟恐無功，於山上往來搬石鍊睡，只爲福小不能心定。

長春師父言：觀那幾箇師家福慧相貌皆勝自己，遂發心下三年志，要鍊心如寒灰；下十年志，心上越整理不下，自知福小，再加志，著一對麻鞋，繫了却解，解了却繫，每夜走至十七八遭，不教昏了性子，後習至五十日，不動心，真心常明，便似箇水晶塔子。<sup>①</sup>

至今，陝西龍門洞仍保存著那塊丘處機爲求“心定”而“於山上往來搬石鍊睡”的被磨得溜圓的“磨性石”<sup>②</sup>。可惜的是，那雙用來“不教昏了性子”而“繫了却解，解了却繫”的麻鞋已留不到今天了。至於其他活動，如苦行、乞食、讀書、齋醮、應酬乃至“剥麻”等，實也屬於丘處機所行“修性”之法門。例如關於“苦行”和“乞食”，丘處機曾有《歲寒守志》詞，言其“晝夜參差，饑寒逼迫”（室慾）乃屬“須憑一志，撞開千古心月”（修性）而求“早晚超生滅”（成仙）之舉<sup>③</sup>。又如關於“剥麻”，《清和真人北遊語錄》曾記：“當時大有塵勞，師父（丘處機）一一親臨，至於剥麻之事，亦爲之。”<sup>④</sup>這種“打塵勞”之事，連同其他看似與“修性”無關（如讀書、齋醮、應酬）甚至矛盾（如與宋、金、蒙統治者的交往）的舉動，實是在上述“不干事處便是道”和“無爲應緣，照而常寂”觀念指導下的“修性”功夫，也屬於將“認識”視爲一種不依賴客觀對象、祇純粹靠主觀意識來進行的活

① 《真仙直指語錄》卷下。

② 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第51頁。

③ 《磻溪集》卷五《歲寒守志》。

④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四。

動。用丘處機自己的話來說，則是“抱樸頤神，恬惓無憂樂本真”<sup>①</sup>，或“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sup>②</sup>。正是基於此，《玄風慶會圖說文》纔說丘處機在磻溪時的修行境界為“性天開朗，心地生白，所謂脫塵殼而入聖域”<sup>③</sup>，又說他在龍門時的境界為“遺物而獨立，恆遊乎杳冥之極”<sup>④</sup>。

出於對“性”（神、真身、身外身、真己等）的推崇，以及對“修性”（修心）的重視，丘處機曾作有《青天歌》一首，將“本性”喻為不受浮雲遮蔽的“青天”，而將“修性”喻為驅散黑雲之遮障。《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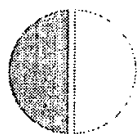
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  
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王。  
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  
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寧。  
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  
雲散虛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家月。  
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鎮華夷。  
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  
逡巡別轉一般樂，也非笙兮也非角。  
三尺雲璈十二徽，歷劫年中混元斲。  
玉韻琅琅絕鄭音，輕清徧貫達人心。  
我從一得鬼神輔，入地上天超古今。

① 《磻溪集》卷六《自述》。

② 《磻溪集》卷二《答樊生》。

③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磻溪煉形》。

④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龍門全真》。



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  
閑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  
吾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  
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sup>①</sup>

對於這首體現丘處機修煉思想的《青天歌》，後世多有注釋、疏證，如元末混然子（王道淵）的《青天歌註釋》及明代陸西星的《邱長春真人青天歌測疏》等。其中，尤以混然子的《青天歌註釋》最為淺近，頗有助於我們理解丘處機的“修性”思想，茲摘其對前十二句的六段釋文如下：

（1）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青天者，指人性而言也。浮雲者，指人雜念而言也。此二句是修行人一箇提綱。大凡平日二六時中，心要清淨，意要湛然，不可起一毫私念間隔真性自然，如青天無雲障也。若苟有心君不能為主，對境觸物，隨念所遷，其出彌遠，是雲起而遮萬象也。

（2）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王。此謂一性正位，百邪自歸，則身中天地萬氣一氣也，萬神一神也，自然心君泰定而鎮百邪也。若忿不能懲，慾不能窒，放情不返，被魔所攝，是吾光明不顯，而邪魔旺矣。

（3）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此言得道之士勘破生身本來無箇甚麼，只甚麼清靜存真，常如赤子，性自空而命自固，則通身四大八萬四千毫孔，血氣週流，無處不暢……

（4）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寧。此言人有惡念動處，即如黑雲之起。當此時，急要知覺，便好回光返照，養其良

① 《磻溪集》卷三《青天歌》。

心可也。若無禁戒，隨眼耳鼻舌四門所漏，被形所役者，性天則黑雲鎖閉，苦海則淫慾波翻，是以一身九竅百骸俱不寧也……

(5)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此一節警戒學人，心常要在腔子裏，一動一靜，在乎剛潔，不可與萬緣作對。若遇諸色相，須是決烈其志，慎勿動念……

(6)雲散虛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家月。此承上云，既得三界十方蕩澈自然，一念不生，則吾真性常存，其妙通身，星月俱現光明，此乃內景坐忘之道也……<sup>①</sup>

由上可知，丘處機《青天歌》的“修性”思想蓋為“不可起一毫私念間隔真性自然”，即不使“心君”“對境觸物，隨念所遷”，從而令“性自空而命自固”，以致“真性常存，其妙通身”等等。這種“修性”功夫的關鍵，乃在於“念”息“心”靜，如丘處機曾說：“心上無塵到處宜”<sup>②</sup>，“身心不動到仙鄉”<sup>③</sup>。又說：“衆生心不盡，大道理難明”<sup>④</sup>，“要昇天入地，俱在心為”<sup>⑤</sup>。不僅如此，混然子王道淵又在《青天歌註釋》的“序”中說：

夫《青天歌》者，真人丘長春之所作也。是《歌》演音三十二句，乃按《度人經》三十二天運化之道也。……前十二句乃明修性之本體，中十二句為復命之工夫，末後八句形容性命混

① 混然子：《青天歌註釋》，《道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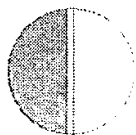
② 《磻溪集》卷三《濰州城北千戶新觀》。

③ 《磻溪集》卷一《平山堂》。

④ 《磻溪集》卷四《示衆》。

⑤ 《磻溪集》卷五《示衆》。





融、脫胎神化之妙也。<sup>①</sup>

由“前十二句乃明修性之本體，中十二句爲復命之工夫”之言，可知丘處機所倡修煉功夫除了“修性”之外，還有“覆命”（復命）。所謂“覆命”（復命），又稱“煉命”，乃模仿象徵宇宙萬物生成之“逆返”過程的“外丹”燒煉原理而行，但“燒煉”對象却爲人體內的精、氣、神等，故又稱“內丹”。從上引《喜遷鶯·鍊心》詞的上闕云“要離生滅。把舊習般，般從頭磨徹”而下闕云“除縲紲、方遇至人，金口傳微訣”來看，可知丘處機所倡修煉功夫確爲“修性”與“煉命”兩段，且合乎王重陽所倡“先性後命”的修煉次序。不僅如此，《磻溪集》中還收有丘處機的許多談論修煉內丹的詩詞，如《堅志》詩言：“吾之向道極心堅，佩服丹經自早年。”<sup>②</sup>《自述》詩言：“罔象如何覓，還丹著甚燒？欽依三洞訣，得使萬緣消。”<sup>③</sup>《學道》詞又言：“孤吟靜境，獨鍊還丹。”<sup>④</sup>此外還有許多談論內丹修煉過程中“龍虎交媾”、“黃芽白雪”諸現象的詩句，如：

神明雖是落凡胎，氣直終須有道材。只恐丹砂臍下去，重教白雪耳邊來。<sup>⑤</sup>

閑遣青龍擣月華，同驅白虎種黃芽。黃芽欲發雷霆震，迸出青龍白虎牙。<sup>⑥</sup>

盡日無他事，唯調虎龍，交媾坐磐石。<sup>⑦</sup>

① 混然子：《青天歌註釋·序》。

② 《磻溪集》卷一《堅志》。

③ 《磻溪集》卷四《自述》。

④ 《磻溪集》卷六《學道》。

⑤ 《磻溪集》卷一《答清河氏》。

⑥ 《磻溪集》卷二《公山春》。

⑦ 《磻溪集》卷五《對松》。

至於丘處機所倡之具體的“煉命”方法，則如混然子王道淵所言，見於《青天歌》的“中十二句”。明代內丹家陸西星《邱長春真人青天歌測疏》曾將這“中十二句”分為兩大部分來闡釋，如其疏“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鎮華夷。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四句言：

如上（“前十二句”）煉性純熟，方許臨爐，故有“月下吹笛”之說。笛，無孔笛也。華夷者，以喻內外。一聲響亮，狗文似指笛聲，寓意實言雷動。當此雷動之時，內賓外主一時交會，故振動華夷。《參同》所謂“人民驚駭”是也。東方玉童，以喻已汞。倒騎白鹿，以喻虎鉛。……蓋虎鉛既至，必須已汞迎之，然後賓迎主人，西過東家，一時半刻之間，星馳電走，徑上崑山，降入中宮而還丹始就。<sup>①</sup>

對於緊接著的“逡巡別轉一般樂……入地上天超古今”八句，陸西星又疏曰：“夫採藥歸來，虎龍戰罷，乾坤寧謐，罷功守城，偃武修文，搬符運火，一味養以中和，故（曰）‘別轉’。……是樂也，豈實有哉？不過以喻吾身‘中和’之妙而已。從此以後，則鬼神欽仰，輔翼成功，入地昇天，超今絕古矣。”<sup>②</sup>混然子王道淵則釋曰：“此以下乃言修命工夫。……言丹道圓成，變化自在，則宇宙在乎我，萬化歸乎身。到此地位，陰陽由我運，五行由我役，風雨由我召，雷霆由我呼。”<sup>③</sup>除此之外，《青天歌》中還有被混然子稱為是“形容性命混融、脫胎神化之妙”的“末後八句”<sup>④</sup>，茲不贅述。由於《青天歌》系

① 陸西星：《邱長春真人青天歌測疏》，《藏外道書》本。

② 陸西星：《邱長春真人青天歌測疏》。

③ 混然子：《青天歌註釋》。

④ 混然子：《青天歌註釋·序》。

統地描述了全真道“性命雙修”的整箇過程，故被人們視為是丘處機有關修煉之著述的代表作品，明代全真道龍門派弟子潘靜觀甚至認為：“（丘處機）祖書傳世者，向來有丹經、語錄兩種。丹經半為旁門附會，頗失其真，其不雜者僅得《青天歌》一篇。”<sup>①</sup>

除了《青天歌》之外，《正統道藏》中署名丘處機著述的修煉、養生著作尚有兩種：一為署“元東牟丘處機著”的《攝生消息論》，一為署“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的《大丹直指》。《攝生消息論》主要講述四時之氣應與五臟之盛衰，內容多與傳統道經醫書相似，守一子《道藏精華錄一百種提要》曾評之曰：“其居處服食、宜溫宜涼之旨，以及虛實風邪、用藥治病之方，惟此書為獨詳。”<sup>②</sup>《四庫全書總目》則言：“此書皆言四時調攝之法，其真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慮機答元太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為清淨為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偽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sup>③</sup>《大丹直指》近來雖多被學者懷疑為非丘處機親撰之作品，但我們以為其雖不一定是丘處機親撰作品，却應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丘處機的主張<sup>④</sup>，況該書曾將“內丹”修煉功法分為小、中、大三成，由淺入深地闡明了修仙的基本過

① 潘靜觀：《邱祖語錄·後敘》，《藏外道書》本。

② 《道藏精華錄一百種提要》，見丁福保編：《道藏精華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③ 《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本。

④ 戈國龍《〈大丹直指〉非丘處機作品考》以為《大丹直指》“明顯是傳承施肩吾一系所傳早期鍾呂丹法之作品”，而“不可作為全真道內丹學研究之資料”（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114～121頁）。我們則認為：鑒於全真道本淵源於“鍾呂金丹派”，且元代以後又多融諸內丹宗派為一家，故《大丹直指》雜有“早期鍾呂丹法”並不足為怪，也不能因此而否認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丘處機之主張的可能性。

程，內容豐富而系統，知之而可曉全真“命功”修煉之大概，故特簡單介紹其“三成”法如下，以備參考：

《大丹直指》所謂“小成”法，包含“五行顛倒龍虎交媾法”、“五行顛倒周天火候法”、“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法”三種功法。其中“五行顛倒龍虎交媾法”係採藥之法，具體做法是“使水火二氣上下往來相須，勾引腎中真氣（鉛也，虎也）、心中木液（汞也，龍也），交媾混合於中宮”。“五行顛倒周天火候法”係烹煉之法，“火候不差，自然丹就，純陽氣生”。“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法”係搬運之法，具體做法是使丹體“自尾間穴下關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般至玉京上關；節次開關，已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該書認為小成三法各有妙用，但最好兼修，“若人單行龍虎交媾，止是補虛益氣、活血注顏；若人單行火候，止可悅其肌膚、壯其筋骨；若行飛金精法，止可返老還童、健骨輕身；若能通行此三訣，甚為有益。……至誠行之，神異不可備載”。

《大丹直指》所謂“中成”法，包含“三田返復金液還丹法”、“五氣朝元太陽鍊形法”、“神氣交合三田既濟法”三種功法。其中“三田返復金液還丹法”係所謂的“大還丹”，即令丹體循“上田入中田，中田入下田”路線運行，然後便可“變丹砂為金，而曰金丹”，從而“與天地齊久”。“五氣朝元太陽鍊形法”是令金丹之陽氣散佈全身，“內傳五藏，外遍四肢，五氣鍊形，凝而不衰，號曰形神俱妙”，從而能“身輕骨健，乘風而舉，跨霧而行”。“神氣交合三田既濟法”，則是“還丹未還之際，形鍊欲起之時，水上火下，相見於重樓之下”的一種“既濟”狀態，以此狀態來令金丹“顆顆還於黃庭”，則“何止長生不死，是欲棄殼昇仙之時也”。該書認為這三種功法都至關重要，“非金丹不可延年，非鍊形不可換骨，非既濟不可不死”，若行之

三百日便可“神靈知前後事”。

《大丹直指》所謂“大成”法，包含“五氣朝元鍊神入頂法”、“內觀起火鍊神合道法”、“棄殼升仙超凡入聖法”三種功法。其中“五氣朝元鍊神入頂法”又稱“鍊氣成神”，具體做法是定日定時修煉五臟，“內觀所煉之藏，鼻息綿綿若存；靜極氣生，氣極神現，如夢非夢，暗中神氣上升”，百日後“氣足神現，將欲升仙”。“內觀起火鍊神合道法”則須“終日靜坐，神識內守，一意不散”，以使“氣附神像，上入頂中”，隨後“肢體常似升龍，是神仙棄殼之時也”。“棄殼升仙超凡入聖法”又稱“鍊形合道”，係指修成純陽的“清淨法身”（即“金丹”、“性根”等）衝出肉體之外，“如鶴沖天門出外，自然身外有身”，這樣便可昇為“天仙”。<sup>①</sup>

《大丹直指》的修煉法雖重“鍊命”，但實際上却也有“性命雙修”的思想，如其曾言：“金丹之秘，在於一性一命而已。性者，天也，常潛於頂；命者，地也，常潛於臍。頂者，性根也；臍者，命蒂也。一根一蒂，天地之元也。”又說所有丹經所論實質上“只是性命二物”，“千經萬論，只此是也”<sup>②</sup>。今有學者認為全真道的“命功”“恐怕祇有一種助緣的媒介作用”、“祇能就其能促進精神覺悟纔在內丹修煉中有意義”，甚至以為全真道的修煉“實際上是以性功吞沒命功”、“似乎與禪宗以明心見性為目標的精神修煉沒有多大差別”<sup>③</sup>，頗需商榷。因為如果說“助緣的媒介作用”與“促進精神覺悟”尚屬合理的話，那麼“祇有”、“祇能”兩詞則令其合理性走向了

① 以上所引皆出自《大丹直指》，《道藏》本。

② 《大丹直指·棄殼升仙超凡入聖訣義》。

③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年），第276～277頁。

反面；至於“以性功吞沒命功”及“沒有多大差別”的說法，則不僅經不住與王重陽“性如燈燭命如油”<sup>①</sup>及“性若見命，如禽得風，飄飄輕舉，省力易成”<sup>②</sup>的說教相對照，而且，丘處機及其後學有關“煉命”的種種說法和做法，也足以表明全真道修煉法與禪宗“精神修煉”的根本差別。

#### 4. 倫理與政治

道家道教向有“身國同治”的傳統，如《老子》一方面談“修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另一方面也大談“治國”（“治大國若烹小鮮”）<sup>③</sup>。漢代注解《老子》的河上公，更明確地將“道”分為“自然長生之道”（常道）與“經術政教之道”（可道）兩箇方面<sup>④</sup>，以為：“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sup>⑤</sup>北宋成書的《雲笈七籤》也聲稱：“能知治身，則知治國矣。”<sup>⑥</sup>這種將“修身”與“治國”相互聯繫，甚至將兩者視為“道”之不同方面的說法，實是道教之“入世”行為的理論基礎。

道教之“入世”色彩，多體現於用以約束信徒行為的倫理規範，以及用以經世治國的政治主張等。道教之約束信徒行為的倫理規範，實際上有著兩箇方面的功用：一是作為信徒箇人“自我解脫”的

① 《重陽全真集》卷十二《小重山》。

② 《重陽立教十五論》。

③ 《老子》第十三章、第六十章，王弼注《老子道德經》本，見《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

④ 《老子河上公章句·體道第一》，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本（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⑤ 《老子河上公章句·遍用第四十三》。

⑥ 《雲笈七籤》卷二十九《稟生受命部》，《道藏》本。

條件，二是用以維護現實社會的等級秩序和人際關係。所謂“自我解脫”，既包括解決“生—死”問題的“得道成仙”形式，也包括免除災咎等涉及現實福禍的形式，實是道教所有“規範”之根本目的。至於後者（維護秩序），則不過是這些“規範”的一種結果。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種與世俗學說不同的宗教，早期道教對“孝”、“忠”之類有助於維繫建立在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中國“宗法”社會之秩序的行爲方式並不太強調<sup>①</sup>，甚至多有以暴力反抗封建王朝之舉，由此而遭受過早期中國封建王朝的鎮壓；在經歷了長期的被壓制之後，作為一種“邊緣”文化的道教經過不斷地“調適”自己，而逐漸“屈服”於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對自己的組織形式、齋醮科儀等進行了很多改革。<sup>②</sup> 這種“屈服”，實際上也包括對“專營”現實社會等級秩序和人際關係建設的儒家倫理學說之吸納。同時，由於在整箇道教發展的歷程中，後者（維護秩序）所產生的“效果”日益顯露出它對於道教教團在現實社會的生存狀況之良好影響，故道教的思想家們亦曾主動地大力吸收儒家之倫理學說，以刻意營造這種“效果”，從而令道教的倫理學說具有了濃厚的儒學色彩。

王重陽於宋金時代創立的全真道，實際上乃是一種融合儒釋道三教內容的宗教組織，如他在創教時曾宣稱“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sup>③</sup>，並以“太上為祖，釋迦為宗，夫子為科牌”<sup>④</sup>，不

---

① 早期道教雖然並不十分強調“孝”、“忠”之類行爲方式，但却也不否定之，如《太平經》曾言：“心使為善，無有惡時，使有進善，有孝忠順之意。”

② 詳請參閱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③ 《重陽全真集》卷一。

④ 《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道藏》本。

僅勸人誦讀道教之《道德經》、《清靜經》，以及佛教之《般若心經》、儒家之《孝經》，而且凡成立教團組織也“必以三教名之”<sup>①</sup>（如“三教平等會”、“三教金蓮會”、“三教玉華會”、“三教三光會”、“三教七寶會”等）。王重陽留下的“勸誡”信徒的種種詩詞，也多有原屬儒家行為規範的“仁”、“孝”、“饒人”、“後己”等，並有佛教所倡的“慈悲”及現實統治者所希望的“遵紀守法”之類，如言：“富貴與身貧，肯把榮華祇取仁”；“潔己存心歸大道，常行惻隱之端，慈悲清靜亦頻觀”；“掌法遵條常謹守，饒人蘊德尤先，孝心自許合神天，長長能後己，永永瞻家緣”。<sup>②</sup>而丘處機用以“訓導”信眾的詩詞中，也多有推崇忠孝仁義、行善積德的言語，如：

首及東牟演仁孝，未能化俗開籠罩。<sup>③</sup>

昔年聞孝義，今日表忠貞。<sup>④</sup>

深信皇天輔德，善因惡果分明。<sup>⑤</sup>

神仙風範，長生門戶，從來道德為基。<sup>⑥</sup>

聖賢非道遠，功德在人修。不向此心覓，更於何處求？<sup>⑦</sup>

這類宣揚行善積德的話語，也常出現在丘處機與箇別信徒的往來酬唱中，如其《寄楊五信士》詩言：“題詩欲寄紙還無，檢帙搜文得故書。書後殷勤題一絕，囑君行善莫踟躕。”<sup>⑧</sup>《答樊生》詩則言：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② 《重陽全真集》卷十二、卷十三。

③ 《磻溪集》卷三《度世吟》。

④ 《磻溪集》卷四《博州戰姑庭楸詩》。

⑤ 《磻溪集》卷五《轉輪》。

⑥ 《磻溪集》卷五《學道》。

⑦ 《磻溪集》卷四《示眾》。

⑧ 《磻溪集》卷二《寄楊五信士》。



“莫問天機事怎生，唯修陰德念常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sup>①</sup>《贈華州沙澗寨劉校尉》詩又勸劉校尉“殷勤種德養靈芽”<sup>②</sup>。不僅如此，後來丘處機在西行面見成吉思汗時，還曾以“孝”、“善”來宣揚全真道的思想，以為：“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sup>③</sup>；“但能積善行道，胡患不能為仙乎？”<sup>④</sup>需要說明的是，丘處機宣揚的倫理學說乃是借助於宗教神學的力量來維持的，如他曾在宣揚“善因惡果分明”的《轉輪》詞之“引”文中說：“西號作善者多，而感應屢至。”<sup>⑤</sup>又曾以佛教的“六道輪迴”觀念來勸人行善積德：“狗病無人煎粥湯，驢寒倒地四肢僵。為人不解修陰德，轉殼何由免禍殃？”<sup>⑥</sup>同時，這套倫理說教也是服務於全真道的宗教修煉的。如前曾述，丘處機認為“修性”的關鍵乃在於“心”靜，而獲得“心”靜之最佳途徑，就是泯滅一切是非、對立的觀念，各安其“分”，不為世間諸種不公平現象困擾，所謂：“是非人我絕談論，却返生前混沌。”“一性昭彰乍顯，二儀混合初融。飄飄法界任西東，到處神光覆擁。”<sup>⑦</sup>又言：“高下如能各處分，始終即得免罹殃。今之曷故多栽障，蓋為人心胡縱放。”<sup>⑧</sup>這種“是非人我絕談論”、“高下如能各處分”的說教，無非是要求廣大民衆承認現實世界的不合理現象，放棄改變社會秩序的想法和做法，以求維護當世統治者的利

① 《磻溪集》卷二《答樊生》。

② 《磻溪集》卷三《贈華州沙澗寨劉校尉》。

③ 《元史·釋老傳》，第4525頁。

④ 《玄風慶會錄》。

⑤ 《磻溪集》卷五《轉輪·引》。

⑥ 《磻溪集》卷二《惻隱》。

⑦ 《磻溪集》卷六《自詠》。

⑧ 《磻溪集》卷三《因旱作》。

益，進而為全真道的發展贏得支持。前述丘處機曾於貞祐二年（1214）幫助金廷招降登州、寧海“紅襖”義軍，實即將這種思想落實到行動上的表現。

除了倫理說教外，丘處機還從宗教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匡救時弊的政治主張。他的政治主張，基本上是在面見成吉思汗時提出的。據《元史·釋老傳》、《玄風慶會錄》及《長春真人西遊記》等記載，針對當時蒙古統治者對所征服地區人民的殘暴肆虐，丘處機曾提出了不濫殺無辜、使民修養生息及選賢用能等建議，主要內容如下：

（1）不濫殺無辜。在面見成吉思汗時，丘處機曾告誡成吉思汗應當“除殘去暴”，並宣揚“天道好生”，以為為治之方須以“敬天愛民為本”，主張“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sup>①</sup> 成吉思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這些主張，曾對左右說：“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sup>②</sup>又曾下詔禁止蒙古軍隊濫殺無辜。這對深受蒙古軍隊蹂躪之苦的廣大人民無疑是有利的。丘處機也因此而贏得了廣大中原漢族人民的稱讚，史載：“中州人至今稱道之。”<sup>③</sup>

（2）使民修養生息。丘處機曾以山東、河北為例而向成吉思汗說：當地百姓屢遭兵火而“流散未集”，故“宜差知彼中子細事務者”前往治理，並“當與免三年稅賦，使軍國足絲帛之用，黔黎獲蘇息之安，一舉而兩得之”。還告訴成吉思汗此舉“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sup>④</sup>。

① 《元史·釋老傳》，第4524～4525頁。

②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③ 《元史·釋老傳》，第4525頁。

④ 《玄風慶會錄》。

(3)選賢用能。丘處機曾向成吉思汗宣揚中原地區的重要性說：“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魚鹽絲蠶，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爲大國，所以歷代有國家者唯爭此地耳。”並建議選派精明能幹的官員前往治理，以爲：“如差清幹官前去，依上措畫，必當天心；苟授以非才，不徒無益，反爲害也。”<sup>①</sup>

爲了加強其政治主張的說服力，丘處機還利用宗教神學宣稱上述主張皆是“天意”，又說“帝王悉天神謫降人間”，若能遵從“天”意則可“功成限畢即昇天復位”，若再能行善修福則“昇天之時位踰前職”，而“不行善修福則反是”。<sup>②</sup> 這種染有神學色彩的政治主張令成吉思汗很容易接受之，史載成吉思汗“深契其言”，並說“天錫仙翁，以寤朕志”，還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sup>③</sup>。不過，上述政治主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當時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廣大下層百姓，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總的來說却難免受到了時代的局限。

## 法嗣與支流

作爲早期全真道之具有巨大影響的重要人物，丘處機不僅在生前即擁有衆多追隨他的門徒，而且還被後世的全真道“龍門派”尊爲祖師。“龍門派”在明清社會有著很大的影響，甚至一度成爲全真道(乃至道教)的代表，以致世人有“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

① 《玄風慶會錄》。

② 《玄風慶會錄》。

③ 《元史·釋老傳》，第4525頁。

或“龍門、臨濟半天下”之說<sup>①</sup>。由於丘處機法裔衆多，“龍門派”支流也頗繁雜，故這裏僅能掛一漏萬，舉其要者如下。

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曾言：丘處機年輕時即師事王重陽，“其年比諸真最少而最老壽”，且“（馬）丹陽東歸，長春即繼其席”，加上後來諸方帝王多禮請之，故他在東歸燕京後頗得天下士庶尊仰，“於是四方道流赴京師問道要者接踵而至，凡諸真之門人皆長春之弟子也”<sup>②</sup>。該書又考諸史料，列舉丘處機親傳弟子共五十五人，其中首先師從“全真七子”其他人者十六人，先師從全真諸子之外者八人。但實際上，丘處機一生的親傳弟子並不止五十五人，如今人樊光春據傳世的道教文獻及多種碑石而檢索出丘處機親傳弟子共有八十六人，並按其師從丘處機的大致時間順序排名如下：

趙道堅（初師崔羊頭，又師馬丹陽）—鐺瓊（女冠）—蒲察道淵—畢知常—曹瑱（初師馬丹陽）—于善慶（初師馬丹陽）—呂道安（初師馬丹陽）—宋明一（初師馬丹陽）—唐括姑（初師馬丹陽，女冠）—于清風—姚真人—劉道堅—胡城王—李冲虛—蘇鉉（初師馬丹陽）—尹志平（初師劉處玄）—孟志源（又作“孟志穩”或“孟志溫”）—柳開悟（初師馬丹陽）—訾亓初（初師馬丹陽）—戰姑（女冠）—喬潛道（初師馬丹陽）—李冲道（初師馬丹陽）—楊明真（初師馬丹陽）—范全生—楊至道（先入道，後師丘處機）—夏志誠—于志可（初師劉處玄）—張

---

① 如明代鄭善夫撰《少谷集》卷十一《南湖三先生傳》言：“自三公入莆，人始興學。其後‘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南湖之響振之也。”（《四庫全書》本）清代陳教友著《長春道教源流》卷六亦言：“世稱‘龍門、臨濟半天下’，謂釋之臨濟宗、道之龍門派也。”

② 《長春道教源流》卷四《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志素—宋德方—蔡江月—張道紀—王道謹(初師孫道淵)—綦志遠(又作“綦志清”)—李志常—宋道安—孫志堅—王志明—鞠志圓—鄭志修—張志遠—何志清—何志堅(疑即“何志清”)—楊志靜—潘德沖—張鵬舉—房志起—李志柔(初師郝太古弟子李開玄)—韓志久—王志謹(初師郝太古)—劉志源(初師郎某、王玉陽)—范圓曦(初師郝太古)—王志坦(初師馬丹陽法孫盧某)—劉道寧(初師劉柴頭)—史志經(初師劉道寧)—李志全(初師張某)—馮志亨—訾守謹(女冠)—幹勒守堅(初師夾穀女冠)—張志謹—趙志淵(初師馬靈真)—楊志謹—郝志松(初師正—張法師)—王志寶—李志方(初師馬丹陽弟子盧某)—張真——龐—魏—高志條—奧敦弘道—單志靜(曾師丘、劉、王三人)—李志源(曾師丘、劉、王、郝三人)—陳志益(初師馬丹陽弟子靈真子)—李志明(初師潘某)—董志平—范長真—王志祐—張志玄(初師景煉師)—盧志清—劉志敏—黨某—范志敦—程志泰—王慧舒(初師馬玄德)—杜德陽—王志省—張志安。<sup>①</sup>

上述人物，多是丘處機在陝西、山東、燕京及河北等地所收弟子，並全部在黃河以北活動。其中，趙道堅、尹志平、孟志源(又作“孟志穩”或“孟志溫”)、夏志誠、于志可、張志素、宋德方、綦志遠(又作“綦志清”)、李志常、宋道安、孫志堅、王志明、鞠志圓、鄭志修、張志遠、何志清(疑即“何志堅”)、楊志靜、潘德沖等十八人曾隨同丘處機西行，而張鵬舉則為預選隨行而未能成行者。元武宗至

① 樊光春：《全真道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53～473頁。作者又以爲：自單志靜以下諸人的具體“入門”時間不詳，蓋在丘處機東歸燕京之後。

大三年(1310),上述十八人曾與全真道之“五祖”、“七真”一起得分別詔封“帝君”、“真君”與“真人”號<sup>①</sup>,《長春道教源流》在評論丘處機門徒時說:“長春西行時所選弟子,皆其至者。”<sup>②</sup>在此,僅選擇趙道堅、尹志平、李志常三位在生前曾執掌教門或在死後被奉為祖師的人物,略述其事跡如下,從中體現丘處機門人的品行功德,並窺探丘處機一系的法脈傳承情況。

1. 趙道堅。據元代李道謙編《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言,趙道堅乃是隨丘處機萬里西行諸門徒之首,生於金大定三年(1163),原名“九古”,號“虛靜子”。其父曾為淄州太守,後改同知平涼府(今屬甘肅)事,因安家於此;父親去世後,九古遂有入道之志。大定十七年(1177),母欲其娶,九古不從,屢請入道;母知其志不可奪,乃從之。九古聞平涼府崔羊頭有道,遂往求師之;崔則命其執廚爨之役,每夜令造食五、七次,使通宵不寐。如此三載,其心益恭,崔知其可教,方收之為徒。大定十九年(1179),九古隨崔羊頭赴華亭詣馬鈺,並得馬鈺收納為徒。次年,馬鈺返終南,命九古往龍門侍奉丘處機,丘處機為其易名“道堅”。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處機挈道堅遷居終南祖庭;後丘處機應詔赴燕京,曾留之侍奉李靈陽。明昌二年(1191),丘處機東歸海上,攜道堅過掖城,命其謁劉長生;不久之後,劉長生又令其赴棲霞侍丘長春,“長春喜其來,命充文侍,掌經籍典教;凡僚庶道流來謁,必先參先生(道堅),然後入拜丈室”。後來,丘處機應詔遠赴西域,選隨行侍者而道堅為之首——所謂“首”,不僅有最早入門、最先選中之意,也有其品行學識、處事

① 《天詔加封祖真之碑》,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731~732頁。

② 《長春道教源流》卷四《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能力最堪依賴之意。行至賽藍城(今屬哈薩克斯坦國),趙道堅染疾,臨終前謂尹志平等曰:“我至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介懷,何所不可?公等善事師真。”言畢而逝,享年五十九歲。後來丘處機等人東還,過其墳塋,衆人曾欲攜其骸歸,長春止之曰:“四大假軀,終爲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衆議遂罷。蒙古海迷失后二年(1250),趙道堅獲贈“中貞翊教玄應真人”號。<sup>①</sup>此外,《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又記其種種神異事跡,茲不贅述。

除了《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外,趙道堅的事跡還見載於《長春真人西遊記》、《金蓋心燈》、《長春道教源流》等。在清代出現的道書中,趙道堅多被視爲是得傳丘祖“心印”、“衣鉢”的龍門派第一代律師,如閔一得編《金蓋心燈》言:

(趙道堅)聞七真演教,獨攜瓢笠謁長春邱祖,誠敬精嚴,執弟子禮。邱祖與語而奇之曰:“此元(玄)門柱石,天仙領袖也。他日續心燈而流傳戒法者,必此子矣。”遂侍(邱)祖遊燕闡教。凡有作爲,不言自合,或侍終夜,不發一語。(邱)祖乃傳以清虛自然之秘。棲隱龍門者多載,復出侍(邱)祖於白雲觀,統大衆。(趙道堅)師於至元庚辰(1280)正月望日受初真戒、中極戒。如法行持,無漏妙德,(邱)祖乃親傳心印、付衣鉢,受(授)天仙戒,贈偈四句以爲龍門派。(偈)計二十字,即“道德通元(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之源派也。師謹識之,未敢妄泄,是爲龍門第一代律師。……修持凡三十年,功圓行滿,將示化,始以戒法口訣於皇慶壬子年

① 以上參閱並引自《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趙九古》。

(1312)十月望日鄭重其禮，親授河南道士張碧芝名“德純”。<sup>①</sup>

這種說法，在龍門派內廣為流傳，多被視為信史。不過，由於其所說趙道堅於至元庚辰(1280)受初真戒、中極戒以及之後得“傳心印、付衣鉢”的時間與《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長春真人西遊記》等所記其仙逝時間(1221)相去甚遠，故學術界多對此說表示懷疑。相關問題，下文還將繼續討論。

2. 尹志平。如果說趙道堅得丘處機“傳心印、付衣鉢”之說頗有疑竇的話，那麼尹志平之嗣丘處機執掌全真道則是世人普遍承認的。據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言，尹志平乃是繼王重陽、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之後的“全真嗣教六世祖”，“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師(尹志平)為最”。

尹志平生於金大定九年(1169)正月，字大和，山東萊州人，三歲穎悟而善於記事，五歲入學而日誦千言，十四歲遇馬丹陽，遽欲棄家入道，其父難之，遂悄悄“潛往”。十九歲時，父親強迫其還家並鎖錮之，他却想盡辦法逃走；如此再三，父始從之。某夕，尹志平於朦朧間忽見劉長生飄然而來，斷其首，剖其心，復置之，覺醒而大有所悟。後遊濰州，龍虎公完顏氏慕其道德，故施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後覲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長春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真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也就是說，尹志平曾師從馬丹陽、劉長生、丘長春、郝太古、王玉陽，是得“全真七子”指教最多的一箇人。

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大汗鐵木真派近侍劉仲祿持“虎頭金

<sup>①</sup> 《金蓋心燈》卷一《趙虛靜律師傳》，《藏外道書》本。



牌”往山東海濱召請丘處機。劉仲祿初抵山東時，李志常曾告之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志平），必不能成此盛事。”故仲祿曾往濰陽，謁尹志平於玉清觀，說明此行來意；尹志平聞之而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之前往萊州昊天觀覲見丘處機，力勸其師北上西行。從西域東還中原後，丘處機聽說山東叛亂，蒙軍又南下，歎道：“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尹志平）莫能救。”遂遣之前往招撫，而山東軍民也“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太祖二十年（1225），丘處機得勅命住燕京太極宮（長春宮），四方尊禮者雲集，尹志平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退居德興龍陽觀。丘處機仙逝後，衆人以尹志平德高望重，敦請他前來長春宮主持教務；尹志平勉強從之，“還長春宮，以嗣事自任”。其後，尹志平或奔波於各地民間，為百姓建醮設齋，或周旋於帝室之內，為國家祈福迎祥。蒙古太宗六年（1234），窩闊台皇后曾“遣使勞問，賜道經一藏”；次年，尹志平又“命披雲宋公（德方）率衆鏤《道藏》經板，不數載而完”。1236年春，尹志平為修復全真祖庭而來到陝西，“於榛莽中規度兆域及宮觀基址”，並主持修復了因戰火焚毀的終南、太華諸山觀宇。同年秋天，尹志平受皇帝召還燕京，“道經太行山間，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經趙魏齊魯時，“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1238年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並於正月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志常），俾主教事”。1240年冬至次年春，尹志平又親赴終南，再修祖庭並為祖師王重陽主持了盛大的安葬典禮，“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1241年夏，返還燕京後的尹志平忽訣別衆人曰：“吾將逝矣。”但飲水啜茶，危坐談道，語音雄暢異常，是夜曲肱而逝。中統二年（1261），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號。著述甚

多，留有《葆光集》、《應緣錄》並《清和真人北遊語錄》。<sup>①</sup>

除了《甘水仙源錄》外，尹志平的事跡還見載於《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長春真人西遊記》、《秋澗集》以及《長春道教源流》等，但卻不見載於推崇趙道堅為“龍門第一代律師”的《金蓋心燈》。據《長春真人西遊記》載，當丘處機仙逝後，在尹志平從外地趕回燕京期間，曾有宋道安短暫地“提舉教門事”；甚至，宋道安似乎還是丘處機在臨終前指定的掌門人，如言：

（丘處機）遂登葆光堂歸真焉……衆欲哭，臨侍者張志素、武志攄等遽止衆曰：“真人適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舉似《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師旨，法名等事，爾其代書，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志平）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讓至於再，清和受其託。<sup>②</sup>

不過，或許是由於宋道安“提舉教門”的時間太短，或許是由於此事暗中存在著爭鬭，故有關宋道安的歷史資料較少留下，而人們也一般認為尹志平是直接嗣承丘處機而執掌全真道的宗師。其餘諸書所記尹志平事跡大致相似，惟《長春道教源流》曾評論尹志平的《北遊語錄》為“性命雙修清靜至言”、“足與長春《青天歌》相印

① 以上參閱並引自《甘水仙源錄》卷三《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

②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證”，又稱讚其“真長春入室弟子矣”<sup>①</sup>。

3. 李志常。在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弟子中，李志常是繼尹志平而得執掌全真道教門的人，同時也是元代惟一一位“歷事三朝”（太宗、定宗、憲宗）的全真道掌教。元翰林學士王鶚撰《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稱：

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陽真人爲祖師。……（王重陽）得高第四人，曰丹陽、曰長真、曰長生、曰長春。四人者，俱能整玄綱、弘聖教，使運數起而道德新，肆矣哉！至於禮聘兩國，聲馳四方，生能無欲，歿能不壞，惟長春師爲然。（長春）師救物以仁，度人以慈，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故遊其門者率聰明特達之士。然傳法嗣教，止於尹清和（志平）、李真常（志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慕真風，徧趨法席，濰陽化度，沙漠侍行，爲長春門弟子之冠。其踵師掌教，謙抑不居，竟脫煩勞，優遊以壽終。若夫以清靜養真，以仁恕接物，華實相副，文質兼全，名重望崇，使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則吾真常公有之矣。<sup>②</sup>

也就是說，早期全真道之真正贏得世人心、獲得大發展，以致出現“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的局面，是在李志常執掌教門的時期。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蓋與李志常的品行爲人、處事能力有關，詳如下。

李志常字浩然，開州觀城人，生於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正月，二歲喪父，六歲喪母，不喜文飭，雅好恬澹。十九歲時，伯父將爲其議婚，志常聞之歎曰：“本期學道，未涉津涯，若愛欲纏縛，則古

① 《長春道教源流》卷四《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② 《甘水仙源錄》卷三《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

人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矣。”於是負書曳杖，作雲水之遊，初隱東萊之牢山，復徙天柱山之仙人宮。仙人宮主李仙見其儀表魁偉、談吐不凡，告之曰：“君玄門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師（王重陽）所至，異人並出，今獨長春（丘處機）在焉，宜往從之。他時成就，未可量也。”李志常翌日辭行，至即墨之東山，適逢“貞祐喪亂”，土寇蜂起，於是發生了以下感人的一幕：

山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民衆）避其中。衆以（志常）公後，拒而不納。俄，（志常）爲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入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爲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

金宣宗興定二年（1218）六月，李志常聽說丘處機居於萊州，遂促裝往拜席下，並得“一見器許，待之異常”。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丘處機應成吉思汗詔請西行，當時的益都（今山東青州）副帥張林自金歸宋，叛服靡常，李志常懼其有阻滯之舉，乃往說之曰：“長春師，天人也，今三使徵聘，毅然北行，捨近道而即遠途，救世之心於斯可見。相君能爲推轂，則非惟一方受賜，實四海生靈無涯之福也。”張林聽後，高興地答應在所轄境內派人爲丘處機護衛送行。在西行途中，丘處機等人曾過阿不罕山，該山距漢地幾萬里，山中有漢人幾千戶，皆出門遠迎並請求立觀；爲輕騎以進，並滿足當地漢人的需求，丘處機命宋道安等九人留下擇地建觀，又指著李志常對衆人說：“此子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爲汝等留此，其善待之。”並賜李志常“真常子”號，額其觀名曰“棲霞”。待丘處機等人繼續西進後，李志常與宋道安等人率衆在此地迅速建成了棲霞觀，又建

立了“長春會”、“玉華會”兩箇全真道組織。後來，丘處機東還燕京時曾憩於該觀，某日齋客雲集，丘處機以一弓弦默授李志常，李志常則默受而佩之，有識者以爲“阿不罕之留，弓弦之授”乃“有付屬之意”。丘處機返回燕京之後，“凡教門公事必與(李志常)聞之”。尹志平嗣教後，又“以公(李志常)爲都道錄兼領長春宮事”。蒙古太宗元年(1229)，窩闊台詔通經之士教太子，李志常進《易》、《詩》、《書》、《道德》、《孝經》等並具陳大義，深得皇帝嘉賞。次年冬，有人狀告全真道處順堂所繪《老子八十一化圖》不實，作爲掌教的尹志平被捕入獄，衆皆駭散，惟李志常請求代之入獄曰：“清和(尹志平)，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後爭訟息，李志常又得承詔“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並“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爲蒙古統治者之接受漢文化做出了貢獻。此後，全真道與蒙古朝廷之間的往來多由李志常出面處理。太宗十年(1238)春正月，尹志平召集四方耆舊，當衆懇請李志常嗣教，李志常“度不能辭，乃受之”。同年三月，朝廷又加封李志常“玄門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號。之後，李志常多赴各地建齋設醮、修復宮觀，至憲宗六年(1256)六月，忽對左右說：“昨夜境界異常，吾自知卦數已盡，歸其時矣。主管教門，向已奏聞，令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交付弟子張志敬而逝，享年六十四歲。留有著述《又玄集》二十卷、《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得詔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

除了趙道堅、尹志平、李志常三位外，其他隨同丘處機西行的弟子也非常出色。如前述在西行途中留居阿不罕山修建棲霞觀，並在丘處機仙逝後短暫“提舉教門事”的宋道安，曾頗得丘處機賞

識，後人評論曰：“宋道安建棲霞觀於阿不罕山，此為長春道教化行蒙古之始。”<sup>①</sup>此外，隨同丘處機西行的弟子宋德方也對全真道的發展做出過很大貢獻。宋德方字廣道，號披雲子，萊州掖城人，先師劉長生、王玉陽，後師丘長春於棲霞，有“三燈傳一燈，一燈續三燈”<sup>②</sup>之譽。曾與丘長春談及道經泯滅、宜為恢復之事，長春曰：“茲事體甚大，我則不暇兼，冥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爾當任之。”長春羽化後，宋德方曾得掌教尹志平令“提點教門”，又與門下弟子秦志安等謀為編纂《道藏》、鋟木流佈之計，“補完亡缺，搜羅遺逸，而海內數萬里皆經親歷之地”，且“猶假餘力，即萊州神山開九陽洞，及建立宮觀，自燕至秦晉凡四十餘區”<sup>③</sup>；不僅如此，其玄裔祁志誠、苗道一、完顏德明也屬出類拔萃者，曾在元代擔任過全真掌教。又如孟志源（號重玄子），既得法於丘長春，亦嘗問道於王玉陽、郝太古，不僅曾幫助尹志平處理教務，相繼擔任“知長春宮事”、“宮門提舉”、“宮門提點”、“權教門事”等職，而且在李志常仙逝後曾以“玄門大老”之故，輔佐新任掌教張志敬<sup>④</sup>。再如夏志誠（號清貧道人）、張志素（號谷神子）、綦志遠（號白雲子）、于志可（號沖虛子）四人，夏氏在丘處機生前即相繼主領玉虛觀、白雲觀事，在尹志平掌教時又得“提點長春宮事”<sup>⑤</sup>，張氏在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間曾“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路道教事”<sup>⑥</sup>，綦氏在李志常掌教期間曾

① 《長春道教源流》卷四《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② 《玄通弘教披雲真人道行之碑》，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753頁。

③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披雲真人》。

④ 《甘水仙源錄》卷六《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

⑤ 《甘水仙源錄》卷五《無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

⑥ 《甘水仙源錄》卷四《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同洞真于君(善慶)住持終南山重陽宮,提點陝右教事”<sup>①</sup>,于氏之可稱者則有三:一爲在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間提點長春宮事六年却“一納一袍之外無長物”,二爲“從在道門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脇不沾席”,三爲臨化之時,門人間及喪葬安措事而拒之曰:“無所不可,又何足問?”<sup>②</sup>至於另外八位隨行弟子,也多有史書或碑銘記錄其事<sup>③</sup>,茲不贅述。

除了隨同西行的十八弟子外,丘處機的其他門徒也多有可以圈點之處,如呂道安與畢知常,曾在金廷抑制全真道的環境中相繼主持終南祖庭(靈虛觀)事務,“買額爲觀在陝右者數十區”<sup>④</sup>,“不數歲度門人踰百衆”<sup>⑤</sup>。又如李志柔與趙志淵,前者曾恪守丘處機之訓,“始建長春(觀)於漳川,奉天(觀)、棲真(觀)於大名”,且“如磁州之神霄(觀),相州之清虛(觀),林慮之天平(觀),廣宗之大同(觀),燕都之洞真(觀),皆以次而舉”,又在李志常掌教時任“大名、邢洛兩路教門提點”,“往來秦、魏、趙間以辦其事,不十載,雄樓

①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白雲真人》。

② 《甘水仙源錄》卷五《沖虛大師于公墓碣銘》。

③ 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位弟子之姓名,見錄於元李志常編《長春真人西遊記》。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四《邱長春弟子紀略上》收錄有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夏志誠、宋德方、于志可、張志素、鞠志圓、李志常、孟志源、綦志遠、潘德沖等十二人的傳紀,並謂此乃據元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等而來,“餘六人(孫志堅、鄭志修、王志明、張志遠、何志清、楊志靜)俱不能詳”。今人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所收《重修玉蓮洞碑》、《樂安會記》、《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天詔加封祖真之碑》等碑銘則記有孫志堅、鄭志修、王志明、張志遠、何志清、楊志靜等人零星事跡。

④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呂道安》。

⑤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畢知常》。

傑觀集然一新”<sup>①</sup>；後者則先主持洛州神霄萬壽宮，且在大名、磁州、相州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後又修復驪山華清宮、終南遇仙觀“以輔翼祖庭之勝跡”<sup>②</sup>。再如馮志亨與史志經，前者曾“承詔教授（蒙古）胄子十有八人”，令其“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sup>③</sup>，後者則編有《華山志》、《老子八十一化圖》及《玄風慶會圖說文》等道教圖書<sup>④</sup>。另如于善慶與王志謹，初曾分別以馬丹陽、郝太古為師，後來其法孫王志坦、孫德彧、孫履道等亦先後得執掌全真道教門（詳下）；而王志坦後來又曾禮丘處機為師，是未隨丘處機西行的弟子中惟一得執掌全真道教門的人物，如元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載：

全真之教，始於少陽君，興於重陽子，大盛於長春公。長春傳之清和（尹志平），清和傳之真常（李志常），真常傳之誠明（張志敬），誠明傳之淳和（王志坦）。淳和以大元數之，實為宗門五代祖，諱志坦，字公平，出於相州湯陰王氏。……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師北京盧尊師，（盧）師乃丹陽馬公之法孫、洞清于公（善慶）之高弟也。……癸未（1223）秋，謁大宗師長春真人於宣德；（長春）一見器之，傳付秘訣。……戊子（1228），聞清和宗師駐燕，知道統所在，參禮焉。師愛其力行，大加獎拔。……甲辰（1244）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屢以書見招，來拜為大度師。……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為教門都提點。燕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七《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

② 《甘水仙源錄》卷八《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

③ 《甘水仙源錄》卷六《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④ 史志經編《華山志》及《老子八十一化圖》今已散佚，而《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元大德九年重刊本）則仍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



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蓋以輔翼玄教爲己任，雖九死不悔也。……真常猷世，誠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三年（1266）冬，誠明復以提點事懇公。七年（1270），誠明上仙，今皇帝詔公襲位，仍加真人號。以九年（1272）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得年七十有三。<sup>①</sup>

由上可知，王志坦乃是得到多位全真道掌教賞識的人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曾“以輔翼玄教爲己任”，往來於燕京與蒙古國首都和林間十七次，且“留居闕庭者六年”。考全真道之教史，可知其在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間已形成了定期朝覲蒙古汗廷的制度<sup>②</sup>，而王志坦之十七次往來燕京與和林間，多是陪同李志常覲見，其“留居闕庭者六年”，實爲常駐京城擔任教門與帝庭間的聯絡人<sup>③</sup>。如果我們知道在元世祖至元十七、十八年（1280～1281）佛道辯難、道經遭焚之前，佛道雙方早於元憲宗五年（1255）已就《老子八十一化圖》等展開過辯論，且全真方面（當時掌教分別爲李志常、張志敬）最終於憲宗七年（1257）慘遭削髮之辱<sup>④</sup>，而其間（至元初期）全真道一度暫得安寧喘息、“皇帝詔公（王志坦）襲位（掌教）”，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七《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② 詳請參閱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355～357頁。

③ 如《甘水仙源錄》卷七《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載：“（甲辰，1244年）夏五月，（王志坦）從真常（李志常）北上，參受三洞秘籙，以祈禳訶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可爲者，假符水或以袂拂之，罔不立驗，咸畏服其神。皇太后（乃馬真后）欽挹真風，寵賚以禮。”又載其曾多次面見帝王，上陳養生之道或主持齋醮之儀。

④ 詳請參閱釋詳邁：《至元辯僞錄》，見《乾隆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第146冊。

則可知王志坦在帝庭中的斡旋之力。

由於早期全真道重視對教團活動、人物事跡進行記錄，故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得知當時全真高道們的師承關係及其貢獻，同時可以從中看出：早期全真道的傳承似尚無嚴格的門派之分，諸弟子可以在不同的師父間參謁受教。不過，到了“全真七子”的再傳弟子以後，由於缺乏記載，這種“清晰”的狀況却逐漸變得模糊了。清陳教友著《長春道教源流》闢有《邱長春弟子紀略》、《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略》及《邱長春後全真法嗣紀略》諸章，述“邱長春弟子”48人及“再傳以下弟子”37人事跡甚詳，並附有“馬劉王郝弟子”及“馬劉再傳以下弟子”36人事跡，但入清以後却不再能考辨諸真之師承，而祇能統稱之為“全真法嗣”。因《長春道教源流》遺漏頗多，故今人樊光春又曾據多種道書、碑銘等進行檢索，統計出丘處機再傳弟子有119人、三傳弟子有51人，茲錄其名單如下：

高道寬(師李志源、于善慶)—李道謙(師于善慶)—孫德或(師李道謙)—王德頤(師李道謙)—司德馨(師李道謙)—李德裕(師李道謙)—駱志通(師于善慶)—馮道真(師于善慶)—符道清(師于善慶)—楊志明(師符道清)—董道常(師符道清)—宋道成(師李冲虚)—劉志淵(師尹志平)—劉志希(師劉志淵)—王志謹(師劉志淵)—常志堅(師劉志淵)—韓志玉(師劉志淵)—馬志希(師于善慶、尹志平)—柳志春(師薛知微、尹志平)—張志文(師尹志平)—仇志隆(師尹志平)—陳德定(師仇志隆)—趙守希(師李子元、尹志平)—杜志元(師尹志平)—王志謙(師盧某、于善慶、尹志平)—馬志弘(師訾互初)—趙志廣(師訾互初)—馬志玄(師喬潛道)—李志遠(師楊明真)—王志安(師李志遠)—祁志誠(師宋德方)—邱洞真(師祁志誠)—苗

道一(師祁志誠)—秦志安(師宋德方)—李志實(師秦志安)—何志淵(師宋德方)—劉志真(師宋德方)—謝志堅(師劉志真)—梁志端(師劉志真)—王志中(師張道紀)—柳志昇(師王道謹)—呂志通(師長春門人黨某)—賀志真(師呂志通、綦志遠)—徐志清(師呂志通)—常志遠(師呂志通)—高志隱(師呂志通)—王志詮(師呂志通)—姚道常(師賀志真)—朱道寶(師賀志真)—劉道源(師賀志真)—卑守真(師賀志真,女冠)—王守真(師賀志真,女冠)—申志信(師綦志遠)—蘇志和(師綦志遠)—張敏之(師李志常)—王粹(師李志常)—張志敬(師李志常)—李志通(師張志靜)—楊志素(師張志靜)—蘇道常(師張志靜)—樊志應(師李志常)—何志安(師李志常)—蕭志沖(師何志安)—何志信(師何志安)—樊志通(師何志安)—王道昌(師何志安)—宋道和(師何志安)—黃先生(師何志安)—尹志隆(師李志常)—韓志廣(師李志常)—吳志堅(師李志常)—王志謹(師吳志堅)—申志貞(師王超然、李志常)—魯志興(師申志貞)—何巨川(師李志常)—梁慧真(師李志常,女冠)—陳慧端(師李志常)—呂志忠(師孫志堅)—何志邈(師何志堅)—劉清淵(師潘德沖)—張志洞(師房志起)—孟志玄(師房志起)—趙志樸(師房志起)—韓志元(師李志柔)—張志樸(師李志柔)—石志堅(師李志柔)—張志進(師石志堅)—陳志希(師石志堅)—董道弘(師石志堅)—李守寬(師李志柔)—郭守沖(師李志柔)—李志堅(師李志柔)—李志真(師李志柔)—成志遠(師李志柔)—姬志真(師王志謹)—徐志根(師王志謹)—孫履道(師徐志根)—張志信(師王志謹)—賈志福(師王志謹)—王道深(師賈志福)—陶志頤(師王志謹)—儒志久(師王志謹)—

任公(師王志謹)—李志勤(師王志謹)—溫志清(師王志謹)—張志格(師王志謹)—張志信(師王志謹)—崔志隱(師王志謹)—管志道(師王志謹)—董道亨(師王志謹)—李志希(師王志謹)—鄧志迴(師王志謹)—卜志平(師王志謹)—楊志友(師王志謹)—宋志瑩(師王志謹)—王志端(師宋志瑩)—程志保(師王志謹)—劉志訓(師程志保)—劉之至(師王志謹)—李守正(師王志謹,女冠)—張惠全(師李守正)—周妙元(師王志謹,女冠)—韓妙溫(師王志謹,女冠)—楊志谷(師王志謹)—褚志通(師劉道寧)—石德璫(師劉道寧)—武志進(師劉道寧)—李志實(師武志進)—褚寂然(師史志經)—劉志新(師史志經)—杜守和(師幹勒守堅)—張道信(師幹勒守堅)—楊貴童(師幹勒守堅)—何春童(師幹勒守堅)—趙琴童(師幹勒守堅)—何興童(師幹勒守堅)—馮淨常(師幹勒守堅)—趙淨寧(師幹勒守堅)—任惠德(師奧敦弘道)—馮志清(師張志謹)—梁志通(師馮志清)—何志源(師張志謹)—王志堅(師張志謹)—陳志寂(師張志謹)—張志靜(師趙志淵)—趙志古(師趙志淵)—王志希(師趙志淵)—孫志久(師楊志謹)—王志覺(師王志寶)—張道端(師王志覺)—趙道喜(師王志覺)—劉志堅(師王志寶)—霍志真(師李志方)—尹志和(師李志方)—涂志堅(師李志方)—劉志覺(師張真一)—杜志清(師張真一)—趙志源(師張真一)—劉志尚(師高志條)—黨志謹(師高志條)—單懷道(師單志靜)—冷德明(師劉志敏)—房志起(師劉志敏)—寧志平(師范志敦)—王志元(師寧志平)—王志端(師范志敦)—郭守微(師張志安)。

應該說,這份名單並不是完全的統計,但却是迄今對丘處機再

傳、三傳弟子情況較為全面的整理。檢索者並由此得出結論說：全真道的傳播地域已呈現出向江南擴展的趨勢，同時，其發展似呈現出一代不如一代的事實，這從一箇側面反映出全真道由金元之交時的鼎盛到元代後期逐步衰退的情形。<sup>①</sup>事實上，經過元世祖時期的“至元辯僞”後，全真道確實遭受了很大的打擊，發展勢頭大不如前；而王志坦之後的全真道掌教人物，也皆為“全真七子”的再傳或三傳弟子，其處事能力與喫苦精神似也不如“創業”時期的前輩們。在這種背景下，榮耀漸消的全真道之史實缺乏記載，其授受關係顯得“模糊”當屬情理中事。

據陳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附《全真教歷任掌教表》，王志坦之後的全真掌教人物依次為：祁志誠、張志仙、苗道一（首次掌教）、孫德彧、藍道元、孫履道、苗道一（再次掌教）、完顏德明。近期，學者程越又據袁桷《清容居士集》所收詔書及現存山東文登縣的《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碑》等，發現在苗道一與孫德彧之間曾有常志清擔任過兩年（1312～1313）全真掌教，並認為苗道一及其後面的全真領袖多捲入元室的皇位爭奪，以致後來全真掌教的任期與元帝的在位年代密切相關，如：苗道一首次掌教在公元1308～1311年間，而元武宗的在位年代亦為公元1308～1311年；常志清及孫德彧的掌教時間分別在公元1312～1313及1313～1320，而元仁宗的在位年代則為公元1312～1320年；藍道元的掌教時間在公元1321～1323年，而元英宗的在位年代為公元1320～1323年；孫履道的掌教時間在公元1324～1328年，而泰定帝的在

---

① 樊光春：《全真道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53～473頁。

位年代爲公元 1323 ~ 1328 年；苗道一再次掌教的時間在公元 1329 ~ 1335 年，而元文宗的在位年代爲公元 1329 ~ 1332 年；苗道一弟子完顏德明於元 1335 年掌教並卒於 1362 年，而元順帝的在位年代則爲公元 1333 ~ 1370 年。<sup>①</sup> 這種與皇室關係過於緊密的現象，大概也是全真道在元朝覆滅之後，久未見顯於中國社會的原因之一。

王志坦之後，全真道的掌教人物並非純屬丘處機的法裔，而是還有馬鈺、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等人的玄脈。如王志坦本人，早曾師馬丹陽法孫、于善慶弟子盧某，後纔師丘處機於宣德<sup>②</sup>；而于善慶的另一高弟李道謙，則是元仁宗時期掌教孫德彧的師父<sup>③</sup>。又如繼王志坦而掌教的祁志誠，其師宋德方早曾師劉長生、王玉陽，後纔師丘處機於棲霞<sup>④</sup>，而祁志誠弟子苗道一及法孫完顏德明，也曾在後來執掌全真道。再如泰定帝時期掌教的孫履道，其師徐志根乃是王志謹的弟子<sup>⑤</sup>，而王志謹則曾先師郝大通於寧海，後纔“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sup>⑥</sup>。這種現象，實際上並不如某些學者所言，是執掌全真道的權力轉移到了“丘氏一派”或“丘長春一系”之外，而是恰恰說明了金元全真道的傳承尚無嚴格的門派之分，諸弟子可以在不同的師父間參謁受教，也說明了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頗具凝聚力和合作性。因爲無論是于善慶，還是宋德方或王志謹等人，雖曾有過拜師馬丹陽、劉長生、王玉陽與郝太古諸人的經歷，但却又皆

① 程越：《金元全真道後弘期掌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 年 04 期，第 37 ~ 45 頁。

② 《甘水仙源錄》卷七《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③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志銘》，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 787 頁。

④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披雲真人》。

⑤ 《徐真人道行碑》，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第 712 ~ 713 頁。

⑥ 《甘水仙源錄》卷四《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

無一例外地在後來投入了丘處機的門下，實屬前面所謂“三燈傳一燈，一燈續三燈”之事；若以其最終的“選擇”來判斷，則這些人無疑可算是丘處機的嫡傳門徒。也正由於此，清代陳教友在編著《長春道教源流》時，並沒有將于善慶、宋德方、王志謹以及王志坦、祁志誠、苗道一、孫德彧、孫履道、完顏德明諸人歸入“馬劉王郝弟子”或“馬劉再傳以下弟子”之類，而是將其納入了“邱長春弟子”及“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之列。

然而，這種門派模糊的現象在後來却發生了變化。大約在明初，道教中出現了奉“全真七子”為祖師的全真支派，如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言：

今世全真教，大抵長春法嗣為多，所謂龍門派也。然詢之道教中人，云嗣馬丹陽者為遇山派，嗣譚長真者為南無派，嗣劉長生者為隨山派，嗣王玉陽者為崑崙派，嗣郝廣寧者為華山派，嗣孫清靜者為清靜派。考長春及諸真門人，無有以派名者。諸派之興，其起於明代歟？<sup>①</sup>

關於這七支全真宗派，清末民初北京白雲觀等道教宮觀為“防奸杜假”而用以考問十方掛單道士的《諸真宗派總簿》<sup>②</sup>曾有收錄，

① 《長春道教源流》卷七《邱長春後全真法嗣紀略》。

② 目前可見的北京白雲觀之《諸真宗派總簿》，收錄於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題“民國丙寅年（1926）迎賓梁至祥抄”。據王卡先生考證，除了北京白雲觀之《諸真宗派總簿》外，偽滿洲國時期的另一位日本學者五十嵐賢隆為奉天（瀋陽）太清宮所編《道教叢林太清宮志》中收錄的於“咸豐十一年（1861）重謄”的《宗派別》，以及奉天通志館館長白永貞為本溪鐵刹山所編《鐵刹山志》中收錄的《道教宗派》，皆以同一箇更早的抄本作為底本，並皆有所添注；其中，以《鐵刹山志》中收錄的《道教宗派》為善本。詳請參閱王卡：《諸真宗派源流校讀記》，見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上冊，第49～75頁。

並記錄有諸派之“字譜”，其中龍門派的字譜爲：

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天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

至理宗誠信，崇高嗣法興，世景榮惟懋，希微衍自寧。

住修正仁義，超昇雲會登，大妙中黃貴，聖體全用功。

虛空乾坤秀，金木姓相逢，山海龍虎交，蓮開現寶新。

行滿丹書詔，月盈祥光生，萬古續仙號，三界都是親。<sup>①</sup>

上述龍門派的字譜，又被稱爲“龍門百字譜”或“龍門百字詩”，在清代及民國時期的不少全真道典籍中皆有收錄，惟箇別字詞有所差異，例如：“真常守天清”、“合教永圓明”句，清《長春道教源流》所錄爲“真常守太清”、“合教永貞明”；“住修正仁義”、“金木姓相逢”句，民國《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所錄爲“未修正仁義”、“金木性相逢”。箇別字詞之差異，蓋爲傳抄過程中的訛誤。若從歷史上存在過的各地龍門派道士的派名等來看，則“真常守太清”、“合教永圓明”、“住修正仁義”、“金木性相逢”諸句當爲正確文字。又據清代閔一得編《金蓋心燈》稱，龍門派譜本來祇有二十字，即“道德通元（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乃是丘處機爲“傳心印、付衣鉢”而贈予趙道堅的“四句偈”；而《金蓋心燈》注者鮑廷博則引《逸林·全真錄》以爲，這二十字乃是元世祖欽賜，由此而開啓了龍門派。<sup>②</sup> 民國《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又以爲：“元世祖皇帝御賜龍門派字譜二十字，有清復奉勅賜八十字，續滿一百字。”<sup>③</sup>不過，丘處機爲“傳心印”而贈趙道堅“四句

① 《諸真宗派總簿》，見[日]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卷三，《藏外道書》本。

② 《金蓋心燈》卷一《龍門正宗·趙虛靜律師傳》。

③ 《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藏外道書》本。



偈”乃至元世祖賜字開派之說，在學術界中却頗受懷疑，因為趙道堅早在蒙古太祖十六年（1221）就已仙逝於西行途中，而從丘處機再傳乃至三傳弟子的道名中也看不出所謂“四句偈”的存在。甚至，清代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還否定了龍門派的形成與丘處機及其隱居的“隴州龍門”之關係，如他曾引清劉獻廷《廣陽雜記》言：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華嶽。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陳教友還進一步考證道：

今考王、刁，係宋初仙人，華山、龍門俱有王刁洞。孫宗武之言，聞之白雲觀王清正，清正聞之華山馬真一，自當有據。長春曾主華山講席，靳貞常當即長春弟子。所以稱龍門者，貞常弟子姜善信承世祖寵遇，建龍門建極宮，其後徒衆日盛，創此法派，故云龍門也。世或謂長春曾居隴州之龍門，故號龍門派，恐非。

這裏提到的靳貞常與姜善信師徒，乃是全真道士。《長春道教源流》中有姜善信的傳略，全文如下：

姜善信，河東趙城人，資秉恬默，年十九師事蓮峰真人靳貞常道元，隱居華山王刁洞。後承師命修習龍門山，訪王、刁故跡，煉情見性，神於幻化，知來如響。屬陝右兵亂，士大夫避地者皆依之。嘗營建（龍門）大禹廟、平陽堯廟、鼓堆孚聖廟神宇百餘所，一時化身皆能遍歷，名動京師。世祖南下，駐師驛

亭，召問行師事，（姜善信）特陳仁義之舉。其後三見聘，奏對多所裨益，（世祖）賜號“靜應真人”。會龍門禹祀因兵而毀，善信募建之，陞辭日勅賜曰“建極宮”，命大司農姚樞書額，以示歸榮。復給田四十餘頃，命五弟子皆為建極宮提點。遠近亦稱“天師”，年七十八羽化，其夜有青虹貫斗，後葬龍門山左麓。

此外，陳教友又據《河津縣志》、《陝西通志》及《華山古跡考》諸書，考“王刁”乃宋真宗時的王遙、刁自然兩位“仙人”，而“王刁洞”則有陝西華山與山西龍門山（在山西河津縣與陝西韓城縣之間，隔黃河與禹門口相望）兩處；並據元代王惲《玉堂嘉話》及《秋澗集》等，考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及至元十一年（1274）曾有《召靜應姜真人詔》與《祭靜應姜真人文》<sup>①</sup>。也就是說，靳貞常（道元）與姜善信居王刁洞而開“龍門派”之說並非空穴來風，而前述《金蓋心燈》鮑廷博注謂“龍門二十字譜”乃元世祖欽賜也並非毫無根據。祇不過，具體的情況究竟怎樣，如姜善信所居“王刁洞”是在華山還是龍門山？擔任龍門“建極宮提點”的姜氏“五弟子”是什麼人？我們現在已很難確知了。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姜善信的名字與龍門派字譜並不符合，且他所傳弟子的詳情也不得而知，故“龍門派”極有可能是流散到各處的姜善信的弟子一傳再傳而形成的，並在後來纔將源頭“追溯”至姜善信和丘處機；因此，陳教友關於龍門派及

---

① 以上見《長春道教源流》卷六。又，考《元史·世祖本紀》，確有“辛卯（1291），修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之記載。明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七《龍門建極宮碑》亦言：“為神禹作建極宮，而功就於羽流，命出於朔主。”而《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九《仙釋》則記姜善信所得封號為“靖應真人”，並言其修禹廟在元順帝時，但同時又有“按語”懷疑此事說：“《龍門御製碑記》並不言順帝時事，且善信年止七十有八，中統至順帝幾七十年，疑至正時修廟者係他人。”

其他“七真”諸派可能興起於明代的猜測是比較接近史實的。<sup>①</sup>不過，該說以爲姜善信的名字與龍門派字譜不相符合，實際上並不完全合理，因爲道教徒的名字經常有俗、道之分，如姜善信的師父靳貞常又名“道元”，而姜善信也可能另有道名未見記載。

雖然關於以“字譜”爲依託的“龍門派”之形成時間和過程，我們今天已很難確切知曉，教內及學界的看法也難以統一，但這箇宗派的存在和流行却是事實，如當今中國各地的全真道士多依上述“字譜”取名，即證明了這點。在此需要說明的是，這箇宗派的出現很可能不是某一箇人有意爲之，也應該不是某箇單純的小群體（子系統）促成和發展之。例如，近期有學者一方面以爲上述字譜“實際上是龍門律宗的譜系”<sup>②</sup>，另一方面却又據碑石等資料發現：早在元代，陝西華山一帶曾有靳貞常與姜善信（屬“王刁”龍門系統）、賀志真（相傳爲“華山派”開山祖師）及其門徒、張德純與陳通微（屬龍門“律宗”系統）等三支丘處機法裔的活動；至明代前期，終南山一帶也已有了“龍門律宗”系統以外的傳承上述“字譜”的龍門派道士活動。<sup>③</sup>這種現象，與歷史上道教形成過程之“多源匯合”的特點頗相類似，也與早期全真道內部尚無明晰的門派觀念有關係。筆者以爲：前述元世祖“欽賜”二十字詩未必不是事實，或者該詩也可能是全真道徒爲進獻帝王而作？但無論是誰的作品，這首詩在當時恐怕並非是爲了創立“龍門派”而寫，大約到了元末或明初，此

① 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4～5頁。

② 樊光春：《全真道傳承關係研究芻議》，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5～28頁。

③ 樊光春：《全真道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53～473頁。

詩的文句纔被丘處機的法裔們用來作為本門宗派的“字譜”，並依託之而逐漸凝聚成了所謂“龍門派”。之所以說“逐漸”，是因為用此詩來作為龍門派“字譜”的道徒應非一時一地之士，更非同一傳承系統的小群體，而可能是不同時間、不同地方的不同道士都曾依之來傳續本系法脈；這種“不同”，也是上述三支在華山活動的丘處機法裔（靳貞常與姜善信、賀志真及其門徒、張德純與陳通微），以及在終南山活動的全真道士之“字譜”在傳承時間上有頗大差距之故<sup>①</sup>。

“龍門派”內部之有不同的系統，可以從其早期的流佈情況及所謂“龍門十三房”的傳說中看出，也可以從後來《諸真宗派總簿》等道門宗譜收錄有諸多屬於“龍門”或“邱祖”系統的“分支”、“岔派”中看出。除了上述元明時期陝西華山—終南山地區的諸支丘處機法裔（龍門派道士）外，陝西龍門洞、武當山太子坡及北京白雲觀等地還流傳所謂“龍門十三房”的說法，聲稱丘處機門下法脈分為十三支，如龍門洞道院編輯的《龍門文史資料彙編》曾將“十三房”的首代宗師、傳播地區整理如下：大房趙真人，號松花，常住百池宮（蓮花臺）；二房何真人，號雲發，常住龍門洞（隴州）；三房陶真人，號雲芳，常住景福山（隴州）；四房古真人，號雲起，常住礮溪宮（寶鷄）；五房王真人，號瑤山，常住太子坡（湖北武當山）；六房譚真人，號定海，常住長春宮（湖北武昌）；七房梭真人，號重義，常住玄

---

① 如樊光春《全真道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一文提及，明景泰三年（1452）西安府戶縣立《重修東嶽廟記》碑載宣德元年（1426）有北京隆陽宮來全真道士榮常存（屬龍門派第七代），其時早於陝西佳縣白雲觀龍門派第六至八代，更早於“龍門律宗”第七代王常月約一百二十年。詳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70～471頁。

妙觀(河南南陽);八房談真人,號紫皇,常住青羊宮(四川成都);九房探真人,號爐玄,常住太子坡(寧夏石嘴山);十房孫真人,號玉前,常住雲霧山(河北);十一房何真人,號起雲,常住正陽宮(地址不詳);十二房馮真人,號宣華,常住樓觀臺(周至);十三房張真人,號明月,常住觀音寺(湖北)。<sup>①</sup> 此外,後來成為全真道“祖庭”的北京白雲觀也並非屬於單一系統,如在清初王常月於白雲觀“中興”龍門“律宗”之前後,該觀及北京地區曾有“王刁”一系的龍門派道士活動<sup>②</sup>,而清末民初《諸真宗派總簿》所錄諸多屬於“龍門”或“邱祖”系統的“分支”、“岔派”乃至其他近百支道教宗派的字譜,實際上也皆是前來白雲觀掛單的十方道士所留。《諸真宗派總簿》所錄“龍門”或“邱祖”系統的“分支”、“岔派”,有“金山派”、“金輝派”、“閻祖派”、“嶗山派”、“龍門華山派”、“丘祖又派”及“霍山派”等,如《總簿》言:“金山派”乃是從上述“龍門百字譜”之“玄”字分出的“丘祖岔派”,其開山祖師“姓孫名玄靜,字元玉,號金山,係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嶗山人,明嘉靖勅封‘護國天師’”,留傳的派譜為:

玄至一無上,天元妙理生,體性浮空坐,自然是全真。常懷清靜意,合目得金丹,道高扶社稷,留名萬古傳。宏揚開大

① 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第201~202頁。

② 如上述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在考證“龍門派”起源於“王刁洞”時,謂劉獻廷《廣陽雜記》所引孫宗武之言乃“聞之白雲觀王清正”,而王清正則“聞之華山馬真一”。關於馬真一,清李榕《華嶽志·人物》曾有記載,雍正《畿輔通志·仙釋》亦謂:“馬真一,河南人,一百八十餘歲。昔在華山學道,崇禎初入廣寧,居北鎮廟,採麻菇、拾野菜為食。尋居山海,所談休咎皆應,談諧之中每或讖兆。後不知所之。”而今人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更認為,北京白雲觀的龍門派法脈之首傳,乃始自華山馬真一法裔王清正。

化，正法度賢宗，溫良恭儉讓，寬仁慈善容。潛心存本位，密念守規中，勤修延壽命，內息潤黃庭。安義黍珠成，凝照慧光靈，沖舉雲霄外，永與太虛同。<sup>①</sup>

而“金輝派”則是從“龍門百字譜”之“本”字分出來的支系，開山祖師為齊本守，字金輝，留傳的派譜為：

本合教中理，智時悟我機，遠近從和起，陽子結金輝。超元守靜致，同法會真人，詮義功斯尚，觀文象迺純。<sup>②</sup>

“閻祖派”、“嶗山派”同是從“龍門百字譜”之“復”字分出來的“丘祖岔派”，分別活動於茅山與嶗山，派譜依次為：

復本合教永，圓明寄象先，修成龍緒業，歷代嗣宗傳。

復駕雲龍去，至教延七真，中元通玄理，福澤自德春。<sup>③</sup>

“龍門華山派”與“丘祖又派”兩派，據稱是丘處機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東南十里五峰山”留傳下來的，“龍門華山派”的派譜為：“通玄全真沖和德，正本恆成位尚仙，仁能貞心傳義紀，世見生前浩太元。子陽遍轉歸至道，盈宿守靜保丹田，情高悟開復天理，自然長顏如松年。”“丘祖又派”的派譜則為：“道守悟玄微，清靜本希夷，無為自然妙，又繼龍門裔。真常德正止，重開鳳唱奇，功成超紫府，丹詔赴

① 見[日]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卷三。又，王卡《諸真宗派源流校讀記》附《諸真宗派源流》又稱孫玄清“字元玉”，所留“金山派”字譜僅為前四十字，同治六年（1867）北京白雲觀道士彭自明又續添後六十字。

② 見[日]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卷三。又，王卡《諸真宗派源流校讀記》附《諸真宗派源流》又稱齊本守號逍遙子，曾於嘉慶年間得勅封“普濟道化真君”，並據白雲觀舊本在上述字譜後補“修丹立鼎爐，造化乾坤祖，運動五行相，山嶽震萬古。崑崙玉光明，九曲赴蓬萊，琳琅振一方，逍遙步天臺”四十字。

③ 見[日]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卷三。

瑶池。”至於“霍山派”，則是從“龍門百字譜”之“宗”字分出來的支系，開山祖師為張宗璿，字耕雲，號雲樵，係山東登州府福山縣人，曾於光緒甲申（1884）秋“重赴白雲觀傳法”，門下弟子“因徒衆人繁，叩請願遵‘宗’字為第一代號”，遂成此支派，留傳的派譜為：

宗誠信崇緒，修善法德超，璿律傳千士，智慧貫天高。耕興龍門教，靜參玄中妙，雲度衆生戒，萬載遵師道。<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作為“龍門派”之發源地的陝西，以及後來曾為全真道“祖庭”的北京白雲觀之外，明清時期中國的很多地方都有“龍門派”法裔的活動，且曾衍化為不同名稱的“龍門”支派，某些“龍門”支派的字譜也並未見載於《諸真宗派總簿》或《諸真宗派源流》。例如，上述從“龍門百字譜”之“復”字分出來的“閻祖派”，即活動於上清派（茅山宗）的“祖庭”茅山，其開山祖師閻希言本為龍門派“復”字輩道士，於明世宗嘉靖年間從陝西終南山來到茅山修復乾元觀並收得舒本住、江本實等為徒，而舒本住、江本實又傳有王合心、李合坤諸弟子<sup>②</sup>；後來，“龍門律宗”第七代宗師沈常敬、律師王常月也曾率弟子來茅山掛單，其法裔笏蟾光還編成《茅山志》十四卷，令茅山的龍門派更加興盛<sup>③</sup>。據曾任“中國道教協會”

① 見[日]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卷三。又，王卡《諸真宗派源流校讀記》附《諸真宗派源流》所錄“丘（邱）祖又派”有二，除以上所引，還有另一“邱祖又派”的字譜為：“道首洞玄微，清靜本希夷。吾以自然妙，真常德正直。”此外，《諸真宗派源流》稱“霍山派”祖師“姓張名宗璿”而非“張宗璿”。

② 閻希言的事跡，詳見明王世貞《弇州續稿》卷六十九《閻道人希言傳》。清笏蟾光編《茅山志》卷九《茅山高真》也收有閻希言及其弟子事跡。

③ 楊世華、潘一德編著：《茅山道教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0～91頁。何春生：《明清全真道在茅山傳播識略》，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94～498頁。

會長的黎遇航及“茅山道教協會”會長的朱易經等老道長回憶，近現代茅山“三宮五觀”中乾元觀、仁祐觀的道士多自稱為“閭祖派”法裔，白雲觀、玉晨觀和德祐觀的道士也自視為“龍門派”傳人，“閭祖派”的字譜則因不夠用而曾有過續添<sup>①</sup>。此外，明清時期的湖北武當山也曾一度成為“龍門派”活動的重要基地。自元初汪真常（汪貞常）等全真道士入山修復五龍宮以來，武當山漸成全真道在江南活動的最大據點<sup>②</sup>；至明清時期，又有“華山”系龍門派道士白玄福、楊常炫等在武當山聚徒講學，龍門“律宗”傳人王常月也曾攜其徒譚守誠來玉虛宮開壇說戒，更令武當山高道輩出，成為龍門派向全國傳播的重要基地，徒裔遍佈湖北、陝西、四川、雲南、吉林、福建、廣東、廣西等地<sup>③</sup>。由武當山向外傳教的龍門派道士，不僅曾“回流”至龍門派的發源地陝西<sup>④</sup>，並復興了丘處機隱居的“龍門洞”及鄰近道場<sup>⑤</sup>，而且還在四川等地衍生出了新的支派。在四川衍生出的新支派名為“丹臺碧洞宗”，由自武當山太子坡來四川青城山、青羊宮的龍門派第十代傳人陳清覺及其師兄弟張清湖（住青城山天師洞）、張清雲（住潼川雲臺觀）、穆清風（住眉州重瞳觀）、

① 黎遇航：《茅山道教今昔》，北京：《中國道教》，1987年04期。又據何春生《明清全真道在茅山傳播識略》言，閭祖派傳人朱易經道長曾回憶：“閭祖派”的字譜因不夠用而曾續添“童心容易德，靜心立站香”10字。

② 王光德、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北京：華文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頁。

③ 梅莉：《清代武當山全真龍門派的中興與武當山宮觀的修復》，見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第302～316頁。陳金鳳：《宋元明清時期武當山全真道傳播發展述論》，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84～493頁。

④ 樊光春：《陝西道教兩千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44頁。

⑤ 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第250～256頁，第269～270頁。



張清夜(住成都武侯祠)、張清仕(住青城山文昌宮)等開創,因陳清覺仙逝後曾蒙康熙皇帝欽勅“碧洞真人”封號、御書“碧洞丹臺”匾額而得名;該龍門支派未見收錄於《諸真宗派總簿》和《諸真宗派源流》等,惟有現存青城山常道觀(天師洞)的《龍門正宗碧洞堂上支譜》抄本述其來歷、分佈及各代傳人,並記其派譜乃是在上述“龍門百字譜”第四十字之後,又續加傳說為康熙皇帝所賜“未修正仁義,超昇雲會登,大妙中黃貴,聖體全用功,虛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山海龍虎交,蓮開現寶新,行滿丹書詔,月盈祥光生,萬古續先號,三界都是親”六十字<sup>①</sup>。除了陳清覺之外,從武當山來蜀中的張清夜、穆清風也對龍門派的發展多有貢獻,如前者曾住持成都武侯祠,並將青羊宮改為“創懸鐘板,接待十方”的全真道“十方叢林”,又著有《陰符發秘》、《玄門戒白》等書<sup>②</sup>,後者則曾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成都梓潼宮三次登壇演教,事跡見錄於《太上律脈》及《太上律脈源流》諸書,並成為北京白雲觀系統“龍門派”承認的傳戒律師<sup>③</sup>。蜀中“丹臺碧洞宗”發展至今,亦曾一度在中國道教界佔有

① “四川灌縣青城山天師洞祖堂珍藏”之《龍門正宗碧洞堂上支譜》(清光緒二十四年何圓清重輯,1946年寇理常續輯,手抄本)。又,該《支譜》“重校”者趙宗浩曾在“字譜”下加按語曰:“據校理魏敘,(丘祖)留派僅二十字,後二十字及聖祖仁皇帝所添六十字無從稽考。”

② 楊潤六:《自牧道人別傳》,見《蒙文通文集》卷六《道書輯校十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第1203~1204頁。

③ 中國道教協會研究室編:《道教史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94~395頁。按:《太上律脈》全名為《太上律脈龍門正宗》,又稱《龍門傳戒譜系》,手抄卷軸現藏北京白雲觀文物陳列室,而《太上律脈源流》則為另一書。詳請參閱尹志華:《北京白雲觀藏〈龍門傳戒譜系〉初探》,見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第326~340頁。

重要地位，如清乾隆年間青城山道士陳復慧曾輯校囊括數十種科儀在內的《廣成儀制》，光緒年間二仙庵方丈閻永和曾刊印《重刊道藏輯要》，而青城山常道觀住持易心瑩、傅圓天等也曾擔任過當今“中國道教協會”的副會長、會長職務，在近現代乃至當代中國道教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sup>①</sup>。

雖然龍門派內部存在著很多不同的系統，但該派在入清以後影響較大的却祇有“律宗”一支。“龍門律宗”推崇戒律的作用，強調學道之首務乃在於持戒，以為“戒行精嚴”的功用甚大，如其第七代律師王常月宣稱：“這箇‘戒’字，是降魔之杵，能鎮壓妖邪；是護命之符，能增延福壽；是昇天之梯，能（朝）禮三清而超凡入聖；是引路之燈，能消除六欲而破暗除昏；是仙舟寶筏，能渡衆生離苦海；是慈航津梁，能濟衆生出愛河。誠修行人之保障，為進道者之提綱。仙聖無門，皆從戒入；聖賢有路，皆自戒行。實係仙真之要路通衢，賢哲之中門正道。”<sup>②</sup>該宗號稱“龍門正宗”，推丘處機弟子趙道堅為第一代“律師”，如《金蓋心燈》卷首有“龍門正宗流傳支派圖”，盡列該宗第一代至第十四代“律師”和“宗師”的名號，其中第一代至第七代為：

趙虛靜（名道堅，第一代律師）→張碧芝（名德純，第二代律師）→陳沖夷（名通微，第三代律師）→周大拙（名玄樸，第四

---

① 有關“龍門碧洞宗”的情況，詳請參閱筆者於2007年11月在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中國研究中心主辦的“全真道與近現代中國社會和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發表的論文《近現代四川地區全真道發展概論》（收錄於《卿希泰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

② 《碧苑壇經·戒行精嚴》，《藏外道書》本。

代律師)→張無我(名靜定,第五代律師)、沈頓空(名靜圓,第五代宗師)→趙復陽(名真嵩,第六代律師)、衛平陽(名真定,第六代宗師)→王崑陽(名常月,第七代律師)、沈太和(名常敬,第七代宗師)……<sup>①</sup>

該“龍門正宗流傳支派圖”在第四代律師周大拙(玄樸)旁有注文曰:“自周律師傳張(靜定)、沈(靜圓)二人,始有律師、宗師之分。”由此可知,“龍門律宗”自第五代開始有了“律師”、“宗師”之分,並且有張靜定—趙真嵩—王常月、沈靜圓—衛真定—沈常敬兩箇系統存在。不過,從該“圖”所列沈常敬弟子有“孫玉陽宗師”(名守一)與“黃赤陽律師”(名守元)兩位,且“黃赤陽律師”旁有注文曰“後受戒於王崑陽律師,故稱律(師)”,可知上述兩箇系統在第八代又曾合流。加之“孫玉陽宗師”所傳周明陽、閻曉峰、范青雲三位弟子,周明陽(名太朗)後來又“受戒於黃赤陽律師,故稱律(師)”,住茅山乾元觀的閻曉峰因所傳後人“改歸茅山法派”而未得“列傳”,住天臺山桐柏宮的范青雲(名太清)之繼承人高東籬(名清昱)“本係周明陽律師門下”<sup>②</sup>,所以沈常敬一系似漸絕嗣,更令王常月這箇系統顯得獨領“律宗”之風騷。

王常月一系之所以能夠獨領“律宗”風騷,甚至成為龍門派的代表而號稱“龍門正宗”,實與王常月對“律宗”舊制的改革有關。據閔一得編《金蓋心燈》卷一《王崑陽律師傳》言,王常月原名平,號

① 《金蓋心燈》卷首“龍門正宗流傳支派圖”。按:括弧內的諸“律師”名字,係參照《金蓋心燈》卷一諸師傳記對應添入,其中“玄樸”為避帝諱而曾改作“元樸”。

② 以上參閱並轉引自《金蓋心燈》卷首“龍門正宗流傳支派圖”。諸師之名號,參照《金蓋心燈》卷二至卷四傳記文字添注。

崑陽，山西潞安人，曾於王屋山遇趙真嵩（號復陽）授予“天仙戒”並告曰：“吾有三百年來獨任之事當付於子，寶而秘之，時至而興。”所謂“三百年來獨任之事”，是指龍門律宗的初真、中極、天仙“三壇大戒”。據說，龍門派戒律自丘處機以來皆“單傳秘授，不能廣行”，以致“羽流道侶鮮睹威儀，幾不知元（玄）門有戒矣”；後來，王常月曾於清順治乙未（1895）來到北京“說戒於白雲觀”，公開傳戒收徒，“凡三登壇，而得弟子千餘人”，之後又南下各地，“二十餘年間，諸山闡揚殆遍”，開創了全真道在清代的“中興”局面。<sup>①</sup>雖然近來有學者因王常月在順治年間（1643～1661）公開傳戒的文字記載出於百餘年後的嘉慶年間（1796～1820），而懷疑其“凡三登壇，而得弟子千餘人”之事的真實性<sup>②</sup>，但王常月於康熙年間（1662～1722）早期南下南京、杭州、湖州、武當山等地傳戒之事，却確見於時人留下的文字中<sup>③</sup>。也正由於王常月後來多活動於南方，故龍門律宗在清代曾盛傳南方各地，如閔一得據《鉢鑑》、《鉢鑑續》、《金鼓洞志》、《桐

① 《金蓋心燈》卷一《王崑陽律師傳》。王常月開創清代全真道“中興”局面之說，為當代史家所主，詳請參閱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51～661頁；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100頁。

② 尹志華：《王常月傳戒新考》，見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第88～100頁。

③ 如康熙時人沈季友《樵李詩繫》卷二十七曾記詩人周之臣於“康熙丁未（1667）受煉師王崑陽戒於松廬山”（《四庫全書》本），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心月道人傳》又記譚守誠（號心月）曾得王常月“偕往武當山中，傳秘密精義”並“以龍門心印付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彭定求《南畝文稿》卷十《詹維陽律師塔銘》則記詹太林居茅山乾元觀，“時當崑陽王律師金陵（南京）行道之後，其嗣心月譚律師以先生為入室高弟，付龍門派第九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柏山志》等書而編成的《金蓋心燈》曾記王常月的著名弟子如下：

伍冲虚(名守陽)—詹怡陽(名守椿)—黃虚堂(名守正)—程諤山(名守宏)—陶靖庵(名守貞)—黃赤陽(名守元)—呂雲隱(名守璞)—黃冲陽(名守中)—譚心月(名守誠)—程華陽(名守丹)—林茂陽(名守木)—金築老人(姓盛,名不詳)—江處士(名不詳)—鷄足道者(自稱野恆婆闍,賜名黃守中)—鐵竹道人(姓施名亮生,後改皈正一道)①

以上王常月的諸位弟子,或隨師傳教,或著書立說,或開山授徒,不僅為龍門“律宗”在清代的興盛做出了貢獻,而且還多在各地創立了新的“龍門”支系。如伍冲虚(守陽)不僅收有姚耕煙(名太寧)、謝凝素(名太易)兩位“律宗”弟子,而且曾著《天仙正理直論》、《仙佛合宗語錄》等,與弟子柳華陽一同開創了內丹“伍柳派”②。詹怡陽(守椿)雖未見有開創新派的記錄,但却曾跟隨王常月從北京南下傳戒,“歷駐金蓋、穹窿、青坪、棲霞等境”,又與呂雲隱、陶靖庵、黃赤陽、周明陽等諸多宗師“互闡太上宗風”。黃虚堂(守正)則曾啓“蘇州滄墅關太微律院支派”,門下有孫碧陽(名太岱)嗣其法。程諤山(名守宏)又曾受王常月之命,“持卷冊、如意、芝杖”往湖州金蓋山授陶靖庵(守貞),而陶靖庵則由此啓“金蓋山雲巢支派”,門下有陶石庵(名太定)、徐紫垣(名清澄)、徐隆巖(名一返)遞相嗣傳。

① 《金蓋心燈》卷首“龍門正宗流傳支派圖”。諸師之名號,參照《金蓋心燈》卷二、卷六(上)傳記文字添注。

② 參閱《金蓋心燈》卷二、卷三及《仙佛合宗語錄》附《伍真人修仙歌》。又,學術界有人認為《金蓋心燈》所言王常月傳戒於伍守陽一事的真實性頗需懷疑,詳請參閱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第37~39頁。

《金蓋心燈》所記王常月法裔中，傳承比較複雜的是合王常月與沈常敬兩箇系統爲一體的黃赤陽（守元）這一支。黃赤陽曾住杭州大德觀（即寂寧斗閣），並有王永寧（名太古）與周明陽（名太朗）兩位高徒弘衍其學——王永寧門人有童融陽（名清和）和許青陽（名清陽），童融陽“嘗主天臺桐柏宮講席”，許青陽曾“啓杭州機神殿支派”並有王聖慧（名一淨）、黃聖惠（名一靜）嗣其法；而先從孫玉陽“宗師”、後從黃赤陽“律師”的周明陽（太朗），則不僅是茅山乾元觀及“金蓋山雲巢支派”的“宗師”，且曾啓“杭州金鼓洞支派”，所以影響頗大、從學者衆，以至前述王永寧弟子童融陽、許青陽也轉投其門下，其餘門人則有：謝賓陽（名清涵）、葉旻陽（名清澈）、方凝陽（名清復）、金靜靈（名清來）、孟逸陽（名清晃）、戴停雲（名清源）、高東籬（名清昱）。其中方凝陽又傳徐隆巖（名一返，後入金蓋山嗣徐紫垣，又兼嗣正一法派），金靜靈又傳黃一陽，孟逸陽又傳潘素靖（名一善），戴停雲又傳徐聖宗（名一正）、戴聖學（名一振）、駱聖哲（名一中）三人，駱聖哲後則有蔡天一（名陽善）、戴北莊（名來）、張復純遞相嗣承。在周明陽諸弟子中，以高東籬最爲“得宗旨而能樹立”，所傳也最爲興盛。高氏曾受屬沈常敬一系的范青雲之邀而主講於天臺山桐柏宮崇道觀，遂開“崇道觀龍門宗派”，後又嗣范青雲而主持桐柏宮並啓“桐柏宮支派”，收有方鎔陽（名一定）、沈輕雲（名一炳）、閔懶雲（名一得）三位高徒。方鎔陽門下，有顧滄洲（名陽崑）、王嶧陽（名來真）、潘雪峰（名復圓）遞相嗣傳，其中王嶧陽曾啓“蘇州裝嫁橋斗母宮支派”。沈輕雲門下，有陳樵雲（名陽復）、周梯霞（名陽本）、費丹心（名陽得）三位高徒，其中費丹心曾啓“歸安社村開化院支派”，周梯霞曾啓“餘杭銅山半持庵支派”，陳樵雲則啓“餘杭南湖三元宮支派”並有阮來宗、楊來逸、

錢來玉、鮑來金嗣其法，而楊來逸又傳有傅復興。閔懶雲則編輯有《金蓋心燈》及《古書隱樓藏書》叢書 28 種，門下有李碧雲（名陽春）、陳春谷（名陽真）、徐根雲（名陽盈）、王護雲（名陽泰）、朱巽峰（名陽元）、徐芝田（名陽果）、江默齋（名陽清）、陳歸雲（名陽德）、高薌雲（名陽桂）諸人嗣之。

除了黃赤陽一系外，呂雲隱（守璞）、金築老人（盛律師）、鷄足道者（黃守中）這三支的發展也很興旺。呂雲隱曾啓“蘇州冠山支派”，門下有呂全陽（名太晉）、鮑三陽（名太開）、樊初陽（名太復）、翁朝陽（名太益）、金玉衡（名太宸）、徐良陽（名太一）、邱寅陽（名太生）、錢函陽（名太華）、孫則陽（名太觀）、歸南陽（名太咸）、邵悟真（名太震）、徐鶴嶺（名太煥）、潘無盡（名太靜）諸弟子，其中邱寅陽曾啓“嘉善長春宮支派”，錢函陽曾啓“無錫長春宮支派”，而翁朝陽與歸南陽亦曾分別主嘉善長春宮、蘇州冠山之“講席”。金築老人盛律師則曾啓“餘杭金築坪天柱觀支派”，門下有潘心牧（名太牧）、王洞陽（名清虛）、潘天厓（名一元）遞相嗣傳。來自西域月支國的野恆婆闍在接受王常月傳戒並賜派名“黃守中”後，曾歸隱雲南大理的鷄足山而稱“鷄足道者”，並將龍門“心法”與西竺“斗法”相結合而開創了龍門派的“西竺心宗”。“鷄足道者”門下有管天仙、大脚仙、王袖虎三人，而管天仙與大脚仙也各有傳人——管天仙傳金懷懷、白馬李，金懷懷則傳活死人、李赤脚、石照山人，活死人再傳住住生；大脚仙則傳張蓬頭，張蓬頭又傳李蓬頭、龍門道士。<sup>①</sup> 至於王常月的其他弟子，如黃沖陽

① 以上有關王常月法裔在各地開創“龍門派”支系的情況，參閱並引自閔一得編《金蓋心燈》卷首，卷二至卷六（上）。另，有關“西竺心宗”在雲南的傳播情況，詳請參閱拙著《道教與雲南文化——道教在雲南的傳播、演變及影響》（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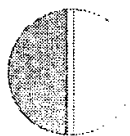
(守中)、譚心月(守誠)、程華陽(守丹)、林茂陽(守木)與江處士、鐵竹道人等,在《金蓋心燈》中並未見有嗣傳。但即使是這樣,我們也足可窺知當時“龍門律宗”在江南的發展之盛、衍派之多<sup>①</sup>。

事實上,《金蓋心燈》所記僅是以金蓋山為中心的江南“龍門律宗”之概況,並未能囊括整箇中國全真道“龍門派”之發展情況。如上述在《金蓋心燈》中未有嗣傳的譚心月(守誠),實為“龍門派”的重要傳人,曾得作為龍門派“第八代傳戒律師”受供於北京白雲觀的祠堂,現存北京白雲觀的《太上律脈龍門正宗》亦記其曾隨王常月“前往武當(山)演教”並得“以道法真傳付焉”,後又將道脈“傳楚之詹維陽以光祖意”;而詹維陽(名太林)則是“得續祖脈”的龍門派“第九代傳戒律師”,並是前述在蜀中開創“丹臺碧洞宗”的陳清覺、穆清風之師,曾將“心印”傳給了穆清風,穆清風之後則有朱一和、袁陽舉、王來還、白復禮、程本煥、張合皓、張教智、呂永震、張園(圓)璿遞相嗣傳龍門派第十一至十九代律師。<sup>②</sup>《太上律脈龍門正宗》所記譚心月(守誠)事跡與《金蓋心燈》多不稠同,但却基本吻合於康熙時陳鼎《留溪外傳》中的《心月道人傳》,故較為可信。不過,《太上律脈龍門正宗》所記嗣承穆清風為龍門派“第十一代傳戒律師”的朱一和,在《龍門正宗碧洞堂上支譜》却是張清湖的門人,且《龍門正宗碧洞堂上支譜》中並未見《太上律脈龍門正宗》所錄袁陽舉、王來還及其後嗣之名;由此可見,譚心月(守誠)這一支實僅屬北京白雲觀的“龍門律宗”系統,也不能完全代表整箇中國

① 有關“龍門派”在江南的發展衍化,詳請參閱吳亞魁:《江南全真道教》(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孫亦平:《論全真道龍門派在江南地區的傳播與發展》,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74~483頁。

② 中國道教協會研究室編:《道教史資料》,第393~408頁。





的全真道“龍門派”。

“龍門派”的這種在全國各地分有不同系統的情況，實際上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除了以上所述，明清以來的中國各地實皆有“龍門派”的傳人在活動，或持守本門傳統，或不斷分宗演派，例如：在“龍門派”起源的陝西地區，佳縣白雲觀自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朝廷派張真義、景真雲、王真壽、趙常清、李守鳳五位道士入駐以來，“王刁”一系的龍門派法裔就一直傳承至今<sup>①</sup>；而華山—終南山地區的“龍門律宗”道士，自清初詹維陽（太林）以後也多主持大型戒壇的傳戒活動，成為《太上律脈龍門正宗》所載第十一至十六代傳戒律師<sup>②</sup>，甚至，當今“中國道教協會”的幾屆副會長、會長及龍門派“祖庭”（北京白雲觀）的方丈如喬清心、閔智亭、任法融、王理仙等人，也是出自陝西西安八仙宮與終南山樓觀臺。鄰近陝西的甘肅、寧夏、山西等地，在清乾嘉時期（1735～1820）也有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劉一明活動，劉一明著有《道書十二種》等二十餘種著作，於道教內丹、易理、醫學等多有闡發，為當時極為著名、影響巨大的全真道士<sup>③</sup>。在“龍門律宗”興盛一時的江浙地區，清光緒十四年（1888）又有屬“金蓋山雲巢支派”系統的王來因、程來永、姚來鑑三人開啓“海上覺雲”岔支，並於民國初年再度“中興”<sup>④</sup>。在屬於正一道、淨明道“大本營”的江西地區，則有徐守誠與熊太

---

① 樊光春：《全真道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第453～473頁。

② 樊光春：《長安·終南山道教史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296頁。

③ 劉一明之在西北地方的遊歷範圍，詳請參閱其《會心外集·輶光歌》。劉一明的諸種著作，今多被收錄於《藏外道書》。

④ 《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例言》，《藏外道書》本。

岸、譚太智、張太玄等“龍門派”傳人於清初入駐西山萬壽宮，與淨明道“祖庭”中的道士相互融合<sup>①</sup>。在東南地區，有曾一貫於康熙年間（1662～1722）入廣東羅浮山興建沖虛觀、酥醪觀、九天觀、黃龍觀、白鶴觀等，開創了龍門派的“南宮”支派<sup>②</sup>，其法裔酥醪洞主陳教友曾著有《長春道教源流》，對全真道教史、丘處機法嗣進行了很好的梳理和考證，為相關研究者必讀之書。在東北地區，則有遼東道士郭守真先赴山東即墨縣從李常明學道，又至北京白雲觀得王常月授戒，後返回本溪鐵刹山苦修，於康熙二年（1663）得遼東將軍烏庫禮迎請至盛京（瀋陽）建三教堂（後改稱太清宮）居住，並收有王太祥、高太悟、秦太玉、高太護、劉太琳等多名弟子，遍傳龍門之法於關東地區，令東北全真道在中國道教界的地位大昇<sup>③</sup>。或許正是由於東北全真道在中國道教界的地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來自瀋陽太清宮的岳崇岱方丈擔任了作為全國道教徒最高組織之“中國道教協會”的首任會長；這一結果，恐怕是當初郭守真攜“龍門”心法返回東北時未曾想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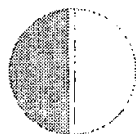
以上所舉，僅是丘處機法嗣及“龍門派”支流的部分情況，並未能完全展示丘處機法裔傳承的全面狀況。不過，從中也足可窺知丘處機這一系統的發展之興旺，看到王重陽所遇異人關於全真道

---

① 郭武：《明清時期全真道與淨明道關係略論——以逍遙山萬壽宮為中心》，見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第262～275頁。

② 龍門派之“南宮”支派，並未見收錄於《諸真宗派總簿》等，但見於清梁教無編《玄門必讀》。有關曾一貫及其後羅浮山龍門派道士的活動情況，詳請參閱陳教友著《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③ 李治國、馮禹銘：《瀋陽太清宮與東北道教》，北京：《中國道教》，2003年02期。



“萬朵玉蓮放矣”之預言的應驗。

## 丘處機年譜

**公元 1148 年(金熙宗皇統八年,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

正月十九日,丘處機(丘哥)誕生於山東登州棲霞縣濱都里(在今山東省棲霞市)。據道書記載,丘哥誕生當日,他的家中曾“瑞氣充庭,祥光映室”,預示了這箇新來到世間的生命將不同於常人。

**公元 1149 年(金熙宗皇統九年、海陵王天德元年,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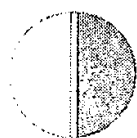
丘處機(丘哥)二歲。十二月,金海陵王完顏亮弑金熙宗嗣立,改元“天德”。

**公元 1150 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年)**

丘處機(丘哥)三歲。四月,金海陵王爲鞏固地位而大殺宗室成員。

**公元 1151 年(金海陵王天德三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

丘處機(丘哥)四歲。據道書言,幼年的丘哥聰敏機智,相貌不凡,“眉宇閑曠,舉措詳雅”,有善相者見之,預言他將來“必爲帝王師”,又說他“當爲神仙宗伯,非流俗品格也”。正月,金立國子監,改革開科取士制度。三月,金開始營建燕京(今北京市)。十二月,金海陵王下詔準備遷都燕京。



公元 1152 年(金海陵王天德四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

丘處機(丘哥)五歲。《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記丘哥“幼亡父母”,《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則言丘哥並非“幼亡父母”,而是“母孫氏早亡,父娶繼室,怙恃之”。

公元 1153 年(金海陵王天德五年、貞元元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

丘處機(丘哥)六歲。二月,金海陵王率衆由遼中京(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出發遷往新都燕京,並定“五京”之號(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北京大定府、南京開封府、中都燕京),改元“貞元”。

公元 1154 年(金海陵王貞元二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

丘處機(丘哥)七歲。

公元 1155 年(金海陵王貞元三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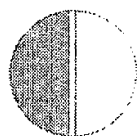
丘處機(丘哥)八歲。

公元 1156 年(金海陵王貞元四年、正隆元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

丘處機(丘哥)九歲。二月,金改元“正隆”,頒行新官制。

公元 1157 年(金海陵王正隆二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

丘處機(丘哥)十歲。



**公元 1158 年(金海陵王正隆三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

丘處機(丘哥)十一歲。

**公元 1159 年(金海陵王正隆四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

丘處機(丘哥)十二歲。是年,全真道創始人王中孚看破紅塵,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吾今已過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紆紫懷金,不亦太愚之甚乎!”於是辭官解印,慷然入道,並於陝西甘河鎮遇兩位“異人”傳授修真口訣,得贈名為嘉,字知明,號重陽子。

**公元 1160 年(金海陵王正隆五年,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

丘處機(丘哥)十三歲。中國北方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海陵王遣將至各地鎮壓。是年,王重陽再遇“異人”授予“秘語五篇”,並得告曰:“速往東海,丘劉譚中有一俊馬,可以擒之。”

**公元 1161 年(金海陵王正隆六年,金世宗大定元年,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

丘處機(丘哥)十四歲。六月,金遷都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九月,海陵王率兵伐宋,大敗,從此宋朝不再稱臣於金,雙方復成南北對峙局面;同時,留守東京的葛王烏祿(完顏雍)自立為帝,改元“大定”,是為金世宗。十一月,海陵王被殺。是年,王重陽於陝西終南山南時村掘“活死人墓”居之,並植海棠於四隅,以示“使四海教風為一家”之志。

**公元 1162 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丘處機(丘哥)十五歲。六月,南宋高宗禪位於太子趙昚,是爲宋孝宗。金世宗降封前帝完顏亮爲“海陵郡王”,謚曰“炆”。是年,有史公密來拜王重陽爲師,得贈名爲“處厚”。

**公元 1163 年(金世宗大定三年,南宋孝宗隆興元年)**

丘處機(丘哥)十六歲。是年,王重陽出南時村“活死人墓”,來到終南劉蔣村與和玉蟾、李靈陽結庵修煉。又有嚴長清來投師王重陽,得贈名爲“處常”。

**公元 1164 年(金世宗大定四年,南宋孝宗隆興二年)**

丘處機(丘哥)十七歲。十二月,宋、金達成和議。

**公元 1165 年(金世宗大定五年,南宋孝宗乾道元年)**

丘處機(丘哥)十八歲。

**公元 1166 年(金世宗大定六年,南宋孝宗乾道二年)**

丘處機(丘哥)十九歲,往崑崙山訪隱居於北峰煙霞洞的“唐四仙姑”問修行之要,仙姑謝絕曰:“汝毋吾問,異人(王重陽)從西不久而至,乃汝師也。”

**公元 1167 年(金世宗大定七年,南宋孝宗乾道三年)**

丘處機(丘哥)二十歲。四月,王重陽辭別陝西道友前往山東傳教,途中收得劉通微爲弟子。七月,王重陽抵達寧海州,住馬從

義家，並得其“待以師禮”，又將所居廬庵命名為“全真庵”。九月，丘處機（丘哥）自崑崙山來謁王重陽為弟子，得贈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並獲贈《金鱗頌》詩一首曰：“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鉤。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是年冬，寧海儒生譚玉來拜王重陽為師，得贈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

### 公元 1168 年（金世宗大定八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

丘處機二十一歲。正月十一日，王重陽“坐圜”出關，馬從義正式休妻出家，得贈名為“鈺”，字“玄寶”，號“丹陽子”。二月，牟平隱者王某來請執弟子禮，得王重陽贈名為“處一”，號“玉陽子”（一說字“玉陽”，號“全陽子”，又說號“華陽子”）。二月十五日，王重陽率馬、丘、譚、王四弟子往崑崙山鑿煙霞洞居之，鑒於丘處機“功行”尚淺，故令他“重作塵勞，不容少息”。三月，“太古道入”郝昇前來投師，後得贈名“大通”，號“廣寧子”。八月，王重陽率五弟子由煙霞洞遷住文登縣姜實庵，立“三教七寶會”。

### 公元 1169 年（金世宗大定九年，南宋孝宗乾道五年）

丘處機二十二歲。四月，王重陽命王處一往鐵查山雲光洞修煉，並受周伯通之邀，率馬、譚、丘、郝四弟子由姜實庵遷居寧海金蓮堂，立“三教金蓮會”。同月，馬鈺原妻孫富春來金蓮堂拜王重陽為師，得贈名為“不二”，號“清靜散人”。六月，郝大通辭師往鐵查山苦修。九月，王重陽與其餘弟子於福山縣立“三教三光會”，於蓬萊縣立“三教玉華會”，並往東萊化劉處玄出家，贈其名曰“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十月，王重陽於掖縣立“三教平等會”，並

率馬、譚、劉、丘四弟子西歸關中，年底至汴京（開封），於寓所加緊對這四位高足的錘煉。

**公元 1170 年（金世宗大定十年，南宋孝宗乾道六年）**

丘處機二十三歲。正月初四，王重陽召馬、譚、劉、丘四弟子於榻前曰：“丹陽（馬鈺）已得道，長真（譚處端）已知道，吾無慮矣。長生（劉處玄）、長春（丘處機）則猶未也，長春所學當一聽丹陽命，長真當管領長生。”並單獨對丘處機說：“爾有一大罪，須當除去。往日嘗有念云：‘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便是道。”又囑馬鈺執掌教事，然後留頌而逝。四弟子葬其遺骸於孟宗獻家花園，並西行入關尋見和玉蟾、李靈陽及史處厚、嚴處常、劉通微等王重陽的舊交門徒，商議遷葬王重陽仙骸之事。

**公元 1171 年（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

丘處機二十四歲，隨馬、譚、劉等在終南劉蔣村為亡師修治墳墓。

**公元 1172 年（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南宋孝宗乾道八年）**

丘處機二十五歲，隨馬、譚、劉等化緣至汴京，迎王重陽靈柩歸葬劉蔣村，並開始在新墳旁為師父守喪。馬鈺又題王重陽故庵額曰“祖庭”。

**公元 1173 年（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南宋孝宗乾道九年）**

丘處機二十六歲，與馬、譚、劉等繼續在劉蔣村為師父守喪。



### 公元 1174 年(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南宋孝宗淳熙元年)

丘處機二十七歲,與馬、譚、劉等繼續在劉蔣村爲師父守孝。八月十五日,守孝期滿的馬、譚、劉、丘在分別前於陝西鄠縣秦渡鎮真武廟各言其志:馬曰“鬪貧”,譚曰“鬪是”,劉曰“鬪志”,丘曰“鬪閑”。之後,馬鈺返回劉蔣村祖庵“坐圜”,譚處端與劉處玄遁跡於伊、洛之間,而丘處機則於九月西入寶雞磻溪修煉。是年,南宋改元“淳熙”。

### 公元 1175 年(金世宗大定十五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

丘處機二十八歲,居磻溪修煉。曾作《磻溪鑿長春洞》詩述其在磻溪河邊山上開鑿棲息洞穴:“峩峩峻嶺接雲衢,古栢參差一萬株。瑞草不容凡客見,靈禽唯只道人呼。鑿開洞府群仙降,鍊就丹砂百怪誅。福地名山何處有,長春即是小蓬壺。”又作《歲寒守志》詞述其在洞壑獨自忍受寒冬之苦:“同雲瑞雪,正三冬,鬱閉嚴凝時節。寂寞山家,孤悄悄,終日無人談說。敗衲重披,寒壑獨坐,夜永愁難徹。長更無寐,朔風穿戶淒冽。”

### 公元 1176 年(金世宗大定十六年,南宋孝宗淳熙三年)

丘處機二十九歲,繼續隱居磻溪修煉。多讀書並與當地文人交往,曾作《答甘北鎮孟季才》詩曰:“一別家鄉整十年,飄蓬雲水入秦川。衣寬放蕩秋來補,食飽蕭條夜處眠。陝右不干浮世事,天涯曾遇大羅仙。功虧未得長生信,坐待嘉音曠峪前。”又作《號縣銀張五秀才處借書》詩曰:“盛族文章舊得名,芝蘭玉樹滿堦庭。光輝代代生豪傑,講論時時聚德星。顧我微才弘道晚,知君博學貫心靈。

嘲吟不用多披覽，續借閑書混杳冥。”另有《答李四秀才邀住渭北》詩曰：“本來今歲合雲遊，性劣那堪道未周。故我身心隨日月，與他巖壑度春秋。深承號邑多才士，遠訪磻溪遁跡流。不在相邀居北郭，此中亦可論真修。”

公元 1177 年(金世宗大定十七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

丘處機三十歲，繼續隱居磻溪修煉。曾“搬石塊”、“繫草鞋”以求“戰睡魔，除雜念”，進而“煉心如寒灰”。又有《衆道友問修行》詩述其沿街乞食：“余今蹤跡任蹉跎，寧論修行事若何。道眼無光慵入市，天心難合且隨波。飢時只解巡門乞，飽後兼能鼓腹歌。除此一身愚作外，萬般餘事不知他。”《居磻溪》詞則述其在苦行、乞食之餘堅持內煉：“選甚冷熱殘餘？填腸塞肚，不假珍羞力。好弱將來，糊口過，免得庖廚勞役。壯貫皮囊，薰蒸關竅，圖使添津液。色身輕健，法身容易將息。”《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則記丘處機自述在此期間得於“境中”受王重陽“提挈”，修行境界大有提昇，“法身”由“嬰兒”成長至“自能行立”狀態。

公元 1178 年(金世宗大定十八年,南宋孝宗淳熙五年)

丘處機三十一歲，繼續隱居磻溪修煉。曾爲當地百姓舉辦齋醮，有《因旱贈渭南王坦公醮上諸道友》、《九日號縣修朝真醮》、《九月十八日西號劉氏醮》、《贈醮衆》、《下元醮喬生簪菊》、《贈醮衆信內一強公病噎》等多首詩詞記之。九月，金廷禁止民間創興寺觀。

公元 1179 年(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南宋孝宗淳熙六年)

丘處機三十二歲，繼續隱居磻溪修煉。因在關中聲望日隆，致

諸多道友信衆、文人雅士、達官貴人紛紛前來拜訪。曾作《嶺北西京留守夾谷清神索》詩曰：“東海疎狂猶目斷，西京留守未心開。去年奉勅三冬往，今夏齋書九月來。北地官榮何日罷，南山道隱幾時迴。直須早作彭城計，燕國家風自不隕。”又有《答京兆統軍夾谷龍虎書召》詩言：“休休道者方歸去，赫赫王侯又到來。自愧中心無道術，空教外跡播塵埃。”另有《道友見訪於磻溪》詞曰：“走骨行屍心已悟。魂夢悠悠，且向磻溪住。幸謝街坊豪傑戶，時時驀謂來相顧。”

#### 公元 1180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南宋孝宗淳熙七年)

丘處機三十三歲，隱居磻溪已踰六年，並由磻溪遷往隴州龍門山修煉，有弟子畢知常、于善慶、趙道堅等侍其側。在磻溪隱居期間，丘處機爲“戰睡魔，除雜念”而“脇不占席”，一簑一笠，寒暑不變，人稱“簑衣先生”。曾作《寄道友覓敗布故履》詞曰：“秋風忽起雨天涼，木葉蕭疎草漸黃。褐衲懸鶉唯闕補，芒鞋伏兔不能狂。有身易著饑寒苦，無福難逃日月長。但願諸公懷惻隱，扶持同步入仙鄉。”又稱：“余在西號六年，未嘗一新衣履，每至中秋唯完補褐衲耳。”《長春真人成道碑》亦記其在磻溪期間“簞瓢不置，簑笠隨身，物我俱忘，心宇泰定，六年而造妙，以至出處語默，動容周旋，無非道用”，《玄風慶會圖說文》又說他在磻溪時的修煉境界爲“性天開朗，心地生白，所謂脫塵殼而入聖域”，而至龍門山修煉後的境界則爲“到通天徹地處”，“遺物而獨立，恆遊乎杳冥之極”。

#### 公元 1181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南宋孝宗淳熙八年)

丘處機三十四歲，隱居龍門修煉，重置炊爨、接受供養。是年，

金廷因各地遊方僧道太多而下令將無“度牒”的僧道遣還本鄉。

**公元 1182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南宋孝宗淳熙九年)**

丘處機三十五歲。是年,馬鈺等全真諸子被迫從陝西返回山東,而丘處機亦曾一度從隴山龍門洞返回劉蔣村,後因關中的教務需要有人主持,得“州中官民同狀保申,復上(隴)山而居之”。在丘處機繼續隱居龍門洞修煉期間,關中全真道的教務實際上由“祖庵”道士——馬鈺弟子陳知命、呂道安及王重陽的早期弟子李靈陽等共同主持。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孫不二仙逝於洛陽風仙姑洞,享年六十三歲。

**公元 1183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年)**

丘處機三十六歲,繼續隱居龍門洞修煉。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時為全真道掌教的馬鈺仙逝於萊陽,享年六十一歲;王處一、劉處玄主其喪事,守墓百日後各歸隱處。譚處端繼掌全真道教事。

**公元 1184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

丘處機三十七歲,繼續隱居龍門洞修煉。是年,金境大旱。

**公元 1185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

丘處機三十八歲,繼續隱居龍門洞修煉。是年四月,時任全真道掌教的譚處端仙逝於洛陽,享年六十三歲,劉處玄繼掌全真道教事。六月,金世宗太子允恭薨。

**公元 1186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

丘處機三十九歲,年初仍隱居龍門洞,入冬則因“克全至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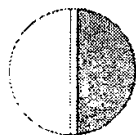
結束隱修生活、遷往終南“祖庵”，並懸馬鈺手書“祖庭”二字於祖庵。呂道安等人將關中全真道的教務交還給丘處機親掌。是年，金世宗立允恭長子（完顏璟）為皇太孫。

#### 公元 1187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丘處機四十歲，住持終南祖庵。是年十一月，王處一奉詔入燕京，得金世宗問以衛生、為治之道，因對以“含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為”而深得世宗嘉許。

#### 公元 1188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丘處機四十一歲，因“道德昇聞”而得金世宗徵赴京師“請問至道”，開始了他與中國最高統治者的交往生涯。二月，丘處機在首次召見中“首陳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贏得了金世宗的讚賞，令他“待詔於天長觀”。十餘天後，金世宗命丘處機主行“萬春節”醮事，同時令官員在京城火速修建“官庵”，內供呂純陽、王重陽、馬丹陽三位全真祖師像。四月，丘處機入居“官庵”，“官民信向，往來不絕”，金廷四公主及皇嬪等皇族成員也前來“詣師受教”。五月，金世宗召見丘處機於長松島，七月又再召見之，而丘處機則借機向其“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並獻上“瑤臺第一層”曲；龍顏大悅的金世宗下詔賜丘處機“全真堂”、“衆妙堂”、“清靜門”三塊匾額，並命宮內侍者持鮮桃一盤獎賞之。中秋節後，丘處機得金世宗允許返回終南山，並“辭不受”所得賞賜十萬緡錢，又撰《出都》詩表達“乍出皇都外，高吟野興馳”的心情。同時，王處一也得旨還山。在返歸終南山途中，丘處機“隨方闡化”，在各地創建了許多全真道觀，如蘇門之資福觀、修武之清真觀、孟州之嶽雲



觀等。

**公元 1189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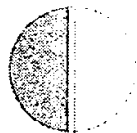
丘處機四十二歲。是年正月,金世宗駕崩,長孫完顏璟繼位,是爲金章宗。丘處機在返歸途中聞訊,爲“重念皇恩”而作《世宗挽詞》一首曰:“哀詔從天降,悲風到陝來。黃河卷霜雪,白日翳塵埃。自念長松晚,天恩再詔迴。金槃賜桃食,厚德實傷哀。”二月,宋孝宗傳位太子趙惇,是爲宋光宗。丘處機返回終南祖庭後,大建琳宇,“玄風爲之彳然”。

**公元 1190 年(金章宗明昌元年,南宋光宗紹熙元年)**

丘處機四十三歲,住持終南祖庵。是年正月,金章宗下令禁止佛道二教“自披剃爲僧道”。十一月,金廷又“以惑衆亂民,禁罷全真及五行毗盧”。

**公元 1191 年(金章宗明昌二年,南宋光宗紹熙二年)**

丘處機四十四歲。是年三月,金章宗繼續排斥佛道二教,“勅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四月,丘處機將終南祖庵教事託付弟子畢知常、呂道安,又命喬潛道、李沖道“演化河東”,命于洞真前往汧陽石門“全真堂”輔佐蒲察道淵,命牛知白“弘化於朝鄜、洮鞏之間”,命于真光“往遼東白霽恢弘玄化”,令曹瑱、蘇鉉、柳開悟“行化燕薊”,之後啓程返歸故鄉山東。途中曾過博州,見聊城戰姑家枯死復活之楸樹,作《博州戰姑庭楸詩》。十月,丘處機回到棲霞故里,並對故居“長春庵”進行了擴建,“殿堂壇壝,星洞雲房,道舍賓筵,庖湑齋所,按次備具”。



**公元 1192 年(金章宗明昌三年,南宋光宗紹熙三年)**

丘處機四十五歲,住持棲霞長春庵。五月,蓬萊道友相邀度夏,自後數年爲例。冬十月,作醮於福山芝陽洞。是年,金廷以爲“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壞風俗”,故下令僧道依唐開元制拜父母,以盡孝禮。

**公元 1193 年(金章宗明昌四年,南宋光宗紹熙四年)**

丘處機四十六歲,向金廷爲“長春庵”購得匾額,名曰“太虛”,並令其漸成“東方道林之冠”。是年,金章宗封所寵宮女李師兒爲“昭容”,始開李氏家族“干政”之源。

**公元 1194 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南宋光宗紹熙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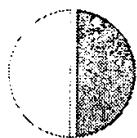
丘處機四十七歲,住持棲霞太虛觀。九月,建黃籙醮於福山縣、傳符授戒於道衆,並作《福山縣黃籙醮感應》詩。是年,金章宗封李師兒爲“淑妃”,而“淑妃”則爲求子而多禮敬道教。同年,宋光宗傳位太子趙擴,是爲宋寧宗。

**公元 1195 年(金章宗明昌六年,南宋寧宗慶元元年)**

丘處機四十八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是年,金廷下令禁罷無勅額庵院,悉沒之於官,致終南“祖庵”道侶散逸、門庭蕭索。

**公元 1196 年(金章宗承安元年,南宋寧宗慶元二年)**

丘處機四十九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是年,金廷因北方戰事頻繁、財政困難而曾“賣度牒、師號、寺觀額”,並放寬僧道披剃受戒制



## 丘處機學案

度。主持終南“祖庵”教務的畢知常等前往山東謁見諸宗師，丘處機“以所有之貲，傾囊盡付”，命其“化導諸方，爲重建計”。同年，金章宗對全真道的抑制政策有所改變，並曾詔請王處一入京問以“衛生”之道，賜其“體玄大師”號。時任全真道掌教的劉處玄也於冬天得“奉詔赴闕”。

### 公元 1197 年(金章宗承安二年，南宋寧宗慶元三年)

丘處機五十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是年，金章宗曾多次召見王處一、劉處玄，並賜劉處玄“靈虛”、“太微”、“龍翔”、“集仙”、“妙真”五箇觀額。五月，金章宗得子洪輝，封“壽王”。六月，壽王患病而癒，章宗令有司印《無量壽經》一萬卷、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報謝神明。七月，金章宗又“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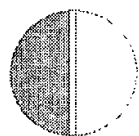
### 公元 1198 年(金章宗承安三年，南宋寧宗慶元四年)

丘處機五十一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是年，金廷因西京饑荒而曾賣牒售額，王處一命主持終南“祖庵”教務的畢知常、呂道安赴京周旋，爲終南祖庭購得“靈虛”觀額，並保舉二人得賜“通真大師”、“沖虛大師”號。自此，終南祖庭“造建始盛”。同年，王處一、劉處玄也“得旨還山”。

### 公元 1199 年(金章宗承安四年，南宋寧宗慶元五年)

丘處機五十二歲，住持棲霞太虛觀，並曾赴登州修真觀、福山芝陽洞作醮，撰《登州修真觀建黃籙醮》詩。是年八月，金章宗因諸子繼亡、皇嗣未立，命有司祈於太廟。十二月，“淑妃”李師兒得進封爲“元妃”，從此“勢敵正后”、“權勢熏天”。



**公元 1200 年(金章宗承安五年,南宋寧宗慶元六年)**

丘處機五十三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是年,金章宗曾以繼嗣未立而親禱於太廟、山陵,並遣人往亳州太清宮禱祀。十二月,金改元“泰和”,南宋改元“嘉泰”。

**公元 1201 年(金章宗泰和元年,南宋寧宗嘉泰元年)**

丘處機五十四歲,住持棲霞太虛觀,作《泰和辛酉清明後三日霜》詩曰:“雨後方看麗景韶,風前忽耳萬花凋。園林一夜無顏色,氣候三春太寂寥。正遇東君時作巧,那堪青女勢還驕。生靈跋扈知難免,造化根源尚未超。”是年,收弟子夏志誠。

**公元 1202 年(金章宗泰和二年,南宋寧宗嘉泰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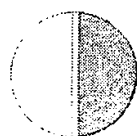
丘處機五十五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曾作醮於福山芝陽洞。是年八月,元妃李氏生子忒隣,金章宗封之為“葛王”,並派使者報謝亳州太清宮。十二月,“葛王”忒隣滿三月,章宗勅放僧道度牒三千、設醮於玄真觀以為忒隣祈福,但忒隣後來却未滿周歲即夭折。

**公元 1203 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南宋寧宗嘉泰三年)**

丘處機五十六歲,住持棲霞太虛觀。二月初六,劉處玄仙逝於萊州武官莊靈虛觀,丘處機繼掌全真道教門。是年,丘處機收弟子宋德方、于志可、孟志源等。

**公元 1204 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南宋寧宗嘉泰四年)**

丘處機五十七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是年,金境大旱,河北、山



東尤甚。

公元 1205 年(金章宗泰和五年,南宋寧宗開禧元年)

丘處機五十八歲,住持棲霞太虛觀。七月,南宋以韓侂胄爲宰相,欲北伐金人。十一月,金章宗詔山東、陝西將帥訓練士卒以備宋軍。

公元 1206 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南宋寧宗開禧二年,蒙古太祖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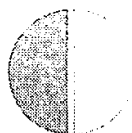
丘處機五十九歲,住持棲霞太虛觀。五月,南宋寧宗下詔北伐,宋金開戰。是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落,各部落首領推其爲“成吉思汗”,是即蒙古國太祖。

公元 1207 年(金章宗泰和七年,南宋寧宗開禧三年,蒙古太祖二年)

丘處機六十歲,住持棲霞太虛觀,得元妃李氏遣使贈送《大金玄都寶藏》一部並“遙禮師禁中”,從而“道價鴻起,名滿四方”。同時,王處一所居聖水玉虛觀也得元妃“送道經一藏”。是年,金境內山東“盜賊”(義軍)風起,蒙古成吉思汗二伐西夏。

公元 1208 年(金章宗泰和八年,南宋寧宗嘉定元年,蒙古太祖三年)

丘處機六十一歲,住持棲霞太虛觀。三月,南宋以宰相韓侂胄首級獻金求和,雙方罷戰。十一月,金章宗無嗣而崩,詔皇叔衛紹王完顏永濟嗣位。



公元 1209 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南宋寧宗嘉定二年,蒙古太祖四年)

丘處機六十二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曾至膠西作醮,並與衆道友再遊牢山,留《再題牢山》詩二十首。是年正月,衛紹王完顏永濟改元“大安”,並於四月下詔處死元妃李氏。同年,蒙古與金絕交。

公元 1210 年(金衛紹王大安二年,南宋寧宗嘉定三年,蒙古太祖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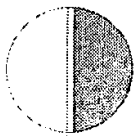
丘處機六十三歲,住持棲霞太虛觀。十二月,成吉思汗派兵攻金,鐵騎進入長城之內。

公元 1211 年(金衛紹王大安三年,南宋寧宗嘉定四年,蒙古太祖六年)

丘處機六十四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曾得衛紹王召至燕都,又遊德興琅山,有詩見於《鳴道集》(已佚)。二月,成吉思汗南下伐金,金兵在野狐嶺、會河堡之戰中損失慘重。九月,蒙軍破居庸關,金中都(燕京)戒嚴。是年,山東楊安兒、劉二祖等舉行反金起義,餘部稱“紅襖軍”。

公元 1212 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南宋寧宗嘉定五年,蒙古太祖七年)

丘處機六十五歲,住持棲霞太虛觀。十二月,郝大通仙逝於寧海州先天觀,享年七十三歲。是年,金衛紹王改元“崇慶”,蒙軍佔金之昌、桓、撫諸州,並圍西京、破東京。



公元 1213 年(金衛紹王崇慶二年、至寧元年,金宣宗貞祐元年,南宋寧宗嘉定六年,蒙古太祖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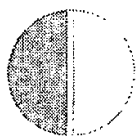
丘處機六十六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是年五月,金衛紹王改元“至寧”。七月,蒙古分兵掠河東、河北、山東九十餘州。八月,金中都發生“胡沙虎事變”,衛紹王被殺。九月,章宗庶兄“昇王”完顏珣嗣位,是爲金宣宗,改元“貞祐”,並降封衛紹王爲“東海郡侯”。十月,蒙古兵圍金中都。

公元 1214 年(金宣宗貞祐二年,南宋寧宗嘉定七年,蒙古太祖九年)

丘處機六十七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曾遊崑崙山煙霞洞,作《煙霞洞記》及《煙霞洞》詩四首。三月,金獻公主、金、帛、馬匹與蒙古講和,中都解圍。五月,金遷都南京(今河南省開封市)。七月,蒙軍再圍中都。秋,山東楊安兒、劉二祖餘部“紅襖軍”大興,奉命征討的金廷“駙馬都尉”僕散安貞請丘處機前往登州、寧海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

公元 1215 年(金宣宗貞祐三年,南宋寧宗嘉定八年,蒙古太祖十年)

丘處機六十八歲,住持棲霞太虛觀。二月,金廷北京(在今遼寧省喀喇沁旗東)失守。五月,蒙軍又攻陷中都(燕京),進而掠取中原城邑八百餘座。自此,“河朔爲墟,蕩然無統”,甚至出現了“遺民自相吞噬”的慘象。丘處機開始“令道衆力服畊耘,分己之糧以濟饑餒”,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



公元 1216 年(金宣宗貞祐四年,南宋寧宗嘉定九年,蒙古太祖十一年)

丘處機六十九歲,住持棲霞太虛觀,繼續令道衆“分己之糧以濟饑餒”,並作詩贈刺史張通議:“沴氣時時作,窮民日日多。靜觀無以救,長歎復如何!”

公元 1217 年(金宣宗興定元年,南宋寧宗嘉定十年,蒙古太祖十二年)

丘處機七十歲,住持棲霞太虛觀。是年,金宣宗曾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棲霞召請丘處機去汴京,但却“三請不允”。四月二十三日,王處一仙逝於牟平聖水巖“玉虛觀”,享年七十六歲。六月,宋下詔伐金。八月,成吉思汗令木華黎率兵經略中原,建行省於燕京。九月,金改元“興定”。

公元 1218 年(金宣宗興定二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一年,蒙古太祖十三年)

丘處機七十一歲,由棲霞太虛觀遷居萊州“昊天觀”。是年,金廷再派使臣前來召請丘處機,但同樣遭到了他的謝絕。同年,成吉思汗西征,蒙將木華黎也乘勝佔金之太原、平陽、潞州諸地。

公元 1219 年(金宣宗興定三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蒙古太祖十四年)

丘處機七十二歲,住持萊州昊天觀。年初,宋軍攻入金境。四月,金“河南提控邊鄙使”邀丘處機隨同撤離山東,未允。五月,成



## 丘處機學案

吉思汗派近侍劉仲祿持有“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字樣的“虎頭金牌”前往山東召請丘處機，因所經路途為宋所佔，乃還。八月，宋寧宗遣歸降的“紅襖軍”大帥李全、彭義斌前來禮聘丘處機，不赴。之後各方勢力多遣使來請，丘處機言：“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十二月，劉仲祿一行抵達昊天觀宣詔，與丘處機相約次年上元日後西行覲見成吉思汗。

**公元 1220 年(金宣宗興定四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蒙古太祖十五年)**

丘處機七十三歲，率十八弟子於正月從萊州出發西行。二月二十二日至燕京，下榻玉虛觀。三月，因成吉思汗前往中亞西部指揮攻打花剌子模國，故丘處機曾上表請求“俟駕回朝”。四月，作醮於天長觀，並登寶玄堂傳戒。五月，至德興府(今河北省涿鹿縣)龍陽觀度夏，有詩寄燕京士大夫；中元日作醮，並傳符授戒。八月，至宣德州(今河北省宣化市)，住朝元觀。十月，宣差阿里鮮從遠方帶回成吉思汗詔書，以“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典故催促丘處機西行。

**公元 1221 年(金宣宗興定五年,南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蒙古太祖十六年)**

丘處機七十四歲，於二月八日率十八弟子自燕京啓程西行，臨行前有《復寄燕京道友》詩言志：“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又預言此次西行將“三載歸”。四月，至斡辰大王(成吉思汗四弟)駐地。五月，抵陸

局河(今稱克魯倫河),遇日蝕。七月,抵阿不罕山北田鎮海城,留宋道安等九人建“棲霞觀”。八月中秋日抵金山(今稱阿爾泰山),後過白骨甸(即博爾騰戈壁灘),月底抵陰山(實為博克達山),入鰲思馬城(唐朝“北庭都護府”所在地),有王官、士庶及僧、道具威儀遠迎,道士衣冠與中原特異。“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有僧來侍坐,自此以西未再遇僧道。九月間過“天池”(今賽里木泊),月底至阿里馬城(故址在阿里馬圖河濱),撰長詩記其行。十月初,宣使劉仲祿先往成吉思汗行宮馳奏,知大汗已率兵追擊斡端汗至印度;月底,丘處機一行抵達賽蘭城(今屬俄羅斯)。十一月五日,弟子趙道堅病逝於賽蘭城。同月八日,至尋思干(即撒馬爾罕,今屬俄羅斯),太師耶律阿海率衆郊迎,留住過冬,並商定次年至行宮覲見成吉思汗。

**公元 1222 年(金宣宗元光元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五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丘處機七十五歲,於三月十五日從尋思干(撒馬爾罕)出發,過鐵門(在今阿富汗庫爾勒城北),渡阿姆河。四月五日抵達成吉思汗在大雪山(今稱興都庫什山)的“八魯灣”行宮,並得賜號曰“神仙”。後成吉思汗外出征戰,丘處機返尋思干城居住。九月,丘處機復至成吉思汗行宮,並三次向成吉思汗講道。十月,丘處機隨成吉思汗班師東歸,途中有餘糧則惠饑民,又時時設粥,百姓因此而得活者甚衆。十二月,成吉思汗問以震雷事,丘處機借機勸蒙古人行孝;成吉思汗遍諭國人曰:“天俾神仙為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是年八月,金宣宗改元“元光”。

公元 1223 年(金宣宗元光二年,南宋寧宗嘉定十六年,蒙古太祖十八年)

丘處機七十六歲。正月十九,蒙古衆官員爲丘處機祝壽。三月初辭行,得賜聖旨一道,令免全真道徒差役賦稅。同月十五日,返至賽蘭城,祭奠趙道堅。五月,至阿不罕山北“棲霞觀”與宋道安等會合。六月,入漁陽關,元帥以下蒙古官員咸迎之。八月,至宣德州,寓朝元觀。十二月,金宣宗卒,太子完顏守嗣立,是爲金哀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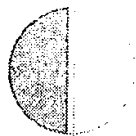
公元 1224 年(金哀宗正大元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

丘處機七十七歲,於二月歸抵燕京,入住“天長觀”,进城時曾出現“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的熱烈場景。是月,成吉思汗傳旨請丘處機爲其誦經祝壽,並允許其“好田地內愛住處住”。閏八月,南宋寧宗駕崩,養子趙昀嗣位,是爲宋理宗,改元“寶慶”。

公元 1225 年(金哀宗正大二年,南宋理宗寶慶元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丘處機七十八歲,住持燕京天長觀。九月,“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故應宣撫使王巨川之請而爲燕京百姓作醮祈禳。又陸續在燕京創建平等會、長春會、靈寶會、長生會、明真會、平安會、消災會、萬蓮會等全真道組織,並遣弟子赴四方興建全真道宮觀,以致“教門四關,百倍往昔”、“千門萬戶,莫不歸向”。





公元 1226 年(金哀宗正大三年,南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丘處機七十九歲,住持燕京天長觀,曾於正月作“黃籙醮”三晝夜,又於五月爲燕京大旱設醮祈雨。自入住天長觀以來,即令徒衆修葺之,至是年而使其煥然一新,又“創建寮舍四十餘間”。同時,有燕京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以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爲獻”,請爲道院(後稱“萬安宮”)。

公元 1227 年(金哀宗正大四年,南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丘處機近八十歲,住持燕京天長觀。五月,成吉思汗曾下詔改天長觀名爲“長春宮”、北宮仙島名爲“萬安宮”,又賜予丘處機虎頭金牌,“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六月,丘處機患病不出。七月九日,丘處機安排好教門後事,登寶玄堂留頌而逝,享年七十九歲半。同月,成吉思汗亦逝於六盤山行宮,享年六十六歲。



## 丘處機著述輯錄

《磻溪集》

《長春真人西遊記》

《玄風慶會錄》(附《西遊錄》卷下)

《大丹直指》(附《丘祖秘傳大丹直指》)

《攝生消息論》

丘處機著述輯佚

一、《鳴鶴餘音》(節錄)

二、《清和真人北遊語錄》(節錄)

三、《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節錄)

四、《長春真人規榜》

五、《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

六、《陳情表》

七、《學仙記》

八、《邱祖語錄》(附《證道篇》)

九、《邱祖訓文》

十、丘處機佚散詩詞

## 丘處機著述輯錄之一

## 《磻溪集》

按：《磻溪集》是丘處機的詩詞作品集，元陳時可撰《長春真人本行碑》言：“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藁，大率以提唱玄要為意，雖不事雕鏤，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鳴道》二集行於世。”《鳴道集》今已散佚，《磻溪集》則尚有金刻《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三卷留世。明《正統道藏》太平部所收六卷《磻溪集》，蓋為其門人後來續編而成。明白雲霄《道藏目錄詳註》曾謂：“其中片言隻字，皆可以警聾瞶而洗塵囂也。”由此可知《磻溪集》之教化價值。以下所錄，為明《正統道藏》本；限於篇幅，不對諸本進行對勘，惟對其中明顯錯刻之字，依金刻本及清《道藏輯要》本進行校改。

## 《磻溪集·序》

玉峰老人講經四十年，緣深未斷，丙午春演義易于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篇，乃磻溪丘公長春舉揚玄諦、開誘迷朋而作也。啓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能知者。昔王官李樂然與玉峰俱出蘄秀覺之門，而李自穎悟，玄言驚人，非世才之所能窺，既與序而傳之矣，嘉哉！道之聰非世之聰也，道之言非世之言也。何以徵之乎？俗學者雖能鼓頰撝毫，不過歌詠情性、搜邏景物。至造理者，明天人之際，助聖賢之教，亦可與日月爭懸。若夫悟真之士，特不斯然，發無言之言，上明造化，彰

無形之形，下脫死生，信手拈來，不勞神思，空暗自震，奮爲雷霆，本文不作，燦成斗星。玉峰老人今於群仙而證之，不求高而自高，不期神而自神，豈非“一氣通徹，六窓洞闢”、“動容無不妙，出語總成真”、“本來如是，非假他通”者邪？如《磻溪集》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又云：“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撮山頭三伏暑，都教化作一團冰。”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并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二三數，讀者當廣知也。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真結緣，在長安與馬丹陽結緣，去秋濬州人來，與譚仙結緣，唯丘公遠處隴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丘仙之道，豈爲吾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得與結緣焉。

時大定丙午歲五月日，中條山玉峰老人胡光謙序。

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香。鶴鳴九皋，自然有聞而及外。高人勝士，或幽棲窮處，甘枯槁於山樊，或混雜同塵，肆沉淪於鄽市，雖室邇而人遠，覺心靜而地偏，飄飄泛泛，喻孤飛之雲、不繫之舟，隱起滅於丹青滄溟之際，將何往而不自適耶？加之玄元爲師、泰和爲友，遐襟曠跡、淵停谷虛，倣內觀之達人、法勤行之上士，修真養命、累功及人，閒亦寄興言懷、高吟大著，遵皇人之紫筆，演大洞之空歌，文辭章句往往見於世焉，是以“蘭之吹香，鶴之聲聞”乎！我儀圖之。今長春子丘公，非斯人之徒歟而誰歟？公本登州棲霞人，與劉公、譚公、馬公俱圖學於終南王風子先生，著名海上，遠近敬

仰，號“丘劉譚馬”，若古《祛惑論》所謂“神仙道士”，若《太上說養性得仙三十六法》“寂寞在人間”者也。門人弟子齋公所作詩曲雜文來謁序引。余素未遂觀，止臨江之表而獲覩雄編，嘉其恬淡閑逸、縱凡儷俚、無所拘礙，若遊戲於翰墨畦逕外者。不雕不琢，匪丹匪青，土鼓蕢桴之不求響奏，玄酒大羹之不事味享，知音知美，其在斯乎！唐蔣防稱靜福山廖冲曰：“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放情逍遙，今古爲誰？”予丘公復云。

時大定丁未長至日，文林郎前太常博士兼校書郎雲騎尉致仕平陽毛麾序。

且夫至道之妙，不得以聲色求，而不得以形迹窺，必賴至人爲馴致計，摘章摘句，俾得傳誦之、歌詠之，而漸能游聖域而造玄門者也。然而句乏警策、文無淵底，則烏可以歆艷當時而激勵後學者哉？今見長春子丘公《磻溪集》，片言隻字皆足以警聾瞶而洗塵囂也，寧非“生而穎悟”、“未弱冠而志于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三千言”、“身行萬里地”、“三教九流貯蓄於胸臆、照耀於神識”故也？宜乎聲馳丹闕，有綸音之邀，契偶真仙，喜金鱗之得。因知從重陽之役者，無慮千百輩，唯丘、劉、譚、馬四公時爲秀出，然翹翹之譽，獨有歸焉。適有舊友隴西公亨道，自東萊直抵奉城郡署，懇求集序，拜手而加穎者數四。自知弓刀簿領之手不足爲形容髣髴，然稔慕風聲，恨未披際，況李侯之來，引繩不可挹，故讓之無計，而勉書數字。

時泰和丙寅歲重午後一日，昭義大將軍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内觀察使提舉常平倉護軍漆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移刺霖題。

昔蒙莊著書三十三篇，大率寓言藉外之論。後之談道者然，以黜聰去羨、頤神養氣爲本。至於接物誘俗、革頑釋蔽，亦不免託默於語。東州高士長春子丘公，世居登之棲霞。未冠一年，遊崑崙山，遇重陽子王害風，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深入理窟可知已。久之，與同志馬公、譚公、劉公陪從重陽子遊南京，識者目丘、劉、譚、馬爲“林下四友”。居無幾，重陽子捐館，四人護喪歸殯終南，廬於墓次。服除，各議所之適，惟公樂秦隴之風，居磻溪廟六年、龍門山七年，勾食飲以度朝夕，聲名籍甚。大定戊申，世宗皇帝聞之，驛召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見於便殿。前後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真之意，上嘉歎焉。及還山之後，接物應俗，隨宜答問，有詩頌歌詞無慮若干首，文直而理到，信乎無欲觀妙、深造自得者歟！其徒哀爲巨帙，將鋟木以廣其傳，謁文以冠篇首。愚以謂，古隱君子有三槩：或自放草澤，名徃從之，人主之尊猶物色而招訪；或持峭行，不屈於俗，雖有所應，終不可縻以物務，使人人想望風采；或資槁薄而樂山林，逃空虛而不返，使天下常高其德，不可加訾。長春子兼而有之，宜乎以野服承聖問，使四方懷想而企慕焉，非如放利之徒，假隱自名、欺愚誑瞽爲得計哉。先生今在棲霞太虛觀，未有承顏接膝之期，所以序其崖略者，庶他時邂逅，不以我爲生客。

泰和戊辰閏四月望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兼國子司業輕車都尉潁川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安東陳大任序。

## 《磻溪集》卷之一

棲霞長春子丘處機撰

### 七言律詩

秦 川

秦川自古帝王州，景色蒙籠瑞氣浮。觸目山河俱秀發，披顏人物競風流。十年苦志忘高臥，萬里甘心作遠遊。特縱孤雲來此地，煙霞洞府習真修。

磻 溪

故人別後信天緣，浪跡西遊住號川。宛轉風塵過萬里，盤桓巖谷泊三年。安貧只解同今日，抱樸疇能繼古仙。幸得清涼無垢地，棲真且放日高眠。

磻溪鑿長春洞

峩峩峻嶺接雲衢，古栢參差一萬株。瑞草不容凡客見，靈禽唯只道人呼。鑿開洞府群仙降，鍊就丹砂百怪誅。福地名山何處有，長春即是小蓬壺。

幽 居

臺邊水谷尤清曠，野外山家至寂寥。絕塞雲收天耿耿，空林夜靜月蕭蕭。揚眉瞬目開懷抱，散髮披襟遠市朝。自解偷生巖嶂窟，誰能闡化法輪橋？

春 曉 雨

雨晴春色倍光輝，風引泉聲出翠微。宿鳥繁吟朝闕巧，遊人遠適夜忘歸。參差綠樹初騰秀，浩汗青苗乍長肥。洞口時聞三島鶴，天隅來訪一簑衣。

堅 志

吾之向道極心堅，佩服丹經自早年。遁跡巖阿方十九，飄蓬地里越三千。無情不作鄉中夢，有志須爲物外仙。假使福輕魔障重，挨排功到必周全。

自 詠

自遊雲水獨崢嶸，不戀紅塵大火坑。萬頃江湖爲舊業，一簑煙雨任平生。醉來石上披襟臥，覺後林間掉臂行。每到夜深雲霽處，蟾光影裏學吹笙。

答甘北鎮孟秀才乃虔州也

一別家鄉整十年，飄蓬雲水入秦川。衣寬放蕩秋來補，食飽蕭條夜處眠。陝右不干浮世事，天涯曾遇大羅仙。功虧未得長生信，坐待嘉音曠峪前。

答李四秀才邀住渭北彼有詩，年前曾許過河來

本來今歲合雲遊，性劣那堪道未周。故我身心隨日月，與他巖壑度春秋。深承號邑多才士，遠訪磻溪遁跡流。不在相邀居北郭，此中亦可論真修。





### 道友邀遊磻溪太公廟以詩辭之

自無狂興不追遊，識破諸餘萬事休。誰向磻溪消鬱悶，閑居巖壑且淹留。昔達海上三千里，曾涉途中二十州。看盡名山無限景，大都身外沒堪酬。

### 磻溪廟覓駝馬

聞說磻溪隱太公，巖高樹密壯祠雄。花朝石窟龍吟霧，月夜山門虎嘯風。萬載熊羆名不朽，三春駝馬獻無窮。將詩爲覓千餘疋，染翰聊爲度日功。

### 答宰公子許秀才

森森綠檜鎖天涯，峭壁中藏野客家。碧洞經年無火燭，青山終日有煙霞。虛心實腹唯求飯，待客迎賓不點茶。自樂安閑微得趣，門風何足向人誇。

### 答清河氏

神明雖是落凡胎，氣直終須有道材。只恐丹砂臍下去，重教白雪耳邊來。如何脫免紅塵境，似我登臨碧嶂臺。步步嬉遊天漢出，時時騰踏野雲開。

### 贈涇州蹀躞郎中暨劉解元

凡爲道友欲相尋，不用浮財禮數欽。俗物光輝難買道，人情拘束易勞心。疎慵寡學文章淺，淡泊幽居歲月深。格外閑愁都絕想，雲中來聽一高吟。

### 贈王周二生見訪

二公何事挈槃餐，出郭嬉遊草莽間。宛轉尋村來訪道，因循樂道暫偷閑。深知舊有逍遙志，遠看虛無翠嶺山。盡日開懷恣談笑，夜深同步月明還。

### 衆道友問修行

余今蹤跡任蹉跎，寧論修行事若何。道眼無光慵入市，天心難合且隨波。飢時只解巡門乞，飽後兼能鼓腹歌。除此一身愚作外，萬般餘事不知他。

### 寄道友覓敗布故履

余在西號六年，未嘗一新衣履，每至中秋，唯完補褐衲耳。

秋風忽起雨天涼，木葉蕭疎草漸黃。褐衲懸鶉唯闕補，芒鞋伏兔不能狂。有身易著饑寒苦，無福難逃日月長。但願諸公懷惻隱，扶持同步入仙鄉。

### 次韻銀張八秀才

鬱鬱煙霞滿谷中，冥冥心跡體虛空。長歌愛屨臨春水，獨坐看雲對曉風。遠害誠能依道力，施恩未解接神功。經書突<sup>①</sup>奧君常究，返照何須更繫東。

---

① 《道藏》本“突”字作“突”，今據《道藏輯要》本改。

### 號縣銀張五秀才處借書

盛族文章舊得名，芝蘭玉樹滿堦庭。光輝代代生豪傑，講論時時聚德星。顧我微才弘道晚，知君博學貫心靈。嘲吟不用多披覽，續借閑書混杳冥。

### 中秋不見月

幾年明月不昭彰，玳席虛勞設萬方。每恨他時遭雨隔，那知今夜復雲藏。仙娥莫是簪花睡，玉兔還爲搗藥忙。世俗歡娛無所益，冥冥物外且韜光。

### 見 月

沉沉雲退晚風幽，皎皎蟾光奮九州。萬里碧天清照夜，四郊黃葉冷飛秋。高空似覩蝦蟇現，大野還知魍魎囚。脫灑圓明孤且潔，飄飄塵外不淹留。

### 王宅月桂借其義也

太原門下景幽深，一簇仙花壓古今。根幹發從雲上面，祖宗來自月中心。香苞灼灼披紅粉，茂葉重重鎖綠陰。朵朵精神皆異俗，飄然特使衆人欽。

### 又栽月桂

匠手親封月桂栽，幽人自植寶花臺。靈根妙絕非凡種，秀氣沖和是道材。日月交流千古異，乾坤獨王四時開。英賢好顧長春景，莫把群芳一類裁亦作猜。

山 居三首

龍門峽水淨滔滔，南激朱崖雪浪高。萬壑泉源爭湧湊，千巖石壁競呼號。周流截斷紅塵境，宛轉翻開白玉膏。勝境無窮言不盡，臨風時顧一揮毫。

不怨深山自採樵，山中別有好清標。幽居石室仙鄉近，不假環牆世事遙。飲食高呼天外鶴，摩雲仰看峽中鵬。時時皁白浮沉景，顯貫真空慰寂寥。

獨自深山搯音隘寂寥，閑雲作伴屏喧囂。耽慵不念生涯拙，好靜唯便熟境銷。著假空貪齊李杜，明真何必等松喬。研窮壽筭文章力，豈奪虛無造化標。

芭 蕉隴山也

一葉青牋仰掌開，三湫白浪散花迴山有禹廟，下俯三湫。日中有客頻來賞，月下無人獨自陪。造化乾坤難比大草木之中，唯蕉葉最大，尋常風雨莫教摧。留君日日當金案，與客時時慶玉杯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而金案玉杯自來人前。

讚丹陽、長真悟道

馬氏譚君達聖朝，疑情萬古一時超。雲中採藥烹金鼎，火後收丹貯玉瓢。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看看跨鶴乘風去，海上人間影跡遙。

## 鶴

一種靈禽體性高，丹砂爲頂雪爲毛。冥冥巨海遊三島，矯矯長風唳九皋。灑落精神超俗物，飛騰志氣接仙曹。搏風整翮雲霄上，萬里崢嶸自不勞。

## 嶺北西京留守夾谷清神索

東海疎狂猶目斷，西京留守未心開。去年奉勅三冬往，今夏齋書九月來。北地官榮何日罷，南山道隱幾時迴。直須早作彭城計，燕國家風自不隕。彭城乃海蟾公也。

## 易州西山睽公堂

高高雲外睽公堂，閃閃雲霞照洞光。千仞峰巒排左右，萬株松栢互低昂。山翁不解談今古，野客時來講混茫。休道一生空打坐，也勝塵世走忙忙。

## 福山縣黃籙醮感應並序

明昌甲寅秋九月，建黃籙於福山縣。二十八日午後，將傳符受戒，有鶴十一翱翔乎壇上，終夕不去。越一日，設醮，聞天關震響，北極下紅光燭地，可辨纖悉，士民靡不見者。

華燈照耀積金山，人在蓬壺咫尺間。下士傾心開地府，高真威力動天關。千門列祭嚴香火，萬口同聲啓笑顏。三界十方功德備，彩雲仙鶴自迴還。

承安丁巳冬至後，苦雪時有事北邊

冬前冬後雪漫漫，淑氣銷沉萬物乾。出塞馬驚山路險，防邊人苦鐵衣寒。雖愁海北邊靈苦，幸喜山東土庶安。日費國資三十萬，如何性命不凋殘？

平山堂四首。棲霞太虛觀也

年年三伏上平山，山上遊人絕往還。目視青霄雲澹澹，身橫碧落性閑閑。孤高迥出林巒表，曠望殊非海岱間。白日紅塵車馬客，誰能到此一憑欄？

山堂高潔倚天涼，天外清風入坐長。青鳥有時來顧盼，白雲終日自飛揚<sup>①</sup>。金壇玉宇知何在，絳闕瓊樓古未詳。爭似山家休歇去，身心不動到仙鄉。

山堂晝靜客來稀，巾坐亭亭列翠微。碧漢無瑕紅日轉，青山不動白雲飛。參差萬有彰神化，渺邈三靈合範圍。終始蓋由清淨道，人能天地悉皆歸。

三竿紅日眠猶在，十里青山坐對閑。不覺人來幽圃外，時驚犬吠白雲間。無心自得成長往，了一何須問大還。只恐逡巡下天詔，悠揚無計樂平山聊戲之耳。

① “揚”字《道藏》本原缺，今據《道藏輯要》本補。

### 海上觀濤

大風時起北溟寒，萬里驚濤輓雪山。怒色衝天昏氣象，雷聲出地駭塵寰。江神洶浪潛輸欵，河伯威靈溢汗顏。白馬素車空有勢，非仙無路可躋攀。

### 題諸潘菴

登郡西南十里餘，大開泉石致幽居。山深海闊相依映，地僻雲閑任卷舒。夾道清池通熠耀，倚天高柳掛蟾蜍。鳴琴坐對煙霞客，笑指勞生一夢虛。

### 中秋日與道友遊諸潘，時有將赴秋闈者

爽氣清高暑氣闌，園林欲變錦紋斑。長風渡海來沙漠，短晷經天下玉關。設席邀賓龍樹側，鳴琴待月虎溪間。良朋自得真佳趣，不待蟾宮把桂攀。

### 秋旦與蓬萊道友遊西溪

臨水登山跨曉風，虛心澄丈證切目俯秋空。雲迷海嶠沉沉碧，日射天輪燦燦紅。遊興不隨他物轉，和光聊與世塵同。三年四度乘嘉會，又到山西漲海東。

### 途中作

明昌二年十月，余到棲霞。三年五月，蓬萊道友相邀度夏，自後數年爲例，五月相邀耳。

年年五月到蓬萊，麥秀金銀花也次第開。野客充飢饒紫葢，行人止渴待黃梅。雲頭勃勃連山聳，兩脚涔涔拍海來。朱夏勝遊多

壯觀，情如天網亦恢恢。

### 送陳秀才完顏舍人赴試二首

六合之中萬物生，人於萬物最高明。能窮物外陰陽數，解奪人間富貴名。自昔丹砂唯九轉，而今天路只三程謂今三試。謫仙才調無留滯，坐看飛騰上太清。

丈夫高節氣凌雲，十載潛看萬卷真。滿腹詩書雖合道，出群頭角未驚人。奔牛計策元無敵，立馬文章自有神。異日功成心爽悟，黃粱驚覺夢中身。

### 泰和辛酉清明後三日霜

雨後方看麗景韶，風前忽耳萬花凋。園林一夜無顏色，氣候三春太寂寥。正遇東君時作巧，那堪青女勢還驕。生靈跋扈知難免，造化根源尚未超。

### 落 花

昨日花開滿樹紅，今朝花落萬枝空。滋榮實藉三春秀，變化虛隨一夜風。物外光陰元自得，人間生滅有誰窮？百年大小榮枯事，過眼渾如一夢中。

### 赴蓬萊狄氏醮，踏曉登山

雞鳴喔喔動精神，閉息登山上湧身。路惡纔分瞥竊道，林深不辨往還人。披雲直下觀東海，絕頂孤高映北辰。日用孳孳爲善者，虛心牢落且同塵。



赴濰州北海醮溫迪罕千戶請

北極陰風渡海扇，海山風物盡蕭然。山陰積雪寒鋪地，海上層冰凍接天。鴻鵠預辭千里塞，蛟龍深臥九重淵。道人守拙何爲耳，酷冒冰霜赴醮筵。

昌陽黃籙醮

十月昌陽五穀饒，追思黃籙建清標。華燈羽服羅三殿，絳節霓旌下九霄。法事昇壇千衆集，香雲結蓋萬神朝。從茲降福穰穰滿，一縣潛推百禍消。

過蓋公峴山

峴石崎嶇馬不禁，溪風蕭颯虎難尋。山橫劒戟參差大，氣鬱煙霞晦藹深。道衆不遊閑景色，天涯都是好叢林。因循北海修黃籙，宛轉東萊謁翠岑。

避事過蓋公峴

乘閑杖策躡仙蹤，度石穿林望蓋公。西海有雲波慘澹，東山初日氣濛鴻。崎嶇萬壑深潛跡，牢落三州暗轉蓬。出處自非心染着，從教著棒打虛空。

驟 雨

萬疊濃雲靄靄屯，千尋白雨下山門。陰陽氣激風雷急，草木聲號宇宙昏。鳥獸相迷煙慘慘，魚龍交錯水渾渾。一時造化驚天地，咫尺中間孰見根？

季冬八日大雪二首

昨夜南風又北風，曉來天地一濛鴻。零珠碎玉隨高下，萬壑千巖合異同。日月不知安頓處，山川塞在杳冥中。返觀性命陰陽理，始識虛無造化功。

昨夜南風又北風，曉來天地一濛鴻。山村野店家家異，柳絮梅花處處同。石室松堂雲斂後，瑤臺瓊樹月明中。何須更問豐年瑞，祇此深佳大道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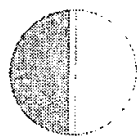
酬同知定海軍節度使張侯雪中見訪二首

法宇沉沉不下幃，清齋兀兀坐忘機。紛紛滿地天花落，浩浩盈山海月微。淡日悠揚金殿曉，衝風散漫玉塵飛。三冬瑞雪真嘉慶，萬古何人識是非？

瑞雪飄飄野興濃，開門杖策久從容。貪看六出瑤花墜，不覺三清寶殿封。暗室郊原彰玉馬，斜拖闕角隱金龍。高人冷冽寒巖下，莫辨遙山第幾重。

竹 軒太虛觀也

小軒幽檻不栽花，只種琅玕度歲華。直節自非凡草木，虛心真合道生涯。風吹瑟瑟香還冷，雨洗涓涓淨更嘉。不待歲寒方見重，吟窓朝夕思無邪。



### 登臨有感

陟彼高崗馬足蹶，觀乎大地我心搖。山河氣象連天闊，洞府神仙避世遙。白玉黃金終莫守，春花秋月固難饒。百年一覺浮生夢，萬事俱非恨寂寥。

### 定海軍節度使致政劉師魯挈其子見訪於棲霞太虛觀

數騎翩翩出郡城，西風搖蕩菊花清。吟詩馬上無橫槊，訪道人間暫濯纓。露下天高秋氣爽，金聲玉振曉霞明。山堂盡日蕭然坐，似覺浮生夢且輕。

### 師魯先生有宴息之所，榜曰“中室”，又從而索詩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過不及俱失中。道貫三乘玄莫測，中包萬有體無窮。高人未悟猶占僻，下士能明便發蒙。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

### 次韻答奉聖州節度使移刺仲澤佳什

忘機不用苦清談，大隱何煩住小菴。海印發光吞寶月，天心燭物邁寒潭。黃庭雅弄琴三疊，紫府高吟酒半酣。西北文章賢太守，肯將珠玉寄東南。

### 送蓬萊州節度使鄒應中移鎮兗州

人生七十古來稀，不夜功成賦式微。便欲休官栽菊去，還令杖節與心違。行藏未出陰陽數，夙夜難逃變化機。異日掛冠須在早，莫教林下有人譏。

讚 道

造物悠揚氣勢雄，三光日夜轉鴻濛。冥冥會合陰陽秀，矯矯神奇幻化叢。春去秋來生殺異，天長地久古今同。靈臺有箇真消息，未悟那堪性不通。

達 士

隨機接物外同塵，應變無方內入神。心地出離三界苦，洞天遊賞四時春。金丹大藥經年久，火棗交梨逐日新。一服定超生死海，不知誰是有緣人？

靈虛觀賞梨花

妙景從來說武官，周天迴斡暮春看。千株白錦凝霜雪，一派香風吐麝蘭。羽客流徘徊昇月榭，高真依約下星壇。神功暗結靈虛秀，化作無邊碎玉團。

舊 遊

秦川渭水好行程，不問長亭及短亭。西嶽雲開仙掌白，南山雨過佛頭青。丹青髯髯舒晨彩，碧岫參差列畫屏。海上交朋聞我道，虛心側耳盡來聽。

## 《磻溪集》卷之二

棲霞長春子丘處機撰

### 七言絕句

(禮 正)<sup>①</sup>

關中土民純質，嚮善者甚衆。道門尚七，釋氏轉八，每至年交，各大集其衆，午後於聖前禮誦經懺，謂之“禮正”，至一月終方畢。

雪霽春光顯太平，風和日暖倍鮮明。高歌合會休懷悶，大煮圓焦作禮正。

### 答 樊 生

莫問天機事怎生，唯修陰德念常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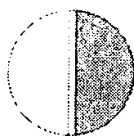
劉二道友索其人愛飲酒弈碁

歡來日飲千鍾酒，靜處時捋一局碁。白髮流年當遠鑑，紅塵閑事莫多知。

### 警涇陽強居二首

隋何陸賈總歸空，千古惺惺一夢中。爭似忘機合著口，潛心捉住九天風。

① 《道藏》本闕題，今據詩意補之。



百年萬事一場空，急景渾如過隙中。浮世柰何人不悟，癡心剛待撮春風。

### 寄楊五信士

題詩欲寄紙還無，檢帙搜文得故書。書後殷勤題一絕，囑君行善莫踟躕。

### 還楊五所惠紙扇

謝公惠我白芭蕉，山谷多風不用招。城市炎天無爽氣，請君執捧自閑搖。

### 答喬生彼新喪偶，欲休心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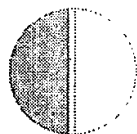
物外歸心絕大魔，閑中遣興益高歌。靈臺著慾於今少，健骨乘風已後多。

### 題楊五紙扇

突兀高峰上倚天，巉岳絕壁遠含煙。披襟自古嵩陽客，傲世從來華嶽仙。

### 題王生紙扇

自愛寥天夏日長，誰憎酷暑火雲昌。三焦毒熱多年盡，一握清風萬古涼。



### 題喬生紙扇

炎炎赤日火雲飛，路上行人汗浴肌。碧洞深山無事客，優遊松下正抨棊。

### 題王二紙扇

蕤賓節後轉加炎，毒熱薰蒸無處潛。唯有長春碧巖洞，清涼終日自安恬。

### 題周道全紙扇

谿風颯颯如霜下，澗水泠泠似雪翻。盡日殊無勞役重，何時更有鬱蒸煩。

### 題龐氏藤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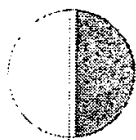
纖纖妙理織銀絲，習習輕風散玉姿。秋後雖然颿運爽，待君應也不多時。

### 潞裏陳氏草堂

茅堂高結半原陰，喬木參差翠竹深。車馬不聞名利遠，安閑終日好棲心。

### 段生放棧，值水漲漂沒，空身還歸

段生放棧下西山，時值波濤盡出關。回首無心怨河伯，高歌且喜腳輕還。



飛 仙

蓬萊方丈及瀛洲，三島神仙一處遊。混合九天無罣礙，飛騰八極信周流。

鍾 呂 畫

無我無人性自由，一師一弟話相投。談經演法三山坐，駕霧騰雲萬里遊。

景福山居二首

虎嘯烈風潛獸愕，魔交長夜睡魂驚。何時樸直道心顯，慧日開張天眼明。

景福淹沉人事少，龍門閑澹虎溪清。時聞結果加咤語，似聽鉤輦格磔聲。山間一種紅雞，作“結果”、“加咤”聲，入山樵採者戲語以“雪妥”也。下去轉之“鉤輦”、“格磔”，鷓鴣鳥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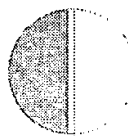
述 懷四首

我道欲求神自放，龍門時復虎相干。山頭烈火三冬熾，澗底陰風五月寒。

清虛妙理橫天下，大樸淳風滿世間。至道有名那見實，通人無語自知還。

入道根源唯自許，出塵消息有誰知？南華始遇逍遙樂，北海終





投汗漫期。

野鶴孤雲閑活計，清風明月道生涯。千山磊落收雲氣，四海光明耀日華。

### 隴州楊氏攜月桂栽見訪四首

汨沒塵埃甚可憐，追隨俗態幾經年。偶因上士遊山水，得遇高真伴聖賢。

一枝孤秀倚寒山，四海群芳懷靦顏。若遇清風佳氣會，天香飄落滿人寰。

遊初稟氣得真詮，續豔聯芳似火傳。世上百花難逮月，人間唯此可窮年。

樹密山高隱地蟠，風多露少怯天寒。他時復向蟾宮裏，五嶽雲收四海觀。

### 放 鴈

放去欲齊支遁鶴，籠歸寧徇右軍鵝。雖符莊子能鳴義，恐學茅君著愛魔。

### 隴州堂下清夢軒

清夢軒中清士居，清閑高臥養真如。真如養就清無夢，無夢清歡樂有餘。

### 答隴州蕭防判書召

因事別隴山，過亭川，屆石灰寺盤桓數日。趙起未決，公書忽至，欣然乃還。

俄聞寵命發汧涯，便欲安閑臥隴西。黃鵠不思千里舉，白雲猶戀故山棲。

### 自亭川回路次望龍門山

南望龍門一豁開，東遷鶴馭再頭迴。深知此域因緣重，未許他方道德該。

### 答曹王妃休休道者書召

山潛洞壑非高尚，自揣襟懷寔蔽蒙。無益虛名相混雜，不教閑坐養盲聾。

### 答京兆統軍夾谷龍虎書召

休休道者方歸去，赫赫王侯又到來。自愧中心無道術，空教外跡播塵埃。

### 贈雲外子孫可道西州行化

歷歷西州向道多，道人行止足乖訛。公當策蹇尋山郡，糾察無令外道魔。

### 寄扶風榮宰

原心自得魚鱗大，用指何妨馬骨高。居室有誠還可信，下堂無智亦徒勞。

### 惻 隱

狗病無人煎粥湯，驢寒倒地四肢僵。爲人不解修陰德，轉穀何由免禍殃？

### 下 手 遲

日月忽忽頂上飛，光陰忽忽眼前移。回頭返顧即成老，下手速修猶太遲。

### 聰 明

修行大抵要聰明，祇恐聰明向外呈。外假內真兩相尅，一邊敗後一邊成。

### 棄 本 逐 末

一念無生即自由，千災散盡復何憂。不堪下劣衆生性，日夜奔馳向外求。

### 進呈世宗皇帝

九重天子人間貴，十極仙靈象外尊。試問一方終日守，何如萬里即時奔？

### 答寧海書召

雪滿群山路不通，天教車馬不西東。可憐寧海官民意，目斷西山一望空。

聞詔起玉陽公戲作

三竿紅日自由睡，萬頃白雲相對閑。只恐虛名動華闕，有妨高枕臥青山。

春晚登眺

殘花冉冉飛紅雨，落日依依散白毫。遙望西山官堠子，倚天孤聳一拳高。

春寒

海上春風日日顛，山頭春色幾時妍？清明過了朱明近，未有紅芳到眼前。

陽九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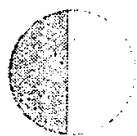
劫運天災不可當，高真上聖救無方。直須受盡豐年孽，再得昇平入道場。

公山

余鄉公山之陽，故作是詩。十四首。

公山隱隱插蒼穹，松影森森鎖碧空。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

松風習習透松煙，習習松煙散九天。天外輕盈籠萬象，交光日月共迴旋。



千尋瀑布清明秀，一派嵐光氣勢雄。時被祥風吹作雨，瀟瀟溟溟灑虛空。

青城華嶽與天臺，怎比吾山至大哉。一簇峰巒千萬仞，威儀真不讓蓬萊。

公山高隱白雲宮，宮壓公山第一峰。峰上白雲飛不斷，悠悠來去惹青松。

參差山色有無中，半入幽溟半入空。依約天涯尋不見，飄飄常被白雲籠。

公山自古白雲多，結蓋層層入大羅。出沒群仙常不見，雲中唯聽洞仙歌。

仙歌縹緲入公山，漸入公山太一壇。壇上諸仙安藥鼎，時時燒出大還丹。

撞開天漢拂星辰，獨坐蟾宮抱日輪。夜牧靈龜朝引鶴，飢餐松實冷披雲。

山頭點起一輪燈，天下妖魔盡不生。唯有堂堂圓覺士，松間獨弄寶珠行。

公 山 春

閑遣青龍耨月華，同驅白虎種黃芽。黃芽欲發雷霆震，迸出青龍白虎牙。

公 山 夏

陽光潑潑火雲凝，海底蛟龍即上昇。徧撮山頭三伏暑，却教化作一團冰。

公 山 秋

雲興霞爍映天衢，松密山高壓地圖。絕頂崢嶸人不到，昭昭獨放月輪孤。

公 山 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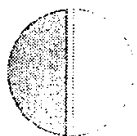
同雲漠漠雪霏霏，凜冽寒風刮地威。吹起山中無限景，瑤花瓊萼滿天飛。

(遊鼇山二十一首)<sup>①</sup>

東萊即墨之牢山，三圍大海，背俯或作負平川，巨石巍峩，群峰峭拔，真洞天福地，一方之勝境也！然僻於海曲，舉世鮮聞，其名亦不佳。予自昌陽醮罷，抵於王城永真觀，南望煙靄之間，隱隱而見。道衆相邀，遷延數日而方屆。遂閑吟二十首<sup>②</sup>，易爲“鼇山”，因清

① 《道藏》本闕題，今據該詩《序》文補。

② 實爲二十一首。



暢道風云耳。

卓犖鼇山出海隅，霏微靈秀滿天衢。群峰削蠟幾千仞，亂石穿空一萬株。

道祖二宮南鎮海謂上清宮、太清宮也，王明三嶼北當途謂太平興國觀道南也。是知物外仙遊境，不向人間作畫圖。

初觀山色有無時，十日遷延尚未之。咫尺洞天行不到，空餘吟詠滿囊詩。

浮煙積翠遶山城，疊嶂層巒簇畫屏。造物建標東枕海，雲舒霞卷日冥冥。

三圍大海一平田，下鎮金鼇上接天。日夜潮頭風輟雪，彩霞深處有飛仙。

佳山福地隱仙靈，萬壑千巖鎖洞庭。造化不教當大路，爲嫌人世苦膾腥。

牢山本即是鼇山，大海中心不可攀。上帝欲令修道果，故移仙跡近人間。

重崗複嶺勢崔嵬，照眼雲山翠作堆。路轉山腰三百曲，行人一步一徘徊。

松巖鬱崛瑞煙輕，洞府深沉氣象清。怪石亂峰誰變化，互初開闢自天成。

因持翰墨寫形容，陟彼高崗二十重。南出巨平千萬疊，一層崖上一層峰。

四更山吐月猶斜，直上東峰看曉霞。日色麗天明照海，金光射目眼生花。

天柱峰也巍峩獨建標，上穿雲霧入青霄。不知日月星辰謝，但覺陰陽氣候調。

洞有佳名號白龍洞也，不知何代隱仙蹤。至今萬古人更變，猶自嵌巖對老松。

洞有仙名喚老君洞也，神清氣爽獨超群。憑高俯視臨滄海，守靜安閑對白雲。

華蓋真人宋太祖時得道者也上碧霄，道山從此鬱清標。至今絕壁幽巖下，尚有群仙聽海潮。

修真野客非才子，行到鼇山亦有詩。只欲洞天觀海日，不勞雲雨待青詞。



白髮蒼顏未了仙，遊山翫水旦留連。不嫌天上多官府，只恐人間有俗緣。

修真却似上山勞，脚脚難移步步高。若不忘心生退怠，直趨天上摘蟠桃。

鼇山三面海浮空，日出扶桑照海紅。浩渺碧波千萬里，盡成金色滿山東。

山川皆屬道生涯，萬象森羅共一家。不是聖賢潛制御，乾坤那得久光華？

可歎巍巍造化功，山河大地立虛空。八荒四海知多少，盡在含元一氣中。

(再遊鼇山二十首)<sup>①</sup>

大安己巳，膠西醮罷，道衆相邀再遊鼇山，復留題二十首。

上清宮十首

醮罷歸來訪道山，山深地僻海灣環。棹船即向波濤看，化出蓬萊杳靄間。

群峰峭拔下臨淵，絕頂孤高上倚天。滄海古今吞日月，碧山朝

① 《道藏》本闕題，今據該詩《序》文補。

夕起雲煙。

青山本是道人家，況此仙山近海涯。海闊山高無濁穢，雲深地僻轉清嘉。

怪石嵌空自化成，千奇萬狀不能名。斷崖絕壁無人到，日夜時聞仙樂聲。

曉日矇矓漸起雲，山色慘澹不全真。直須更上山頭看，似駕天風出世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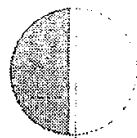
巨石森森嶺上排，巔峰岌岌到無階。三秋水凍層冰結，九夏雲寒疊嶂霾。

海上觀山勢轉雄，清高突兀倚虛空。朝昏磊落生雲氣，變化皆由造物功。

陝右名山華嶽稀，江南尤物九華奇。鼇山下枕東洋海，秀出山東盡不知。

重重疊疊互相遮，簇簇攢攢競鬪嘉。眼界清涼心地爽，神仙自古好生涯。

五嶽曾經四嶽遊，群山未必可相儔。只因海角天涯背，不得高名貫九州。



太清宮十首

煙嵐初別上清宮，曉色依稀路徑通。纔到下方人未食，坐觀山海一濛鴻。

雲煙慘澹雨霏微，石洞留人不放歸。應是洞天相顧念，一生嗟我到來稀。

雲海茫茫不見涯，潮頭只見浪翻花。高峰萬疊連雲秀，一簇圍屏是道家。

松風澗水兩清幽，盡日清音夜未休。野鶴時來應不倦，閑人欲去更相留。

溪深石大更松多，鬱鬱蒼蒼道氣和。不是歷年樵採衆，浮雲蔽日滿巖阿。

貫世高名共切雲，遊山上士獨離群。仙鄉貴重三茅客，仕族尊榮萬石君。

西山仰視刺天高，山上仙家種碧桃。桃熟幾番人換世，洞中秦女體生毛。

清歌窈窕步虛齊，月下高吟鳳舞低。談笑不干浮世事，相將直過九天西。

煙霞紫翠白雲高，洞府群仙醉碧桃。鼓透碧巖雷震駭，滿山禽獸盡呼號。

道力神功不可言，生成萬化獨超然。大山海嶽知輕重，沒底空浮萬萬年。

八月十日自昌樂縣還濰州城北玉清觀作中秋詩十五首

西縣東來至玉清，金風一掃暮天晴。開懷便賞中秋月，只恐臨時晦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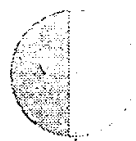
萬木西風徧九州，巖光一夜向西流。出塵爽氣清人骨，是處歌歡不解留。

初離海嶠有餘清，萬國歡心賀太平。但願寶光無晦朔，不教天質有虧盈。

渾金璞玉上天衢，抱雪凝霜耀太虛。四海百川無不鑒，群生萬象悉安居。

一片清光萬里開，無分茅屋與樓臺。家家盡得閑吟賞，更有清風助快哉。

有客徘徊望太虛，開尊專欲賞蟾蜍。蟾光不解留人意，澹澹青霄只自如。



金波晝夜不曾閑，淡蕩清輝出海山。素魄高昇遊物外，恩光下照滿人間。

碧漢崢嶸自有期，天光照耀本無私。却憂下土昏魔重，不見金輪出現時。

團團皓月掛空虛，百鍊青銅鑑不如。一切水中皆影現，群魔摘膽盡消除。

桂影朦朧下照人，縱橫萬古不知因。何當跨鶴雲霄上，俯視青天白玉輪。

雲去雲來不暫停，朝昏恍惚變陰晴。今宵幸對嬋娟質，剩作新詩暢道情。

年年此際殺生多，造業彌天不奈何。幸謝吾皇嚴禁切，都教性命得安和。

聖主登基萬物安，仁風滅殺自朝端。邦君士庶皆修德，好放蟾光與衆看。

靜夜迢迢起黑雲，衆生無分樂天真。空中自是雲遮眼，天外何曾月避人。

百歲光陰瞬息間，中秋幾度得開顏。不如鍊性如秋月，晃朗身心自在閑。

### 《磻溪集》卷之三

棲霞長春子丘處機撰

#### 青 天 歌

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王。

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寧。

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月。

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鎮華夷。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

逡巡別轉一般樂，也非笙兮也非角。三尺雲璈十二徽，歷劫年中混元斷。

玉韻琅琅絕鄭音，輕清徧貫達人心。我從一得鬼神輔，入地上天超古今。

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閑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

吾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

## 吟六首

## 先天吟

空山靜夜微雲作，淡月疎星寒氣錯。忽見長庚耀太虛，迴觀北斗潛寥廓。乾坤舒慘即時改，宇宙紛綸何所託？必有機關默動搖，憑虛反覆相酬酢。大哉無極玄元道，何者不蒙靈應藥？點化三光轉碧空，滋榮萬物開花萼。騰今跨古未嘗壞，歷險衝艱殊不弱。浩浩洪流自激揚，紛紛大化誰斟酌？混元一氣首興變，無上至尊唯獨惡。踏碎虛空出杳冥，擘開混沌生揮霍。陰陽升降作門戶，日月縱橫爲鎖鑰。暑往寒來晝夜分，時通運塞興衰各。既而上立乾坤鈕，復乃下鳴師範鐸。建德隨方料物宜，因時設教從人樂。三皇五帝皆宗祖，六道四生咸唯諾。至聖文才尚發蒙，猶龍道德何其博。

## 度世吟

山深路僻行人少，盡日幽巖聽啼鳥。無客相陪皓月中，有時獨立青雲表。雲表孤吟百邪遠，天涯一覽群山小。調高風急韻悠颺，清絕步虛神縹緲。憶昔重陽泛天角，清吟欲序乾坤樸。釣拔扶風人不知，測量大海余先覺。入神妙致應難辨，出俗玄談非所學。返觀今日道崢嶸，始得他年功卓犖。首及東牟演仁孝，未能化俗開籠罩。五會軒軒立五名，寧海金蓮、登州玉華、萊州平等、文登七寶、福山三光，三州袞袞崇三教。出神入夢人驚駭，擲蓋投冠予計較。師居東海乃猶龍，馬入西秦還變豹。丹陽弘道，隆於陝右也。大定己丑夏四月，余與丹陽等數人從重陽師自文登如寧海，時邁龍泉，日氣稍熾。師令余等前，已執傘在後，距半里許。余忽迴顧，見傘騰空而起。余急返走問之，云：“搏扶搖而上，不知其然而然。”初，傘起東

## 丘處機學案

北，望之冉冉墜於沙間，指其方面覓之，了無所也！時余法眷姦陽子王公隱于東海隅之查山，山到文登一百一十里，文登到傘起處又七十里。傘起乃辰時，及晡，墮傘陽公菴前，柄內“姦陽子”道號，往賜之焉。“姦”字，篇韻本無，乃師之所撰。傘自後查山下翟公家藏之，本寧海范明叔家借用者，范後知，往取之，而弗肯予。投冠者，初，師之登城北觀海，頭上竹皮冠忽墮水漂去，已而復還。“姦”音竹。

### 逍遙吟

十洲三島兮巨海之中，瓊樓絳闕兮參差半空。松陰密鎖兮無畏日，紈扇不搖兮有清風。流金熱，佩玉真仙未嘗說。水晶宮殿開，寶座星辰列。碧虛懸象遶樓臺，清淨化身非骨血。本來身，自通神，談笑忽驚天上人。

### 自在吟

瑤臺閬苑兮碧漢之中，祥雲瑞炁兮盈盈滿空。群仙出沒兮灑清雨，萬化開坼兮動香風。炎蒸熱，那裏人家不曾說。煙收洞府開，門倚星河列。九天時復會嘉賓，萬里不須乘汗血。物外身，自清神，誰羨登樓搖扇人？

### 望海吟

余觀天下，形勢壯觀，自潼關以東，淮水以北，無出登州。因作《望海吟》，用紀其實。

蓬萊僻東隅，壯觀天下絕。地鄰仙聖域，山枕魚龍穴。憑高望羲和，目極猶未徹。蒼蒼天水迴，泛泛雲霞泄。長風起波濤，萬里卷霜雪。憑凌登島嶼，滉漭失丘垤。有時靈氣和，變化



非常別。森羅無限景，欲辨難措舌。大哉百谷王，沉沉洞清澈。隨時潮有信，歷代旱無竭。人間頃畝池，是處廣開列。比之鯨波大，狀若蛙井劣。望平音洋不見端，彌天自嚴潔。衆流莫渾濁，萬古超生滅。

仙遊吟

閩苑紅塵外，瑤臺碧漢間。洞中仙不老，雲外容常閑。赤鳳吟丹穴，紅猊吠藥欄。青衣傳詔下，白鶴送書還。宴赴瓊林會，詩裁羽客班。浩歌金母殿，長嘯玉龜山。果結三千歲，樓高十二環。穆王何日到，方朔幾時攀。姑射肌猶潔，雙成兒更殷。飛瓊投月窟，弄玉彈華鬢。命駕遊三島，搏風過百蠻。周旋窺海嶽，奮擲上天關。蕩蕩空無極，滔滔興未闌。恢然超法界，不復戀人寰。

頌三首

讚道

前賢後聖無差別，異派同源化執迷。太一混元開戶牖，玄真直指上天梯。

去惑

他人之言不可聽，自己之心但可正。若憑他口是非言，壞却自身功德性。

示衆戒色

勞生有萬種，最大無過色。不唯喪命根，復乃銷陰德。還能戒

此一，酷勝其他百。慕道修仙人，從來是標格。

步虛詞二首

曠蕩修真教，飄飄出世門。先師開戶牖，歸馬動乾坤。陋室迴仙觀，高名軋帝閭。雲朋霞友會，朝禮太虛尊。

寶炷成雲篆，華燈簇夜光。星河初煥爛，鍾磬乍悠颺。醮主承嘉會，虔心禱上蒼。諸仙來顧盼，接引下虛皇。

世宗挽詞一首，並引

臣處機以大定戊申春二月，自終南召赴闕下，蒙賜以巾冠衫繫，待詔於天長觀。越十有一日，旨令處機作高功法師，主萬春節醮事。夏四月朔，徙居城北官菴。越二日己巳，奉聖旨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菴，彩繪供具，靡不精備。後五月十八日，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十日，再召見，剖析天人之理，頗愜宸衷，薄暮言歸。翌日，迨中使賜桃一槃，處機不食茶果十有餘年，過荷聖恩，即啗一枚。中秋，以他事得旨，許放還山，仍賜錢十萬，表而辭之。逮己酉歲春，途經陝州，遽承哀詔，時也風塵瀕洞，天氣蒼黃，士庶官僚盡皆素服。處機雖道修方外，身處世間，重念皇恩，寧不有感！謹綴挽詞一首，用表誠懇云。

哀詔從天降，悲風到陝來。黃河卷霜雪，白日翳塵埃。自念長松晚，天恩再詔迴。金槃賜桃食，厚德實傷哀。

## 古 調十五首

速 脩

一日一日復一日，短景渾如電光疾。天長地久磨古今，春去秋來變時律。大夢沉沉無晝夜，浮生衮衮差勞逸。人情不斷猶著空，我志雖高尚憂失。殼昧遊魂如陷穽，心懷嗜欲同憐蜜。蜜甜有味何日忘，穽黑無明幾時出。出拔須憑高尚行，修治平音不假虛僥術。但能物我却親疎，自然神鬼難凶吉。吾身道性未開眼，土塌紫扉且容膝。和光同塵隨是非，化聲相待無相詰。

時八月間令人持詩於縣中覓破布衲衣西號也

白露將殘寒露潔，山家冷淡觀遊絕。樹頭黃葉墜千林，身上麻袍聯百結。舊布重煩七里市到城七里也，衲衣復待三冬雪。城中豪富各仁慈，庶在磻溪長守拙。

隴 山 松

我居西山時六年，山西上有松孤然。朝雲霏微接關塞，暮雨淅瀝交洞天。天生此境爲吾伴，隔澗相陪遠相看。鬱鬱蒼蒼氣色佳，蕭蕭瑟瑟風聲貫。連枝合抱垂重陰，受命已經千載深。如何今歲上春月，平地忽遭樵斧侵。斧聲丁丁響溪谷，松煙慘慘愁山麓。也知天意我將歸，故遣靈巖爾先覆有夏禹廟甚靈。景亡人散復何陳，空山黯黯悲遊人。白鶴高飛失行止，蒼龍偃臥無精神。亦知物象終難固，凡百有形皆有數。高歌物外歸去來，大隱鄜中益開悟。

贈濰陽唐括姑

乃故丞相之女弟也。予時在隴山，京兆統軍夾谷公專人書召，姑尋至。

東萊之姑性玄遠，蘊德含章自超拔。未能撈漉今古原，西出長安載脂牽。殷勤邀吾於隴山，余時杖策徐東還。還到長安舊遊處，故人不死多蒼顏。迴頭爲報姑明取，百歲光陰一寒暑。速拋家業違物情，早作閑人伴仙侶。壺中自遊日月長，身外不復衰殘殃。跨古騰今別無事，只由大德心開張。

因旱作

玄元大道統陰陽，造化乾坤萬物昌。高下如能各處分，始終即得免罹殃。今之曷故多栽障，蓋爲人心胡縱放。美食鮮衣器用華，狂朋怪侶邪淫王。陰陽交錯古來傳，恩害相生本自然。迤邐不能廉度日，因循直致旱經年。青霄碧落常無雨，紫陌紅塵唯播土。鑠石流金萬物焦，鎔腸裂背群生苦。有時率衆取湫析，嚙肉粧槃自噎飢。侮慢加之傷物命，喧呼何足動神祇。衰哉俗態荒聲色，箇箇傾危身反側。安得人心似我心，免遭痛切臨頭厄？

贈華州沙澗寨劉校尉

劉公滿室皆行善，供養閑人心不倦。巧行謾天我不爲，至心奉道人皆羨。殷勤種德養靈芽，闔郡生民有幾家？佇看異日功夫到，共躡祥雲阿母家。

愍物二首。比歲飢疫相仍之故也

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爲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安得大千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

嗚呼天地廣開闢，化出衆生千百億。暴惡相侵不暫停，循環受苦知何極。皇天后土皆有神，見死不救知何因。下土悲心却無福，徒勞日夜含酸辛！

六月庚午喜雨

我聞東山雨，千載無西行。胡爲閱今夏，屢及滂沱霖。昨日午時後，一洗芽甲生。今日申時前，再傾車軸烹。千山日慘慘，四野雷轟轟。平地涌三尺，大河侵五更。蛟龍出池沼，旱魃填溝坑。雲漢復何有，天衢從此亨。

題劉節使所藏顯宗御書《莊子》

顯宗好道富年壯，手筆南華古形狀。南華去世千載餘，狀貌風格知何如。只是今人重古道，髣髴氣象加襟裾。至人胸中本無待，萬竅吹噓任天籟。楊韓嵇阮心不同，到了各歸於大塊。

冬日郊外閑步

草木既凋殘，冰霜何凜冽。長空鳥飛盡，大海魚遊絕。商旅不行舟，昆蟲皆閉穴。誰能豐足外，解把孤貧設？

## 秋風海上

蓬萊有客無家鄉，身擬學仙遊大方。大方洪水浸天闊，東極萬里青茫茫。曉來雨過西風急，策杖憑高看呼吸。鴻鴈連天剥棗晴，魚龍戲水操舟人。千尺絲輪直下垂，碧波深處釣鯨鯢。紛紛魚鼈不肯食，舺舨波瀾空自迷。掛席未能超彼岸，乘槎再欲浮天漢。天漢高高萬象明，白雲誰是長生伴？

## 登州修真觀建黃籙醮

渾淪至道急如箭，反覆陰陽自交戰。太極茫茫造化開，平空落落神奇見。群生萬象參差出，六合八紘粧點遍。跨古騰今逐日新，流形返樸隨時變。有情無情不可窮，大智小智交相攻。不有聖賢開教化，那知動植本虛空？千經萬論垂方便，寶笈琅函興衆善。自昔根源發杳冥，迄今道德猶光顯。邇來天下教門興，達士隨方化有情。我亦周流三十載，還鄉復到海邊城。城南磊落修真觀，氣勢清高接河漢。俯視滄茫渤澥深，仰觀卓犖星辰煥。城中信士往來多，物外交朋意氣和。承安四年冬十月，大興黃籙演金科。赤書玉字先天有，白簡真符破邪久。三級瑤壇映寶光，九卮神燈摘星斗。巉嶺破錢鄴都山，列峙昇仙不可攀。四夜嚴陳香火供，九朝時聽步虛環。千門萬戶生歡悅，六街三市齊鋪設。金花銀燭相輝映，表裏光明自通徹。忽聞空外顯嘉祥，蕭索輪囷有異常。玉帝傳宣行大赦，仙童騎鶴下南昌。幽魂滯魄皆超度，白叟黃童盡欽慕。天涯好事未嘗聞，壓盡山東河北路。

濰州城北千戶新觀

清閑不在苦幽棲，心上無塵到處宜。北海葱葱郡城角，地多花木景多奇。昔年車馬空撩亂，今日翻爲玉清觀。觀中遊戲是何人？天下往來都散漢。池塘寂寂鎖煙霞，大寶蓮開十丈花。借問經營誰施主？襲封千戶太均家。

題萊州招遠縣雲屯山觀

雲屯山上雲冥冥，天風蕩搖飛雨零。神奇幻恠不可測，千變萬化無常形。雲收雨霽杳無跡，但見群山羅翠屏。山高谷深復何有？白石磊磊松煙青。春遊浩蕩滿山谷，直上似欲趣天庭。心虛目極淡天闊，俯視漠漠環滄溟。昔居菴地走三郡登、萊、寧海人多朝拜，今爲洞天朝萬靈。虛空舊基作新觀人呼舊址爲虛空也，萬世不朽傳佳銘。

五言短句三首

警世

粉黛與珍玩，繁華虛熱亂。欲知萬事空，須作百年觀。

登膠水北山

憑高望南海，極目天蒼蒼。天際白雲起，凌空飛杳茫。

雪霽

澄澄東海月，皓皓西山雪。殘夜忽嚴凝，清光何皎潔。

五言長篇五首

示衆

性逐無邊念，輪迴幾萬遭。五行隨變化，四大不堅牢。暫假因緣活，空貪歲月勞。不知身是患，徒競物爲高。在事雖能幹，於身大沒操。六塵飛冉冉，三界走嗷嗷。眩惑疲雙眼，貪求逼二毛。剗心無膽氣，戀色有脂膏。白首渾如雪，蒼顏不似桃。未能從教化，尚自騁兇豪。勁捷穿雲鶴，顛狂掛壁猱。有時生狡猾，無事起波濤。罪孽如山積，精神似海淘。無由伴松柏，直待掩蓬蒿。

海上述懷

海上風清冷，天根水杳茫。冰山雖斷絕，暑氣自銷亡。雅志橫高節，虛心適大方。披雲遊汗漫，鼓櫂泛滄浪。獨立明千古，周行視八荒。天星非有落，地脈杳無疆。幻化漚千點，浮生夢一場。精神隨手變，花木暫時芳。百歲光陰短，三山道路長。求仙悲漢武，失道歎秦皇。採藥童應老，乘槎客未詳。空餘三島跡，時復顯嘉祥。大竹山、小竹山、車牛島爲之三島。嘉祥，即海市也。

秋日艾山

秋風蕩山嶽，曉日驅雲煙。嫩菊黃鋪地，明霞翠埽天。登臨思海嶠，遊戲挹山泉。巨石危猶壯，寒松老更堅。巖花香馥馥，澗草綠緜緜。遁跡潛行道，虛心不坐禪。觀空雖自在，遇景且留連。放筆紅塵外，馳名紫府邊。猶慚金母訣，敢道玉皇宣。住世過三樂，安時邁七賢。韜光終返樸，應物且隨緣。蝶夢驚千古，神遊待百年。人人還得遇，口口自相傳。



## 武官梨花

白帝離金闕，蒼龍下玉京。地神開要妙，天質賦清英。色貫銀蟾媚，香浮寶殿清。參差千萬樹，皎潔二三更。豔杏無光彩，妖桃陪下情。梅花先自匿，柳絮敢相輕。最好和風暖，尤佳麗日晴。遊人期放曠，羽客賀昇平。未許塵埃染，常資雨露榮。郭西傳舊跡，山北耀新聲。爛熳鶯穿喜，扶疎鵲踏驚。琳宮當戶牖，芝室近簷楹。綽約姑山秀，依稀華嶽精。會看年穀熟，普濟法橋成。

## 登道士谷山

淡蕩春風暖，暄和曉日遲。褰裳登詰屈，絕頂翫幽奇。北海洪濤闊，南山大澤危。東風青鳥下，西嶺白雲垂。眼界空濛極，煙光縹緲隨。精神何灑落，道德自扶持。髣髴丹青外，參差碧漢涯。那煩採芝術，直赴上仙期。

## 《磻溪集》卷之四

棲霞長春子丘處機撰

## 七言律詩

博州戰姑庭楸詩並引

聊城之南，鄒氏之室有戰姑者，本蓬萊人，生含巧思，以綵縷紉結鳥獸、魚蟲、花草之類，隨物變態，不待規模而應之於手，其精理過於生者遠甚。自中年後守寡，通道甚篤，建菴設食以待四方煙霞之侶，且有日矣。無何，佻薄者構成謗讟之私，用浼松筠之操。姑知不易明辨，即會其戚屬，指庭下枯楸而祝之曰：“今仙聖在上，妾

身若無毫髮過，願樹復榮。苟或不然，是妾自負矣，吾誓不與若等共天日。”祝後歲幾半，宵無朕兆，里人笑而嘲之曰：“繁樹若生，不特爾之貞，而我亦富且貴矣。姑聞之，春夢然。”彼楸樹者，以大定庚子歲始植，既植即死，風摧雨剥，殆幾五稔，形質朽殘，固無生理。越明年，建巳之夏，即姑始禱之月也，忽爾靈芽筍發於枯樹之下，狀如朱草，日引脩條，茂葉蔽於堦砌。予初在陝右，屢聞是說，然未詳所見。逮明昌辛亥，塗經此州，聞閭里讚道，及寓宿于姑之家庭，而後悉其事爲不誣。自樹之復榮，於今六載矣，高可倍尋，枝幹扶疎，異於凡木，其傍枝四出，偃蹇遒勁，森然有拔俗凌雲之氣象。長春先生曰：“至誠感物，明德動天，戰姑之謂乎！孰謂道之云遠人？病不誠其德耳！”因得四十字，用紀不神之應。時某年月日。

外口生非謗，虛心禱證明。長楸根已爛，朽枿筍重榮。孟氏悲黃竹，田真歎紫荊。昔年聞孝義，今日表忠貞。

### 答號縣猛安鎮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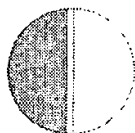
酷愛無人境，高飛出鳥籠。吟詩閑度日，觀化靜臨風。杖策南山北，酣歌西坂東。紅塵多少事，不到白雲中。

### 答號縣李四秀才

嚴冬極瀟灑，短晷急周旋。獨立紅塵外，孤吟碧嶂前。側身窺洞口，明目注山巔。遙望青峰雪，皚皚白映天。

### 訪終南懷道村寧之道留宿竹園

懷道訪之道，據情遠世情。安居神自爽，欲睡夢還驚。仙院風



光雅，瓊林月色清。儒生真得趣，奚戀紫袍榮？

### 讚長生先生

法眷我昏耳，仙儔誰福乎？東萊高士傑，西洛大名殊。後獲宗乘教公最後出家，先開道德模。深知童子力，乃感聖賢扶。

### 讚玉陽先生

故國真仙子，東方大達人。清高何異俗，爽邁不同塵。表裏天俱賜，行藏世絕倫。時時期禍福，徵驗默通神。

### 寄題礪溪太公廟

一景通高下，三峰鎮古今。路穿雲洞滑，祠隱釣溪深。出竇飛泉迸，參天古栢陰。快哉清絕地，堪暢野人心。

### 春日登覽

時出碧雲堂，迴旋望八荒。雲收千里淨，風散百花香。欲海愁思遠，春山興味長。楮筇登眺罷，深入醉中鄉。

### 初雪

昨夜雨成雪，今朝地變銀。窓明不是曉，野暗即非塵。出海金波淡，彌天玉樹新。乍觀清入眼，堪動作詩人。

### 秋雨

信宿天飛雨，清秋地湧波。沉陰韜日月，滄溟漲江河。紫塞歸鴻恨，青山隱士歌。不防居石室，高枕詠煙蘿。

### 出 都

乍出皇都外，高吟野興馳。開籠鸚鵡俊，展翼鳳凰奇。白馬翩翩驟，青山隱隱移。長安一片錦，指日到無疑。

### 登易州西山

褰裳步不毛，絕頂望秋毫。深谷杳冥峻，亂山重疊高。森森骨髓戰，眈眈目睛勞。自笑無心客，何如掛壁獠。

### 題 艾 山

一朵黑雲寒，亭亭杳靄間。天垂滄海闊，地鎮白雲閑。五嶽名雖隱，三神道可攀。時觀觸石化，甘露沃塵寰。

### 望 崑 崙

舊隱崑崙地，東南一望嘉。玉峰排海嶽，雲錦散天花。氣鬱鍾三秀，神清邁九華。時當春雪霽，盈眼白朱砂。

### 登 蓬 萊 閣

一上蓬萊閣，虛心瞪目遙。雲移山自長，水到海還消。俯視蛟龍窟，傍觀鳥鵲橋。何憂遠輕舉，咫尺近丹霄。

### 望 海

海色吞天色，風聲雜水聲。雲翻魚鱉駭，雷動鬼神驚。射激千巖險，汪洋萬里平。時無釣鼉手，擲犗引長鯨。

### 山堂雨霽

曉日三竿麗，千山一望平。高吟神愈暢，遠眺目增明。雨後簷前潤，風來座上清。心非同道者，不使過門行。

### 夜深對月二首

耿耿中宵月，無人獨自行。下連滄海白，高滿太虛清。舊跡離三島，游空照萬城。城中多少客，睡重不能驚。

耿耿中宵月，無人獨自明。天邊維斗暗，地上百邪驚。野鶴依稀辨，群龍夭矯鳴。尋常三五夜，未有一般清。

### 初冬括馬值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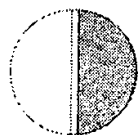
十月滂沱雨，三更洶湧聲。浮雲連海嶠，激水灌山城。野暗風波急，泥深道路傾。行人兼走馬，一夜到天明。

### 初 雪

行看十月盡，偶見六花飛。散漫迴風急，繽紛入夜微。山川淡屏帳，星斗失珠璣。曉色衝天淨，銀霞爛日輝。

### 遊 春

一夜春風暖，三竿曉日華。有山皆著錦，無地不開花。金谷人多感，桃源路易差。迴頭皆是夢，說與道人家。



春夜雨二首

山光獨冷淡，景色未鋪陳。細雨偏霑物，輕風不著人。融和三月暖，次第百花新。靜夜軒中臥，閑吟海上春。

春色來何晚，清明不見花。開軒觀翠竹，撥土認黃芽。夜雨微微作，光風漸漸嘉。參差三月盡，桃李滿天涯。

雲 峰

九夏時炎赫，千山氣鬱蒸。翔空初漠漠，變態復層層。岌嶮真堪畫，孤高不可昇。何當仙去也，跨鶴上憑陵。

(棧木海北)<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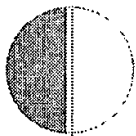
修殿乏材，令工師棧木海北，至濱，阻風，殆十餘日。秋八月有九日，方西南風，棧木乘之，始達膠東。

日落金風順，潮平棧木開。雲帆爭岸急，曉日映天來。海北雖多難，膠東幸少災。不憂成大厦，已見得良材。

自 述

白髮年來長，紅顏日漸凋。未能明道術，欲去問松喬。罔象如何覓，還丹著甚燒？欽依三洞訣，得使萬緣消。

① 《道藏》本闕題，今據文意補。



## 五言絕句

藍 田

萬壑舒紋錦，千峰列畫屏。雨餘藍水白，雲斷玉山青。

復 歸 隴 山

鶴性還山好，雲峰當夏奇。避風權過海，得雨不留池。  
獨坐長松下，孤吟亂石邊。夜騎朱頂鶴，時訪白雲仙。

愍 物

皇天生萬類，萬類屬皇天。何事縱陵虐，不教生命全？  
陰陽成造化，生滅遞浮沉。最苦有情物，難當無善心。

秋 夜

露氣含秋爽，天光照夜明。隴頭殘月暗，溪上曉風清。  
玉露夜漫漫，銀河秋耿耿。風含水谷清，月耀天衢冷。

清 曉

銀河初變色，星斗欲翻空。殘月半輪白，曉霞千丈紅。  
舞鶴夜初曉，游仙夢始驚。月銜山轉大，風度水偏清。

清 興

三冬遊海上，六出滿天涯。爲訪神仙窟，經過道士家。  
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神爽得三昧，清和消百殃。

## 造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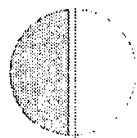
造物通神化，流形滿大千。群迷長受苦，萬聖不能悛。  
太混一時剖，空花千古繁。神奇億萬變，道德杳冥存。  
萬化隨時出，三光合度明。九霄宮運轉，八極自生成。

## 示衆

色身元有限，情欲浩無涯。癡似蜂貪蜜，狂如蝶戀花。  
六根誰是主？貪欲自招殃。一念色心動，百骸秋氣傷。  
外物於身患，狂心不自監。病深方省欲，禍極始知貪。  
最愛三田寶，難禁五欲情。後生須自重，元氣莫相輕。  
四大本無託，百年還有期。衆人皆不悟，三教莫能規。  
失道本無命，得時元有期。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  
紅顏若春樹，白髮似秋霜。俯仰一時過，驅馳三界忙。  
繁華媚春雨，衰草淡秋煙。日月暗相逼，古今經幾遷。  
羅綺千箱滿，金珠萬斛盈。只知他物好，不覺自心縈。  
厦屋千間峻，良<sup>①</sup>田萬畝平。自心非實相，他物是虛名。  
世事無窮變，悶愁不測來。志心行言之，門戶少兇災。  
禍福相生滅，榮枯遞獻酬。不窮天外樂，那免世間憂！  
精神多削弱，機巧益巉巖。未及開籠鳥，還同作繭蠶。  
遇戰皆奔北，逢迷孰指南？身心多自役，道德有誰參？  
物裏光陰促，人間興廢多。覺來渾似夢，貪得又如何？  
彼此衆生性，朝昏雜念魔。靜觀無以救，長歎復如何！

① 《道藏》本“良”字作“淚”，今據金刻本改。





假饒身富貴，不及性圓通。道德希夷妙，春秋殺伐空。  
大夢何時覺？浮生曠劫迷。乾坤無晝夜，日月走東西。  
妙理無由得，狂心不奈何。念隨空變化，精自欲消磨。  
愛欲時光短，前程地獄深。莫教空度日，切要緊降心。  
寬容無怨害，柔弱勝剛強。滿口齒先落，終身舌未傷。  
紅海無拘容，乾坤自在人。子陵猶傲帝，王霸不稱臣。  
石髓能延壽，丹砂解駐顏。葛洪遊大海，王烈遇深山。  
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  
真陽加滿腹，遐壽可齊天。世事皆虛耗，心神莫倒顛。  
像教終難入，名言不可求。心中無雜念，境上得閑游。  
浮華皆是夢，外物豈能堅？若不通三一，如何出大千？  
可畏風前燭，堪嗟水上漚。百年如反掌，千古暫迴頭。  
衆生多患難，大道苦希微。不有神仙福，難明造化機！  
衆生皆爲口，終日苦勞心。目眩空花亂，身隨萬物淫。  
衆生心不盡，大道理難明。若要開天眼，須當滅世情。  
日月交加迫，朝昏返復催。光陰留不住，生死突將來。  
自然生有漏，誰解入無餘？不見眼前欲，方知心上虛。  
有情知道遠，無事覺心寬。造化開天窟，精神柰歲寒。  
茫茫三界闊，混混百邪深。萬古常存道，群生不了心。  
五福唯高壽，三靈獨配人。優游閑卒歲，放浪不拘塵。  
聖賢非道遠，功德在人修。不向此心覓，更於何處求？

### 修 道

眼耳離聲色，身心却有無。自然通造化，何必論精麤？  
鍊氣清心士，干雲拔俗標。心如山不動，氣似海常潮。

萬緣如嚼臘，三毒似銷冰。既出陰陽殼，那論大小乘？  
五眼元同體，三身共一枝。寸心無我後，圓覺照空時。  
自生還自滅，無淺亦無深。不悟身非我，難明物是心。  
踏碎虛空界，崩開造化權。浮雲收靜境，慧日照禪天。  
一言何所在，萬事不相干。造化開天窟，精神耐歲寒。  
眼根雖有用，心地了然休。且向一生夢，聊隨萬化游。  
身猶方丈窄，心若太虛寬。四海千山隔，三靈一體觀。  
寂滅無心地，光明耀太虛。瑠璃含寶月，網絡貫天珠。  
登真無濁氣，邁俗有清標。急急離長夜，冥冥上太霄。  
玉鼎丹砂沸，金壺碧酒香。鬼神心莫測，天地壽難量。  
夢斷華胥國，神游紫府天。興邀三島客，閑訪十洲仙。  
道因無事得，法爲有心生。若解除三毒，應當出五行。  
道自無爲顯，心因有法生。混元含萬象，太一起虛名。  
有動緣無動，無爲即有爲。三光不照處，萬象顯明時。  
本自無心得，何勞用意思？五行不到處，萬化總歸時。  
月上中天皎，風來半夜清。洞天人不到，閑客自相迎。  
藥圃芝田淨，金壇玉宇新。壺中天不夜，物外景長春。  
十洞高真列，三天上聖居。白雲能送客，青鳥解傳書。

### 讚 道

大道元無極，長生豈有涯？劫終權返實，時運復開花。  
道德元無象，丹青畫不真。聖賢潛濟物，今古默通神。  
道德三綱啓，乾坤萬象陳。山河蟠地軸，日月走天輪。  
恍惚神爲幹，氤氲氣是芽。乾坤如長葉，日月似開花。  
道運陰陽秀，天成造化功。鬼神精不見，山海氣潛通。

道運陰陽秀，天垂雨露精。三光同照耀，萬化悉生成。  
道運陰陽秀，人霑雨露恩。幽明隨日月，造化出乾坤。  
大朴含元氣，無方稟至神。至神通造化，元氣合經綸。  
大聖開天地，長空布日星。迴還分晝夜，今古照生靈。  
日月騰光彩，風雷震杳冥。含弘無作用，變化有神靈。

## 《磻溪集》卷之五

棲霞長春子丘處機撰

詞<sup>①</sup>

無俗念

居磻溪

孤身蹭蹬，泛秦川，西入磻溪鄉域。曠峪巖前，幽澗畔，高鑿雲  
龕棲跡。煙火俱無，簞瓢不置，日用何曾積？饑餐渴飲，逐時村巷  
求覓。

---

① 丘處機及其他全真諸子對金元詩詞的形式多有發展和創造。根據左洪濤的研究，《磻溪集》所收詞共 152 首、51 調，其中多有更改傳統調名者，如改“點降唇”為“萬年春”、改“卜算子”為“黃鶴洞中仙”、改“憶江南”為“望蓬萊”等；且有變調或同調異體者，如卷六所收 72 字的“烏夜啼”即與《詞譜》等所收 47 字、48 字、50 字的三體“烏夜啼”差別很大，顯為新詞，而卷五“月中仙”則可補“月中桂”104 字一體，卷六“青蓮池上客”可補“青玉案”66 字一體，卷六“賀聖朝”也可補 50 字一體；又有清人萬樹《詞律》、王奕清《欽定詞譜》未收詞牌，如卷六“下手遲”（又名“恨歡遲”，但與《詞律》、《詞譜》等所收“恨來遲”之別名“恨歡遲”無涉）。詳請參閱左洪濤《金元時期道教文學研究——以全真教王重陽和全真七子詩詞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74～280 頁。

選甚冷熱殘餘？填腸塞肚，不假珍羞力。好弱將來，餬口過，免得庖廚勞役。壯貫皮囊，薰蒸關竅，圖使添津液。色身輕健，法身容易將息。

其二 歲寒守志

同雲瑞雪，正三冬，鬱閉嚴凝時節。寂寞山家，孤悄悄，終日無人談說。敗衲重披，寒垞獨坐，夜永愁難徹。長更無寐，朔風穿戶淒冽。

求飯朝入西村，臨泉夾道，玉葉凌花結陝西有一種草，長二尺許，不知名，秋冬則上莖死、下莖活，曉寒則於半莖之間結冰二稜，如箭羽狀。凍手頻呵，仍自恨，濁骨凡胎爲劣。晝夜參差，饑寒逼迫，早晚超生滅。須憑一志，撞開千古心月。

其三 抨碁

前程路遠，未昭彰，金玉仙姿靈質。寂寞無功，天賜我，碁局開顏銷日。古栢巖前，清風臺上，宛轉晨餐畢。幽人來訪，雅懷閑闢機密。

初似海上江邊，三三五五，亂鶴群鴉出。打節衝關，成陣勢，錯雜蛟龍蟠屈。妙筭嘉謀，斜飛正跳，萬變皆歸一。含弘神用，不關方外經術。

其四 讚師

漫漫苦海，似東溟，深闊無邊無底。遶遶群生，顛倒競，還若遊魚爭戲。巨浪浮沉，洪波出沒，嗜慾如癡醉。漂淪無限，化鵬超度能幾？

唯有當日重陽，惺惺了了，獨有衝天志。學易年高，心大悟，掣斷浮華韁繫。十載丹成，一時功就，脫殼成蟬蛻。從師別後，更誰風範相繼？

其五 簑衣

深溪古岸，到秋來，莎密茸茸無極。揀擇修纖，歸洞府，虛落晴天吹炙。兩束絲乾，千條繩就，不假良工織。閑軒親自，結成漁父裝飾。

時伴樵牧嬉游，青山綠水，帶雨和煙適。妙絕堪珍，幽徑晚，披雪衝開蘆荻。我本忘名，人皆易號，喚作簑衣客。磻溪皆呼簑衣先生。他年功滿，化雲天上無跡。

其六 竹

虚心翠竹，稟天然，一氣生來清獨。月下風前，堪賞翫，嘲謔令人無俗。嫩葉蕭騷，隆冬掩映，秀出千林木。英姿光潤，狀同玄圃寒玉。

好事東里田侯乃東鄰菴主也，南溪新種，使我開青目。盡日高吟，窗外看，風颭筠梢搖綠。冉冉幽香，蕭蕭疎影，坐臥清肌肉。雲龕閑伴，雅懷惟稱仙福。

其七 月

偃巖傍隴，撝音隘長更，蕭索昏魔非一。皓月澄澄，山上顯，天角輝輝初出。露結霜凝，金華玉潤，淡蕩何飄逸！清臨寰宇，發揚神秀姿質。

悽愴六合群情，淹沉幽昧，慘怛劬勞疾。大闡良因，弘濟度，皆

得逍遙寧謐。浩氣騰騰，餘光藹藹，至性那虧失？圓明法界，法輪常自充實。

其八 暮秋

霜風蕩颺，舞飄零，木葉斜飛阡陌。極目長郊，凝望處，衰菊爛熳猶坼。點點蒼苔，漫漫朝露，漸結清霜白。山川高下，盡成一片秋色。

瀟灑萬物摧殘，淒涼天氣，愁損征途客。水谷雲根，無可翫，獨有蒼蒼松栢。悟道真仙，忘機逸士，亘古同標格。欺寒壓衆，自來天地饒得。

其九 述懷

群山四瀆，暮天晴，揮斥陰魔潛伏。太一巖前，風道快，千尺波翻蟾足。怒雪驚濤，衝堤拍岸，雷輶雲翻逐。青鷗白鷺，月明江上飛速。

高下萬疊千群，相呼相召，會合清江曲。寶月神珠，時逗引，輶出都忘鈴束。踴躍飄飄，玲瓏燦燦，價忽連城玉。含弘光大，上天入地翻覆。

其十 仙景

十洲三島，運長春，不夜風光無極。寶閣瓊樓，山上聳，突兀巍峩千尺。綠檜喬松，丹霞密霧，簇擁神仙宅。漫漫雲海，奈何無處尋覓！

遙思徐福當時，樓船東下，一去無消息。萬里滄波，空浩渺，遠接天涯秋碧。痛念人生，難逃物化，怎得游仙域？超凡入聖，在乎

身外身易。

### 其十一 樂道

迎今送古，歎春花，秋月年年如約。物換星移，人事改，多少翻騰淪落？家給千兵，官封一品，得也無依託。光陰如電，百年隨手偷却。

有幸悟入玄門，擘開疑網，撞透真歡樂。白玉壺中，祥瑞罩，一粒神丹輝霍。月下風前，天長地久，自在乘鸞鶴。人間虛夢，不堪回首重作。

### 其十二 性通

法輪初轉，慧風生，陡覺清涼無極。皓色凝空，嘉氣會，豁蕩塵煩胸臆。五賊奔亡，三尸逃遁，表裏無蹤跡。神思安泰，湛然不動戈戟。

信步紫陌紅塵，飢餐渴飲，度日隨緣覓。物外閑中，天地寶，時復玎璫敲擊。後約參師，前程歸路，自有真消息。鶴書來召，坐昇雲漢游歷。

### 沁園春

示衆

世事紛紛，似水東傾，甚時了期？歎利名千古，爭馳虎豹；丘原一旦，總伴狐狸。枳棘叢中，桑榆影裏，亂塚堆堆誰是誰？君知否，謾徒勞百載，空皺雙眉。

爭如歸去來兮，放四大優游無所爲。向碧巖古洞，完全性命；臨風對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鍾美酒，日月循環不老伊！童

顏在，鎮龜齡鶴壽，罷唱黃鸝。

列鼎雄豪，兔走烏飛，轉頭悄然。似電光開夜，雲中乍閃；晨霜迎日，草上難堅。立馬文章，題橋名譽，恍惚皆如作夢傳。爭如我，倣忘機息慮，返樸歸原。

壺中異景堪憐，是別有風花雪月天。翫四時時現，祥雲瑞氣；三光光罩，玉洞瓊筵。滿泛流霞，高吟古調，骨健神清丹自圓。真堪愛，待功成一舉，永鎮飛仙。

智慧男兒，速悟塵勞，勿將性疲。但此身彼物，皆名幻化；多虛少實，不可追隨。萬種纏絲，千般汨沒，荏苒光陰老却伊。爭如向，太玄真教法，討論希夷。

乾坤蕩蕩無依，似一片閑雲出世奇。悟性宗合道，恩山易挫；神舟得岸，苦海難迷。行滿功成，仙游羽化，物外何如土底歸。無他事，要昇天入地，俱在心爲。

## 其二 心通

大智閑閑，放蕩無拘，任其自然。寄雅懷幽興，松間石上；高歌沉醉，月下風前。玉女吹笙，金童舞袖，送我醺醺入太玄。玄中理，盡浮沉浩浩，來自綿綿。

奇哉妙景難言！筭別是人間一洞天。倣立身敦厚，山磨歲月；從他輕薄，海變桑田。神氣沖和，陰陽升降，已占逍遙陸地仙。無煩惱，任開懷縱筆，狂寫詩篇。



## 其三 九日號縣修朝真醮

曄曄重陽，秀氣飄飄，廓周大千。正故菴交會，賓朋浩浩；青霄依約，鴻鴈翩翩。是處登高，銜杯逸興，放曠猶如陸地仙。朝真會，讚金風淡蕩，玉露新鮮。

黃花嫩藥堪憐，散裊裊清香滿坐傳。使衆人得味，皆明至道；群鶯無語，獨王去聲秋天。艷杏妖桃，繁華春景，莫與凝霜敢鬪堅。乘嘉趣，對芳叢爛飲，一醉三年。

## 水龍吟

西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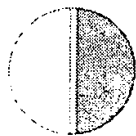
鳳鳴南邑清嘉，大仙降跡行鸞地。琳宮寶閣，星壇月館，槐陰竹翠。煙蓋雲幢，影搖寒殿，往來呈瑞。向虛亭東望，平川似錦，洪河泛，渺天際。

山秀水甜人義，遍坊村、各生和氣。我來不忍，輕歸劉蔣，天心地肺。須待他時，暗淘真秀，育成丹桂。去長安路上，眠冰臥日，作終身異。

## 其二 警世

筭來浮世忙忙，競爭嗜欲閑煩惱。六朝五霸，三分七國，東征西討。武略今何？在空悽愴，野花芳草。歎深謀遠慮，雄心壯氣，無光彩，盡灰槁！

歷遍長安古道，問郊墟、百年遺老。唐朝漢市，秦宮周苑，明明見告。故址留連，故人消散，莫通音耗。念朝生暮死，天長地久，是誰能保？



其三 夜晴

夜晴寥廓初寒，淡天瑩徹瑠璃翠。無陰樹下，長安樓上，月明風細。百禍潛消，萬家同賞，一般清味。見金星朗朗，銀河耿耿，交光燦，滿天地。

流轉碧空如水，任縱橫、略無凝滯。衝山拍海，傾光騰秀，綿綿吐瑞。達了從茲，寶餅堅固，玉漿時泥。把衷情欲訴，何人會得，且陶陶醉。

其四 春興

昊天空闊初晴，氣迴萬物欣欣茂。亭臺俯仰，山川高下，粧成錦繡。碧洞清泉，響聞迢遞，一聲長溜。更時時注目，悠悠遠看，青峰上，白雲湊。

無限靈禽異獸，慰閑心、不辭柴瘦。含風翠柏，雙崖爭長，千株競秀。耀日丹臺，四時爲伴，百年隨壽。任寒來暑往，星移物換，得高眠晝。

洞天春色盈盈，亂山秀出千堆錦。雲收雨歛，曉晴煙淡，碧空橫枕。高臥怡怡，頓開懷抱，釋迷忘寢。看仙花瑞草，迎風照日，騰光彩，異凡品。

歡慶時豐歲稔，萬邦寧、百邪俱禁。太平國裏，長安陌上，縱橫有甚。大道無疑，傍門斜徑，不須詳審。是從來浩劫，神仙過路，但曾經恁。



## 其五 道運

混元南嶽初開，瑞雲透出崑崙表。星移電轉，陰昇陽降，紅光縹緲。鶴舞鸞翔，看烏龜共，赤蛇蟠遶。盡鴻濛一氣，烹成造化，神仙道，片時了。

雲散十洲三島，洞天深、月明風裊。此時占得，長生門戶，遐齡體調。吟詠從他，海移山變，石枯松老。伴煙霞獨向，非非境外，恨知音少。

## 滿庭芳

述懷

漂泊形骸，顛狂蹤跡，狀同不繫之舟。逍遙終日，食飽恣遨遊。任使高官重祿，金魚袋、肥馬輕裘。爭知道，莊周夢蝶，蝴蝶夢莊周？

休休，吾省也，貪財戀色，多病多憂。且麻袍葛屨，閑度春秋。逐瞳巡村過處，兒童盡、呼飯相留。深知我，南柯夢斷，心上別無求。

## 其二 警世

百尺危樓，千間峻宇，艷歌出入從容。幻身無賴，何異燭當風。舊日掀天富貴，當時耀、絕代英雄。百年後，都歸甚處？一旦盡成空！

諸公，聞早悟，抽身退跡，躍出樊籠。念本初一點，牢落無窮。幸遇時平歲稔，偷閑好、消息圓融。忘機處，靈波湛湛，獨鎮水晶宮。

其三 （謝鄉中善士爲葬先考妣）<sup>①</sup>

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餘年，聞鄉中善士爲葬先考妣，不勝感激！遂成小詞寄謝云。

幼稚拋家，孤貧樂道，縱心物外飄蓬。故山墳壠，時節罷修崇。幸謝鄉豪併力，穿新壙、起塔重重。遺骸並，同區改葬，遷入大塋中。

人從，關外至，皆言盛德，悉報微躬。耳聞言，心下感念無窮。自恨無由報德，彌加志、篤進玄功。深回向，虔心道友，各各少災兇。

其四 九日

塞鴈聲迴，園林色變，暮秋別是風光。練波橫地，錦樹映天長。過雨雲山磊落，迎霜茂、金菊芬芳。佳辰會，千門萬戶，歡笑慶重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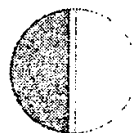
嘉祥，誰得遇，吾門四友，極味先嘗。乃頻霑，清露時倒霞漿。飲罷醞醕灌頂，歸來後、月滿虛堂。無愁思，陶陶快樂，酩酊入仙鄉。

神光燦<sup>②</sup>

悲歡絕念，視聽忘懷，從初號曰希夷。不曉根源，剛強說是談非。百般拈花摘葉，謾徒勞使盡心機。這些事，算人人易悟，箇箇難依。

① 《道藏》本闕題，今據詩意補。

② 《道藏》本“神光燦”前原有“其五”字，將詞牌誤爲題目，今刪改。



不在唇槍舌劍，人前鬪惺惺，廣學多知。上士無爭，只要返樸除疑。冥冥放開四大，把塵勞一旦紛飛。認得後，管教賢拍手笑歸。

推窮三教，誘化群生，皆令上合天爲。慕道修真，行住坐臥歸依。先須保身潔淨，內常懷愍物慈悲。挫剛銳，乃初心作用，下手根基。

欸欸磨礪情性，餘貪愛時時，翦拂愚迷。福慧雙全，開悟自入希夷。靈臺內思不疚，任縱橫出處何疑。徹頭了，儘虛空裁斷是非。

修真門戶，大道家風，長春境界無邊。秀氣盈盈，閑裏別有壺天。天中自然快樂，運三光日月周旋。忘伎巧，任淳風坦坦，聖道平平。

一念還鄉寂處，三宮罩清靈，萬派歸源。浩浩神光，來去透骨綿綿。行人頓除造作，待功成指日登仙。未行者，向詞中明取一言。

## 上 丹 霄

迷 惑

洞天清，神山秀，少人行。盡貪戀、世夢崢嶸。仙風瑞景，眼前雖頓却如盲。愛河終日，競浮沉、來往縱橫。

東方出，西方沒，南方死，北方生。四方轉、異類翻騰。區區甚日，道眸開闡欲心更。願將靈質，悟空華、彼岸高登。

其二 贈京兆府統軍夾谷龍虎

感皇恩，承天詔，控西南。大門敞、高對煙嵐。雙權再任，過期無代復登三。晏然軍國，事和平、災害封緘。

年將暮，心歸道，搜玄路，訪清談。降尊寵、謙下無慚。山人放曠，本來無得有何參？但能慈忍，戒荒淫、名掛仙銜。

其三 答隴州防禦裴滿鎮國

厭塵勞，拋家計，慕清閑。向物外、觀照人間。須臾變滅，蜃樓欹側海濤翻。暫時光景，轉身休、百歲如彈。

掀天富，傾城麗，過人勇，徹心姦。盡逐境、顛倒循環。紛紛醉夢，往來爭奪苦摧殘。不如聞早，伴煙霞，高臥雲山。

月中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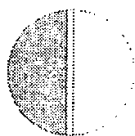
賞月

日色西沉，上高臺、迥觀天地寥廓。疎星隱現，空一輪明月，昭昭無著。皓然三界外，似百鍊、青銅鑑躍。處處恩光被，家家照臨，庭戶啓溟漠。

長生萬里清風，助乾坤蕩搖，雲霧難作。仙宮寶殿，正爛霞金碧，相輝參錯。大哉銷夜景，鎮千古、含弘磊落。有志攀青桂，蟾宮兔邊看搗藥。

其二 山居

側磬懸鍾，慕巢由、隱淪活計蕭索。天然耿介，愛一身孤僻，逍遙雲壑。利名千種事，我心上、何曾挂著？幸遇清平世，諸軍宴安，



刀劍罷揮霍。

民歌兩穗之豐，教門興我忘，三島之約。來賓去友，遞日常幽谷，驂鸞騎鶴。洞前無限景，異花秀、香風噴薄。更謝汧源衆，友餐助余長嘯樂。

### 其三 對松

落落長松，倚浮雲、大山高占幽僻。亭亭隱士，愛洞天巖穴，深藏虛極。對門開是景，挂猿猱、離羅峭壁。盡日無他事，唯調虎龍，交媾坐磐石。

時時鶴聽嘉音，動笙簧轉流，空外飄激。人明至道，惡管絃幽噓，花間沉溺。出群常羨此，歲寒重、孤凝黛色。鍊性超於彼，身閑永同居壽域。

### 瑤臺月

自詠

平生懶墮，只贏得，無憂一枕高臥。蓬頭垢面，不管形骸摧挫。任三光、日夜奔馳，放四大、林泉擔荷。深溪畔，幽巖左。青山擁，白雲鎖。災禍！雷轟電掣，無由近我。

日午起、行了還坐。把舊習、般般打破。清閑處唯有，這些兒箇。倦貪心、樂受貧窮，愛恣意、慵興煙火。糧無貯，丹無貨。蕭然唱，灑然和。堪可！神仙未了，優遊且過。

### 其二 勸酒

浮名浮利，歎今古、悠悠顛倒人泥。茫茫宇宙，多少含靈愚智。盡勞生、終日貪圖，競抵死、奔波沉滯。觀烏兔，嗟身世。百年壽，

一春寐。虛費！爭如滿酌，流霞送醉？

助四大、聊壯神氣。辨萬化、休論富貴。時時訪山谷，道人遊戲。傲猖狂、物外高吟，慶滑醅、杯中美味。開懷抱，忘愁繫。解其紛，挫其銳。遙致！青松皓鶴，縣縣度歲。

### 木蘭花慢

轉 輪

歎靈源曠代，本無極、信優游。自樸散形生，銷磨混沌，落入行囚。玲玢四方宛轉，向迷津、大海苦淹留。法界群情擾擾，夢魂千古悠悠。

淪流！販骨如山，知何日、是程頭？好鍛鍊真空，三光慧照，萬劫雲收。終須捨身拚命，更惜頭護面幾時休。裂碎中間一點，便超得岸神舟。

### 其二 西號作善者多，而感應屢至

佇登臨曠望，湧雲氣、北山興。旋恍惚陰陽，虛無變化，寥廓充盈。奇峰狀如太華，靄稜層、峻極染空青。急雨翻盆潑墨，迅雷激電飛聲。

威靈！大騁神通，三伏暑、結凝冰。歎是處飄風，良田遇害，厦屋遭傾。唯斯道鄉幸感，屢涔涔至也忽然輕。深信皇天輔德，善因惡果分明。

### 望海潮

學 道

神仙風範，長生門戶，從來道德爲基。餘外萬般，留心一念，顛



狂造作皆非。真教示開迷。自上古軒轅，龍駕騰飛。代代相傳，授至今日盡歸依。

虛無千聖同規。蓋摧殘嗜欲，剖判天機。貪利喻讎，觀身是夢，婪耽不整容儀。恬素返希夷。任垢面蓬頭，紙襖麻衣。行滿都拋却泛，寥廓步雲霓。

## 其二 脫俗

堅牢基址，清閑門戶，生涯不比塵緣。幽曠大山，通明上士，逶迤倣倣神仙。勤動向巖前。緩植桂栽松，藥圃芝田。萬仞高峰，下伴龜鶴度流年。

吾常志僻心顛。愛簞瓢淡薄，詞翰嘲掀。幽洞小溪，開懷取興，時成短句長篇。駝馬勝花牋。任奮筆狂吟，走霧飛煙。放蕩如如性混，終日恣乾乾。

## 醉蓬萊

九月十八日西號劉氏醺

乍三清鶴降，萬里雲收，昊天空翠。玉磬琅琅，動乾坤聲銳。盡日修齋，虛堂設醺，慶大仙恩惠。滿獻霞觥，長歌妙曲，留連師意。

二九良辰，菊花開遍，正是重陽，素秋佳氣。爛熳香風，健飄飄丹桂。秀景稀逢，上真難遇，幸一時相際。鴈影沉沙，蟾光照夜，醺醺同醉。

## 齊天樂

憶法眷

自東離海上元本，三州四人同契。異域殊鄉，同行並坐，終日

相將遊戲。談玄論妙，究方外清虛，道家真味。唱和從容，一時法眷情何義。

如今分頭迥然，苦志勤心磨（鍊）<sup>①</sup>，各逃傾逝。既是飄零，難爲會合，幽僻關山迢遞。乾坤間隔。望落落猶如，曉星之勢。再遇何年，駕雲朝上帝。

### 漢宮春

苦志

二十年間，大魔交正陣，約度千重。狂弓迸箭，暗窓零落無窮。因心睡覺，透歷年、無礙真宗。興慧劍，群魔自然，消散獨聘威雄。

出入銳光八表，筭神機莫測，天網難籠。驅雲掃霧蕩搖，法界無蹤。飛騰變化，任太虛、蕭瑟鳴風。巡四海，崢嶸□□，往來幾箇人同？<sup>②</sup>

### 留客住

修道

四元遇，過華山、共臨秦地。詠歌談笑，暗闡重陽嘉趣。無爲自令人化，有幸天使，官磨相間阻。東連海上，奮三公、高義大開門戶。

教行普，歎我離群□<sup>③</sup>。忘形慵舉，內省無僭，外患何憂何懼？三光盛衰交變，萬化恩害，相生天地數。留身且住，待青霄、得志坦

① 《道藏》本“苦志勤心磨（鍊）”句較“齊天樂”詞牌疑多一字，蓋爲刻版者誤添，或是丘處機始創之。

② 依“漢宮春”詞牌，《道藏》本下闕疑缺二字，蓋爲刻版者漏刻。

③ 依“留客住”詞牌，《道藏》本下闕疑缺一字，蓋爲刻版者漏刻。

然行步。

## 梅 花 引

磻溪舊隱

無名客。無牽迫。無桑無梓無田宅。古巖前。老松邊。長歌隱几，徐徐考太玄。玄中默論無生死。實際何曾分彼此？貫千經。協三靈。包含萬化，都歸一念冥。

行不勞。坐不倦。任行任坐隨吾便。晚風輕。暮天晴。逍遙大道，南溪上下平。溪東幸獲忘形友。月下時斟宵夜酒。酒杯停。月華清。披襟散髮，欣欣唱道情。

## 六 么 令

法 性

渾淪樸散，天地始玄黃。鳥飛兔走漸生，群物類開張。一點如如至性，撲入臭皮囊。游魂失道，隨波逐浪，萬年千載不還鄉。

錯了鴻濛體段，憎愛日相望。却認父母形骸，做我好容光。劫劫輪迴販骨，受盡苦和殃。何人聞早，尋他歸路，瑩然恢廓舊嘉祥。

## 芰 荷 香

乞 食

日奚爲？信騰騰遶村，覓飯充飢。攔門餓犬，撐突走跳如飛。張牙怒目，待操心，活齷人皮。是則(是)①教你看家，寧分善惡，不辨高低？

① 依“芰荷香”詞牌，《道藏》本上闕疑多一字，蓋爲刻版者誤添。

可歎狺狺此物，蓋多生乖劣，一性昏迷。談科演教，叮嚀招耳難知。雖然太上，駕親臨，無處慈悲。爲人早早修持。還到恁時，發忿應遲。

### 喜遷鶯

鍊心

要離生滅。把舊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欲千重，身心百鍊，鍊出寸心如鐵。放教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顛蹶。事猛烈，仗虛空一片，無情分別。

關結。除縲紲、方遇至人，金口傳微訣。頓覺靈風，吹開魔陣，形似木雕塈捏。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恁時節，鬼難呼，唯有神仙提挈。

## 《磻溪集》卷之六

棲霞長春子丘處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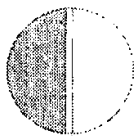
### 詞

#### 鳳棲梧

寄東方學道者

天下風光何處好？八水三川，自古長安道。錦樹屏山方曲遠，天涯海角誰能到？

既是拋家須早早。雲水登程，莫戀閑花草。直至潼關西嶽廟，教君廓爾清懷抱。



其二 道友見訪于磻溪

孤僻崑巖清淨界。鑿土安身，抱道忘知解。道友相看唯莫恠，  
貧閑守拙無相待。

富貴功名堪倚賴。多是多非，尖嶮多成敗。玉食馨香終不耐，  
簞瓢寂淡常安泰。

今日思量當日故。知我前程，迢遞時難度。福祐不弘天不助，  
忽忽欲去無門去。

走骨行屍心已悟。魂夢悠悠，且向磻溪住。幸謝街坊豪傑戶，  
時時驀謂來相顧。

其三 述懷

西轉金烏朝白帝。東望銀蟾，皓色籠青桂。漸扣南華排菊會，  
滿斟北海醺醺醉。

醉臥終南山色裏。山色清高，夜色無雲蔽。一鳥不鳴風又細，  
月明如晝天如水。

雙雙鷺

春山

春煙淡蕩，青山媚行雲，亂飄空界。花光石潤，秀出洞天奇恠。  
戶牖平高萬丈，盡耳目、臨風一快。多生浩劫塵情，曠朗渾無纖芥。

堪愛。逍遙自在。疎枷鎖拋離，業根冤債。風鄰月伴，道合水晶天籟。  
無限崢嶸勝景，盡賜與、山堂教賣。千聖寶珠，酬價問君誰解？

萬年春

土 垆

土穴秋來，溫溫漸覺陽和勝。幽棲興、道家偏稱，疎懶多貧病。  
凜冽天寒，葉落山川淨。窓前競，雪飄風勁，熱焙閑吟詠。

其二 衲衣

衲襖秋來，著身漸覺時相稱。霜天淨、暢懷游興，不怕西風勁。  
百片千條，上下穿聯定。寬還正，外疎狂性，內放明珠瑩。

其三 杜鵑

春暖煙晴，杜鵑永日啼芳樹。聲聲苦、勸人歸去，不道歸何處。  
我欲東歸，歸去無門路。君提舉，有何憑據，空說閑言語。

其四 驚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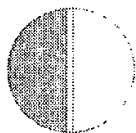
秋夜沉沉，漏長睡酷多思想。須依仗、道情和暢，不縱魔軍王。  
打疊神情，物物離心上。虛空帳，慧燈明放。坐待金鷄唱。

忍辱仙人

號縣元押司求

物外天機唯不審，人間世事無過恁。縱你英雄官極品，身如  
賃，貪饕逼迫應圖甚？

我自飢餐并渴飲，布裏不羨披綾錦。飽暖之餘邪僻禁。虛堂  
任，曲肱展脚和衣寢。



## 其二 春澤

數載田苗長亢旱，今春雨雪何滋漫。嘉兆分明知過半，將來看，掀天大熟譟謳滿。

二月花開成片段，千株柳發排堤岸。又待教人裝好漢。相呼喚，提壺挈榼爭跳竄。

一澤天恩齊慶賀，群生地著無飢餓。愁態眉間都蹴破，還真箇，盈街堆畝收田課。

醞酒邀賓時唱和，排筵看食重堆種。醉飽腥膻心不挫。驕矜過，却憂福裏還生禍。

## 其三 春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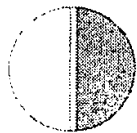
春日春風春景媚，春山春谷流春水。春草春花開滿地，乘春勢，百禽弄舌爭春意。

澤又如膏田又美，禁煙時節堪遊戲。正好花開連夜醉。無愁繫，玉山任倒和衣睡。

## 其四 聲色

豪氣衝天居列鼎，笙歌聒地排淫境。玉鐙飛虬衫帽整，風流騁，不知撲入瑠璃井。

滑壁千尋光似鏡，交加出路無門徑。饒你玲瓏機巧性。難逃命，與他送却頭皮影。



其五 妙用

千古聖賢皆一軌，亘初得得從心起。除此逍遙安穩地，無餘理，自然消息恬然美。

不在勞神并苦己，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并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

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閑把虛空頻趯弄，行雲從，八方上下輕收縱。

兔角錐兒鑽骨痛，龜毛拂子敲山重。掃蕩邪魔靈物空。清風送，太平國裏乘鸞鳳。

黃鶴洞中仙

贈同道

都要奔波走，誰肯堅心守？南北東西總一般，此外無他有。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水到渠成本自然，行滿功還就。

其二 號縣渭南灤裏

此地風光勝，人物俱相應。水竹深藏數十家，戶戶知天命。我愛清虛景，策杖尋幽徑。每日巡村轉一遭，信步閑吟詠。

其三 自述

故里在天涯，海上無名士。因遇終南陸地仙，挈我來遊此。素愛斷蓬飛，野鶴孤雲志。頂笠披簑人不知，便是風狂子。



## 望蓬萊

贈王喬二生

王喬地，一曲甚清嘉。古道彎環連水石，垂楊懷裊帶煙霞。桃李間桑蔴。

其中有，崇道兩三家。知命固窮皆淡薄，樂天清儉不奢華。隨分保生涯。

### 其二 秦川

秦川好，一片錦紋華。日出雨晴山色秀，月明風急水聲嘉。千里淨無涯。

余到此，喜慶復難加。天祐時豐堪養道，地靈人傑不生邪。時復伴煙霞。

### 其三 南溪行

南溪竹，騰秀入青冥。直節虚心功未顯，深根固蒂道先明。霜雪豈凋零。

休悵恨，大器晚圓成。自有孤高棲鳳質，能教倜儻化龍形。他日看超昇。

### 其四 遊興

飄蓬客，天賜水雲閑。自在行時無日月，相隨到處有簑蠻。風雨亦開顏。

修鍊事，地軸鎖天關。出有人無三尺劍，長生不死一丸丹。名列上仙班。

青蓮池上客

入 關

重陽羽化登仙路，兄弟如何措？各各勤修生覺悟。通無入有，  
靜思忘念，密考丹經祖。

一時浩劫真容露。放蕩情懷任詩句，直待人間功行具。雲朋  
霞友，爽邀風月，笑指蓬瀛去。

其二 幽棲

一從東別長安道，西往磻溪廟。漸扣南山名跡杳。洪溝冷淡，  
土龕瀟灑，北府何曾到？

夜深陌上行人悄。獨聽巖前子規叫，切切松梢啼到曉。聲聲  
相勸，不如歸去，爭柰功夫少。

報 師 恩

嘲有髭僧

不僧不道不溫柔，九百人前不害羞。覺性一時超法界，知身億  
劫是吾囚。

改頭換面人難悟，走骨行屍我不憂。得意忘形還樸去，從教人  
笑不風流。

其二 渭南灤裏

一方勝景滿川稀，水竹彎環四面圍。簇檻名花紅冉冉，當門幽  
檜綠依依。

爭歌稚子春風舞，鬪巧靈禽曉樹啼。社內人家三十戶，崇真修

道壓礪溪。

一橫嘉景日常新，古栢森森四季春。福地清高稀俗事，名壇時復會仙賓。

人人盡喜生中國，戶戶虔心敬上真。唯願諸公皆省悟，同登無漏出紅塵。

### 其三 贈道友

神仙縹緲太虛私，世俗無由得見之。幸遇門庭開教化，臨逢齋醮莫推辭。

擔家造孽常終日，作福治心只暫時。更到時來心不謹，終身何以報恩慈？

### 其四 疎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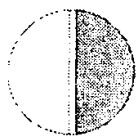
懶看經教懶燒香，兀兀騰騰似醉狂。日月但知生與落，是非寧辨短和長？

客來座上心慵問，飯到唇邊口倦張。不是故將形體縱，養成貧病療無方。

### 金蓮出玉花

#### 得遇行化

重陽師父，昔日甘河曾得遇。大道心開，設教東游海上來。  
天涯迴首，挈得吾鄉三四友。魏國昇遐，驚動秦川百萬家。



其二 自述

蓬頭垢面，不管形骸貧與賤。抱樸頤神，恬惓無憂樂本真。  
冰姿玉體，到了難逃沉土底。子羽潘安，泉下枯骸總一般。

其三 法門寺李生求

一團殞肉，千古迷人看不足。萬種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  
天真佛性，昧了如何重顯證？寶範仙宗，覺後憑君豁蔽蒙。

其四 夏旱

時當正熱，正值天高時雨闕。萬里晴暉，雲欲生來風旋吹。  
如鑪天地，盡日炎炎鎔暑氣。物困人疲，憶得前春嫌雨時。

其五 西號南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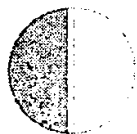
南村地勝，曲水橫斜穿柳徑。是處池塘，拍塞荷花映粉牆。  
高堂大廈，戶戶如屏堪入畫。峻嶺崇崗，日日生雲遙降祥。

其六 青峰

雲收雨霽，露出青峰寒骨勢。野靜天空，岌岌高橫碧落中。  
南溪無景，與爾炎天銷日永。永日題詩，不賦閑愁只賦伊。

其七 號州與丹陽致魔作

登萊灘密，四海皆聞頭插筆。愛爭多詞，不肯饒人些子兒。  
余今向道，非似從前生計較。好弱都休，腦後如今沒筆頭。



## 悟南柯

下元醮喬生簪菊

白露三秋盡，清霜十月初。群花零落共蕭疎。唯有重陽佳景、獨魁梧。

爛熳真堪愛，馨香不可辜。人人皆插滿頭敷。試問喬公簪著、一枝無？

爛熳黃金藥，輕盈白玉枝。重陽留得下元時。醮謝星官特地、獻真師。

牒奏三天主，聲聞九地司。存亡福慶已潛資。大道洪恩兼付、出家兒。

## 其二 贈裴滿子

浩浩塵埃境，翩翩幻化軀。中情不解了須臾。任意奔波顛倒、走崎嶇。

逗引中丹壞，銷磨內藏虛。悲愁災患共縈紆。百便千方醫療、不能除。

## 鍊丹砂

贈周道全

守分莫強圖。遣日閑居。樂天知命忍蕭疎。萬事休論成與敗，兀兀前途。

失也本來虛。得也如何？百年返覆乃須臾。不似中心存道念，賢聖相扶。

清 心 鏡

警 殺 生

萬靈中，人最貴。超群化數屬，三才品位。愚夫甚、却聘兇頑，  
便將爲容易。

殺害生靈圖作戲，全不念地獄，重重暗記。一朝若大限臨頭，  
與他家愷氣。

鬼神擒，鞭撻跪。愁開眼強欲，思量巧計。當頭把、業鏡高懸，  
那冤家怎諱？

拔舌剗心酬快意，全不似舊日，馨香美味。三塗任百毒陵遲，  
再生人卒未？

其二 贈醺衆信內一強公病噎

建齋筵，須省可。休羅列看食，重重堆極。本來要、薦福求恩，  
却招殃惹禍。

強老先生還見麼，莫不是受用，於身太過。如今縱百味珍羞，  
眼相看嚙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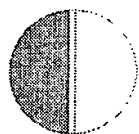
玉鑪三澗雪

勸止同道遊海

最苦三冬冰雪，難當萬里風塵。天涯海角不離身，何處參同心  
印？

況是中舟宛轉，徒勞外景因循。爭如作伴到青春，看我行藏遠

近。



## 其二 勤勞

物外雖分端的，天心未放玲瓏。區區陌上走西東，也學浮生作夢。

夢寐更勞數載，巖龕復度三冬。待他消息顯真空，放出凌雲蟬蛻。

## 其三 自詠

夜宿磻溪古廟，曉登竹徑荒村。日中無事餒巡門，淡飯求他一頓。

不會深窮造化，隨緣且度朝昏。是非人我絕談論，却返生前混沌。

一性昭彰乍顯，二儀混合初融。飄飄法界任西東，到處神光覆擁。

萬籟寒泉湊頂，八方瑞靄騰空。怡然獨向九霄中，坐看浮生作夢。

## 其四 暮景

杲日西沉遠隴，輕颺南起洪崖。飄飄逸興爽情懷，吹斷愁思俗態。

漸漸放開心月，微微射透靈臺。澄澄湛湛絕塵埃，瑩徹青霄物外。

日落風生古洞，夜深月照寒潭。澄澄秋色淨煙嵐，獨弄圓明寶



鑑。

認得心田要妙，咄迴世俗貪婪。自欣山谷臥松巖，情願披蘿食淡。

### 訴衷情

九日後作

紛紛霜葉亂飄颻，時令過重陽。黃花爛熳依檻，猶自吐清香。  
秋漸老，夜彌長，道情昌。雲菴入定，法界游仙，不動淒涼。

孤城寒角韻悠颻，風送入斜陽。池塘菡萏無色，蘭畹有餘香。  
秋日短，暮天長，月華昌<sup>①</sup>。空空寂照蕩蕩，虛心一片清涼。

### 其二 風景

長安風景古今奇，吾道少人知。天心地肺時正，生殺按樞機。  
靈物秀，玉芝肥，射虹霓。山頭凝望，目下三川，壓盡華夷。

### 解冤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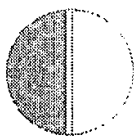
贈醮衆

山河已定，干戈不起，太平時、八方和義。齋醮頻修，盛答報、  
虛空天地。謝洪恩、暗中慈惠。

千年一遇，神仙出世，幸遭逢、莫生輕易。供養精嚴，但一歲、  
勝如一歲。遇良辰、大家沉醉。

① 《道藏》本“昌”字作“長”，今據《道藏輯要》本改。





其二 自詠

當初學道，憑空鍊己，志衝天、人間無比。放曠山林，次後復、逍遙雲水。過夷門、又臨秦地。

飄蓬十載，遊程萬里，度關津、崎嶇迢遞。事事請來，但悟了、般般總棄。只隨緣、布袖芒履。

其三 覓飯

北方一日，南方一日，共東西、四方交日。夢寐沉沉，且往來、遊行銷日。待他年、道心開日。

百年短景，都來幾日？暗推排、今朝明日。不覺推排，到聖賢、佳音來日。洞天開、是吾歸日。

翫丹砂

遊歷

雲水飄飄物外吟，醞醺默默醉中斟，神仙活計道人心。  
容易肯爭三寸氣，尋常不貯一文金，清貧柔弱禍難侵。

其二 土垆避暑

仙院深沉古栢青，森森寒影拂苔輕，蕭條終日爽人情。  
洞冷不知門外暑，心閑唯覺腹中清，遶身渾似積冰凌。

其三 退道

劒樹刀山雪刃橫，千磨百拷死還生，哀聲流血苦難登。  
針刺著身猶害痛，鋼鋸剝性莫非疼，如何淫放不修行？

無漏子

樂道

去年禾，今歲麥，陸地如雲充塞。豐稔世，太平年，黎民各坦然。  
衆心安，閑容易，到處逍遙無事。昏告宿，餒求餐，坊村沒阻顏。

其二 秋霽

夕陽紅，秋水澹，雨過碧天如鑑。籬菊綻，塞鴻歸，長郊葉亂飛。

上西山，斟北海，酩酊神遊仙界。霜夜冷，月華清，醺醺醉未醒。

其三 假軀

一團膿，三寸氣，使作還同傀儡。誇體段，聘風流，人人不肯休。

白玉肌，紅粉臉，盡是浮華莊點。皮肉爛，血津乾，荒郊你試看！

恣逍遙

贈道友

昔種良因，今生福地，虛空感、上真加衛。開壇闡化，垂恩普濟，凡一月、於中建成三會。

至日相呼，臨時莫避，乘齋且、散心遊戲。家中不足，眉頭長繫，也則是、浮生過了半世。

忙裏偷閑，師前取意，勝如那、苦求庸昧。連朝抵暮，貪生不已，也道我、爲人過了一世。

假使狂圖，兼能巧智，多方便、蘊成家計。兒孫有靠，金珠沒底，終比做、精神較些憔悴。

### 桃源憶故人

答 丹 陽

虛空照耀明如鏡，好弱頭頭皆應。隨逐狀同形影，稍錯還提正。

他人讒說渾虛佞，遠道狂言無證。切告後來休聽，默默依賢聖。

故人別後閑吟罷，寂寞雲溪瀟灑。百尺孤松影下，獨弄周天卦。

清風皓月雖無價，妙手奇工難畫。欲向世間誇詫，誰是分真假？

### 好 離 鄉

述 懷

獨坐向南溪，一事無能百不知。所愛冥冥煙雨後，東西。雲綻峨峨列翠微。

蒼骨太虛齊，冉冉寒光映日飛。何事中心看不足？忘歸。似有膏肓病著肌。

亂草獨彎跽，鼓腹高歌自在閑。一枕遊仙清夢斷，怡顏。笑傲

聲喧碧嶂間。

日午啓柴關，雀躍徘徊望遠山。山下有人來問道，知難。雀躍無言笑却還。

蓬萊閣

仙山

蓬萊闕，漫漫巨海深難越。深難越，洪波激吹，怒濤翻雪。

玉霄東畔曾聞說，虛無一境天然別。天然別，鼇山不動，蜃樓長結。

其二 述懷

棲霞客，西遊棲在南溪側。南溪側，千尋赤岸，萬株蒼栢。

無心只有輕雲白，舉頭不見繁華色。繁華色，空花雜亂，世人貪得。

熱心香

學道

大道無形，方寸何憑？在人人、智見高明。能降衆欲，解斷群情。作鬧中閑，忙中靜，濁中清。

情態如嬰，懷抱如冰。自蒙籠、覺破前程。吾言至囑，君耳深聽。下十分功，十分志，十分成。

征鴈回時，野菊遍爛。向深溪、古洞彎跽。孤吟靜境，獨鍊還丹。被夜蕭條，埵局促，坐艱難。

一性參差，數載留連。到如今、方露因緣。瓊珠達地，寶月通

天。便出玲瓏，忘機構，沒孜煎。

### 下 手 遲

自 詠

落魄閑人本姓丘，住山東、東路登州。自少年、割斷攀緣網，從師父西遊。

兀兀騰騰不繫留，似長江、一葉孤舟。任紅塵、白日忙如火，但雲漾無憂。

物外優遊散誕身，似青霄、一片閑雲。任虛空、來往呈嘉瑞，但不惹纖塵。

八表天遊何所親？會三光、日月星辰。向閑中、別沒生涯事，且作伴爲鄰。

### 心月照雲溪

喬生喪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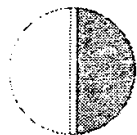
陰陽變化，萬古同於此。得失暫時間，又何必、欣生惡死？存亡壽夭，都在百年中，迴頭看，北邙山，累累皆相似。

身如貨舍，性假權居止。何處是家鄉？任六道、循環驅使。覺來放下，不用苦孜煎，非眷屬，莫憂他，且要隄防自。

### 離 苦 海

贈周道全

知君好事從來慕，爭柰染浮華難去。雖然欲意字飄蓬，被繫腳繩兒縛住。



丘處機學案

忽忽頂上旋烏兔，切莫把光陰虛度。神仙咫尺道非遙，但只恐人心不悟。

武 陵 春

渭南楊五生朝

新歲纔交生萬物，時令近元宵。瑞炁濛濛降碧霄，方誕謫仙苗。

貌態堂堂殊勝敏，歸道厭凡囂。石爛松枯壽更遙，龜鶴筭都饒。

水 雲 遊

自 詠

且住且住，且向碧巖，忘機絕慮。自知得、分薄緣輕，卒難爲顯露。

支離幻化藏名譽，掙年光時序。共礪溪、一帶豪民，結良因妙趣。

望 遠 行

因旱贈渭南王坦公醮上諸道友

九夏疲天旱，萬物傷時熱。筭都爲、人心分外生枝節。鬪衣鮮馬壯，社火班行引拽。小兄弟、虛耗村村結。

下士無邪正，上帝分優劣。做咱心不同，彼志胡漂撇。啓虔誠修齋，念善因循歲月。望賢聖、空裏相提挈。

## 烏夜啼

戒洗麪

嗚呼俗態行樂，恣胸襟！蓋論人情華世度光陰。  
陰陽返，覆天地，有浮沉。福謝殃來悲痛怎生禁？

統年纔過腸胃，飽初侵。洗麪淘筋還是競貪淫。  
人無遠，慮必有，禍胎深。禍未萌時誰解預防心？

## 賀聖朝

靜夜

夕陽沉後，隴收殘照，栢鎖寒煙。向南溪、獨坐順風長，聽一派  
鳴泉。

迢迢永夜，事忘閑性，琴弄無絃。待雲中、青烏降祥時，證陸地  
神仙。

## 無夢令

(誠奢)①

陝右人人聽我，福地好修因果。天下不如斯，貧富一般行坐。  
輕可，輕可，輕可驕矜太過。

皇統年時飢餓，萬戶愁生眉鎖。有口却無餐，滴淚謾成珠顆。  
栽禍！栽禍！栽禍臨頭怎趨？

---

① 《道藏》本“無夢令”前原有“其二”字，將詞牌誤為題目，今刪改。又，《道藏》本“無夢令”後原闕題，今據金刻本補。

## 丘處機著述輯錄之二

# 《長春真人西遊記》

按：《長春真人西遊記》乃丘處機弟子李志常編成，見明《正統道藏》正一部。該書記錄了丘處機不遠萬里、歷盡艱辛前往西域大雪山面見成吉思汗、宣揚道教學說的過程，其中不僅描述了沿途各處的地理環境、民俗風情，而且記載了丘處機在這期間的種種言行，以及所作詩詞八十餘首。因其在各方面皆具有很高價值，致注家蜂起，如王國維《長春真人西遊記注》、丁謙《元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考證》等。以下所錄，為明《正統道藏》本。限於篇幅，不對書中異域地名等進行注釋。

### 《長春真人西遊記·序》

長春子，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聞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遊，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彷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



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遊》，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遍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后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父師真人長春子，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真人。既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真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

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曰：“兵革以來，彼疆此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

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真諭。七月，至德興，以居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衆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真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蔣元，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師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尔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師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祿笑曰：“所以過此者，爲求訪長春真人，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接轡以入。所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駟騎，次濰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即行。”於是宣使與衆西入益都，師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

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社，宣使已行矣。問之張林，言：“正月七日，有騎四百，軍於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逆而止之，今未聞所在。”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屆濟陽，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長吟前導，飯於養素庵。會衆僉曰：“先月十八日，有鶴十餘，自西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間，又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頡或頎，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即師啓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留數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艤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迓，師曰：“來何暮？”對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仲祿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闢路，構橋於滹沱，括舟於將陵，是以遲。”師曰：“此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滹沱而北。

二十二日，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師之道廕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

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山度石橋。

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

良朋出塞同歸鴈，破帽經霜更續貂。

一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

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沙，欲待駕迴朝謁。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刺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閭立本《太上過關圖》，題：

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

群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

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

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

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

其二云：

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

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

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醮於天長。師以行辭，衆請益力，曰：“今茲兵革未息，遺民有幸，得一睹真人，蒙道廕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醮事，雨大降，衆且以行禮爲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俄而開霽。衆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

明日，師登寶玄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焚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五鶴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溆老人張天度子真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醮竟，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群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

登真何在泛靈楂，南北東西自有嘉。  
碧落雲峰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  
神遊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  
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

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師謂才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章德明、趙中立正卿、王銳威卿、趙昉德輝、孫錫天錫，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觀逢辰、王直哉清甫，亦與其遊。觀居禪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真之士棲焉。師因契衆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

入峽清遊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  
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觀道士家。  
松塔倒懸秋雨露，石樓斜照晚雲霞。  
却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見涯。

其地爽塏，勢傾東南，一望三百餘里。觀之東數里，平地有湧泉，清冷可愛。師往來其間，有詩云：

午後迎風背日行，遙山極目亂雲橫。  
萬家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  
北地往來時有信，東臯遊戲俗無爭耕夫牧豎，堤陰讓坐。  
溪邊浴罷林間坐，散髮披襟暢道情。

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坐，熱甚，悉苦之。須

曳，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衆皆喜躍讚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衆，至是踰千人，執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題詩云：

太上弘慈救萬靈，衆生薦福藉群經。

三田保護精神氣，萬象欽崇日月星。

自揣肉身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

且遵北斗齋儀法，南斗、北斗，皆論齋醮，漸陟南宮火煉庭。

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刺公請，遂居朝元觀。中秋夜，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

斷雲歸岫，長空凝翠，寶鑑初圓。大光明、弘照亘流沙，外直過西天。

人間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別是一般清，暗開悟心田。

其二云：

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

靈虛晃耀，睡魔奔迸，玉兔嬋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真，任法界周旋。

是後，天氣清肅，靜夜安閑，復作二絕云：

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萬慮沈。

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閑一片道人心。

其二云：

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毫。

唯餘道德渾淪性，上下三天一萬遭。

朝元觀據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移刺公因師欲北行，創構堂

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間，方繪祖師堂壁；畫史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尚且迴春，況聖賢陰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氣溫和如春，絕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詩云：

季秋邊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

旅鴈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窮。

我來十月霜猶薄，人訝千山水尚通。

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畫堂功。

尋，阿里鮮至自斡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遊望山，曷刺進表迴，有詔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又曰：“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其終曰：“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如此。又勅劉仲祿云：“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縣遠，道衆所須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送別，多泣下。師以詩示衆云：

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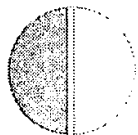
天下是非心不定，輪迴生死苦難甘。

翌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

杖藜欲訪山中客，空山沈沈淡無色。

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

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



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

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

此行真不易，此別話應長。  
北蹈野狐嶺，西窮天馬鄉。  
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  
自嘆非玄聖，何如歷大荒？

又云：

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  
昔有上牀鞋履別，今無發軔夢魂思。

復寄燕京道友云：

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  
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  
不辭嶺北三千里，皇帝舊元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

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云衆云：

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  
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

以二月八日啓行，時天氣晴霽，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心堅固，會有日矣。”衆復泣請：“果何時邪？”師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度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

十日，宿翠峴口。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道人心，無適不可。宋德方輩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錄，此亦

余北行中一端因緣耳。”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丘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以詩紀實云：

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

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迴還。

地無木植唯荒草，天產丘陵沒大山。

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氊帳亦開顏。

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蹟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灤，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

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尚凝冰。

更尋若士爲黃鵠，要識修鯢化大鵬。

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

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

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唯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冰始泮，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湏助之。皂車氊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

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



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接魚兒灤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

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敘其實云：

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長流。

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

飲血茹毛同上古，峩冠結髮異中州。

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

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

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干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

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漸，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

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峰迴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

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宣使先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滌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醞醢湏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麵八十斤。蓋麵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朵，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

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跡。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峰如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於水之陽，萑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記其行：

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軔初來燕子城撫州是也。

北至大河三月數即陸局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

不能隱地迴風坐道法有迴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却使彌天逐日行。

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

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剌喝孫也。”“八剌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爲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鑾輿之迴，何如？”宣使曰：“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勅：諸處官員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廚西廡、左右云房無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嘆云：

丘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

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踏黃沙遠遠巡。

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

四山五嶽都遊徧，八表飛騰後入神。

八日，攜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

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

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

欲吟勝槩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

其二云：

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

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毬。

其三云：

金山雖大不孤高，四面長拖拽脚牢。

橫截大山心腹樹，千雲蔽日競呼號。

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傍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唯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師

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棄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陁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陁，遇郊者，再問之，皆曰：“然。”於是途中作詩云：

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

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脚射銀霞。

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

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

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驚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一篇示衆云：

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

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

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

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

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

三峰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遶澗盤。

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間觀看則魂識昏昧。

巖深可避刀兵害，其巖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衆能滋稼穡。輒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歲秋成。

名鎮北方爲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

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泊其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

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暨蒙古荅刺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

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記其行云：

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

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蹄。

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

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

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

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

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

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

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

雙車上下苦敦擷，百騎前後多驚惶。

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

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

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

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加神功。

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

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

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沒輦，河也。水勢深闊，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

去行在漸邇，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迴，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筭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土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筭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筭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

即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闡沒輦。由浮橋渡，泊於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即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

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



南橫玉嶠連峰峻，北壓金沙帶野平。

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

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

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於城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

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遠巷陌，比屋得用。方筭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筭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師乃住宮，嘆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麵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釀。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

二月经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

塔高不見十三級，以輒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

萬重。

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

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

師既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筭曆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月<sup>①</sup>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師一日故宮中，遂書《鳳棲梧》詞二首於壁，其一云：

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唯獨步，不空不有誰能覩？

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迴遭一遇，九玄齊上三清路。

其二云：

日月循環圈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禩，一興一廢長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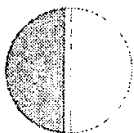
死去生來生復死。生死輪迴，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淨超於彼。

又詩二首，其一云：

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

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

① “月”，《道藏》本作“日”，今據《道藏輯要》本改。



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

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

其二云：

弱冠尋真傍海濤，中年遁跡隴山高。

河南一別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鰲。

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跡動成勞。

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

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迴，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麵蔬菜，可迴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杞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泊諸官載蒲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

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

雨霽雪山遙慘澹，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

園林寂寂鳥無語，花木雖茂，並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

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

望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真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遊。其一云：

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遲遲。

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

市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花木坐觀奇。

未能絕粒成嘉遁，且向無爲樂有爲。

其二云：

深蕃古跡尚橫陳，大漢良朋欲徧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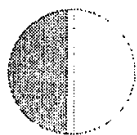
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

風光甚解留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

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

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迴，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佗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勅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師至，次第奏訖。上說，留數日方迴。”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於館，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啓行。

四日，過碣石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山前。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母沒輦也。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



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蜴蜥，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

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懼。

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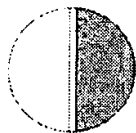
鷄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

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

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剌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定，即入見。上勞之曰：“佗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邪？人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唯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曰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

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迴。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

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



## 丘處機學案

兩崖絕壁攬天聳，一澗寒波滾地傾。

夾道橫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

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迴軍復太平。

其二云：

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

仰觀峭壁人橫度，俯視危崖栢倒懸。

五月嚴風吹面冷，三廛熱病當時痊。

我來演道空迴首，更卜良辰待下元。

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迴，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

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

纔經四月陰魔盡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却早彌天旱魃凶。

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溉田，摧殘萬草若三冬。

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容。

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即重午日也。

##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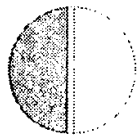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

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

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

初從西北登高領即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東畔，東南望



上京也。

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師館於故官。

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唯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遇用即碾，六月始畢。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迴，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鹿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麼斯布屬，六尺許，盤於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五六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絛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丘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氈，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鑕。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剖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於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於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

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麼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記其實云：

回紇丘墟萬里疆，河中城大最爲強。

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戎裝似道裝。

剪鑊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氎作衣裳。

靈瓜素椹非凡物，赤縣何人構得嘗。

當暑，雪山甚寒，煙雲慘澹。師乃作絕句云：

東山日夜氣濛鴻，曉色彌天萬丈紅。

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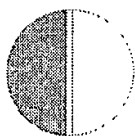
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遊戲。復有絕句云：

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半年居。

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

七月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迴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迴。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峰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唯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險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





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  
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  
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  
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

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sup>①</sup>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人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湏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内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唯好靜處。”上令從便。

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蒲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燈燭煒煌，唯闍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預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勅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

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

① 《道藏》本作“遣復”，今據《道藏輯要》本改。

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於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脉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

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闡沒輦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常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紀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

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恆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迴。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云三歲。今上所諮訪，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上獵東

山下，射一大豕，馬踏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荅刺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

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駟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常見官司催督差發。”上謂曰：“應干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寶。因命阿里鮮河西也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刺八海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荅刺汗已下，皆攜蒲萄酒、玳瑁果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

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終爲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沒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太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佗事，即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

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

又東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雷雨，多於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廕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至八月，床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塚，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即風起南山，崑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塚間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收床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此地間有沙陀，出肉蓯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山陰，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唯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衆爲不善，人妬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窻中見虛靜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魔事漸消。又鑿者羅生橫生非毀，一日墮馬觀前，折其脛，即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衆服罪。師東行，書教語一篇示衆云：

萬里乘官馬，三年別故人。

干戈猶未息，道德偶然陳。

論氣當秋夜，對上論養生事，故云，還鄉及暮春。

思歸無限衆，不得下情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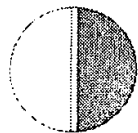
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溫、何志堅、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輩勿慮。”衆愀然不釋。是夕，尹志平夢人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陲，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餘里，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道衆相謂曰：“清和前日之夢，驗不虛矣。”時已季夏，北軒涼風；入坐，俞公以蠟紙求書，師書之云：

身閒無俗念，鳥宿至鷄鳴。

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

雲收溪月白，烝爽谷神清。

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



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於所居。來瞻禮者無慮千人，元帥日益敬。有鷄鴈三，七夕日，師遊郭外，放之海子中，少焉，翔戲於風濤之間，容與自得。師賦詩曰：

養爾存心欲薦庖，逢吾念善不爲肴。

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秋長六梢。

又云：

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未能成。

放歸碧海深沈處，浩蕩波瀾快野情。

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京，以步輦迎歸於第，樓居二十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以詩贈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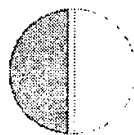
得旨還鄉早，乘春造物多。

三陽初變化，一氣自沖和。

驛馬程程送，雲山處處羅。

京城一萬里，重到即如何。

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即付招諭書二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參者多，恐隨庵困於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橫無賴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衆生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即難，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帥移剌公遣專使持書至雲中，以取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歷白登、天城、懷安，渡潰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道友敬奉。遂書四十字



云：

萬里遊生界，三年別故鄉。

迴頭身已老，過眼夢何長！

浩浩天空闊，紛紛事杳茫。

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常。

道衆且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爭以書疏來請，若輻輳然，止迴答數字而已。有云：

王室未寧，道門先暢。

開度有緣，恢弘無量。

群方帥首，志心歸向。

恨不化身，分酬衆望。

十月朔，作醮於龍門川。望日，醮於本州朝元觀。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同太君尹千億醮于德興之龍陽觀，濟度孤魂。前數日稍寒，及設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畢，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駟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館。師於龍陽住冬，旦夕常往龍岡閑步。下視德興以兵革之後村落蕭條，作詩以寫其意云：

昔年林木參天合，今日村坊徧地開。

無限蒼生臨白刃，幾多華屋變青灰！

又云：

豪傑痛吟千萬首，古今能有幾多人？

研窮物外閑中趣，得脫輪迴泉下塵。

甲申之春二月朔，醮於縉山之秋陽觀。觀在大翻山之陽，山水明秀，松蘿煙月，道家之地也。以詩題其槩云：

秋陽觀後碧崑深，萬頃煙霞插翠岑。

一徑桃花春水急，彎環流出洞天心。

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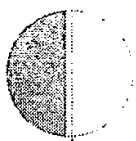
群山一帶碧嵯峨，上有群仙日夜過。

洞府深沈人不到，時聞巖壁洞仙歌。

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於南口神遊觀。明旦，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以上七日入天長觀，齋者日千人。望日，會衆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五日，喝刺至自行宮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淨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爲護持。神仙無忘朕舊言。”

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劉公再三持疏，請師住持大天長觀。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僚西北而去。自師寓玉虛，或就人家齋，常有三五鶴飛鳴其上。北方從來奉道者鮮，至是聖賢欲使人歸向，以此顯化耳。八會之衆，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鹹苦，甲申、乙酉年，西來道衆甚多，水味變甘，亦善緣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門人恆爲朕誦經祝壽則嘉。”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諭，教門四闢，百倍往昔。乃建八會於天長，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





災，曰萬蓮。師既歸天長，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衆。嘗以四頌示之，其一云：

世情無斷滅，法界有消磨。

好惡縈心曲，漂淪奈爾何？

其二云：

有物先天貴，無名不自生。

人心常隱伏，法界任縱橫。

其三云：

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

世間渾是假，心上不知空。

其四云：

昨日念無蹤，今朝事亦同。

不如齊放下，度日且空空。

每齋畢，出游故苑瓊華之上，從者六七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相次屬和。間因茶罷，令從者歌《遊仙曲》數闋，夕陽在山，澹然忘歸。由是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以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爲頒文牒，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脩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爾佳時勝日，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寒食日，作《春遊詩》二首，其一云：

十頃方池間御園，森森松柏罩清煙。

亭臺萬事都歸夢，花柳三春却屬仙。

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唯有廣寒天。

深知造物安排定，乞與官民種福田。

其二云：

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

島外茫茫春水闊，松間獵獵暖風迴。

遊人共嘆斜陽逼，達士猶嗟短景催。

安得大丹冥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

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於其第。公關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勝，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後，蓋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溪，茂林修竹，真天下之奇觀也！思之如夢。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玄之北軒，聊以遮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懸。主上方尊師重道，賴師真道力，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邪？願垂大慈，以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巔，四顧園林，若張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甚也。因賦五言律詩云：

地土臨邊塞，城池歷古今。

雖多壞宮闕，尚有好園林。

綠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深。

日遊仙島上，高視八紘吟。

一日，師自瓊島迴，陳公秀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

蒼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陰森遶殿扶。

萬頃煙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閑無。

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

盡是長生閑活計，脩真薦福邁京都。

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已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

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於玄壇。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所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地。’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衆咸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闕，寓聲《恨歡遲》云：

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億黃金嫩，照天地清虛。

九日持來滿座隅，坐中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作伴閑居。

繼而有奉道者持蠟紙大軸來求親筆，以《鳳棲梧》詞書之云：

得好休來休便是。贏取逍遙，免把身心使。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虛負平生志。

造物推移無定止。昨日歌歡，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著甚勞神思。

一日，或有質是非於其前者，師但漠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曰：

拂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

其人聞之，自愧而退。丙戌正月，盤山請師黃籙醮三晝夜。是日，天氣晴霽，人心悅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衆云：

詰曲亂山深，山高快客心。

群峰爭挺拔，巨壑太蕭森。

似有飛仙過，殊無宿鳥吟。

黃冠三日醮，素服萬家臨。

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

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賚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既降，奈久旱，未霑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真，上真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

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吳大卿德明者以四絕句來上，師復次韻答之，其一云：

燕國蟾公即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儔。

一時鶴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丘。

其二云：

我本深山獨自居，誰能天下衆人譽？

軒轅道士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

其三云：

莫把閑人作等閑，閑人無欲近仙班。

不於此日開心地，更待何時到寶山？

其四云：

混沌開基得自然，靈明翻小大椿年。

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今自在仙。

又題支仲元畫得一、元保、玄素《三仙圖》云：

得道真仙世莫窮，三師何代顯靈蹤？

直教御府相傳授，閱向人間類赤松。

又奉道者求頌，以七言絕句示之云：

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換浮生兩鬢絲。

造物戲人俱是夢，是非嚮日又何爲。

師自受行省已下衆官疏以來，憫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頽下圯，至於窻戶堵砌毀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於丙戌，皆一新之。又創修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燈；至季秋，稍親之，所以預火備也。十月下寶玄，居方壺，每夕召衆師德，以次坐，高談清論，或通宵不寐。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於中庭；既還坐，以五言律詩示衆云：

萬象彌天闊，三更坐地勞。

參橫西嶺下，斗轉北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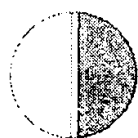
大勢無由遏，長空不可輜。

循環誰主宰？億劫自堅牢。

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慇懃。”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初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時暑氣煩燠，元帥張資胤者請師遊西山，再四過勤，師赴之。翌日齋罷，雨後遊東山庵。師與客坐於林間，日夕將還，以絕句示衆云：

西山爽氣清，過雨白雲輕。

有客林間坐，無心道自成。



既還元帥第，樓居數日。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應大谷庵請，次日清夢庵請。其夕，大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耀，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乎不在，雷電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駭至，怒霆一震，窓戶幾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遊至，何一舉而息邪？”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茲，雷師爲之霽威乎？”

既還，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傳旨，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小暑後，大雨屢至，暑氣愈熾。以七言詩示衆云：

溽暑熏天萬里遙，洪波拍海大川潮。

嘉禾已見三秋熟，旱魃仍聞五月消。

百姓共忻生有望，三軍不待令方調。

寔由道化行無外，暗賜豐年助聖朝。

自瓊島爲道院，樵薪捕魚者絕跡。數年，園池中禽魚蕃育，歲時遊人往來不絕。齋餘，師乘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於宮之東溪。二十有三日，人報：“己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鱉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

昔丹陽嘗授記於余云：“吾沒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勅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官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念符契。況教門中勾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

師既示疾于寶玄，一日數如偃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

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

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

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

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

遂登葆光堂歸真焉，異香滿室。門人捻香拜別，衆欲哭，臨侍者張志素、武志攄等遽止衆曰：“真人適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舉似《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

黎明，具麻服，行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宣差劉仲祿聞之，愕然歎曰：“真人朝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去，速當奏聞。”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師旨。法名等事，爾其代書，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讓至於再，清和受其託。遠邇奉道，會中善衆不減往昔。

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于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糧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衆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不思己，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辦？況先師遺

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助此緣，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費用靜盡，各操一瓢，乃所願也！”宣差便宜劉公聞而喜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圓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俄有平陽、太原、堅代、蔚應等群道人二百餘資糧助力，肯構是堂，四旬告成。其間，同結茲緣者，不能備紀。議者以爲：締構之勤，雖由人力，亦聖賢陰有以扶持也！

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師，六月間霖雨不止，皆慮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報晴霽，人心翕然和悅。前一日將事之初，乃炷香設席，以嚴其祀。及啓柩，師容色儼然如生。遠近王官、士庶、僧尼、善衆，觀者凡三日，日萬人，皆以手加額，嘆其神異焉！繼而喧播四方，傾心歸嚮、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本宮建奉安道場三晝夜，預告齋旬日。八日辰時，玄鶴自西南來，尋有白鶴繼至，人皆仰而異之。九日子時後，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禮終，藏仙蜕于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致齋，黃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衆又復萬餘。既寧神，翌日大雨復降，人皆嘆曰：“天道人事，上下和應，了此一大事。非我師道德純備，通於天地、達於神明，疇克如是乎？諒非人力所能致也！”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族也，素慕玄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於燕，雅懷昭映，道同氣合，尊仰之誠，更甚疇昔，故會茲葬事，自爲主盟。京城內外，屯以甲兵，備其不虞。罷散之日，略無驚擾。於是親榜其堂曰“處順”，其觀曰“白雲”焉。

師爲文，未始起藁，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或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於書傳者畧而不博，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真大傳，以貽後人。”



師既沒，雖嘗口傳其槩，而後之學者，尚未見其成書，惜哉！

## 附 錄

### 詔 書

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寔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 聖 旨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丘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稅賦都休教著者。據丘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按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付照用者。

右付神仙門下收執。

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准此。

癸未羊兒年三月御寶日。

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  
嚟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  
管著者。好底歹底，丘神仙你就便理會，只你識者。奉到如此。

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別  
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裏飲食廣  
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覷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  
麼？你身起心裏好麼？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  
休忘了我者。

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 請 疏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謹請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

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啓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  
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主上福田，若非真神仙人，誰稱此道  
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群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  
無塵土氣，寔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  
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迴，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  
疏。

癸未年八月 日。

### 又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

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搏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真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載爲旦暮，以八極爲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於海內；一旦迴轅南邁，可能獨善於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寔大燕之宏構，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於管見，冀少駐於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

癸未年八月 日。

又

燕京尚書省石抹公謹請丘神仙久住天長觀。

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於物，爰居爰處，而君子有恆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致。長春真人，重陽高弟，四海重名，爲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于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薦生靈之福田。頃因譏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仗。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本根，而遠近取此乎法則，如或捨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爲深山窮谷之行；永永長長，而作太極瓊華之主。謹疏。

丙戌年八月 日。

侍行門人<sup>①</sup>

虛靜先生趙道堅  
沖虛大師宋道安  
清和大師尹志平  
虛寂大師孫志堅  
清貧道人夏志誠  
清虛大師宋德方  
葆光大師王志明  
沖虛大師于志可  
崇道大師張志素  
通真大師鞠志圓  
通玄大師李志常  
頤真大師鄭志修  
玄真大師張志遠  
悟真大師孟志穩  
清真大師綦志清  
保真大師何志清  
通玄大師楊志靜  
沖和大師潘德沖

---

①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記丘處機“選門弟子十有九人”從其西行，但此處所列“侍行門人”祇有十八位。所缺者乃“預中”而未“成行”之燕京煙霞崇道宮的張鵬舉，事見《煙霞崇道宮碑記》，碑文見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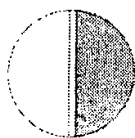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

蒙古打 喝刺八海

宣差阿里鮮

宣差便宜使劉仲祿



### 丘處機著述輯錄之三

## 《玄風慶會錄》附《西遊錄》卷下

按：《玄風慶會錄》乃元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移剌楚才（耶律楚材）所編記錄丘處機與成吉思汗在大雪山論道內容的作品，見明《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錄類。移剌楚才後來還曾編過一部評論丘處機的《西遊錄》，其態度與前者截然相反，反映了當時佛道二教的關係之變化，茲附其卷下於後。

### 《玄風慶會錄·序》

國師長春真人昔承宣召，不得已而後起，遂別中土、過流沙，陳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厭世登天。自太上玄元西去之後，寥寥千百載，唯真人一人而已。其往回事跡，載於《西遊記》中詳矣。唯餘對上傳道玄言奧旨，上令近侍錄而秘之。歲乃踰旬，傳之及外，將以刊行於世，願與天下共知玄風慶會一段奇事云。壬辰長至日序。

### 《玄風慶會錄》

元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移剌楚才奉勅編錄

欽奉皇帝聖議宣請高道長春真人，歲在己卯。正元後一日，勅朝官劉仲祿齎詔尋訪直至東萊，適符聖意禮迎，仙馭不辭遠遠而來。逮乎壬午之冬十月既望，皇帝畋于西域雪山之陽。是夕，御行在設庭燎、虛前席，延長春真人以問長生之道。真人曰：

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棄親出家，唯學此耳。道生天地，開闢而生人焉。人之始生也，神光自照，行步如飛。地生菌，自有滋味，不假炊爨，人皆食之。此時尚未火食，其菌皆香，且鼻嗅其香，口嗜其味，漸致身重，神光尋滅，以愛欲之深故也。學道之人以此之故，世人愛處不愛，世人住處不住，去聲色以清靜爲娛，屏滋味以恬淡爲美，但有執著，不明道德也。眼見乎色，耳聽乎聲，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則散其氣，譬如氣鞠，氣實則健，氣散則否。人以氣爲主，逐物動念則元氣散，若氣鞠之氣散耳。

天生二物曰動、植。草木之類爲植，植而無識，雨露霑濡，因得生榮。人物之屬爲動，動而有情，無衣無食，何以卒歲？必當經營耳。旦夕云爲，身口爲累故也。夫男，陽也，屬火；女，陰也，屬水。唯陰能消陽，水能剋火，故學道之人首戒乎色。夫經營衣食則勞乎思慮，雖散其氣而散少，貪婪色慾則耗乎精神，亦散其氣而散之多。

道產二儀：輕清者爲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爲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鍊之術，去奢屏欲，固精守神，唯鍊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爲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迷之徒，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其情，逐其欲，耗其精，損其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沈於地爲鬼，如水之流下也。夫學修真者，如轉石上乎高山，愈高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爲也，舉世莫之爲也。背道逐欲者，如擲石下乎峻坡，愈卑而愈易，斯須隕墜，一去無迴。以其易爲也，故舉世從之，莫或悟也。

余前所謂修鍊之道，皆常人之事耳。天子之說，又異於是。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殘去暴，爲元元父母恭行天罰，如代大匠斲，克艱克難，功成限畢即昇天復位。在世之間，切宜

減聲色、省奢慾，得聖體康寧、睿筭遐遠耳。庶人一妻，尚且損身；況乎天子多畜嬪御，寧不深損？陛下宮姬滿座，前聞劉仲祿中都等揀選處女以備後宮，竊聞道經云：“不見可慾，使心不亂。”既見之，戒之則難，願留意焉。

人認身爲己，此乃假物，從父母而得之者。神爲真己，從道中而得之者，能思慮寤寐者是也。行善進道，則昇天爲之仙；作惡背道，則入地爲之鬼。夫道產衆生，如金爲衆器，銷其像則返成乎金，人行乎善則返乎道。人間聲色衣食，人見以爲娛樂，此非真樂，本爲苦耳。世人以妄爲真，以苦爲樂，不亦悲哉！殊不知，上天至樂乃真樂耳。余儕以學道之故，棄父母而棲巖穴，同時學道四人，曰丘、曰劉、曰譚、曰馬，彼三人功滿道成，今已昇化，余辛苦之限未終，日一食一味一盂，恬然自適以待乎時。其富者、貴者，濟民拯世、積行累功，更爲異耳。但能積善行道，胡患不能爲仙乎？

中國承平日久，上天屢降經教勸人爲善，大河之北、西川江左悉有之。東漢時，干吉受《太平經》一百五十卷，皆修真治國之方，中國道人誦之行之，可獲福成道。又，恆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降蜀臨邛，授天師張道陵南斗、北斗《經》及二十四階法籙諸經籍千餘卷。晉王纂遇太上道君法駕乘空，賜經數十卷。元魏時，天師寇謙之居嵩山，於太上等處受道經六十餘卷，皆治心修道、祈福禳災、掃除魑魅、拯疾疫之術。其餘經教，不可盡言。降經之意，欲使古今帝王臣民皆令行善。經旨太多，請舉其要：

天地之生人爲貴，是故人身難得如麟之角，萬物紛然如牛之毛。既獲難得之身，宜趣修真之路，作善修福，漸臻妙道。上至帝王，降及民庶，尊卑雖異，性命各同耳。帝王悉天人謫降人間，若行善修福，則昇天之時位踰前職，不行善修福則反是。天人有功微行



薄者，再令下世修福濟民，方得高位。昔軒轅氏，天命降世，一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濟世安民，累功積德，數盡昇天而位尊於昔。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恤民保衆，使天下懷安，則爲外行；省欲保神，爲乎內行。人以飲食爲本，其清者爲之精氣，濁者爲之便溺。貪慾好色，則喪精耗氣，乃成衰憊，陛下宜加珍嗇。一宵一爲，已爲深損，而況恣慾者乎？雖不能全戒，但能節慾，則幾於道矣。

夫神爲子，氣爲母。氣經目爲泪，經鼻爲膿，經舌爲津，經外爲汗，經內爲血，經骨爲髓，經腎爲精。氣全則生，氣亡則死，氣盛則壯，氣衰則老。常使氣不散，則如子之有母；氣散則如子喪父母，何恃何怙？夫神氣同體，精髓一源，陛下試一月靜寢，必覺精神清爽、筋骨強健。古人云：“服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有何益哉？譬如囊中貯之金，旋去金而添鐵，久之金盡，囊雖滿，空遺鐵耳。服藥之理，夫何異乎？古人以繼嗣之故，娶婦而立家，先聖周公、孔子、孟子各有子。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人生四十已上，氣血已衰，故戒之在色也。陛下聖子神孫枝蔓多廣，宜保養戒慾爲自計耳。

昔宋上皇，本天人也，有神仙林靈素者挈之神遊上天，入所居宮，題其額曰“神霄”，不飢不渴，不寒不暑，逍遙無事，快樂自在，欲久居之，無復往人間之意。林靈素勸之曰：“陛下天命，人世有天子功，限未畢，豈得居此？”遂下人間。自後女真國興，太祖皇帝之將妻失虜上皇北歸，久而老終于上京。由是知上天之樂，何啻萬倍人間！又知因緣未終，豈能遽然而歸也？余昔年出家，同道四人，彼三子先已昇化如蟬蛻然，委此凡骨而去，能化身千百，無不可者。余辛苦萬端，未能去世，亦因緣之故也。

夫人之未生，在乎道中，不寒不暑，不飢不渴，心無所思，真爲快樂！既生而受形，眼觀乎色，耳聽乎聲，舌了乎味，意慮乎事，萬事生矣。古人以心意莫能禦也，故喻心爲猿、意爲馬，其難制可知也。古人有言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乃成道昇天之捷徑耳。道人修真鍊心，一物不思量，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鑒萬物哉？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見乎色、耳悅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續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爲。道人一身耳，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攬萬機，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慾、減思慮，亦獲天祐，況全戒者邪？昔軒轅皇帝造弧矢、創兵革以威天下，功成之際，請教于仙人廣成子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曰：“汝無使思慮營營。”一言足矣！

余謂修身之道貴乎中和，太怒則傷乎身，太喜則傷乎神，太思慮則傷乎氣，此三者於道甚損，宜戒之也。陛下既知神爲真己、身是幻軀，凡見色起心，當自思身假神真，自能止念也。人生壽命難得，且如鳥獸歲歲產子、旋踵夭亡，壯老者鮮，嬰童亦如之。是故，二十、三十爲之下壽，四十、五十爲之中壽，六十、七十爲之上壽。陛下春秋已入上壽之期，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出家學道人，惡衣惡食，不積財，恐害身損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過差也。

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爲之大備，屢有奇人成道昇天耳。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魚鹽絲蠶，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爲大國，所以歷代有國家者唯爭此地耳。今已爲民有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差知彼中子細事務者能幹官規措勾

當，與免三年稅賦，使軍國足絲帛之用、黔黎獲蘇息之安，一舉而兩得之。茲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余萬里之外，一召不遠而來，修身養命之方既已先言，治國保民之術何爲惜口？余前所謂安集山東、河北之事，如差清幹官前去，依上措畫，必當天心；苟授以非才，不徒無益，反爲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經畧八年，然後取之。此亦開創良策也，願加意焉。修身養命要妙之道傳之盡矣，其治國保民之術微陳梗槩，其用之捨之，在宸衷之斷耳。

昔金國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慾過節，不勝衰憊，每朝會，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訪高道，求保養之方，亦嘗請余問修真之道，余如前說。自後身體康強，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昇遐。余生平學道，心以無思無慮，夢中天意若曰：“功行未滿，當待時昇化耳。”幻身假物，若逆旅蛻居耳，何足戀也！真身飛昇，可化千百，無施不可。上天千歲或萬萬，遇有事，奉天命降世，投胎就舍而已。

傳道畢，上諭之曰：“諄諄道誨，敬聞命矣。斯皆難行之事，然則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傳道之語，已命近臣錄之簡冊，朕將親覽。其有玄旨未明者，續當請益焉。”

### 附：《西遊錄》卷下

按：《西遊錄》乃元湛然居士批評全真道之作品。湛然居士即《玄風慶會錄》的作者移剌楚才。將兩部作品對比來看，可以發現其對丘處機的態度截然相反，此蓋由“至元辯僞”期間佛道關係緊張、相互攻訐之故。《西遊錄》共兩卷，上卷記湛然居士之“西遊”歷程及沿途地理，下卷談作者對於丘處機及全真道的看法，茲僅選錄其下卷，供讀者參考。該書自1926年從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傳回後，有多箇版本，但僅箇別字句有異。以下所錄，爲向達依王國維、

羅振玉兩本校注的《西遊錄》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客曰：子之西遊之事已聞命矣。僕聞之，居移氣，養移體，故古人有登泰山觀滄海以自大其志者，亦有怯夫懦士涉險難罹憂患而自沮其志者。今子西行數萬里，昇金山，瞰瀚海，踰崑崙，窮西極，豈無有自大其志者歟？從軍旅，涉沙磧，行役所困，暴露所苦，豈無有自沮其志者歟？二者必有一於是。子請言之。

居士曰：大丈夫立志已決，若山嶽之不可移也。安能隨時而俯仰，觸物而低昂哉！予之志自大自沮者，幼不知也。

客曰：僕與君定交積有年矣。知僕者莫如君，知子者莫如我。君幼而學儒，晚而喜佛，常謂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畢矣。盟猶在耳，皎如星日。昔丘公之北行，子贊成之，獨吾夫子之教吾佛之道，置而不問。子豈非自沮其志乎？

居士曰：余以爲國朝開創之際，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三聖人教皆有益於世者。嘗讀《道》、《德》二篇，深有起予之歎，欲致吾君高踏羲皇之跡，此所以贊成之意也。亦將使爲儒、佛之先容耳。非志沮而忘本也。

客曰：丘公進見之所由然，可得聞歟？

居士曰：昔劉姓而溫名者，以醫術進。渠謂丘公行年三百，有保養長生之秘術，乃奏舉之。詔下徵至德興。丘公上表云，形容枯槁，切恐中途不達，願且於德興盤桓。表既上，朝廷以丘公憚於北行，命僕草詔，溫言答之，欲其速致也。既至行在，丘公數拜致敬，然後入見。奉詔，且令尋思干城居。此丘公進見之所由也。

客曰：君與丘公相待之事，可得聞歟？

居士曰：丘公之達西域也，僕以賓主禮待之。居無幾，丘公從容謂予曰，久聞湛然遵崇釋教。夫釋、道二教素相攻嫉，政恐湛然

不相契合，豈意厚待如此，真通方之士也。僕應之曰，三聖人教行於中國，歲遠日深矣。其教門施設，尊卑之分，漢、唐以來，固有定論，豈待庸人俗士強爲其高下乎！厥後彼之門人有諷予奉道訓名於丘公者。僕應之曰，予幼而習儒，老而奉釋，安有降於喬木入於幽谷者乎！其議遂寢。予久去燕，然知音者鮮。特與丘公聯句和詩，焚香煮茗，春遊邃圃，夜話寒齋，此其常也。爾後時復書簡往來者，人不能無情也。待以禮貌者，人而無禮，非所宜爲也。

客曰：丘公進奏談道之語，可得聞歟？

居士曰：壬午之冬十月，上召丘公以問長生之道。所對皆平平之語言及精神氣之事。又舉林靈素夢中絮宋徽宗遊神霄宮等語。此丘公傳道之極致也。

客曰：丘公與子遊者久，亦有異聞乎？

居士曰：丘公嘗舉渠師王害風出神入夢爲畢竟事。又舉渠之法兄馬公，常云屢蒙聖賢提將真性遨遊異域。又云，禪家惡夢境，豈知福力薄劣者，好夢不能致也。此爲彼宗之深談也。識者聞之，未嘗不絕倒也。

客曰：予嘗讀《磻溪集序》，有云丘公日記數千言，果有是事不？

居士曰：彼之強記，予不知也。嘗假宋《播芳文粹》於予。一日謂僕曰，有一二語，欲與湛然商榷。夫古人之文章愈深，則人愈難知耳。《播芳》中黃魯直所著《觀音贊》有云，通身是眼，不見自己；欲識自己，頻掣驢耳。此何等語邪？予默而不答。予私謂人曰，山語脫白衲，僧已知落處。渠未窺祖道之藩籬，況其堂奧乎？予自此面待而心輕之。

客曰：君與丘公亦有所許可乎？

居士曰：論談之初，酬詠之際，稍嘗面許。交遊既深，窮其底

蘊，予不許丘公之事，凡有十焉。初進見，詔詢其甲子，僞云不知。安有明哲之士不知甲子者乎？此其一也。對上以徽宗夢遊神霄之事，此其二也。自謂出神入夢，爲彼宗之極理，此其三也。又云聖賢提真性遨遊異域，自愛夢境，此其四也。不識魯直贊意，此其五也。西窮昧谷，梵僧或修善之士皆免賦役。丘公之燕，獨請蠲道人差役，言不及僧。上雖許免役，仍令詔出之後，不得再度。渠輒違詔，廣度徒衆。此其六也。又進表乞符印，自出師號，私給觀額，古昔未有之事，輒欲施行。此其七也。又道徒以馳驛故，告給牌符。王道人者驪從數十人，懸牌馳騁於諸州，欲通管僧尼。丘公又欲追攝海山玄老，妄加毀坼。此其八也。又天城毀夫子廟爲道觀，及毀坼佛像，奪種田圃，改寺院爲庵觀者甚多。以景州毀像奪寺事致書於從樂居士，潤過飾非，天地所不容。此其九也。又順世之際，據厠而終，其徒飾辭，以爲祈福。此其十也。

客曰：予聞諸行路之人有議子者。以爲匿怨而友其人，孔子耻之。君胡爲面許而心非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何先贊而後嫉也？君子之於友也，當死生待之如一，何譽之於生前，毀之於死後也？子亦有所說乎？

居士曰：予與丘公，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許其詩也，非許其理也。奏對之際，雖見瑕疵，以彼我之教異，若攻之則成是非，故心非而竊笑之。丘公初謂三聖教同，安有分別，自云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三聖人教弛而復張，固僕之願也。予聞此安得不贊之乎？邇後食言偏黨，毀像奪田，改寺爲觀，改宣聖廟爲道庵，有擯斥二教之志。雖曰君子掩惡揚善，此非予所能掩也。予見此安得不嫉之乎？彼欲以道德匡時救世，予親聞之，渠猶未死，安得不譽之於生前乎？間闊以來，爲茲不軌數事，常欲面折其非，

職守所拘，不獲一見。今被命而來，渠已棄世，安得不毀之於死後乎？

客曰：予聞諸行路之人云，丘公惜罪福者也。蠲免道人差役，本非丘公意，乃其徒所爲耳。

居士曰：昔徙河中之豪民子弟四百餘人屯田於塔刺思城，奉朝命委予權統之。予既還行在，聞之於輿人云，丘公將行，朝辭畢，遣人奏告云，但修善出家人乞免差役。時典誥命者他適，令道人自填，詔旨遂止書道士免役之語。當時咸謂既云修善出家人，僧道舉在是矣。後數年方知止書道人，不及僧也。由是衆皆議丘之不公也。今子所聞之語，必出自黨於丘公者，以此爲之辭耳。若果惜罪福，不欲免道人役，當日胡不封還詔旨，若然則愈爲光矣。此飾非之語耳，何足信邪？

客曰：予聞諸行路之人云，其剽奪寺院毀撤佛像之事，皆左右蒙蔽所致，丘公實不知也。

居士曰：若丘公果不知此事，予聞丘公之歸也，當宿於天城之文成觀，縣學之碑石猶在，何爲不責改觀之道人也。又去歲致手書於從樂居士云，近有景州佛寺，村民施與道士居止，今已建立道像，舊僧構會有司欲爲改正。今後再有似此事，請爲約束。予見收此書，會將勒石，永垂後世，庶使明眼人鑑其是非耳。

客曰：予聞諸行路之人云，其乞牌符事，亦非丘意。

居士曰：若果非丘意，王道人既歸，宜將牌符封還。若果爲馳驛事而請，遇遣使時即當懸帶。傳聞王道人懸牌躍馬，騶從數十人，橫行諸州中。又安知非丘之意乎？

客曰：予聞諸行路之人云，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苟食者，若削髮則難於歸俗，故爲僧者少，入道者多。兵火以來，精舍寺場率爲

摧壞。若道士不居占，亦爲勢家所有，或撤毀以爲薪，又何益焉！

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爲此，脫有爲此者必愚人鄙士耳，又何怪焉！既號出家士，反爲小人之事，改寺毀像，所以君子責備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冀覬城郭之伽藍乎？從遠至近，從少至多，深存奄有之志，亦所圖不淺矣。設有故墳宿塚，人愛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發則後亦有人發，我將出其骸骨，棄諸溝壑而瘞我之父母焉，較之於人情以謂如何耳。古人美六月衣羊裘而不拾遺金者。既爲道人，忍作豪奪之事乎？此曹首以修葺寺舍救護聖像爲辭。居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有磨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爲不廢其名，不毀其像，真謂舉墜修廢也。若或革名改像，所以興之者所以廢之乎？果欲弘揚本教，固當選地結緣，創建宮觀，不爲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宗以爲己能，何異鼠竊狗盜邪？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代有之。自漢歷唐，降及遼宋，代謝之際，干戈繼作，未嘗有改寺爲觀之事。渠蔑視朝廷，而敢爲此乎！昔林靈素託神怪詐力見用於宋，可謂元惡大慝矣，尚未敢革寺名爲觀名，改佛像爲道像。今則此曹所爲，過林靈素遠矣。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之壽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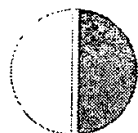
客曰：予聞之，多易者必多難。又聞之君子作事謀始。君之擇交何其易也，君之作事何謀始之不慎也。今則此曹毀撤廟貌，改建精藍，白衣之會，殆遍天下，皆君啓之也，禦之亦難乎？無乃爲害於終乎？

居士曰：吾過矣，吾過矣！雖然，僕聞之，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餘載，歷代奉行，罔不致敬，高僧奇士，比比而出焉。爲國師者，不可勝數。近世圓通和尚爲三朝國



師，皆未嘗有改道觀爲佛寺者。是以佛祖之道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釋得志以奪道觀，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鬥競之風無日而息矣。今此曹攘人之居，毀佛之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不分臧否，一概收之，會觀不攻而自敗耳。夫林泉之士不與物競，人且不容，況自專符印，抑有司之權，奪有司之民，豈能見容於世乎？僕又聞之，好勝者必遇其敵。三聖人之教鼎峙於世，不相凌奪，各安攸居斯可矣。今奪寺毀像，佛之子孫養拙守愚，懦於鬥爭者固有之矣。脫有豪邁者，不惜身命護持佛法，或固爭之於有司，或堅請之乎於朝廷，稽古考例，其罪無所逃矣。夫三尺法皆殷周之淳政，漢魏之徵猷，隋唐之舊書，遼宋之遺典，非一代之法也，實萬代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猶大匠之規矩然，莫或可廢也。雜律有毀像之嚴刑，勅條載禁邪之明誠，夫豈待公子之喋喋也！

語未已，客勃然而怒曰：且曲突徙薪與焦頭爛額者孰愈？弗能辨姦於未兆，消禍於未萌者，君之過也。何得文過飾非歟？子謂贊成丘公者欲爲儒、佛之先容耳。今毀宣聖之廟，撤釋迦之像，得非爲害於儒、佛乎？子又謂國朝開創之始，庶政方殷，未暇修文崇善。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子貢問政，孔子謂不得已而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知善道爲政之要耳。予雖中材，誤蒙見知，位居要地，首贊朝廷行文教，施善道，使流風仁政，高跨前古，然後無施不可矣。子意以爲生民未艾，且俟小康，始行文教，予謂大不然。甚哉生民之難治也。速於爲惡，緩於從善。急導之以善道，猶恐不悛其惡，何況遷延而有所需者乎？速以能仁，不殺、不欺、不盜、不淫，因果之誠化其心，以老氏慈儉自然之道化其跡，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聖人之道若權衡然行之於世，則民之歸化，將若草之靡風，水之走下矣。然後上策於朝廷，



### 丘處機學案

請定制度、議禮樂、立宗廟、建宮室、創學校、設科舉、拔隱逸、訪遺老、舉賢良、求方正、勸農桑、抑遊惰、省刑罰、薄賦斂、尚名節、斥縱橫、去冗員、黜酷吏、崇孝悌、賑困窮。若然，則指太平若運掌之易也。君捨此而不爲，恬然自適，袖手而待小康，亦何異思濟江淮而棄舟楫，將救飢寒而捐穀帛者乎！予不知其可也。客乃拂袖而興，策筇而行，隱而不出。

居士恍然，若有所失者數日。尋以問答之辭錄諸簡冊，以爲銘盤之誠云。

戊子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楚才晉卿題。

燕京中書侍郎宅刊行。

## 丘處機著述輯錄之四

## 《大丹直指》附《丘祖秘傳大丹直指》

按：《大丹直指》署“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見明《正統道藏》洞真部方法類。這部有關內丹修煉方法的作品近來雖被人懷疑為非丘處機親作，但此說是否屬實尚有待討論。又，民國年間曾有山東青島某道友傳出《丘祖秘傳大丹直指》手抄秘本，得陳撝寧先生認定為“篇中所有工法口訣，乃北派真傳”，亦附於後。

## 《大丹直指》卷上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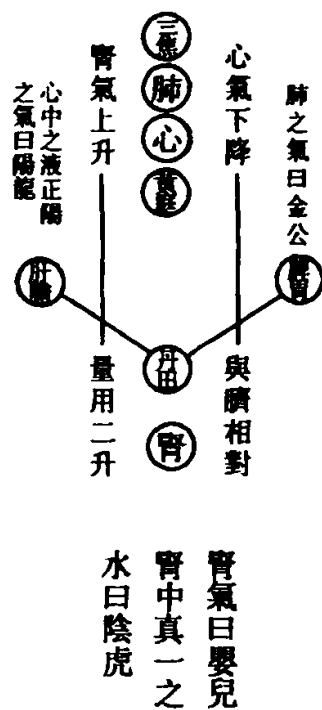
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

仙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體天法象，則而行之，可也。”天地本太空一氣，靜極則動，變而為二：輕清向上，為陽為天；重濁向下，為陰為地。既分而為二，亦不能靜。因天氣先動，降下以合地氣，至極復升；地氣本不升，因天氣混合，引帶而上，至極復降。上下相須不已，化生萬物。天化日月星辰，地化河海山嶽，次第而萬物生，蓋萬物得陰陽升降之氣方生、得日月精華鍊煑方實。日月運行周迴自有逕路，不得中氣斡旋不轉，蓋中氣屬北斗所居，斗柄破軍即中天大聖，非北方也對指天罡逐時轉移，日月星辰隨指自運，《斗經》云“天罡所指，晝夜常輪”是也。天地升降、日月運行不失其時，萬物化生無有窮已。

蓋人與天地稟受一同，始因父母二氣交感，混合成珠，內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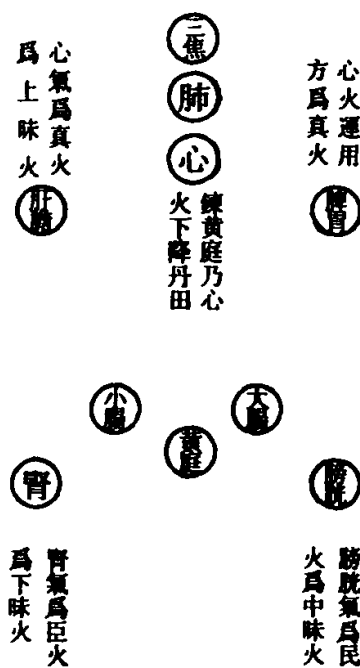
點元陽真氣，外包精血，與母命蒂相連。母受胎之後，自覺有物，一呼一吸皆到彼處，與所受胎元之氣相通。先生兩腎，其餘臟腑次第相生，至十月胎圓氣足。未生之前，在母腹中雙手掩其面，九竅未通，受母氣滋養，混混沌沌，純一不雜，是爲先天之氣。纔至氣滿，神具精足，臍內不納母之氣血，與母命蒂相離，神氣向上、頭轉向下降生。一出母腹，雙手自開，其氣散於九竅，呼吸從口鼻出入，是爲後天也。臍內一寸三分所存元陽真氣，更不曾相親，迷忘本來面目，逐時耗散，以致病夭、憂愁、思慮、喜怒、哀樂。但臍在人身之中，名曰中宮、命府、混沌、神室、黃庭、丹田、神氣穴、歸根竅、復命關、鴻濛竅、百會穴、生門、太乙神爐、本來面目，異名甚多。此處包藏精髓，貫通百脉，滋養一身，淨裸裸、赤洒洒、無可把。蓋常人不能親者，被七情六慾所牽，迷忘本來去處，呼吸之氣止到氣海往來氣海在上膈肺府也。既不曾得到中宮命府與元氣真氣相接，金木相間隔，如何得龍虎交媾，化生純粹？又不知運動之機《陰符》云“天發殺機”，是也，如何是氣液流轉以鍊神形？蓋心屬火，中藏正陽之精，名曰汞、木、龍；腎屬水，中藏元陽真氣，名曰鉛、金、虎。先使水火二氣上下相交、升降相接，用意勾引，脫出真精、真氣，混合於中宮，用神火烹鍊，使氣周流於一身。氣滿神壯，結成大丹，非特長生益壽，若功行兼修，可躋聖位。謹謹詳述於後。

### 五行顛倒龍虎交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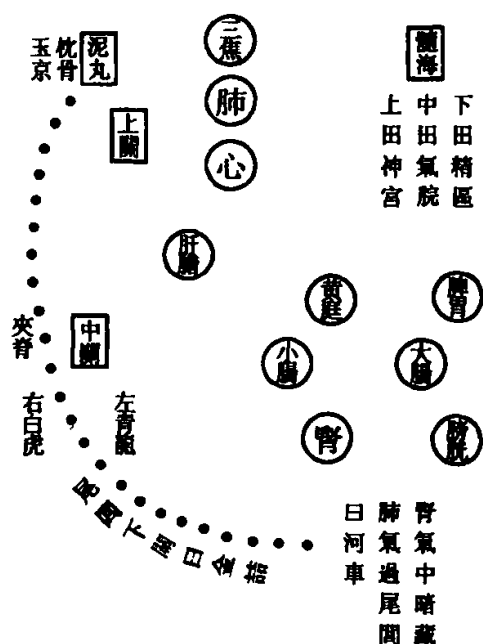
人人具足，箇箇圓成。

### 五行顛倒周天火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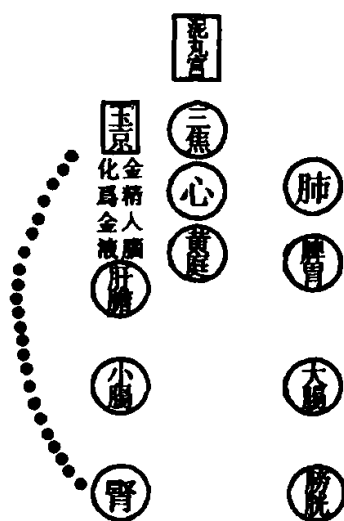
天地升降，日月往來。一闔一關，進退存亡。《易》曰：“知進退存亡，其惟聖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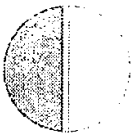
### 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圖



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窅窅冥冥，其中有精。清者濁之源，漸入真道。

### 三田返復金液還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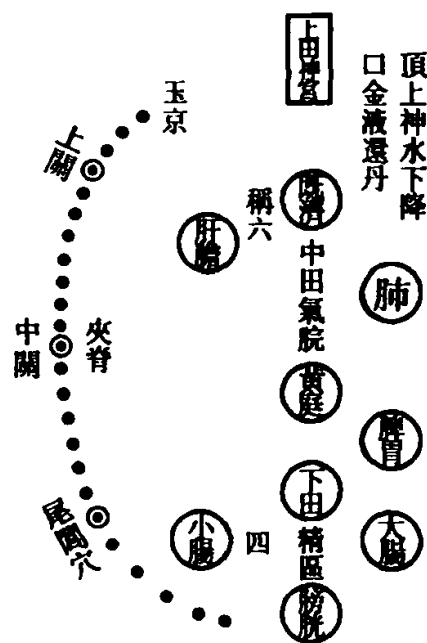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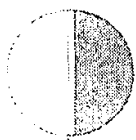
五炁朝元太陽鍊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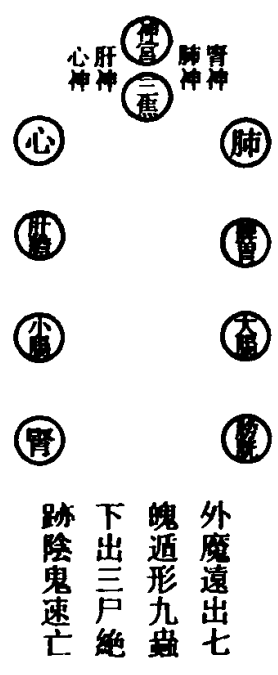
丹就,五炁自朝元,鍊形換骨。

神水交合三田既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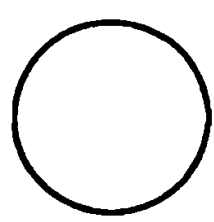




內觀起火鍊神合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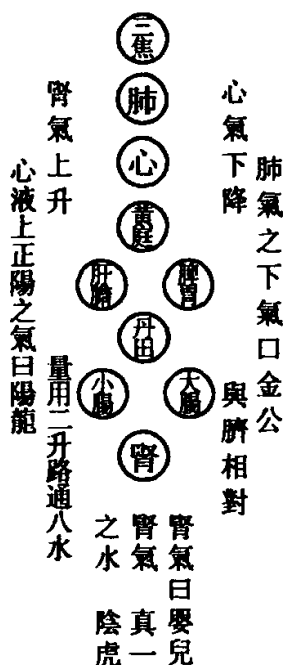
棄殼外仙超凡入聖圖



不敢輕泄  
略舉為意  
別具在後



## 五行顛倒龍虎交媾訣並圖



訣曰：龍是心液上正陽之氣，制之不上出，若見腎氣，自然相合；虎是腎氣中真一之水，制之不下走，若見心液，自然相交。龍虎交媾，得一粒如黍米形。此一法號曰“龍虎交媾”，只此便見藥物也。採藥之法，人多以子時腎氣發生、午時心液下降之際行功。若無事牽制則可，若有事又是剋過。殊不知，法乾坤之妙，舉腎氣則是子，降心液則是午，不以時刻皆可。但初行之法，閉目內視中宮，絕慮、忘思、冥心，滿口含津，勿吐勿咽。到此便飲刀圭之事，別有口訣，不敢開寫。微微斂身，並不升舉，盤膝、升身、正坐跏趺。不得只如常坐，左手兜起外腎，右手掩生門臍也、塞兌戶口也、開天門鼻也。是為玄牝之門。須要一刀割斷，然後鼻中入氣入者為吸、為息、為陰、為水，只要柔軟入息，使鼻內無聞其聲，以意輕輕送入中宮至尾間所謂“充開混沌池，擘裂鴻濛竅”。氣極，乃從夾脊三關至鼻中輕輕放出出者為呼、為消、為陽、為火，輕輕放出，使耳內無聞其聲，聽氣自出，意且不可離中宮意者，性也，神也，真土也，黃婆也。但所入氣息入中宮，與元陽真氣相接相合

經云“接天地無涯之氣，續父母有限之身，即天地合其德也哉”，使水火二氣上下往來相須天地升降一同也，勾引腎中真氣鉛也，虎也、心中木液汞也，龍也，交媾混合於中宮謂之“五行俱全，和會一家”，自然暢美經云“氣入臍爲息，神入氣爲胎。胎息相合，名曰‘太乙含真’”。此謂“龍虎交媾”，便是藥物。一纔有藥，如母有胎，便覺中宮有物所謂“圓陀陀，活潑潑”，當用火符煉煮，方得藥物不散。

右件用法，始覺咽乾，以覺心沖。次覺無味，如啞子喫錫，其味難說。是氣交合，而曰“交媾”。每一日行一交，得一物，狀如黍米，還於黃庭之中，自可益壽延年。若用火候煉之，三百日數足，自然凝結，形若彈丸，色同朱橘，號曰“內丹”，如龍有珠。龍之有珠，可以昇舉；人有內丹，自然長生不死矣。

口訣云：

陰有陽兮陽有陰，陰陽裏面更重尋。

學人不達玄微理，虛度光陰謾用心。

### 五行顛倒龍虎交媾火候訣義

華陽施真人曰：“腎，水也。水中生氣，號曰真火。火中暗藏真一之水，而曰陰虎。心，火也。火中生液，號曰真水。水上暗附正陽之氣，而曰陽龍。”故龍、虎非是肝、肺之像，乃心腎之真陰陽也。二物混合爲一，當用意便爲，子時也自然凝結須知冬至不在子時，形如黍米之大。每日得一粒，僧人名爲“舍利”，道士號曰“玄珠”，每日增真氣一丈，延壽不可計數。三百日氣結丹凝，狀如彈丸，色同朱橘，自可長生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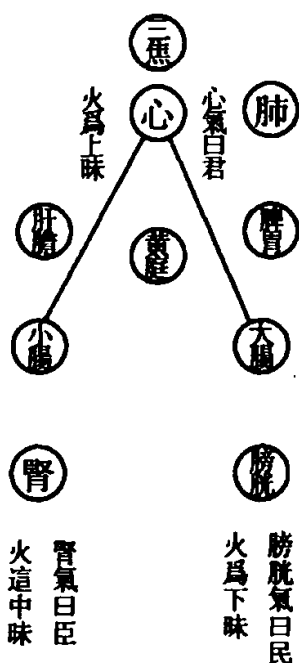
訣曰：

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陽

龍元向離宮出，陰虎還從坎位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

### 火 候 圖

心氣運行，方爲真火。



運火行候。火者，心也，神也，性也，離也，日也，意也。前採藥二氣升降之際，不以意守中宮，藥物如何得住？如何得運轉？聖人藏隱，以日太陽，火也歸寸土中宮。戌時、子時者，即是意也。神、性，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是也。一繞二氣升降，採藥便加，時在中宮行火矣。火候圖云：“從外簇年、簇月、簇日、簇時居中。”經云：“斗柄運周天，在人會攢簇。”又曰：“火功若用三千日，妙用無方一箇時。”便是也。中宮即“對子宮”，意一指“一陽自生”經云：“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妙在心傳。”二炁如月之二弦，兩箇半月相合則圓。意到中宮，便是子時也。復卦起，行至三陽，水金兩停，膀胱至臍和暖，應地天泰卦。到此只要把捉一塵不著無思念也，方得龍虎交媾。漸而陽氣向上，以至滿身遍體和暖，應乾卦。藥物透項，亦如風雨潮浪沸滾。藥熟，化金液，如冷

泉自降，是應姤卦。漸涼至濟，應否卦。丹田火氣漸微，應剝卦。是一周天。此一法號曰“周天火候”。用時行之，微微斂身，輕輕脅腹，凝息數定，銖兩默運，心氣下至丹田，鼻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但以意常在中宮。意是神子，神是氣母。神馭氣，其氣自然從尾間穴入夾脊三關，直上轆轤穴天關在腦後，入崑崙，復下丹田，周流運轉不絕。北方正氣腎氣也為河車，所謂“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峰頂”。中宮是機意也，觸機，天關即應，所謂“神機密運”是也。

訣曰：

神入氣為胎，氣入膻為息。

右件依時用法，膻腹氣聚自熱。若用補虛益氣，春三月下火四兩，夏三月下火六兩，秋三月下火八兩，冬三月下火二兩。若用鍊龍虎交媾，第一百日下火五兩，自酉至亥；第二百日下火十兩，自申至亥；第三百日下火十五兩，自午至亥。三百日火足丹凝，純陽氣生。凝息數念珠一百箇，是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計數珠，加減隨時。

口訣：

脅腹運心方是火，含津引息始成丹。

學人不達玄微理，虛度時光過百年。

初時不數火。交關節過，可半年。正月一日下火，方數火。

### 五行顛倒周天火候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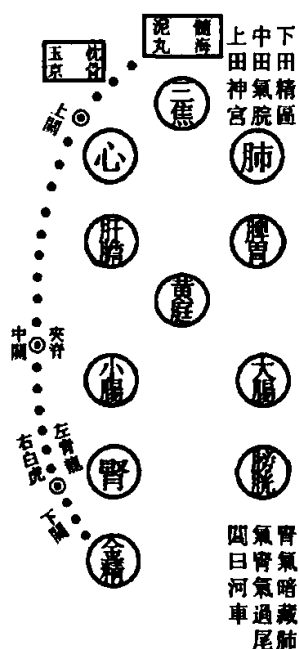
華陽施真人曰：“心為五陽之主，腎為五陰之主；五陰升而為水，五陽降而為火。”當用乾之時，以心氣下入丹田，號曰“進火”。若用補虛益氣，當常行用之數，一周年奪十年氣、補十年

虛。若行地戶之時、龍虎交媾法，心腎之真陰、真陽凝結成黍米大，下還黃庭，計定數而進火候，三百日足，曰“陰內鍊陽”，火自合周天。

右件不以龍虎交媾，上下火候是為安樂常行之法。若用龍虎交媾相兼而行，是為鍊丹。抽添之火，五兩鍊精成汞，十兩鍊汞成砂，十五兩鍊砂成丹，三百日火候不差，自然丹就，純陽氣生。內鍊五臟，號曰“鍊氣成神”。外鍊四肢，號曰“鍊形服氣”。若不鍊五臟、不鍊四肢，止是丹成，自可長生。若用鍊形，而曰“地仙”，形神俱妙。若用鍊氣，而曰“神仙”，棄殼超凡。

真人曰：“鍊質不交陰鬼壯，燒丹毋使火龍飛。佳人才子正當年，花落黃昏聚會難。不避主人腸欲斷，時來須索閉陽關。”如不行火候，不內鍊，係小成法，安樂延年。背後三關通曰“三田返復”，中宮五行運用曰“五行顛倒”，漸入中成長生不死之道，乃曰“陸地神仙”。如傳非人，罪及九祖，慎之慎之。

### 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圖



此一法號曰“肘後飛金精”。本法用子時後、午時前，是氣生時，披衣正坐，握固存神，先存後升，先升後偃。凸胸偃脊，是開中關。平坐昂頭，是開上關。先升後存，下腰自腹漸漸舉腰升身而凸胸偃脊，是開下關。已後氣熱盛上關之下，方可舉腰、升身、正坐，一撞三關都過。補腦髓，自然面紅骨健、肌白身輕，是名返老還童而長生不死之法也，年少行之不老，老者行之還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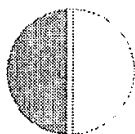
口訣：

肘後金精節次般，存身偃仰過三關。

學人能悟玄微理，返老還童自不難。

### 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訣義

華陽施真人曰：“子時以肺之精華之氣併在腎中，號曰金精。”金精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爲一。當時用法，自尾閭穴下關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般至玉京上關；節次開關，已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不止補腦之虛、延年益壽、返老還童，而又抽腎之氣、不犯黃庭。但得下火鍊方，純陽氣生是也。老人衰老，若曾前法內下功兼脩，不可單行此法，可以返老還童，不百日面紅骨健，氣壯身輕。若似龍虎交媾、周天火候，三件相兼而行，是爲“抽添鉛汞”，漸而延年益壽。抽添之法，如採藥行火之候。陰魔所撓，緣人邪念，恐把捉不得，腎氣順行向下走泄，謂之“危險”，即當抽添出氣爲鉛，腎中氣也、添汞入氣爲汞，心中氣也。如入氣至中宮，留住其出氣，以意引過尾閭穴，升身偃脊、抽提外腎，使氣從尾閭入夾脊雙關，直上天關、入崑崙，使龍不上奔、虎不下走，邪念即止。如氣未覺過，再偃再抽，直使氣過，謂之“肘後飛金精”，畢矣！初行費力，久則甚易。



真人曰：

頂戴蟾宮一朵花，朝遊蓬島暮還家。

能乘乾馬奔龍騎，解使坤牛駕虎車。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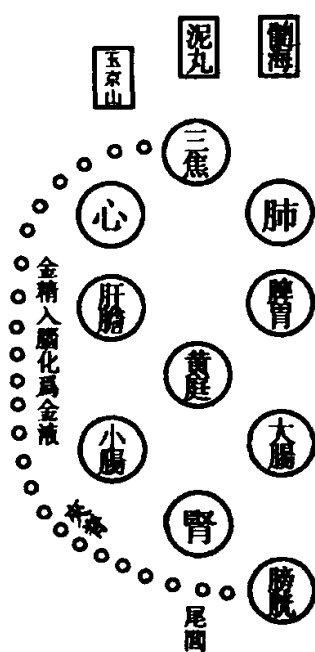
玉京山下羊兒鬪，金水河旁石虎眠。

金針挑出雙蝴蝶，盤旋飛到楚王宮。

大抵高以下爲基，深以淺爲始，若人單行龍虎交媾，止是補虛益氣、活血注顏；若人單行火候，止可悅其肌膚、壯其筋骨；若行飛金精法，止可返老還童、健骨輕身；若能通行此三訣，甚爲有益。蓋龍虎相交，一物如黍米還黃庭中；若不用火候，不能鍊之凝結。其周天火候，止是虛氣聚在丹田；不得龍虎交媾，玄珠不能留之。安住二法，已是相須二用。肘後抽腎氣入腦，不全陰中之陽，前犯純陽之丹，玄中玄、妙中妙矣！一百日，口内生甘津，身有神光，骨健顏紅，肌白腹暖。二百日，漸厭葷腥，常聞異香，行步如飛，睡夢自然減少。三百日，飲食自絕，寒暑自耐，涎汗涕淚自無，疾病災難自除，靜中時聞遠樂之聲，默室漸見紅光之色；若見此景，勿疑，是爲小驗。至誠行之，神異不可備載。

### 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圖

肺爲華蓋，咽喉爲重樓，口爲玉池、兌戶，鼻爲天門、天柱，眉間爲玉堂，額爲天庭，頂爲天宮，耳爲雙市門。腎氣傳肝氣，肝氣傳脾氣，脾氣傳肺氣，肺氣傳心氣，心氣傳脾氣，脾氣傳腎氣，是爲五行循環而曰“小還丹”也。上田入中田，中田入下田，三田返復而曰“大還丹”也。



此法“金液還丹”，須要升腰、舉身、正坐，雙閉兩耳、勿令透出，舌拄上顎，有清涼香美津液，不漱而咽矣。

右件“肘後飛金精”，節次開關，已至一撞三關、金精入腦、補髓益氣，既而面紅骨健、顏嫩身輕。當依時刻，惟要升腰平坐、不昂不偃。自覺真氣入腦，急用二掌緊閉兩耳，自然腎氣入腦，造化金液下降，如淋灰相似。每日下火一兩，誠恐火多火少，火氣多則頭痛，火少則金精不飛，須行加減。如行火大猛，遍身壯熱，不可再進火，恐火炎熏燒頭目，太陽作痛，口舌燒破，必傷藥物。當減息，意離中宮，聽火自然，庶不相傷。却不要外思邪想，須用“沐浴”。如行火至金木兩停，欲飛不飛之時，欲濟不濟之際，最要正意守持、一念不生。若思念纔生，即是塵垢。塵者，陰也。陰者，魔也。被魔所障，三關即閉不通也，須要斬除。其意一正，二氣自合，以結大丹。師云：“洗滌塵垢。”道云：“沐浴金丹。”《悟真篇》云：“刑德臨門藥相之，到此金丹宜沐浴。”二月，三陰三陽和暖，花木正開，忽被陰寒風雨所摧，不能結子，謂之“德中有刑”，如行功陰魔作障也。八月，三陰三陽溫涼，萬物漸肅殺之時，得天氣和暖，花木回芽再開，謂之



“刑中有德”，謂守正止念却得陽和也。所謂“沐浴防危險，妙用在抽添”。

口訣：

河車般運入崑崙，須是牢關雙市門。

擊動震雷霹靂鼓，急收甘雨灑乾坤。

### 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義

華陽子曰：“前件龍虎交媾、周天火候、肘後飛金精單行，是安樂延年三二百歲，盡不出五行顛倒，循環生成傳送之功；用功不差，收鍊一氣而已。此金液還丹，不止補腦益髓，而抽鉛添汞，漸有還童之功。”腦實髓滿，用法制之，神水自上腭而下，清涼甘美；復自肺間下入黃庭，號曰“金液還丹”。一如壓丹之虛陽二氣，以變丹砂為金，而曰“金丹”。金丹一粒，自可長生，與天地齊久，故曰“中成”。人不下前功，直要金液還丹，不用法取之，神水不降；縱或致功，強令頂水下降，並無甘美之味，令人腦虛疾多，與人無益。

行功應驗：

初時漸覺丹田黃庭有物和暖，真氣上行，耳聞風雨之聲。漸漸頂內有箏箏金玉之音，腮門內謂之天池有金液沸滾，如涼泉降下，或流面上，或流上腦，或如珠露之狀，或從上腭入口，其味甘美。久則頂內如笙簧、琴瑟、絲竹之音，又如鶴唳、猿啼、蟬磬之聲，諸般自然之韻，無所比擬。但初行時，夢中聞霹靂之聲，是真氣衝開頂陽骨以通九宮。神初入室中宮，乍超向上，須自驚恐。閉目自坐之際，或時一大物驚跳起，開目却無，是陽神未壯，切勿驚懼著念。久而神壯，自無。隱顯莫測，變化無窮，將來自知。凡見聞皆不著相，但聽其自然；若著相，即是幻也。

真人曰：“瓊漿醞就從天降，靈藥生成任海枯。飲酒須教一百杯，東遊西泛自梯媒。從來神水出高源，奔出黃庭頃刻間。”

### 五氣朝元太陽鍊形訣圖

係中成法，長生不死。此法，至親父子不傳。如輕泄及與契義觀者，定主災橫及重厄。戒慎之！



此一法號曰“太陽鍊形”。本法用冬至陽生，四時皆可行。升腰正坐不動，閉目忘思，默動心火，母氣自然隨氣滿四肢，不覺己身，鼻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右，四時有暇便行。升腰不動，丹中五氣紛紜內起；正坐不偏，丹中五氣紛紜四出。腎之真氣鍊骨身輕如毛，可以乘風御霧。肝之真氣鍊筋實如玉，可以走趨奔馬。心之真氣鍊血白如膏，可以永耐寒暑。肺之真氣鍊肌膚瑩如雪，可以換骨易形。脾之真氣鍊肉硬如石，可以化氣如金。始自丹成，五氣朝真，氣聚而不散。次用前法而般運，內傳五藏，外遍四肢，五氣鍊形，凝而不衰，號曰形神俱妙，與天齊年。

口訣：

丹就自然朝五氣，氣真方可現元神。

鍊形換骨非凡客，自是長生物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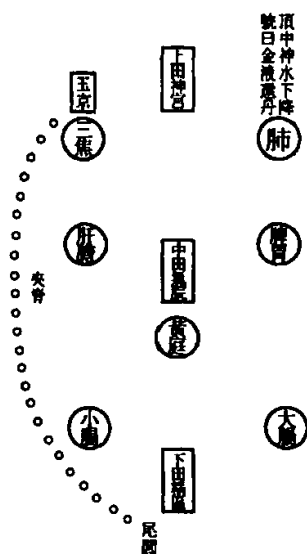
### 五氣朝元太陽鍊形訣義

真人曰：“金液還丹變為金，其中純陽氣生，是為氣中有氣，已是陸地神仙，可與天地同其壽筭。古今上真，再舉丹中純陽之氣升入四肢，號曰‘太陽鍊形’。化氣自然，形神俱妙，隨五氣而換骨易容，自耐寒暑。昔日衰朽之姿鍊之端正，昔日枯槁之形鍊之紅潤，何止返老還童？而又身輕骨健，乘風而舉，跨霧而行，號曰‘南宮飛仙’、‘塵中羽客’。雖未棄殼升仙，而已升騰自在，當為地仙之上品、神仙之下流。”皆因丹田五氣鍊形、外遍四肢是也。鍊形之功，不為小矣！

真人曰：“五馬不調金水伏，一龍常駕火雲飛。天下都遊半日功，不消跨鳳與騎龍。五氣不調丹已就，一陽外遍火輕飛。”

### 神氣交合三田既濟圖

係中成，長生不死。頂中神水下降，丹田真氣上升，號曰“既濟”。



一撞三關入腦，曰“肘後飛金精”。

此法號曰“水火既濟”。本法用陽時中刻，平坐、伸腰，一撞三關，閉耳，神水下降；伸腰、舉腹，鼻引長息，默運心火上升。

右件震艮之時一撞三關，金精入腦。補之數足，面紅、肌白如膏後，身輕，方可一撞三關。金精入頂，緊閉兩耳，使腎氣不出，併入天宮造化。金精下降，如淋灰相似，自上腭間清涼美味，神水滿口，若咽之歸黃庭，號曰“金液還丹”。當此，上腭有甘美水降，下咽，便以伸腰舉腹、默運心火，暗引丹田真氣上升，而又鼻中出息，同舉真氣，遍滿四肢。上水下火，相見于重樓之下，號曰“既濟”。

口訣：

頂中神水入中源，丹裏真陽返上田。

水火合來爲既濟，庭中升入大羅天。

### 神氣交合三田既濟訣義

真人曰：“土之既濟爲瓦，瓦可得千年。木之既濟爲炭，炭可得百載。人欲長生，無出於既濟之法。”是還丹鍊形，同用其功也。金液還丹，化丹成金；太陽鍊形，形之如玉。還丹未還之際，形鍊欲起之時，水上火下，相見於重樓之下，而曰“既濟之時”。當用地天泰卦，子後是也。每次一粒，如金粟形狀，顆顆還於黃庭。每顆生金光一道，般運出放皮毛之際，金光滿室，何止長生不死，是欲棄殼升仙之時也。

真人曰：

兩曜鑄成七寶殿，一渠流轉入瓊漿。

水火都來相並間，卦後變成地天泰。

陰陽升降兩相兼，水火交加入下田。

既濟無差真氣足，金丹一粒萬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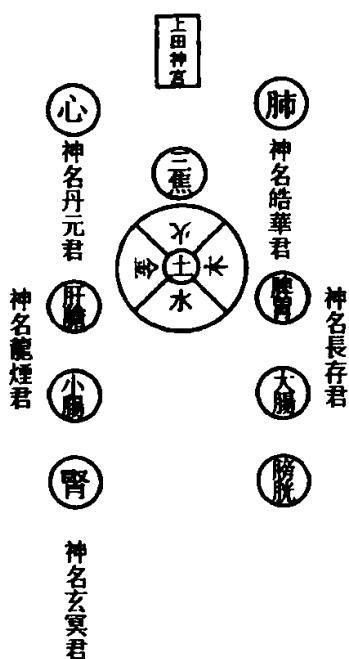
右件金液還丹、太陽鍊形、三田既濟，是爲長生不死之法，故曰“中成之法”。須是小成法見效，相續而行之。行之不差，見驗自速。若人不行小成法，直要中成而求長生不死，不止見效自遲，而又徒勞心力、虛度時光。還丹而神水不下、鍊形而丹火不升、既濟而水火不交，反謗神仙虛語不死爲妄言，殊不知行持過越是也。若人龍虎交而爲精，火候足而爲丹，用金精補其腦虛，使其還丹變成金丹，用丹火鍊其真身，又使既濟之法相兼而行，善不可加矣！若不兼行六法，速要燒丹純陽之氣、鍊氣成神，速要鍊氣之真靈、鍊神合道，此是金液還丹、太陽鍊形、三田既濟不須行矣。此三訣，古今上真往往萬劫秘傳。中成之法以還丹、鍊形、既濟者，蓋以留形住世非金丹不可延年，非鍊形不可換骨，非既濟不可不死，又以無醜陋真人，少衰弱神仙。又，易形而留俗狀，不既濟而留凡骨，將來棄殼自離超神亦遲矣！若還丹、鍊形、既濟之後，一百日靜中四象周匝、內觀五氣紛紜；二百日目見金花、體有圓光、青氣出頂、紫霧盈室；三百日神靈知前後事，真氣可乾外汞、體輕可履風煙、骨堅可齊天地。若見此境，勿疑，是爲小驗。志誠行之，神異不可具載矣。

## 《大丹直指》卷下

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

### 五氣朝元鍊神入頂圖

大成法，棄殼升仙。如與小人說者，定有橫災。宜自謹言。



此法曰“鍊氣成神”。本法用子午卯酉時。甲乙日鍊肝，丙丁日鍊心，庚辛日鍊肺，壬癸日鍊腎，脾不受鍊，氣寄四臟。戊己日不下功。此爲鍊五臟日也。甲乙日卯時下功，丙丁日午時下功，庚辛日酉時下功，壬癸日子時下功，此爲鍊五臟時也。

右件依前時用法。幽室靜坐，上香一炷，叩齒二十四通。升身平坐，內觀所鍊之藏，鼻息綿綿若存。靜極氣生，氣極神現，如夢非夢，暗中神氣上升。前件日辰不可有差，蓋以神隨日。當真氣隨時運轉，當審日察時。鍊之百日，氣足神現，將欲升仙，非止長生不死。

口訣：

應日隨時自不差，五神會處起河車。

靜中真象朝元後，猶恐陰魔作外邪。

### 五氣朝元鍊神入頂訣義

華陽真人曰：“以丹中純陽之氣，隨日定時鍊肝，二十四日青氣現，二十日陽神自出。”氣爲神體，神爲氣主是也。鍊心、腎、肝、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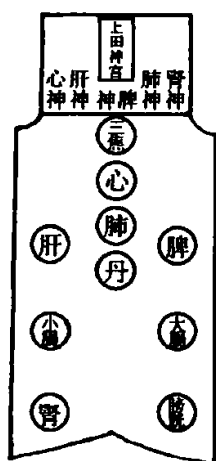
皆如之；其脾神、脾氣，隨四時正氣亦以共升。靜中內觀，壺中別有山川物象成形。兩昧分胎，防其陰鬼外魔、七魄三尸相隨，雜天真以亂神，不能得上入天宮。自有內觀起火之法，推以鍊氣，氣聚為神；不可差其時也，自然氣現神出。五方真氣合出本色，五氣陽神各出真形，升而上入天宮內院，是為合神入道之時也。若人三百日行火候足，不鍊還丹、不鍊形、不既濟，直行此法，以丹中純陽之氣隨日應元氣所傳而鍊五臟，亦是捷徑，號曰“奪功併法”。若人欲住世間而願為長生不死，當用金液還丹、太陽鍊形、三田既濟。

真人曰：“三島紫煙龍鳳彩，九天紅日鍊龍精。”《中黃經》曰：“肝生東方，其色青，鍊之青氣出，身騰；腎水北方，其色黑，鍊之應時黑氣出，身立。純陽氣滿五臟中，神升本色入天宮。”

### 內觀起火鍊神合道圖

係大成法，超凡入聖。

丹中純陽氣，舉之入四肢，號曰“焚身”；入五臟號曰“鍊神”；出身號曰“降魔”；入頂號曰“棄殼”。



七魄忘形  
外魔遠走  
九蟲下出  
陰鬼速亡  
三尸絕迹

此訣號曰“內觀起火”，本無時候。每日有暇，舉起爲念，略有行持。終日靜坐，神識內守，一意不散。常常升身正坐，默觀五臟，惟要分別真假，勿令陰魔亂真矣。

右件內觀之法，止是靜坐升身，舉起丹中純陽之氣。內鍊五臟，氣附神像，上入頂中。外鍊四肢，氣迸金光，外出神體。非久，神合爲道，棄殼升仙。防其陰鬼外魔、三尸七魄假托形像以亂天真、混雜陽神，不能合道。所以不計晝夜，常隨氣轉。卯時觀肝，肝氣現青；午時觀心，心氣現紅；酉時觀肺，肺氣現白；子時觀腎，腎氣現黑。五色氣出，壺中真境不同塵世，車馬威儀勝及王者。不厭升身起火，真假自然兩向也。

口訣：

旌旆威儀處處同，內觀形像滿壺中。

再三焚起焚身火，嘹亮笙簧入上官。

### 內觀起火鍊神合道訣義

真人曰：“鍊氣自易，起火亦難。”默運丹中純陽之氣，隨日隨時以鍊五臟，氣真自現，神真自出，相照上升，併入天宮。防其陰鬼外魔，以假亂真。當此之時，氣隨神升，神附氣起，以中田入上田。陰鬼願人速老，外魔不喜人安，虛生隊伍，妄起浮華，亦傲陽神相雜而升。誰爲真像？誰爲假形？混雜難別。笙簧四圍，車馬並起，欲要辨別，莫若頻起丹中真火，一曰焚身、二曰降魔、三曰去三尸、四曰逐七魄、五曰集陽神。靜中內觀，自然明朗，惟見炎炎火中，人物交雜。少間，歌樂上起者，自己陽神；哭泣去者，身中陰鬼。須臾火息，壺中清淨，功不可再！切防十魔續來，蓋以陰鬼外魔多生，巧作緣業，來亂真神。內觀當可分別。



十魔君：

或而滿耳笙簧，觸目花芳，舌有甘味，鼻聞異香，情思舒暢，意氣洋洋。如見，不得認，是六欲魔。一也。

或而和風蕩漾，暖日舒長，迅雷大雨，霹靂電光，笙歌嘹亮，哭泣悲傷。如見，不得認，是七情魔。二也。

或而瓊樓玉閣，蕙帳蘭房，珠簾翠幕，峻宇雕牆，珠珍遍地，金玉滿堂。如見，不得認，是爲富魔。三也。

或而出將入相，威震八方，車服顯赫，使節旌幢，滿門青紫，靴笏盈床。如見，不得認，是爲貴魔。四也。

或而兒女疾病，父母喪亡，兄弟離散，妻子分張，骨肉患難，眷族災殃。如見，不得認，是恩愛魔。五也。

或而失身火鑊，墮落高嶺，臨刑命喪，遇毒身亡，兇惡難避，猛獸逼傷。如見，不得認，是災難魔。六也。

或而雲屯土馬，兵刃如霜，戈矛間舉，弓弩齊張，爭來殘害，驍捷難當。如見，不得認，是刀兵魔。七也。

或而三清玉皇，十地當陽，四聖九曜，五帝三官，威儀隊仗，往復翱翔。如見，不得認，是聖賢魔。八也。

或而仙娥玉女，羅列成行，笙歌鼎沸，對舞霓裳，雙雙紅袖，爭獻金觴。如見，不得認，是妓樂魔。九也。

或而幾多殊麗，豔質濃粧，蘭臺夜飲，玉體輕裳，假人嬌顫，爭要成雙。如見，不得認，是女色魔。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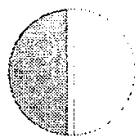
大抵清虛之士，久樂寂淡，乍見繁華，往往認爲真境，因循不出，凡軀是爲困在昏衢，止爲陸地神仙，不能超凡人聖者。舉人目前見在，不認外境，可以進道，漸得成功。學人內觀，不以丹中純陽氣鍊五臟，五氣真神現五色十中，笙簧並奏，隊仗齊

升，當時陰鬼外魔，假心形像相雜而入天宮；速速升身起火，火中(二)<sup>①</sup>軍自散，哭聲四向而去，歌樂轉盛，幽幽高(山)<sup>②</sup>。須臾，火過清涼，靜中山川秀麗，內觀天地有朗，是爲壺中真境。不可便認無事，少間十魔續來。當此之時，如夢非夢，似醉非醉，五神真靈已入天宮，中區四大主心平正。恍惚之中，不可認賊爲子，以邪爲正，不止因而不出凡軀，又而流入邪中，或而風魔，或而狂邪，及成神氣虛、神慧之不足。嗚呼可悲！故魔境詳言於此。升身起火不厭數多，常常內觀不拘晝夜，以至火起天地之間並無一物，上觀惟天，下觀惟地，四觀都無。靜中時聞樂聲，忽有異香，當時有驗，不比已前。肢體常似升龍，是神仙棄殼之時也。圍坐前有紅光，狀同蓮花；遍身有真氣，色若金光。五行真氣合而爲精氣神，三才異寶合而爲自然道也。收神再入黃庭，永却長生不死！所到處，陰神來現。乘風履雲，往復塵中，更無飢渴寒暑。若以升神復入天宮，調神出殼，是曰“真人”。棄殼山中，百日山中生玉；棄殼水中，百日水中生玉。棄殼了當，真身出外，是曰“神仙”，當返三島，不在風塵之內。所謂“棄殼升仙”，而有五訣在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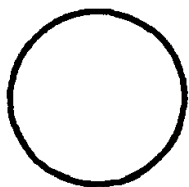
① 《道藏》本“二”、“山”兩字錯列，原作“山軍自散”及“幽幽高二”，蓋爲刻版之誤。

② 《道藏》本“二”、“山”兩字錯列，原作“山軍自散”及“幽幽高二”，蓋爲刻版之誤。



## 棄殼升仙超凡入聖訣圖

法 空 無 識



此  
是  
無  
爲  
妙  
道

此一法號曰“鍊形合道，棄殼升仙”。本法無時，明有五法。海蟾子以鶴沖天門：靜中以真性如鶴沖天門出外，自然身外有身。西山十二真人王祖師曰：“以花樹出。”靜中以花樹迴望，不失本性；既出，自然身外分形。黃帝以火龍出：靜中化火龍上躋，自然身外有身，號曰“清淨法身”。鍾呂二真人皆用紅樓出：靜中以上三級紅樓，層層上畢便跳，自然棄殼。

右件“鍊神合道，棄殼升仙”，功到自然此。僧人入定以來坐化，道士入靜以出陰神，皆爲清虛之鬼，非爲純陽之仙，昏昏無像，終無所歸。學人何其誤耶！殊不知鍊精爲丹而後純陽氣生，鍊氣成神而後真靈神仙，超凡入聖，棄殼升仙而曰超脫萬萬世，神仙不易之法也！

口訣：

功成須是出神京，內院繁華勿累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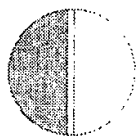
會取五仙超脫訣，鍊成仙格出埃塵。

## 棄殼升仙超凡入聖訣義

真人曰：“修身之士，功到鍊氣成形，皆不願長生住世，速要內觀而鍊神合道也，降魔魔散，鍊神神聚。”急忍無斷，因循不棄，凡殼是爲困在昏衢，止爲陸地神仙。大抵有身有患，無家無累，古今共言。辛勤功到無爲，爭忍戀軀不出？故棄殼升仙，出頂鍊神，超凡爲仙。世人不善修鍊，直要棄殼便成仙道，何其誤（矣）<sup>①</sup>！幽室靜坐，絕慮忘思，外境不入，內境不出，（形）<sup>②</sup>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意不散，定中以出陰靈之神，冥冥無像，非爲純陽之仙，縱得出殼，何其艱難！古今上真，皆傳棄殼之法，誠非難矣。功到自然內丹成就，純陽氣生而本靈神現，內觀識認，棄殼超脫次第相須，自然化火龍而出頂中，身外有身，並無異相。始乎一步兩步，次以三里五里，出入不差，往來無懼，然後寄殼於山川之中，永作蓬萊之侶。此是“棄殼”，全在前功證驗、節序不差，自然神仙升神出頂。然而上真留此數法調出入者，蓋以學人久受驅馳，晝夜用功不已，內觀神聚，恐認魔境，流入邪道，徒勞心力，廢墮前功，故魔不厭詳言。又慮學人功到內觀，魔散神集，併入天宮，繁華萬倍，猶恐認爲仙境，不免再陳棄殼之訣。棄殼不難，功成方合自然，所以訣中有花樹皂蓋，以記本體招神入殼；有鶴沖龍躍，以升陽神，令神出身，棄殼升仙。古今上真有輕傳而不秘者，九祖永受地獄。以修真之士，功到自升，不可不行。古今學人，宜戒慎之！

① 《道藏》本“矣”、“形”兩字錯列，原作“何其誤形”及“矣如槁木”，蓋爲刻版之誤。

② 《道藏》本“矣”、“形”兩字錯列，原作“何其誤形”及“矣如槁木”，蓋爲刻版之誤。



金丹之秘，在於一性一命而已。性者，天也，常潛於頂；命者，地也，常潛於臍。頂者，性根也；臍者，命蒂也。一根一蒂，天地之元也，祖也，臍下黃庭也。庭常守乎頂及臍，是謂“三疊”，《黃庭》曰“琴心三疊舞胎仙”是也。琴，取其和。且人之生，其胞胎結於我之臍，綴接在母之心宮；自臍剪落，所謂之蒂也。蒂者，命蒂也。根者，性根也。但恐泄漏，是所千千名、萬萬狀，多方此論。頂中之性者，鉛也，虎也，水也，金也，日也，意也，坎也，坤也，戊也，姤女也，玉關也。臍中之命者，汞也，龍也，火也，根也，月也，魄也，離也，乾也，己也，嬰兒也，金臺也。頂爲戊土，臍爲己土，二土爲“圭”字，所以呂仙翁號“刀圭”也，只是性命二物。千經萬論，只此是也。

#### 用法：

但每日天明至黃昏爲晝時，自昏至五更煞點時爲夜時。不拘行住坐臥，但晝時則行命蒂臍中之道，夜則行性根頂門之道，無早無晚、不飢不飽之時常行之。一百日丹結，三百日丹藥成，三年胎仙就，自然陽神從頂門出入，去來無礙，此謂“真丹之妙”也。

#### 行持：

日行命蒂者，只用兩手相摩令熱，捧定臍輪，以意專之。只守在臍輪，無思無想，只靜定之。自覺神水下臍，真水奮發，從臍下丹田跳躍直湊乎頂門；任其自然，亦無遍數，只一意守於臍輪。若欲休歇，行住就便不拘。久而丹田如火，精神暢美，神妙難述。

夜行性根者，只以舌拄上腭，漸塞定喉嚨二竅，以意專之。只守在頂門，無思無想，只靜定。自覺真火從下袞上，踴躍直至頂門。欲休歇，行住任便不拘。久而頂中漸如遠聞仙樂之音，真香發於鼻之中，神妙難述。金丹秘訣，盡於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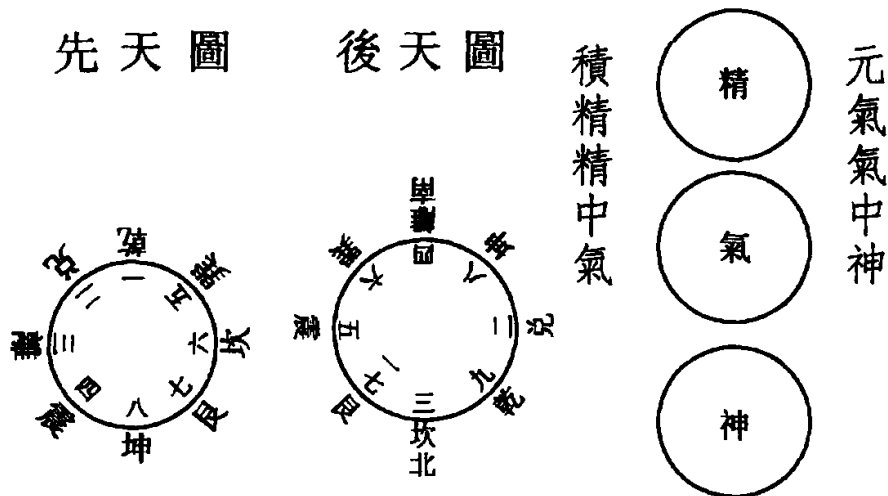
#### 坐功訣：

一吸元精便上來，兩呼玄牝頂門開。

時人不識真龍虎，却向丹田裏面猜。

奧旨：

年中取月，月中取日，日中取時。隄防危宿爲晦起火，斗宿爲朔進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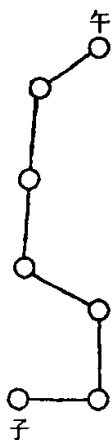


一陽初動，乃子時是也。此時斗柄纔轉，真子時。又一法，九月從子時上起，例數過子者。九月做子時，乃正子時。此時鼻竅雙孔皆有氣。金公、姤女者，乃坎離、匡廓。即九月中“霜降”，爲十一月“冬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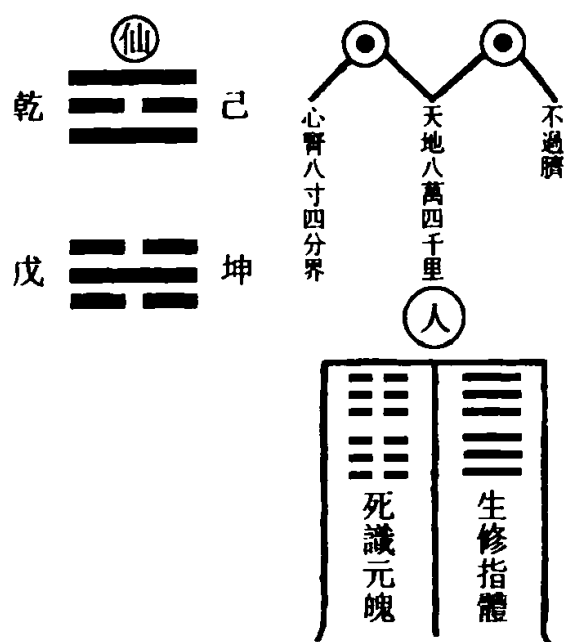
妙旨：

月月常加戌，時時見破軍。

天罡加一位，活曜不傳人。



得中氣節過，太陽月將是。



氣不出喉：

“玄關”乃在臍裏一寸三分。父母元氣，名為“鼎器”，二腎為鼎足。火候舉動，心做事業，便是“起火”。虎龍交姤，藥物乃是“刀圭”。巽風橐籥，鼓動華房，此是“進火抽添”。防危慮險，卯時酉時。先天乃丑時，後天乃本生時、長生時。脫胎神化，乃是用自身本命推筭四時長生者；此法一年一周天，一日一周天。一日乃晝夜，用“子午時”。生時曰“長生時”，為防危，共七箇時辰。五百六箇箇時辰為一候，“溫養”、“沐浴”、“生殺”、“野戰”、“脫胎”並在此其中。謹秘勿妄泄之。

西山十二真人曰：

凡流開口論天機，只能狂說不能知。

世上衆生無鑑識，及至逢真說道非。

### 附：《丘祖秘傳大丹直指》

按：《丘祖秘傳大丹直指》是民國年間山東青島某道友傳出的手抄秘本，

曾得陳撝寧先生認定爲“乃北派真傳”。後來，中國道教協會田誠陽道長又曾對其進行校注。以下所錄，係依田誠陽編著《仙學詳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中《〈丘祖秘傳大丹直指〉抄本校注》文字，唯僅錄其正文。

### 陳撝寧卷前批語

此篇原是青島某道友手抄秘本，往年帶到上海，請我審定。余觀篇中所有工法口訣，乃北派真傳。惜其字句錯誤、文理欠通之處頗多，遂加一番修改，然後寄還某君。不久，彼等將余修改之稿付諸油印，印成，再送一本給我，即此冊是也。惟當日匆匆修改，未能盡善，閱讀之下，仍不免荊棘刺眼。今又作第二次修改，稍爲可觀，但不敢謂滿意耳。

民國三十七年冬季

撝寧子識

### 論三寶三要

修煉有三寶三要。

三寶者，精、炁、神也。精，先天一點元陽也；炁，人身未生之初祖炁也；神即性也，天所賦也。此三品上藥，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化道，三寶之旨也。

三要者，一曰鼎爐，異名雖多，而玄關一竅，實鼎爐也；二曰藥物，異名亦多，而先天一炁，實藥物也；三曰火候，名亦甚多，而元神妙用，實火候也。

### 論三關三田

夫背後尾閭、夾脊、玉枕，謂之三關，屬督脈，爲陽；前面上丹



田、中丹田、下丹田，謂之三田，屬任脈，爲陰。此陰陽升降之路，自背後督脈上來，即屬子，自前面任脈下去，即屬午，子午抽添，所謂周天火候是也。

先說三關：尾閭關在背後夾脊下，脊骨盡頭處，其關通內腎之竅。直上至背後對內腎處，謂之夾脊雙關。又上至腦後，謂之玉枕關。三關通起一條髓路，號曰漕溪，又曰黃河，乃陽炁上昇之路。

再論三田：泥丸謂之上丹田，其穴在兩眉正中入內三寸之地，方圓一寸二分，虛間一穴，乃藏神之所。心下三寸六分，名曰土釜，黃庭宮也，乃中丹田，方圓一寸二分，亦虛間一穴，乃藏炁之所、煉丹之鼎。直下與臍門相對過處，約有三寸六分，故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自心至腎八寸四分，天心三寸六分，地腎三寸六分，中丹田一寸二分，非八寸四分而何？臍之後，腎之前，名曰偃月爐，又曰炁海。臍內一寸三分，名曰華池，又曰下丹田，方圓一寸二分，亦是虛間之穴，乃藏精之所、採藥之處。此處有兩竅，向上一竅通內腎，直下一竅通尾閭，中間乃無中生有之竅，強名曰玄關，真一之炁產生之時，玄關自開。

### 論奇經八脈

八脈者，衝脈在風府穴下，督脈在臍後，任脈在臍前，帶脈在腰間，陰蹻脈在尾閭前陰囊下，陽蹻脈在尾閭後二節，陰維脈在頂前一寸三分，陽維脈在頂後一寸三分。凡人有此八脈，俱屬陰神，閉而不開，惟神仙以陽炁衝開，故能得道。八脈者，先天大道之根，一炁之祖。

採之惟在陰蹻爲先，此脈纔動，諸脈皆通。次督、任、衝三脈，總爲經脈造化之源。而陰蹻一脈，上通泥丸，下透湧泉。倘能知

此，使真炁聚散，皆從此關竅，則天門常開，地戶永閉，尻脈周流於一身，貫通上下，和炁自然上朝，陽長陰消，所謂：“天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得之者身體輕健，容衰返壯，昏昏默默，如醉如癡，此其驗也。

### 論坎離水火

當人未生之時，一點初凝，總是混沌性命。三月而玄牝立，臍如瓜蒂，兒在胎中，隨母呼吸。既生而剪去臍帶，天翻地覆，則一點真陽，凝聚於臍中。乾變為離，坤變為坎，故神出炁移，遂不復守胎中息。息不守則心火屬離，如汞欲飛，又加思慮念想，益不與腎水相接。腎自腎，心自心，水火各居，是任其昇沈，坎離不得顛倒矣。不但不能生丹，而且生疾病耳，焉有生理？

又論胎息，呼不得神宰，一息不全，吸不得神宰，亦一息不全。使息息歸根，以接先天元炁，神入炁中，炁包神外，如胎兒在母腹中呼吸一般，即為胎息。蓋呼吸者炁也，神者心也，以神馭炁，以炁留形，以神馭炁而成道，即以火煉藥而成丹也。

### 論呼吸

訣曰：“炁是添年藥，心為使炁神。能知神炁主，便是得仙人。”

蓋呼吸所從起者也，呼為父母元炁，吸為天地正炁。令炁合形，神合炁，則命在我矣。凡人不知收藏呼吸之地，強閉出入，與死靜者無異。又或任其出入，則元炁隨呼氣而出，反為天地所奪。

是以有抽添之說，使炁之呼吸至於根蒂。吸自外而內，呼之亦入內，吸則來於子宮玉洞，呼則直上崑崙巔頂，呼吸旋為一炁，成為胎息。雖然，一炁如何至此？蓋呼吸久，但覺有一息至於內，久之

而並不覺炁急，猶子在母腹時，即爲胎息也。但凡人只知吸之在內，不知呼之亦在內，知之則可奪天地之正炁矣，而後方謂之“添年藥”。

### 論玄竅

又曰：汝欲內呼吸，汝當得其一，則萬事畢。一之爲物，有兩竅，兩竅又止一竅。此一竅也，無內外，無邊際，中有乾坤理五炁，合百神，此根蒂之處，結胎之所，性命始於此，精炁神俱生於此。

及吾生身受炁之初，父母精炁相交之頃，流注一綫之路，其中似有一管相通，故曰無孔笛，沒口人吹也。有此管，然後生腎，生諸臟腑，一身經脈，皆從此生，又曰總持門，曰三關要路。在母腹時，吸至此竅，合天降，呼從此竅，合地昇，又名爲龜鼻頭。惟此一竅，乃內呼吸之根蒂，先天元炁實遊於此，天地正炁實從此入。

人以命門爲玄，腎堂爲牝，此處立基，謬之千里矣。不知玄牝乃天地之根，在西南坤地，臍後腎前，而又非臍下一寸三分，亦非兩腎間之空竅。此乃真竅，能得而知。上能泥丸，下透湧泉，中接心腎，內虛而直，不可形求，不可意取。先天真種實藏於此，通天地，通神聖，得則生矣，失則死矣，“真人之息以踵”者此也。此天仙下手處，捨此而下，豐都九幽者也。

### 論塞兌垂簾

塞兌者，口開神炁散，故塞之也。垂簾者，眼全開神漏，全閉神昏，惟垂簾微啓耳。兩眼之中即天根，即所謂性命關也。其根生於眼，眼屬心，心生造化，自屬玄之又玄者，仙家謂之玄牝之門。心腎內日月，交接於內，兩眼外日月，交接於外，攢簇水火而不散，炁自調矣。

## 論回光調息

欲明回光調息，須知觀音堂之妙用。觀音堂者何？觀屬眼，音屬耳，耳屬腎，心腎相接處，爲觀音堂，主持一身神炁者也。

其法自兩眼角收心一處，收到兩眼中間，以一身心神，盡收此處，所謂“乾坤大地一齊收來”是也。心定之後，自此用眼下看鼻尖，直下看到臍下。眼常在此處，寂然不動，任鼻呼吸，調息綿綿，若存若亡。不假功夫，則真息自調，“息不由於鼻外，思維止於身中”，正謂此耳。又曰：“蟾光終日照西川，即此便是藥之根。”蟾光即眼光也，西川即臍下坤地也。如此回光於臍下，以調真息，是神入炁穴。回光日久，腎中一點真陽，上與心神相合，則心息相依內息者，炁也，心息相依則水火既濟。

回光調息功夫，遇靜即行，不拘子午，十二時中皆可爲。即行功時，意失便收來，所謂：“放去收來總是伊。”

是工用久，心內自悟，五賊先去。五賊，乃眼、耳、鼻、口、意。眼不外視而內照，則魂在肝而不從眼漏；耳不聞聲而返聽，則精在腎而不從耳漏；鼻不嗅味而調息，則魄在肺而不從鼻漏；口不開言而塞兌，則意在脾而不從口漏；意不妄想而默守，則神在心而不從意漏。如此精神魂魄意，攢簇在坤位，則獨修無漏矣。

## 論採藥

藥者何物？吾身元炁是也。元炁行乎氣血之中，而耳能聽，目能視，手能持，足能行。然而人之生，元炁生之也，所以強名其炁曰“命”；而心有神，強名曰“性”。神炁交，性命合，故曰“雙修”。功夫只在一“雙”字，心火上炎，腎水下漏，便不雙也，故修性兼修命

也。雙修之道無他，不過取腎中之炁，以合心中之神耳。

採炁之訣：脊骨二十一節，自下而上，七節之旁，兩腎居之。天一生水，夜子時後，一陽初生，身中元炁，從尾閭穴，自下而上，却行到腎。兩腎中間有一竅，正七節之中，陽炁從此而出，衝動陽關。所以人睡到半夜子時之後，外腎陽舉。陽不自舉，內腎竅中之炁發出而外腎舉也。當其內腎陽炁將到外腎之時，不妨披衣起坐，垂目閉口，調息綿綿，存想兩腎中間，若有炁從此出。此炁即謂之鉛，為水中金也，又名白虎。夜夜用功，坐更餘方睡。腎絡連心，下動上應，一月之間，覺兩腎中間，炁動而出。只因起坐，寂然不動之中，復以色情採之，欲罷不能，欲解不釋，此炁不得順而下行，乃逆而上行。丹道只在一“逆”字，順於凡母則成胎，逆受靈母則成丹。外腎不舉，便是陽炁不行之驗。不採之採，是名為採，而所謂“煉精化炁”者也。

又人吃五穀諸味，濁化為渣，清化為津，津又化為陰精，陰精不煉，便作怪想淫慾。只用丹田自然之風，吹動其中真火，火在下而水在上，水得火蒸，自然化炁而上騰，蒸透一身關竅，是為煉陰精而化真炁也。

### 論 交 媾

既覺腎水上昇，便以心炁下降。心炁謂之汞，以其木生火也，又名青龍。心炁下降，則水火迎合，心腎二炁，自然交媾，即身中夫婦也。以意為媒，用意勾引。意即中央土也，又曰戊己土。

所謂交媾，只心腎二炁，循環於心下腎上之間，玄門指為洞房，循環百遍，交媾數足，自然落於黃庭下丹田相迎。無夜不交媾，夜夜落黃庭，則夜夜元炁凝聚。常人以之延壽，玄門以之修煉，皆借此

炁爲丹頭也。

### 論河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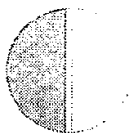
元炁積聚丹田，上無路可通，只得下穿尾閭，由尾閭而夾脊、而玉枕、而泥丸，則背後炁通也。前降之炁，愈引後昇之炁，上而復下，下而復上，玄門所謂“河車運轉”、“夾脊雙關透頂門，修行徑路此爲尊”者也，總之是任督二脈通。任起中極之下，上至咽喉，屬陰脈之海，督起少腹以下，至上顴橋，屬陽脈之海，二脈通，則百脈皆通。又曰“皆在心內運天經”，“天經”即二脈也，“晝夜存之可長生”也。

運轉之後，復落黃庭，自覺黃庭內有炁存焉，以心常常照顧，所謂“心息相依”，又謂“凝神入炁穴”者此也。行住坐臥，照顧不移，神炁自凝，一炁既歸中，鼻中氣自微，所謂“調息要調真息息”者此也。

### 論採真陽之炁

丹道當夜氣之未失，但凝神聚炁，端坐片刻，少焉神炁歸根，自然無中生有，漸凝漸聚，生出一團陽炁。聞至人調息養性之訣，無非精炁通身，煉一身之陰氣而已。

若於寂然不動之中，復有動機，即如法採之，此時更加觀照而凝神，以助火工。即不必三箇月時候，或靜坐時，或睡醒時，覺腹中有沖和之炁，昇撞不定，此真陽之炁動也。即用微意，採此真陽之炁，引到頂上正路中，所謂“倒行逆施，以能昇頂”者此也。復至頂上引至腹中，又至腹中引至尾閭關。前後數回，片晌功夫，一得永得，其炁常自周流矣。



## 論合日月真炁

又曰：能奪天地之真炁，可以長生。法可早晨於高處，向日靜坐，存想太陽包羅吾身，連身化爲太陽。無思無欲，混混沌沌，天地之炁，漸漸歸於吾身。

亦可二六時中只向日，如日在東，眼則向東，日在西，眼則向西。總是吾身與太陽相抱，輪轉不息，方能得之。

合月之氣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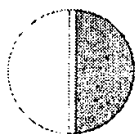
## 論接天地之炁

然凝一之久，又復周流循環不已。鼻息之炁接天地之炁，天地之炁從鼻入，接著腎中之祖炁，與之混合一運。此人之炁而漸與天地合，以爲後來煉炁化神張本，補益吾鑿喪之真炁，所謂“竹破以竹補”也。又以此融化凡精，而生真炁，真炁既足，自然化神，充滿一身內外。

## 論得丹

如欲得丹，必須棄世大靜，小靜三日，中靜五天，大靜七日。靜中自然生動，所謂“大死再活”，此時全仗道友護持之力。“混沌鴻蒙，牡相從。”鴻蒙者，一炁未分時也；相從者，陰陽混於中而不相離也。當其未離也，神凝炁聚，混融爲一，內不覺一身，外不覺宇宙，與道爲一，萬慮俱遣，溟溟滓滓。不可得而名，強名曰“太乙含真炁”，又名曰“先天一炁”，爲金丹之母。

今人不知大道之祖，或指真鉛爲先天，或指天一生水爲先天，或指兩腎中間靈明處爲先天，皆非大道之先天也。



又曰：“採鴻蒙未判之炁，奪龍虎始媾之精。”閉入黃房，煉成至寶，寂然不動，則心與天通，而造化可奪。又曰：“不向腎中求造化，却於心裏覓功夫。”勤而行之，可與鍾呂並駕矣。

### 油 印 後 記

此篇經陳櫻寧先生圈點，並批曰：“此篇字句，錯誤之處太多，凡能看得出的，皆已代為改正。尚有明明知其是錯誤，而無法改正，祇得仍舊。道理說得甚好，但嫌其名詞複雜。”云云。



## 丘處機著述輯錄之五

## 《攝生消息論》

按：《攝生消息論》初見於清代曹溶編《學海類編》，一卷，題“東牟邱處機著”。《四庫全書總目》謂：“此書皆言四時調攝之法，其真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處機答元太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爲清淨爲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僞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明高濂編《遵生八牋》之“四時調攝牋”多含《攝生消息論》文字，但未知孰爲先出。今據民國守一子校正《道藏精華錄》本錄之於後，簡別疑爲錯刻之字隨文於括弧內注明。

## 春季攝生消息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行，以使志生。生而勿殺，與而勿奪，賞而勿罰，此養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肝木味酸，木能勝土，土屬脾，主甘。當春之時，食味宜減酸益甘，以養脾氣。春陽初升，萬物發萌。正二月間，乍寒乍熱，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氣所攻，則精神昏倦，宿病發動。又兼去冬以來，擁爐薰衣、啗炙炊燂，成積至春，因而發泄，致體熱頭昏、壅隔涎嗽、四肢倦怠、腰脚無力，皆冬所蓄之疾。常當體候，若稍覺發動，不可便行疏利之藥，恐傷臟腑，別生餘疾。惟用消風和氣、涼膈化疾之劑，或選食治方中，性稍涼、利飲食，調停以治，自然通暢。若無疾狀，不可吃藥。春日融和，當眺園

林亭閣虛敞之處，用攄滯懷，以暢生氣，不可兀坐以生他鬱。飲酒不可過多。人家自造米麪團餅，多傷脾胃，最難消化。老人切不可飢腹多食，以快一時之口，致生不測。天氣寒暄不一，不可頓去絛衣。老人氣弱，骨疏體怯，風冷易傷腠裏，時備夾衣，遇煖易之，一重漸減一重，不可暴去。

劉處士云：“春來之病，多自冬至後。夜半一陽生，陽無吐，陰無納，心膈宿熱，與陽無相衝。兩虎相逢，狹道必鬪矣！至于春夏之交，遂使傷寒虛熱時行之患，良由冬月焙火食炙，心膈宿痰流入四肢之故也。當服祛痰之藥以導之，使不爲疾。不可令背寒，寒即傷肺，令鼻塞咳嗽，身覺熱甚。少去上衣，稍冷莫強忍，即便加服。肺俞五臟之表，胃俞經絡之長，二處不可失寒熱之節，諺云‘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亂。加減逐時衣，少餐申後飯’是也。”

### 肝臟春旺

肝屬木，爲青帝，卦屬震，神形青龍，象如懸匏。肝者幹也，狀如枝幹，居在下，少近心，左三葉，右四葉，色如縞映紺。肝爲心母，爲腎子。肝中有三神，名曰爽靈、胎光、幽精也。夜臥及平旦，扣齒三十六通，呼肝神名，使神清氣爽。目爲之宮，左目爲甲，右目爲乙。男子至六十，肝氣衰，肝葉薄，膽漸減，目即昏昏然。在形爲筋，肝脈合于木，魂之藏也。於液爲淚，腎邪入肝，故多淚。六府，膽爲肝之府。膽與肝合，故肝氣通則分五色，肝實則目黃赤。肝合于脈，其榮爪也，肝之合也。筋緩弱、脈不自持者，肝先死也。目爲甲乙，辰爲寅卯，音屬角，味酸，其嗅臊羶。心邪入肝，則惡羶。肝之外應東嶽，上通歲星之精。春三月，常存歲星青氣入于肝。故肝虛者筋急也，皮枯者肝熱也，肌肉斑點者肝風也。人之色青者，肝

盛也。人好食酸味者，肝不足也。人之髮枯者，肝傷也。人之手足多汗者，肝方無病。肺邪入肝，則多哭。治肝病，當用噓爲瀉、吸爲補。其氣仁，好行仁惠傷憫之情，故聞悲則淚出也。故春三月，木旺，天地氣生。欲安其神者，當澤及群芻，恩霑庶類，無竭川澤，毋灑陂塘，毋傷萌芽，好生勿殺，以合太清，以合天地生育之氣。夜臥早起，以合乎道。若逆之，則毛骨不榮，金木相剋，而諸病生矣。

### 相肝臟病法

肝熱者，左頰赤。肝病者，目奪而脅下痛引小腹，令人喜怒。肝虛則恐，如人將捕之。實則怒，虛則寒，寒則陰氣壯，夢見山林。肝氣逆，則頭痛、耳聾、頰腫。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用酸以補之。當避風，肝惡風也。肝病，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支滿淋瀝，大小便難，好轉筋。肝有病，則昏昏好睡，眼生膜，視物不明，飛蠅上下，努肉攀睛；或生暈映冷淚，兩角赤癢，當服升麻疏散之劑。

### 夏季攝生消息

夏三月屬火，主于長養，心氣火旺，味屬苦。火能剋金，金屬肺，肺主辛。當夏飲食之味，宜減苦增辛，以養肺心氣，當呵以疏之，噓以順之。三伏內，腹中常冷，時忌下利，恐泄陰氣。故不宜針灸，惟宜發汗。夏至後，夜半一陰生，宜服熱物，兼服補腎湯藥。夏季心旺腎衰，雖大熱，不宜吃冷淘、冰雪、蜜冰、涼粉、冷粥，飽腹受寒，必起霍亂。莫食瓜茄生菜，原腹中方受陰氣，食此凝滯之物，多爲癥塊。若患冷氣痰火之人，切宜忌之。老人尤當慎護。平居簷下、過廊、衙堂、破窗，皆不可納涼。此等所在雖涼，賊風中人最暴。惟宜虛堂淨室、水亭木陰、潔淨空敞之處，自然清涼。更宜調息淨

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熱亦于吾心少減。不可以熱爲熱，更生熱矣。每日宜進溫補平順丸散。飲食溫暖，不令大飽，常常進之。宜桂湯豆蔻熟水，其於肥膩當戒。不得于星月下露臥，兼便睡著，使人扇風取涼。一時雖快，風入腠裏，其患最深。貪涼，兼汗身當風而臥，多風痺，手足不仁，語言蹇澀，四肢癱瘓。雖不人人如此，亦有當時中者，亦有不便中者。其說何也？逢年歲方壯，遇月之滿，得時之和，即幸而免，至後還發。若或年力衰邁，值月之空，失時之和，無不中者。頭爲諸陽之總，尤不可風，臥處宜密防小隙微孔以傷其腦戶。夏三月，每日梳頭一二百下，不得梳著頭皮，常在無風處梳之，自然去風明目矣。

《養生論》曰：“夏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戕于日，使志無怒，使華成實，使氣得泄。此夏氣之應，長養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發痲瘡，奉收者少，冬至病重。”又曰：“夏氣熱，宜食菽以寒之，不可一於熱也。禁飲食湯，禁食過飽，禁溼地臥，並穿溼衣。”

### 心臟夏旺

心屬南方火，爲赤帝，神形如朱雀，象如倒懸蓮蕊。心者，纖也，所納纖微，無不貫注，變水爲血也。重十二兩，居肺下肝上，對尾鳩下一寸注曰：胞中心口，掩下尾鳩也，色如縞映絳，中有七孔三毛。上智之人，心孔通明；中智之人，五孔心穴通氣；下智無孔，氣明不通，無智狡詐。心爲肝子，爲脾母，舌爲之宮闕。竅通耳，左耳爲丙，右耳爲丁。液爲汗，腎邪入心則汗溢，其味苦。小腸爲心之腑，與心合。《黃庭經》曰：“心部之宅蓮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適寒熱榮衛和，丹錦緋囊披玉羅。”其聲徵，其嗅焦，故人有不暢事，心即焦

燥。心氣通則知五味，心病則舌焦，捲而短，不知五味也。其性禮，其情樂。人年六十，心氣衰弱，言多錯忘。心脈出于中衝，生之本，神之處也，主明運用。心合于脈，其色榮也；血脈虛少，不能榮臟腑者，心先死也。心合辰之巳午，外應南嶽，上通熒惑之精。故心風者，舌縮不能言也。血雍者，心驚也。舌無味者，心虛也。善忘者，心神離也。重語者，心亂也。多悲者，心傷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面青黑者，心氣冷也。容聲鮮好，紅活有光，心無病也。肺邪入心，則多言。心通微，心有疾，當用呵。呵者，出心之邪氣也。故夏三月欲安其神者，則含忠履孝，輔義安仁，安息火熾，澄和心神，外絕聲色，內薄滋味。可以居高朗，遠眺望，早臥早起，無厭于日，順于正陽，以消暑氣。逆之，則腎心相爭，火水相剋，火病由此而作矣。

### 相心臟病法

心熱者，色赤而脈溢，口中生瘡，腐爛作臭，胸膈、肩背、兩脅、兩臂皆痛。心虛則心腹相引而痛，或夢刀杖火焰、赤衣紅色之物，爐冶之事，以恍惚人。心病欲濡，急食鹹以濡之，用苦以補之，甘以瀉之，禁溼衣熱食。心惡熱及水。心病，當臍上有動脈，按之牢，若痛。更苦煩煎，手足心熱，口乾舌強，咽喉痛，嚥不上，忘前失後。

### 秋季攝生消息

秋三月，主肅殺，肺氣旺，味屬辛。金能剋木，木屬肝，肝主酸。當秋之時，飲食之味宜減辛增酸以養肝氣。肺盛則用咽以泄之。立秋以後，稍宜和平將攝。但凡春秋之際，故疾發動之時，切須安養，量其自性將養。秋間不宜吐並發汗，令人消燦，以致臟腑不安。

惟宜針灸，下痢，進湯散以助陽氣。又若患積勞、五痔、消渴等病，不宜吃乾飯炙燂，並自死牛肉、生鱸雞豬、濁酒陳臭、鹹醋粘滑、難消之物，及生菜、瓜果、鮓醬之類。若風氣、冷病、痲痺之人，亦不宜食。若夏月好吃冷物過多，至秋患赤白痢疾兼瘡疾者，宜以童子小便二升，並大腹檳榔五箇，細剉，同便煎，取八合，下生薑汁一合，和收起臘雪水一鍾，早朝空心，分爲二服，瀉出三兩行夏月所食冷物。或胸脘有宿水冷膿，悉爲此藥祛逐，不能爲患。此湯名‘承氣’，雖老人亦可服之，不損元氣。況秋痢又當其時，此藥又理腳氣，悉可取效。丈夫瀉後兩三日，以薤白煮粥，加羊腎同煮，空心服之，殊勝補藥。又當清晨睡覺，閉目叩齒二十一下，嚥津。以兩手搓熱，熨眼數多，于秋三月行此，極能明目。又曰：“秋季謂之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形，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滲泄，奉藏者少。秋氣燥，宜食麻以潤其燥，禁寒飲並穿寒溼內衣。《千金方》曰：“三秋服黃耆等丸一二劑，則百病不生。”

### 肺臟秋旺

肺屬西方金，爲白帝，神形如白虎，象如懸磬，色如縞映紅。居五臟之上，對胸若覆蓋然，故爲華蓋。肺者，勃也，言其氣勃鬱也。重三觔三兩，六葉兩耳，總計八葉。肺爲牌子，爲腎母。下有七魄，如嬰兒，名尸狗、伏尸、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辟臭，乃七名也。夜臥及平旦時，叩齒三十六通，呼肺神及七魄名，以安五臟。鼻爲之宮，左爲庚，右爲辛。在氣爲咳，在液爲涕，在形爲皮毛也。上通氣至腦戶，下通氣至脾中，是以諸氣屬肺，故肺爲呼吸之根源，爲傳送

之宮殿也。肺之脈出於少商，又爲魄門。久臥傷氣，腎邪入肺則多涕。肺生于右，爲喘咳。大腸爲肺之腑，大腸與肺合，爲傳瀉行導之府。鼻爲肺之宮，肺氣通則鼻知香臭。肺合于皮，其榮毛也。皮枯而毛落者，肺先死也。肺納金，金受氣于寅，生于巳，旺于酉，病于亥，死于午，墓于丑。爲秋日，爲庚辛，爲申酉。其聲商，其色白，其味辛，其臭腥。心邪入肺，則惡腥也。其性義，其情慮。肺之外應五嶽（西嶽），上通太白之精。于秋之王日，存太白之氣入于肺，以助肺神。肺風者，鼻即塞也。容色枯者，肺乾也；鼻癢者，肺有蟲也；多恐懼者，魄離于肺也；身體黧黑者，肺氣微也；多怒氣者，肺盛也；不耐寒者，肺勞也，肺勞則多睡；好食辛辣者，肺不足也；腸鳴者，肺氣壅也；肺邪自入者，則好笑。故人之顏色瑩白者，則肺無病也。肺有疾，用咽以抽之。無故而咽，不祥也。秋三月，金旺主殺，萬物枯損。欲安其魄而存其形者，當含仁育物，施恩斂容，陰陽分形，萬物收殺，雀臥雞起，斬伐草木以順秋氣。長肺之剛，則邪氣不侵；逆之則五臟乖，而諸病作矣。

### 相肺臟病法

肺病熱，右頰赤。肺病，色白而毛槁。喘欬氣逆，胸背四肢煩痛。或夢美人交合，或見花旛衣甲、日月雲鶴、貴人相臨。肺虛則氣短，不能調息；肺燥則喉乾；肺風則多汗畏風，欬如氣喘，旦善暮甚。氣病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又曰：“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補之，苦以瀉之。”禁食寒，肺惡寒也。肺有病，不聞香臭。鼻生癰肉，或生瘡疥，皮膚燥癢，氣盛咳逆，唾吐膿血，宜服排風散。

## 冬季攝生消息

冬三月，天地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以待日光。去寒就溫，毋泄皮膚，逆之腎傷。春為痿厥，奉生者少。斯時，伏陽在內，有疾宜吐。心膈多熱，所忌發汗，恐泄陽氣故也。宜服酒浸補藥，或山藥酒一二杯，以迎陽氣。寢臥之時，稍宜虛歇。宜寒極方加絺衣，以漸加厚，不得一頓便多，惟無寒即已。不得頻用大火烘炙，尤甚損人。手足應心，不可以火炙手，引火入心，使人煩燥。不可就火烘炙食物。冷藥不治熱極，熱藥不治冷極，水就溼、火就燥耳。飲食之味，宜減酸增苦以養心氣。冬月腎水味鹹，恐水剋火，心受病耳，故宜養心。宜居處密室，溫暖衣衾，調其飲食，適其寒溫。不可冒觸寒風，老人尤甚。恐寒邪感冒，為嗽逆、麻痺、昏眩等疾。冬月陽氣在內，陰氣在外，老人多有上熱下冷之患，不宜沐浴。陽氣內蘊之時，若加湯火所逼，必出大汗，高年骨肉疏薄，易于感動，多生外疾。不可早出以犯霜威。早起服醇酒一杯以禦寒，晚服消痰涼膈之藥以平和心氣，不令熱氣上湧。切忌房事。不可多食炙煖肉麪、餛飩之類。

## 腎臟冬旺

《內景經》曰：“腎屬北方水，為黑帝。”生對臍，附腰脊，重一觔一兩，色如縞映紫。主分水氣，灌注一身，如樹之有根。左曰腎，右名命門，生氣之府，死氣之廬。守之則存，用之則竭。為肝母，為肺子，耳為之宮。天之生我，流氣而變謂之精，精氣往來為之神。神者腎臟，其情智，左屬壬，右屬癸，在辰為子亥，在氣為吹，在液為唾，在形為骨。久立傷骨，為損腎也。應在齒，齒痛者，腎傷也。經



於上焦，榮于中焦，衛于下焦。腎邪自入，則多唾。膀胱爲津液之府，榮其髮也。《黃庭經》曰：“腎部之宮元闕圓，中有童子名上元，主諸臟腑九液源，外應兩耳百液津。”其聲羽，其味鹹，其臭腐。心邪入腎，則惡腐。凡丈夫六十，腎氣衰，髮變齒動；七十形體皆困，九十腎氣焦枯。骨痿而不能起牀者，腎先死也。腎病則耳聾骨痿。腎合于骨，其榮在髭。腎之外應在北嶽，上通辰星之精。冬三月，存辰星之黑氣入腎中存之。人之骨疼者，腎虛也；人之齒多齟者，腎衰也；人之齒墮者，腎風也；人之耳痛者，腎氣壅也；人之多欠者，腎邪也；人之腰不伸者，腎乏也；人之色黑者，腎衰也；人之容色紫而有光者，腎無病也；人之骨節鳴者，腎羸也。肺邪入腎，則多呻。腎有疾，當吹以瀉之，吸以補之。其氣智，腎氣沈滯，宜重吹則漸通也。腎虛則夢入暗處，見婦人、僧尼、龜鱉、駝馬、旌槍，自身兵甲，或山行，或溪舟。故冬之三月，乾坤氣閉，萬物伏藏，君子戒謹，節嗜欲，止聲色，以待陰陽之定。無兢陰陽，以全其生，合乎太清。

### 相腎臟病法

腎熱者，頤赤。腎有病，色黑而齒槁，腹大體重，喘咳，汗出，惡風。腎虛，則腰中痛。腎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欲下，膈塞不通，腹滿脹，食塞則泄，在形黑瘦。腎燥，急食辛以潤之。腎病堅，急食鹹以補之，用苦以瀉之。無犯熱食，無著煖衣。腎病，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若食不消化，體重骨疼，腰胯膀胱冷痛，脚痛或痹，小便餘瀝，疝瘕所纏，宜服腎氣丸。

右四時調攝養生大旨，盡乎此矣。他如《靈》、《素》諸編，皆緒論耳。屠本峻識。

## 丘處機著述輯佚

### 《鳴鶴餘音》節錄

按：丘處機所撰詩詞，本有《磻溪集》、《鳴道集》兩部刊行於世，然《鳴道集》今已散佚。目前可見的丘處機詩詞，除收錄於《磻溪集》者外，多散見於《長春真人西遊記》、《鳴鶴餘音》等處。《鳴鶴餘音》乃元彭致中編集，屬“採集古今仙真歌辭”之作，共九卷，見明《正統道藏》太玄部；其中所收詩詞數量不少，諸詞詞調亦不乏創新，惟所標作者時有錯亂，文字也頗有脫竄。今試將丘處機所撰者整理如下。又，因《鳴鶴餘音》編者習將同一作者的同調作品歸於一處，並祇在首篇作品注明所出而不注其他，史家不解，致丘處機的許多作品被誤歸為“無名氏”，殊為憾事。

### 卷 一

#### 黑漆弩<sup>①</sup>

儂家鸚鵡洲邊住，是一箇不識字的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殺江南烟雨。

覺來時滿目青山暮，抖擻綠簑歸去。想從前錯怨天工，恁也有安排我處。

---

① 該詞據說是元人白賁作品，但在《鳴鶴餘音》中則題為丘長春撰，姑錄於此。

月中仙<sup>①</sup>

日色西沉，上高臺、迥觀天地寥廓。疎星隱現，空一輪明月，昭昭無著。皓然三界外，似百煉、青銅鏡濯。處處恩光被，家家照臨，庭戶啓冥漠。

長生萬里清風，助乾坤蕩搖，雲霧難作。仙宮寶殿，正煉霞金碧，相輝參錯。大哉銷夜景，鎮萬古、含弘磊落。有志攀青桂，蟾宮兔邊看搗藥。

瑤臺月<sup>②</sup>

平生懶惰，只贏得，一枕無憂高臥。蓬頭垢面，不管形骸摧挫。任三光、日月奔馳，放四大、林泉擔荷。深溪畔，幽巖左。青山隱，白雲鎖。災禍！雷轟電掣，無由近我。

日午起、行了還坐。把舊習、般般打破。清閑處惟有，這些兒箇。倦貪心、樂受貧窮，愛慾斷、慵興烟火。糧無貯，丹無貨。瀟然唱，洒然和。堪可！神仙未了，優游且過。

無俗念 其一<sup>③</sup>

孤身蹭蹬，泛秦川，西入蟠溪鄉域。曠峪巖前，幽澗畔，高鑿雲龕棲跡。煙火俱無，簞瓢不置，日用何曾積？飢食渴飲，逐時村巷求覓。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賞月》，文字稍異。“空一輪明月”句在《鳴鶴餘音》中原缺“空”字，今據《磻溪集》補。

②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自詠》，文字稍異。

③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居磻溪》，文字稍異。

選甚冷熱殘餘？填腸塞肚，不假珍修力。好惡將來，糊口過，免得庖廚勞役。壯觀皮囊，薰蒸關竅，圖使添津液。色身輕健，法身容易將息。

無俗念 其二<sup>①</sup>

同雲瑞雪，正三冬，鬱閉嚴凝時節。寂寞山家，孤悄悄，終日無人談說。百衲重披，寒空獨坐，夜永愁難徹。長更無寐，朔風穿戶淒冽。

化飯朝入西村，林泉夾道，玉蘂凌花結。凍手頻呵，仍自恨，濁骨凡胎愚劣。晝夜參差，飢寒逼迫，早晚超生滅。須憑一志，撞開千古心月。

無俗念 其三

茅菴交坐，任清虛，冷淡心香頻熱。認得元初，真面目，萬法同歸無別。行若閑雲，坐猶空谷，動靜成休歇。重玄之妙，信知擘口難說。

仰高彌遠鑽堅，瞻前忽後，一點元無缺。語默仙凡，俱契妙，禪道虛無寂滅。遍量忘知，盈壤靡覺，表裏圓通徹。玄天獨露，一輪無相心月。

無俗念 其四

參玄齟齬，強鑽研，道法堅如鋼鐵。烏噪猿啼，談不二，切忌隨他分別。喝下明心，杖頭見性，此理固難說。疑團打破，本來頭面

<sup>①</sup>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歲寒守志》，文字稍異。

輕泄。

無根樹上花開，脉傳今古，脫落輪迴劫。拂子龜毛，敲兔角，漱石流泉長舌。五派宗乘，六傳祖意，空立齊腰雪。爲君舉似，碧潭冷浸秋月。

### 滿庭芳

一向沉空，偏枯著靜，癡人枉費工夫。磨磚作鏡，緣木欲求魚。見月何須用指，觀花悟、總是真如。聰明士，隨機解物，無愠無愉。

爲仙，爲佛事，不增不減，非實非虛。露堂堂光赫赫，一顆神珠。混俗凝然不染，居衆處、塵法難拘。知常用，巍巍蕩蕩，何所不虛無？

### 齊天樂 其一<sup>①</sup>

自離東海上元本，三州四人同契。異域殊鄉，同行並坐，終日相將遊戲。談玄論妙，究方外清閑，道家真味。唱和從容，一師法眷情何異？

于今分顯迥然，苦志勤心磨煉，各逃傾逝。既是飄零，難爲會合，幽僻關山迢遞。乾坤間隔。望落落猶如，曉星之勢。再遇何年，駕雲朝上帝。

### 齊天樂 其二

自清都□別後來，人間夢中遊戲。性本玄虛，君臨社稷，洪福

---

<sup>①</sup>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憶法眷》，文字稍異。又，“究方外清閑”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究方外之清閑”，今據《磻溪集》刪。

齊天康濟。冬溫夏清，任春水秋山，放懷如意。外物多情，幻身無奈生憔悴。

深窮仙方道術，固煉形神內觀，返調元氣。四大沖和，三彭遁匿，熟境繁華何忌？真空妙有。況千古靈明，自然凋弊。夢覺心開，廓然超萬歲。

### 永遇樂 其一

試問諸公，本來模樣，如何形狀？縱使丹青，難描這箇，曠劫端嚴相。無形無影，觀之不見，聽之又無響。露堂堂、不搖不動，目前甚是明朗。

人還省悟，迴光返照，莫向外邊勞攘。放下諸緣，屏除萬事，物物離心上。迷雲消散，性天獨露，心月永無遮障。與三界、一切諸仙，並無兩樣。

### 永遇樂 其二

行也無憂，坐也無悶，長安長樂。息息綿綿，朝朝暮暮，保養神珠一顆<sup>①</sup>。閑是閑非，莫做莫採，大忌競爭人我。滅無明、心似寒灰，便是道人功果。

猿兒不走，馬兒捉住，龍虎定中交媾。陽降陰升，日來月往，爐煉長生藥。抽添鼎內，不須炊爨，自有九陽真火。霜心子、明把天機，與君說破。

① 此處“保養神珠一顆”較《永遇樂》詞牌格律多出一字，疑爲衍刻。

### 萬年春<sup>①</sup>

袖襖秋來，著衣漸覺時相稱。霜天淨、暢懷游興，不怕西風勁。  
百片千條，上手穿聯定。寬還緊，外疎狂性，內放明珠瑩。

### 逍遙樂

天邊月，初似弓。庚地又無蹤。龍尋虎，虎尋龍。兩相逢。結  
一朵、金花弄風。

天邊月，似偃爐。鉛汞鼎中居。須憑火，煉流珠。一葫蘆。三  
百八、十有四銖。

### 望蓬萊

聽咨告，小事要君知。萬事苦求終害己，得便宜處落便宜，伶  
俐不如癡。

真修煉，心外莫行持。只具眼前爲見在，自然煩惱不相隨，步  
步入無爲。

### 四塊玉

光景如梭，勸早早回頭尋活計。莫被利役名牽，酒色昏迷。是  
非人我，空惹閑氣。鉛枯汞竭，恁藏休悔，謾爾傷悲。便做從今，下  
手理會，寧早莫稽遲。

呆癡。自落便宜。縱養家千口成何濟。枉使身心勞碌，晝夜

---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衲衣》，文字稍異。又，“暢懷游興”在《鳴鶴餘音》中原作“暢懷憂”，今據《磻溪集》改。

無眠，老却朱顏，教君憔悴。何須自苦，怎不回首，自家推算，無常有誰能替？

## 卷 二

### (望江南)

春

山中好，最好是春時。紅白野花千種樣，間關幽鳥百般啼。空翠濕人衣。

茶自採，笋蕨更同薇。百結布衫忘世慮，幾壺村酒適天機？一醉任東西。

夏

山中好，長夏正相宜。脩竹萬竿金鎖碎，飛流千尺玉簾垂。何處有炎曦？

松影下，散誕更無拘。沉李浮瓜供枕簟，蒼松白石伴琴碁。一醉任風吹。

秋

山中好，秋景不淒涼。白酒黃雞新稻熟，紫茱金菊有清香。橘綠滿林霜。

涼月白，松檜鬱蒼蒼。但見村翁歌賀社，不聞丁壯在門傍。一醉又何妨？

冬

山中好，末後稱三冬。紙帳蒲團香淡碧，竹爐茶竈火深紅。交



袖坐和沖。

人如夢，百歲等閑中。梅蕊綻時泉脉動，雪花飛處鴈書空。一醉待春風。

## 卷 四

### 解 冤 結<sup>①</sup>

山河已定，干戈不起，太平時、八方和氣。齋醮頻修，盛報答、虛空天地。謝洪恩、暗中慈惠。

千年一遇，神仙出世，幸遭逢、莫生輕易。供養精嚴，但一歲、勝如一歲。遇良辰、大家沉醉。

### 喜遷鶯 其一

死生都怕。這輪迴販骨，如何得罷？不悟真常，強生枝節，性命了達不下。有中不解無中，無裏難明真假。離萬法，這本來一點，何處安割？

敢問。些兒話、修真養性，如何憑執把？甚是明心，甚為見性，甚是萬緣不掛。甚為明月清風，甚是玲瓏脫洒。了真法，告師父，慈悲提携點化。

### 喜遷鶯 其二

死生不怕。仗剛風一掃，般般都罷。獨露真常，不生枝節，性命亦無高下。亦無內外其中，就裏元無真假。明萬法，這真如一點，不須安割。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為《贈醮衆》，文字稍異。

悟得。無生話、無作無爲，大道無執把。六二明心，時時見性，只此萬緣不掛。處處明月清風，端的玲瓏脫洒。了真法，□真空，自在不生不化。

熱心香 其一<sup>①</sup>

大道無形，方寸何憑？在人人、智見高明。能降衆欲，解斷群情。作鬧中閑，忙中靜，濁中清。

情態如嬰，懷抱如冰。自朦朧、覺破前程。吾言致祝，君耳深聽。下十分功，十分志，十分誠。

熱心香 其二

情慾消忘，脫了根塵。樂虛□、恬淡崇真。形如野鶴，性似孤雲。到處爲家，風爲伴，月爲鄰。

住世無心，異俗超群。握玄機、哩囉哩噲。□省一點，顏貌常新。得至真功，全真行，侍真君。

昭君怨 其一

坐後談禪說道，起後不依些少。心口自尋思，好呆癡。

日用機關千萬，何曾減了一件？欲望做神仙，好難天。

昭君怨 其二

學道須憑一志，無志難逃生死。對境志如山，自然安。

---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學道》，文字稍異。又，“作鬧中閑”、“覺破前程”兩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作鬧中之閑”、“覺前程”，今據《磻溪集》刪補。

萬法不離清淨，性定方能得命。會得這玄空，道必通。

### 霜天曉角 其一

浮生碌碌，盡飄流世慾。空恁苦爭活計，被情愛□海沒。  
夢中競利祿，謾儔機狡□。縱有百般榮貴，誰念光陰迅速？

### 霜天曉角 其二

世事促促，莫勞心役役。棄塵早歸林下，蓋箇低低茅屋。  
映窓疎竹□，洒洒風生玉。萬疊青山爲友，那管桑田翻覆？

### 促拍滿路花<sup>①</sup>

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忙忙塵世裏，獨自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蟠。九轉丹砂就，一粒刀圭，餌爲陸地神仙。

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糧猶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真道立身難。拂袖江南去，白蘋紅蓼，再遊湓浦廬山。

### 驀山溪

不如歸去，作箇清閑漢。著甚來由，惹別人、三長兩短。天公許大，何處不容身？且謾着，有生涯，試待尋思看。

鑑湖裏面，淺山林畔住。箇小庵兒，且隨分、麤衣淡飯。嘲風詠月，蕭散過平生。塵世事，儘如麻，我也誰能管？

① 該詞在《鳴鶴餘音》中列於“丘長春”名後，但在《全唐詩》中則題名“呂崑”。姑錄於此。

浪淘沙 其一

脩竹間青松，翠影重重，道家樓閣白雲中。隔岸紅塵飛不到，  
水浸寒空。

此景與誰同？洞口仙翁，素琴彈罷倒金鍾。笑傲煙霞無一事，  
明月清風。

浪淘沙 其二

一箇主人翁，住在靈宮，無形無影亦無蹤。鐵眼銅睛觀不見，  
體似虛空。

出入不通風，天地難籠，被吾擒在藥爐中。運起周天三昧火，  
煅鍊真容。

浪淘沙 其三<sup>①</sup>

我有屋三間，住在深山，四無牆壁海遮欄。萬象森羅爲斗拱，  
瓦是青天。

不漏數十年，也是前緣，一朝功行滿三千。降得活龍伏得虎，  
方表神仙。

永遇樂

忙裏偷閑，鬧中取靜，利名休競。有限光陰，無涯塵事，貪愛何  
時盡？無情烏兔，催人早老，暗裏換了綠鬢。此形骸、假合幻化，算

---

① 該詞在《鳴鶴餘音》中列於“丘長春”名後，但在《全唐詩》中則題名  
“呂崑”。姑錄於此。

來有甚憑準？

隨緣度日，和光同塵，惹甚閑愁閑悶？富貴由天，榮華是命，休更勞方寸。心中無事，眼前清淨，俱是快活時景。你若待、般般稱意，耐心且等。

### 青 玉 案<sup>①</sup>

一從東別長安道，西住蟠溪廟。漸扣南山雲寂渺。茅庵冷淡，土龕瀟灑，官府何曾到？

夜深陌上行人悄。忽聽巖前子規叫，（切切松梢啼到曉。）聲聲相勸，不如歸去，爭奈工夫少。

### 拾 菜 娘

一片頑心要似飛，引入千古不思歸。幸遇明師因曉了，肯教熟境再相隨。

你待東時我却西，我今省悟即從伊。萬劫輪迴皆爲汝，百般魔障更因誰？

### 二 郎 神

小張歌，也好把、繁華勘破。速認元初真面目，把意馬心猿牢鎖。百歲光陰能有幾？也不可虛過。耳却聽囑付：仙風道骨，莫向紅塵埋墮。

省呵。把師父親言記着：你原是蓬萊洞裏仙，爲思凡、人間淪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青蓮池上客·幽棲》，文字稍異。又，《鳴鶴餘音》本原無“切切松梢啼到曉”句，今據《磻溪集》補。

落。速整仙胎歸上會，莫荏苒、俗情繫縛。自思忖：假饒積玉堆金，終久幻化如何？

### 青 梅 引

我笑迷人，不信乖劣。癡心戀，貪名利縈繫。落魄狂遊，每將術藝養道，用安身己。道知和息。藜杖藥瓢，蓑衣蠻笠。縱大地有滿地正珠，那的直甚閑氣？

無限峰巒聳翠。略撰箇茅庵，用做棲心，幸有靈苗裔。更兼泉水。飢渴自然無礙。獨坐深山裏。悶看乾坤間隔，望落落如曉星之勢。再遇何年，駕雲朝上帝。

### 玉 胡 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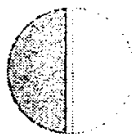
捉住玉山赤鳳，神舟同泛，激浪漂浮。便使烏龜開口，出頭喜謨。吸洪濤、枯乾北海，使巨波、澆灌西湖。自舒敷。水紋花面，此日是金鋪。

光珠。盈盈照耀，恰如明月，晃晃方隅。普徧騰輝，盡成霞彩環紆。見圓珠、深深漸見，結寶丹、空外超踰。□得臨，大羅天上，永永惺甦。

### 玉 液 泉

這消息，幾人知？獨我全真好。大悟來，心地清涼，便分曉。本來面目常照。最玄妙！金關開，玉戶閉，來往通關竅。遍三田，覺上下和沖，降銀雪，黃芽遍生芝草。

姤嬰舞跳。透引動、龍吟虎嘯。般運在，斡旋中，坎离顛倒。龜蛇戰鬪，水火抽添，爐內燒丹，結就明珠晃耀。玉皇深恩宣詔。



祥雲攢罩。恁時穩跨青鸞，歸蓬島。

### 點絳脣

昨夜醺醺，醉中似覺乘丹鳳。笙歌共。四天飛縱，悟入桃源洞。

正向深溪，閑把明珠弄。□晨動。一聲風送，驚斷遊仙夢。

### 卷五

#### 梅花引<sup>①</sup>

行不勞。坐不倦。任行任坐隨吾便。曉風輕。暮天晴。逍遙大道，南溪上下平。溪東幸獲忘形友。皎月時斟消夜酒。酒盃停。月華清。披襟散髮，欣欣唱道情。

#### 雙雙燕<sup>②</sup>

春煙淡蕩，青山媚行雲，亂飄空界。花光石澗，秀出洞天奇恠。戶牖平高萬丈，盡耳目、臨風一快。多生浩劫塵情，曠朗渾無仙界。

堪愛。逍遙自在。疎枷鎖拋離，業根冤債。風鄰月伴，道合水晶天籟。無限崢嶸勝景，盡賜與、山堂教賣。千乘寶珠，酬價問君誰解？

---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磻溪舊隱》（下闕），文字稍異。又，“溪東幸獲忘形友。皎月時斟消夜酒”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溪東幸獲忘形。皎月時斟消夜”，今據《磻溪集》補。

②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春山》，文字稍異。

鳳樓梧<sup>①</sup>

西轉金烏朝玉帝。東望銀蟾，皓色籠青桂。漸扣南華排菊會，滿斟北海醺醺醉。

醉倒終南山色裏。山色清高，夜色無雲蔽。一鳥不鳴風又細，月明如晝天如水。

喜遷鶯 其一<sup>②</sup>

要離生滅。把舊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慾千重，身心百鍊，鍊出寸心如鐵。放交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顛蹶。事猛烈，仗虛空一片，無情分別。

關結。除縲紲、方遇至人，金口傳微訣。頓覺靈風，吹開魔障，形似木雕泥捏。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恁時節，鬼難呼，唯有神仙提挈。

喜遷鶯 其二

厭離塵垢。便志樂虛閑，清淨爲友。劍掛寒光，兵安雲將，戰勝五行之寇。收得洞玄靈寶，跳出陰陽之殼。大丹就，鍊摘騎日月，摩挲星斗。

英秀。超前後、隨應萬機，明顯神通手。鐵板門庭，金針玉線，到處七穿八透。引出錦麒麟子，振□水禽山獸。速回首，向碧霞堆裏，高眠清晝。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述懷》，文字稍異。

②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鍊心》，文字稍異。



## 喜遷鶯 其三

莫尋玄妙。我分明說破，修行關竅。戰睡敵魔，忘情絕念，此是聖賢正教。飲食則定除疑，每日勤修覺照。莫差了，待無眠無睡，心方合道。

別有。玄和妙、鍊氣成神，自有金光罩。五氣朝元，三花聚頂，水火運行顛倒。九陽結就還丹，射透靈臺八表。功行了，向長生路上，閑遊三島。

## 喜遷鶯 其四

欲調真息。論根源參到，生前實際。氣是心兮，神爲氣主，心動神氣分離。心寧子母相抱，意定自成真液。莫錯識，這內調息，非干扭捏。

不曉。胎元理、開目和鼻，指靈龜蛇戲。祖道家風，迴光返照，呼吸自歸根蒂。清風瞥然透戶，水火剎那既濟。至此理，要真常咫尺，三生佛出世<sup>①</sup>。

## 喜遷鶯 其五

返觀塵世。便擺脫羈縻，逍遙能幾。短褐綸巾，斑筇焦尾，便是自家歸計。箇人問爲何隱，遙指松蘿蒼翠。碧霞裏，有洞庭猿鶴，交朋知己。

無比。清閑貴、高枕老莊，不尚公侯位。水袴山鞋，煙簑月笛，別是一般風味。安得這些消息，自古神仙綱紀。遂吾志，任桑田改

① 該詞“三生佛出世”句疑爲刻版時誤添“世”字。

變，浮生興廢。

喜遷鶯 其六

萬緣多暇。便杖履閑遊，田園鄰舍。雨笠風巾，鶉衣鶴骨，輶  
晦翠微峰下。眼底世情群擾，方外天機獨霸。德風化，樂清虛恬  
淡，無爲華夏。

幽雅。雲鶴駕、歸去故園，鶯燕吟王謝。水石清華，巖壑深遠，  
高邁軟紅車馬。千古是非成敗，一枕煙霞溪野。妙哉也！這生涯  
欲賣，誰能酬價？

喜遷鶯 其七

利名拋却。入廣莫鄉間，委蛇盤礴。水曲山隈，煙村雲屋，隨  
分葛衣藜藿。任他玉堂軒冕，爭似茅廬丘壑。志寥廓，向東籬消  
遣，西園吟酌。

綿邈。無爲作、不遇箇人，何處談玄略？書笈琴囊，石壇瓦鼎，  
此外並無真樂。幽雅澹然風範，端的憑誰光燦。自消索，有一溪松  
月，千年猿鶴。

喜遷鶯 其八

頓消緣慮。覺夢蝶勞生，鶉居蓬戶。飯糗醯醢，塵衫風帽，贏  
得百年虛度。利如斷霞殘照，名若落花飛絮。豈堅固？似風中秉  
燭，枝頭垂露。

誰悟？獨歸去、收拾水雲，高臥曹溪路。竹外流泉，籬邊叢菊，  
粧點野棠閑趣。五柳檻前吟醉，一笑人間今古。欲分付，歎煙波渺  
渺，知音何處？

水龍吟 其一<sup>①</sup>

玉爐百和□□，發虔心信香一炷。氤氳繚繞，來往盤旋，結成華蓋。報天地恩，覆載□□。（報日月□，照臨之德。）報國王水土，豐榮快樂，報父母，恩憐愛。

上謝祖師聖教，□丹陽、師父傳派。紅塵普度，全真大教，丘王長在。太古居寧，海共三人、暗合法界。願皇王萬歲，千秋臣宰，請門人拜。

水龍吟 其二<sup>②</sup>

算來浮世忙忙，競爭嗜慾閑煩惱。六朝五霸，三分七國，東征西討。武略今何？在空悽愴，野花芳草。嘆深謀遠慮，雄心壯氣，無光彩，盡灰槁！

歷遍長安古道，問郊墟、百年遺老。唐朝漢苑，秦宮周墻，明明芳草。故址留連，故人消散，莫通音耗。念朝生暮死，天長地久，是誰能保？

① 該詞似多有脫文，致其義難通。若細考之，可知實乃“報日月□，照臨之德”句致其字數多於《水龍吟》詞牌，而編刻者則有妄刪其他文字以適格律之嫌。

②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為《警世》，文字稍異。又，“東征西討”、“歷遍長安古道”、“明明芳草”三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東西討”、“歷遍長安”、“明明芳草見”，今據《磻溪集》刪補。

水龍吟 其三<sup>①</sup>

夜晴寥廓初寒，淡天瑩徹瑤璃翠。無陰樹下，長安樓上，月明風細。百禍潛消，萬家同賞，一般清味。見金星朗朗，銀河耿耿，交光集，滿天地。

流轉碧空如水，任縱橫、略無凝滯。衝山拍海，傾光騰透，綿綿吐瑞。達了從茲，寶瓶堅固，玉漿時泥。把衷情欲訴，何人會得，且陶陶醉。

水龍吟 其四<sup>②</sup>

昊天空闊初晴，氣迴觀物欣欣茂。亭臺俯仰，山川高下，裝成錦綉。碧洞清泉，響聞迢遞，一聲長溜。更時時注目，悠悠遠看，青峰上，白雲湊。

無限靈禽異獸，慰悶心、不辭柴瘦。含風翠栢，雙崖爭長，千株競秀。耀日丹臺，四時爲伴，百年隨壽。任寒來暑往，星移物換，得高眠晝。

水龍吟 其五<sup>③</sup>

混元南嶽初開，瑞雲透出崑崙表。星移電轉，陰昇陽降，紅光

---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夜晴》，文字稍異。又，“夜晴寥廓初寒”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寥廓初寒”，今據《磻溪集》補。

②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春興》，文字稍異。又，“亭臺俯仰”、“得高眠晝”兩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亭俯仰”、“得高眠白晝”，今據《磻溪集》刪補。

③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爲《道運》，文字稍異。又，“恨知音少”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却恨知音少”，今據《磻溪集》刪。

縹緲。鶴舞鸞翔，看烏龜共，赤龍蟠繞。盡鴻濛一氣，烹成造化，神仙道，片時了。

雲散十方三界，洞天深、月明風裊。此時占得，長生門戶，遐齡體調。吟詠從他，海變山移，石枯松老。伴煙霞獨向，是非境外，恨知音少。

### 水龍吟 其六<sup>①</sup>

本自出家離塵，更不貪人間華麗。蓬頭垢面，終朝獨坐，內修活計。古廟龕裏，□□任他，紅輪西墜。向無中認有，知白守黑，綿綿地，默調息。

心上別無縈繫，有腋袋、拄杖相隨。草鞋短襦，精賺赤腿，羊皮遮體。飢後巡門，乞飽來唱，哩噲囉哩。任傍人笑我，呆癡懶漢，有誰人識？

### 瑞鶴仙

百年如夢蝶。嘆古往今來，多少豪傑。圖王□霸業。□謾得漁樵，一場閑說。秦宮漢闕，今只有、狐蹤兔穴。想榮華、秉燭當風，富貴似湯澆雪。

省也。損身薄利，害己虛名，却如吳越。隨緣，養拙。柴門掩，是非絕。向午窓容膝，小溪垂釣，坐對雲山萬疊。夜橫琴、伴我知音，碧天皓月。

① 該詞文字似有脫竄。“本自出家離塵”、“古廟龕裏”兩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本自出家離塵世”、“古廟窑龕裏”，今據《水龍吟》詞牌刪補。

鬪 鶴 鶉<sup>①</sup>

木馬嘶風，我之不然。石人點頭，啞子會言。碧眼胡僧，沒手指天。畫一圈，無所傳。任意咆哮，如瓶瀉泉。

枉費工夫，去磨砌磚。安用機關，奪勝爭先？戈甲俱寧，太平四邊。不參禪，不問仙。一味醍醐，我知自然。

不移一步，□到西天。木人把住，鐵牛便牽。火裏生蓮，玄之又玄。雲霧歛，月正圓。石女停機，金針線穿。

謝三郎許，我釣魚船。帶甲金鱗，紅錦更鮮。不出波瀾，浮沉自然。自喜歡，便忘筌。這些消息，誰敢亂傳？

夢 遊 仙

夢遊仙，分明曾過九重天。浩氣清英，素雲縹緲貫無邊。森然似朝元，金童玉女下傳宣。當時萬聖齊會，大光明罩紫金蓮。群仙謠唱，諸天歡樂，盡皆得意忘言。□流霞泛飲，蟠桃賜宴，次第留連。

皆秉道德威權。神通自在，劫劫未能遷。沖虛妙、昊天罔極，象帝之先。透重玄，命駕恍惚神遊，擲火萬里迴旋。四維上下，八表縱橫，鸞鶴不用揮鞭。

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看盡清都絳闕，邁瀛洲、紫府筆難傳。瑤臺閬苑花前，瑞雲暎映，百和香風散。四時□、不夜長春煖，□□□、處處覺閑。想因緣、(是)一點功圓。混太虛、浩劫

① 《鳴鶴餘音》原將下面文字分爲上、下兩闕，且似有脫字。但按《鬪鶴鶉》曲牌，下面文字似應爲單獨四首，姑分之。

永綿綿。任閭浮地，山摧洞府，海變桑田。

### 錦堂春 其一

話衷腸，悟南柯夢黃糧。破繁華、雲龕布素，認宗派、返照迴光。憑慧劍、揮開愛網，橫藜杖、擊碎塵寰。那裏相逢，峨嵋山下，韜光速進東華旁。林泉隱，南辰北斗，日月袖中藏。朱顏久，天崩地塌，真性如常。

舞袍袖、乾坤恨窄，但展手、天地平量。醉醺醺、囊盛四海，笑盈盈、腹注三江。幾度瑤池，龍華會上，諸仙筵宴捧霞觴。鍾離至，玉皇御宴，無我不成行。重陽會，金蓮七朵，齊放神光。<sup>①</sup>

### 錦堂春 其二

活骷髏，算來有甚風流？著衣衫、遮形蓋體，弄精神、虛度春秋。又不念、無常近也，又不怕、閻老來勾。巧使機關，張羅活計，忙忙劫劫苦貪求。空熱鬧，虛名薄利，分外惹閑愁。三寸氣，一朝斷了，獨臥荒丘。

嘆古今、幾番成敗！□光陰、迅速難留。好脩閑、修真養性，把從前、伎倆都休。放下塵勞，悟明心地，凌風飄蕩野雲收。江山靜，太虛空廓，星月照瀛洲。真箇好，逍遙快樂，不羨王侯。

### 錦堂春 其三

睡魔王，百般作害爲殃。白日間、猶教可□，夜更深、無處潛

① “話衷腸，悟南柯夢黃糧”、“韜光速進東華旁”兩句，在《鳴鶴餘音》中原作“話衷腸，悟南柯一夢黃糧”、“韜光速進東華山旁”，似應有衍字。

藏。惱得人、昏如癡醉，壞修行、輕送無常。眼若膠粘，頭如山壓，一團昏悶轉羸尪。相勾引，三尸六賊，夢裏盜元陽。般般有，飛騰法界，萬種顛狂。

似這般、無端乖劣，勸諸公、各自隄防。念死生、前程事大，要殷勤、保護三光。莫得假傭，全憑覺悟，神通勇猛賽關張。相爭戰，威鋒剛硬，一志向前當。追趕退，雲收霧歛，湛湛清涼。

## 卷 六

### 賀 聖 朝<sup>①</sup>

夕陽沈後，隴收殘照，栢鎖寒烟。向南溪、獨坐順風眠，聽一派流泉。

迢迢永夜，事忘閑性，琴弄無絃。待雲中、青鳥降祥時，證陸地神仙。

##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節錄

按：《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乃嗣承丘長春執掌全真道教門的尹志平之語錄，其中多有尹氏轉述所受丘長春教誨之言。該《語錄》為尹志平門人段志堅編集，見明《正統道藏》正一部。以下所錄，僅為直接提及丘長春者，而與此相關的尹志平之闡釋，亦酌情錄之。

人能以志帥氣，不令耗散，則化成光明，積之成大光明。（長春）師父有云：“大光明罩紫金蓮。”蓮，喻心也，神明處焉。必先平常而後能致此。

① 該詞又見於《磻溪集》，題為《靜夜》，文字稍異。



(長春師父)又有云：“佛性元無悟，衆生本不迷。平常用心處，即此是菩提。”

長春師父嘗言：“千年以來，道門開闢，未有如今日之盛。”

(長春)師父言：“丹陽二年半了道，長真五年，長生七年。我福薄下志，十八九年，到通天徹地處，聖賢方是與些小光明。未久復奪之。”

長春師父嘗言：“我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得道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得道遲。悟死者當下以死自處，謂如強梁，人既至於死，又豈復有強梁哉？悟虛幻則未至於死，猶有經營爲作，是差遲也。此理非不明，蓋悟有淺深，各隨人所積福德厚薄耳。”

(尹志平)少時嘗問(長春)師父曰：“堯舜功德巍巍，恭己治世，有爲也。許由竟辭堯讓，無意於世，無爲也。何以並稱聖人？”(長春)師曰：“有爲、無爲一而已，於道同也。如修行人全拋世事，心地下功，無爲也；接待興緣，求積功行，有爲也。心地下功，上也，其次莫如積功累行，二者共出一道。人不明此，則不能通乎大同，故各執其一相爲是非。殊不知，一動一靜，互爲體用耳。”

(尹志平)師曰：“吾每欲以實語人，人將以尋常，不加精進，多謂通靈通聖方是道。嘗記有人勸(長春)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長春)師父不顧。至於再三，勸者益甚，(長春)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箇實字，未肯一旦棄去。’乃知至人不爲駭世之事。”

(以上見《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一)

(長春)師父廣讀書窮理，深知帝之德，常稱於人。

(長春)師父嘗云：“古人悟而不遇，今人遇而不悟。”

聖賢有千經萬論，何嘗云飛騰變化、白日昇天？止欲人人不失其常性，生死去來分明由己。若不能處身應物，則失之矣。一失則千差萬別，雖六道四生，無不爲者。(郝)太古得道之後，嘗問於衆曰：“教言中何者最切於道？”或對以“不來不去”。太古笑曰：“此教法也。來去分明即是也。”(長春)師父在膠西時，亦嘗以此問衆。……後到沙漠，又以此問衆，吾(尹志平)對以“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長春)師父亦許之。

(長春)師父初入長春宮，登寶玄堂，見棟宇華麗、陳設一新，立視良久乃出。衆邀之坐，不許。此無他，亦恐消其福也。

(王重阳)祖師在崑崙山日，長春師父從之已三年，時年二十三。祖師以丹陽師父宿世功行至大，常與談論玄妙，以長春師父功行未至，令作塵勞，不容少息。一日，祖師閉戶與丹陽論調息法，(長春)師父竊聽於外；少間，推戶入，即止其論。(長春)師父內思之：調息爲妙，則吾之塵勞事與此正相反。自此之後，有暇則力行所聞之法。後祖師將有歸期，三年中於四師極加鍛煉，一日之工如往者百千日。錯行倒施，動作無有是處，至於一出言、一舉足，未嘗不受訶責。(長春)師父默自念曰：從師以來，不知何者是道，凡所教者皆不干事。有疑欲問之，憚祖師之嚴，欲因循行之，而求道心切，意不能定。憤悱之極，一日乘間進問，祖師答曰：“性上有。”再無所言。師父亦不敢復問。後祖師臨歸，正臘月中，四師乞到錢物，令多買薪炭，大燃於所寢之室。室甚小，令丹陽、長真立於內，而不任其熱；令長生、長春立於外，而不任其寒。內不敢出，外不敢入，如此者久。長生師父不堪其苦，乃遁去。至正月四日，祖師臨昇，三師立牀下。祖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

長生、長春則猶未也，長春所學當一聽丹陽命，長真當管領長生。”又謂長春曰：“爾有一大罪，須當除去。往日嘗有念云：‘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便是道。”（長春）師父親說此言，吾（尹志平）初聞之甚若無味，悟之則爲至言。凡世間干事處無非愛境，惟不干事處是道也。

（長春）師父濰州遭難北行，當時檀信甚衆，從之半月餘，願聞一言終不可得。一日，蕭老先生以達師父，乞少應衆意，師父曰：“何嘗無應邪？吾譬如一鐘，隨扣隨應，若有扣之大者，雖聲滿天地無難。”

陳秀玉於（長春）師父則貼然心服，嘗謂人曰：“吾所以心服丘長春者，以其實而已。嘗與論教，有云：‘道釋雜用權，惟儒家不用。’非深明理者，不能有此語。”

吾（尹志平）今以實言告諸衆，衆等聽之：非我之私言也，（長春）師真之言也。人之學道奉善，初心莫不精進，行之未久而退怠，以其妄有所求，卒不見其驗，則疑惑不能自解，故中道而廢。聖人設教於天下後世，惟欲人去妄復性，而不使情欲亂於中，使其心得其平常，爲入道之本。聖人豈獨無情哉？能自不動其心耳。

（長春）師父到獻州，一縣令從師父左右，未嘗輒離，一日乘間有問云：“某潛心在道，已靜居十五年，人皆謂之清靜，然自知其未也。”（長春）師父笑不答，既久，曰：“清靜非一，有內有外，有無爲，有有爲。公之所行，外也，有爲也。一男一女，世事之常，如公之行亦未易得，然則非真清靜也。無爲自得，是謂真清靜，聖賢與之也。”

長春真人詩云：“白髮蒼顏未了仙，遊山翫水且留連。不嫌天上多官府，只恐人間有俗緣。”

丹陽師父以無爲主教，長生真人無爲、有爲相半；至長春師父，有爲十之九，無爲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道同時異也。

無爲有爲，本非二道，但顧其時之所用如何爾。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者，時也；行藏者，隨時之義也。若不達此，則進退皆失其正，何道之可明？何事之可濟？信乎隨時之義大矣！國家並用文武，未始闕其一，治則文爲用，亂則武爲用，變應隨時，互爲體用，其道則一也。教門之時用，何獨異於此？此吾（尹志平）聞於長春師父。

（長春）師父之心至謙至下，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嘗一毫過於實。常云：“無爲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卒不可至。長生與俺尚多疑心，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

（以上見《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

（長春）師父嘗言：“道氣化生天地，長養萬物，其中把握有至聖存焉。得其大者爲聖賢，小者爲常人；飛潛蠢動之屬，止得其偏者耳。”

嘗記（長春）師父濰州時，遊息於花園草亭，吾（尹志平）與趙虛靜先生、老蕭先生及龍虎千戶侍，師嘗授此（《谷神不死》）章之大義云：“俺於（金世宗）大定間入見時，進詞畢，承旨求道。俺心許傳《谷神》一章。以萬乘之君，懇心求道，況乃實有德行，亦足以傳。然必能持戒七日而後可，（金世宗）曰‘不能’；減至五日，又曰‘不能’；又減至三日，近侍猶以爲難，遂止。俺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令俺重作塵勞，不容少息，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其戶，俺竊聽之，正傳谷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即止其說。俺自此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行之雖至，然丹陽二年半了道，俺千萬苦

辛，十八九年猶未有驗。祖師所傳之道一也，何爲有等級如此？只緣各人所積功行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非一世修行，至此世功行已備，用此谷神之道當其時耳，故速見其驗。俺之功行未備，縱行其法，久而無驗，固其宜也。修行人，必先全拋世事，齊修萬行，使一物不累，一心致虛，至寂無所寂之地。功行兼備則福至，福至則心開，一點光明透入，即天地之根，二物自然合而爲一；方用綿綿之道以存養之，使之充實，則永劫不死矣。故張平叔有云：‘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人道自有等級，皆驗福德清靜以進升。今之人，或不務實功實行以成其福，而徒勞空想要入真道，未有不落空者。哀哉！”昔日山東堂下有一客來參問，本西路富商，有遇正陽真人傳授微訣，即日盡棄其財，世欲淡然自忘於心；（長春）師父惟教之積福，慎勿馳騁於外，外人既知，則必加尊重，久而有所損折，難以成道。是知雖遇真傳，亦須重積功行以資其福，方有所成也！

或問曰：“師嘗言‘人稟五行之性，皆習性所感化’，亦此理邪？”（尹志平）師曰：“然。還能捱過此來，便是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五行不到處也。故（長春）師父有云：‘列碎中間一點，便超得岸神舟。凡人心上物物無礙，方是圓成，若有一物過不得，則猶未也。’（長春）師父初學道，下志列心，縱有難列之習，不過百日未有不淨盡者。自言：‘俺無懼於猛虎，見神殺塑像而有懼心。時時故往見之，或就宿其廟，如此者三年，懼心方盡。’故知人心上應有難過底事，無非客情，以志列之，未有不能克勝者，惟患無志。”

（長春）師父有云：“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夫知道之士，或毀或譽，或寵或辱，千變萬化，曾不動心。何哉？只緣識破此夢幻也。”

(尹志平)師曰：“通得此(《視之不見》)章之義，正是自家教門行事。丹陽師父全行無爲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是執古道爲紀綱以御今之所有也。”

(長春)師父嘗云：“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爲靜坐上得，是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

(以上見《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三)

(長春)師父嘗說：“徐神翁在家大孝，傭賃於酒肆中三年，所得工價奉養其母，凡塵勞之事，不擇輕重，見無不爲。一日，有客畫鶴於門壁間，神翁出觀之，客回目一顧，神翁遂得其傳，即於稠人邊靜坐忘形。至七日，心開悟道。若非先有博大功行，何以致此？以其有之，故聖賢來點化。畫鶴者，即純陽之化身。又馬自然者，早年知道，苦行勤修至六十四歲，尚未有成；一朝發憤，將投河以棄其身，忽遇人曰：‘公之功行已備，惟欠此一著爾。’遂止之，果百日了道。”以二公觀之，一無爲，一有爲。欲明無爲、有爲之正，實難分解，只要功行成滿，自有所得。(長春)師父自言：“俺學道，下志把握心情，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日，雖鬼神至靈不能窺測；然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遏，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他，只是少闕功行故也。若果功行周全，聖賢自來提挈，學者勿疑。”

往日，咸陽老先生深通經教，一日來堂下，(長春)師父問即日看何書？對曰《華嚴經》。(長春)師令講其義。(長春)師曰：“句句皆妙用，惜乎能演而未能明也。”

(長春)師父常應人談說，俗話連日不止，外人初聽者，無不疑訝。當時大有塵勞，(長春)師父一一親臨，至於剥麻之事，亦爲之。堂下人亦曰丘大翁山公，嘗有疑心而問於我(尹志平)，我對曰：“得

道人不可於言語細事上看，道性既成，應俗而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言既終則復其性。豈非濁以久動徐清，安以久靜徐生乎？豈如俗人勉強說道，內心不覺俗念已生？學道之人異於此。”

（尹志平）師曰：“經教中無有不明之理，惟性命爲難明。往日，山東李道人善談理性之妙，人謂之李長老，與赤脚老劉先生爲道伴。一日，問於（長春）師曰：‘人之性得於父邪？得於母邪？’師父聊復答之，蓋亦難言也。……（長春）師父有云：‘遽遽覺閑想因緣。’閑字極有意味，學人雖於理上有所未明，只勿有疑心，但當積行累功，道在其中矣。”

（長春）師父言：“俺惟與祖師結緣素深。昔在磻溪日，至於不令食鹽，未至夜半不令睡，比細事亦蒙一一點檢。忽一夕，境中見祖師膝上坐一嬰兒，約百日許。覺則有悟，於心知吾之道性尚淺也。半年，復見如前境，其兒已及二歲許。覺則悟吾道性漸長。在後，自覺無惡念。一年，又如前境，其兒三四歲許，自能行立。後不復見。乃知提挈直至自有所立而後已。”

（長春）師父亦曾說：“人尸上實精英，棺槨多年，化爲魍魎，豈不是有光明邪？”故知人之光明，隨物分了，且如一碗水騰倒於百碗中，碗碗不能瀝盡，皆帶餘濕，其元水已盡矣。

有人曾問道於（長春）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故知雖有精神，不得功行，終不可成道。然有功德於人或及物，無得有恃賴之心。（長春）師父有詩云：“莫問天機事怎生，惟修陰德念長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若有一毫恃賴，則謂之住相，功德小却。

（長春）師父每見人過，欲加教訓而必先言曰“彼此衆生性”，然後方言其過。其意謂：彼與我皆有衆生性，我先覺者，是以先覺覺

後覺也。其教人之道，曲盡如此。於中下人則明明指教，但於有靈識者，則聊舉其意而聽其自悟。吾（尹志平）從師以來，體其動靜語默，無不是教，惟顧其學者如何耳。

（尹志平）師曰：“吾聞行教須用權，以方便化人是也。然則不無失其實。常體（長春）師父所言，無一不本於實。（長春）常曰：‘吾心知方便，而口不能道。’”

長春師父《要離生滅》詞云：“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此得真空之地也。復云：“恁時節，鬼難呼，惟有神仙提挈。”前云身心百煉，次云得性珠天寶，尚云惟有神仙提挈之語，此非至真至實，誰復肯出此言？

（以上見《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四）

###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節錄

按：《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乃丘長春弟子王志謹之語錄，其中多有王氏轉述所受丘長春教誨之言。該《語錄》為王志謹門人論志煥編集，見明《正統道藏》太玄部。以下所錄，僅為直接提及丘長春者，而與此相關的王志謹之闡釋，亦酌情錄之。

長春真人初住北十<sup>①</sup>，時大將軍北還，知事者偶逢山東世襲千戶夫人被虜，緣其家世奉道有年，意欲贖令出家，以問真人。真人俛然不可。其事議間，已北行去訖。知事因問詢不可之意，真人

---

① 按：此處似有脫文。明《正統道藏》本《修真十書》卷五十三亦有《盤山語錄》，其文字與此《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不盡相同，所錄該段文字為：“昔長春真人住長真觀日，忽值大兵北還，遠藏匿以避。逢一貴宦，與真人素相識者，家世奉道，自言夫人被虜，欲罄家資，贖令出家。拜問真人……”



曰：“此人與其主人有三年宿債，今既相對，正合填還。”後三年，果得簪裳出家，却來詣長春宮，參見真人。

昔山東有一庵主，臨終遷化，淹延不得脫離。使人問長春真人，真人云：“往日但着於外緣物境上，未曾修鍊，以此纏綿不得解脫。”乃寄與語云：“身非我有，性本虛空，一念不生，全身放下。”庵主聞此語，心若有省……

昔長春真人在磻溪時，常有虎豹寅夜往來，是夕出入。或生怖懼，清旦欲作藩籬，復自思惟：“如此境界，有此怖心，便欲遮護，畢竟生死迴避得麼？”却便休去，兀兀騰騰，任生任死，怖心自無，以致生死境中巍然不動，種種結縛一時解脫。此是難行處行也。

昔長春真人在山東時，行至一觀，後有坐圜者，其衆修齋。次有人覆真人言：“圜中先生欲與真人語。”真人令齋畢相見去。不意間，真人因出外，尋及圜所，以杖大擊其門數聲。圜中先生以爲常人，怒而應之，真人便回。齋畢，衆人復請以相見，真人曰：“已試過也。此人人我心尚在，未可與語。”遂去之。

昔東堂下遇雨，知事人普請，不擇老幼搬坯。衆皆競應，唯一老仙安坐不出。事畢，大衆圓坐，有言於長春真人者。真人呵之云：“坯盡壞直幾何？一人煉心端的到休歇處，如寶珠無價，且量各人心地用事去。”大抵教門中以得人爲貴也。

昔長春真人堂下有當廚者，衆皆許其柔和低下，未嘗見動心。真人知之，密令人試。早晨於廚中所用什物移之他處。其人造粥，瀆米及釜，爭求匕杓不得，以至溢出，乃大動心。真人見之，教云：“直饒溢盡，只是外物，何消壞心？”其人方省，禮謝而已。

往昔在山東住持，終日杜門，不接人事十有餘年，以靜爲心，全無功行，向没人處獨坐，無人觸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見得

成壞？便是空過時光。若天不利物，則四時不行，地不利物，則萬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德？故長春真人云：“動則安人利物，蓋與天地之道相合也。”

修行之人，若玄關不通、心地不明、忙忙業識、不能無爲者，蓋爲無福德故也。乃當於有爲處，教門中隨分用力，立功立事，接待方來，低下存心，恭敬師友，常行方便，屏去私邪。久久緣熟，日進一日，自有透得處。不勝兩頭空擔，不能無爲，不能有爲，因循度日，無功無行。穩處著脚，甜處著口，閑管世事，鬧處出頭，恣縱身心，不懼神明，打籌有日。豈不聞長春真人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又無心地工夫，又不教門用力，因循過日，請自思之，是何人也？

### 《長春真人規榜》

按：《長春真人規榜》乃丘處機爲出家住庵之全真道士所訂行爲規範，見通玄子陸道和編《全真清規》。《全真清規》是我們認識早期全真道組織制度的重要文獻，收於明《正統道藏》正一部。該《規榜》原文未分段，今據其內容分段如下，以凸顯其所涉及的各箇方面。

夫住庵者，清虛冷澹，瀟灑寂寥，見性爲體，養命爲用，柔弱爲常，謙和爲德，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在衆者常存低下，處靜者勿起塵情。

所有塵勞，量力運用，不可過度。每一衣一食，不過而用之。每計庵糧，不可積剩。治身衣物，不可貪求。或常住之物有餘者，濟贍往來經過貧難之士，或於他處行緣，或以備齋設會。

十二時中，不著於假，常要明真，掃除塵垢。刷釜汲水，擔薪炊

膳，除己私意，勿起嗔心。各處一室，澄心辦道，各分局次，當占一科。或以互換，調鍊真性，不得執著爲用，亦不得遞相是非。

謹要降心，削除人我，泯於聲色，離形去智，湛然無欲。見三教門人，須當平待，不得怠慢心。

無事不得出庵舍，晚夕早扃其戶，寅旦晚啓其門。有送供者，平常接待；無施利者，勿生二心。

凡有遊歷之士，旦過三日，是高明者舉進住坐，無志氣者他處遊行。次驗脚色，公據詳察，緣由若不明，其間恐有隱匿。詐僞之人不穩便，更防一等道人：愚徒之輩，奸詐之人，一言相惑，點汙徒衆，破除庵舍，常談誹謗，便合遣出。

若有投庵出家者，不得擅便引進。先觀道氣，次看悟道，或祖上家風善惡及自己德行淺深，高明者攜之，愚蠢者抑之。

或於庵中幹辦等事，先問庵主，次與合堂道衆評論。出家無問早晚、不擇老幼，但泄理明心者堪爲上人也。

凡有化道，不得詐託師家名目，亦不得私心指托庵舍。取要檀越等物自己用度，便是私瞞常住。上天鑒察，必無輕譴。

故茲榜示，各宜知悉。

今月 日示。

### 《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

按：《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是丘處機關於修道求仙的重要論述，除了可稱爲《書》的內容外，尚有一些語錄。《書》中的部分內容，曾以《學仙記》之名在金元時期單獨刊行，並被後人輯入《邱祖語錄》。該《書》收錄於玄全子編《真仙直指語錄》，見明《正統道藏》正一部。

大抵修真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下功，全拋世事。但克己存心於道，皆為致福之基。然道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功，卒難見效。所以道：剎那悟道，須憑長劫煉磨；頓悟一心，必假圓修萬行。今世之悟道，宿世之有功也。而不知宿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見成功，以為塵勞虛誕，即生退怠，甚可惜也！殊不知，坐臥住行心存於道，雖然心地未開，時刻之間皆有陰功積累。功之未足，則道之不全。如人大寶明珠，價直百萬，我欲買之而錢雖未足，須日夜經營，勤用儉求，積聚財物，或三千五千，或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積聚錢物，應急且得使用耳。比於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行者亦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挈，方之無宿根者，不亦遠哉！惟患人心退怠，聖賢不能度脫。若不退怠，今世來世，累世提挈，直至了達耳。我無宿骨，雖遇明師，萬苦千辛，至今未了。丹陽、長真皆是宿緣，則十年五載之間，天外飛騰自在。我雖未了，所受艱難亦與常人異耳。祖師云：“無為道者，先捨家而後捨身，病即教他病，死即教他死，至死一著，抱道而亡，任從天斷。”斯為至言，學者其審之！

又曰：“汝等又不端的做修行，更不打些塵勞，如何消得十方飲膳？若有福出家，左右退不得。若無福出家，宛宛轉轉，須教退了，不能成就。”

于清風曰：“一意不離方寸如何？”師曰：“此真空也，難言難說。待爾心上除了一分功，除了十分有十分功；除了九千九百九分，只有一分不除，不名清淨。直須除盡，聖賢向汝心上校勘，自有真師來度。”

又曰：“天真皇人云：‘煉神、煉氣、煉形，三件都行了，為天官。’

火官，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是也。古人曰：‘初念住，二息住，三脈住，四滅盡，入乎大定，與物不交，七百年老古錐也。’妙哉！妙哉！塵勞見後，若做些小，亦是外行。不可尋他，不可避他，雖是應物，亦不著他。”

又曰：“悟道之人，如農家之積粟，自一合至萬石。又如世人之積財，自一文至萬貫。如此惜氣不損，則積氣自神矣。”

又曰：“性體虛空，方於正念。”清風曰：“若不到真空，陽神難出。”師曰：“未到真空，陰神亦出不得。難處做過，乃功行耳。”清風曰：“淨處做好。”丘曰：“鬧處做更好。汝等後生，但守歲月，兼降色心。我下七年苦志，比他人七世功夫。”

姚真人問“漏”如何？丘曰：“若體到真清真靜，自然不漏。”

劉道堅問“修行內腎熱而心涼、滿身發熱”如何？丘曰：“聖賢提挈過也。後來眼裏見者，耳裏聞者，不得執著。”又曰：“空中只見人頭落，乃金丹就也。”

又問胡城王出家幾年？答曰：“三年也。爾不識字，休學文亂了修心。且發三五年苦志，莫言是非，且搜己過，休起無明，休愛華麗，絕盡貪嗔，屏除色欲，瀟灑洒洒，便是道人。”

又曰：“神定氣和，乃是見性也，但瑩淨與月無異。若人問有象，以無象答之。若問無象，以有象答之。若有無相參，玄之又玄。”

又曰：“功虧行少，只得歸蓬島，五百年後再來人世積功。天上功行難積，人世功行易積。上士得道，超三界外，不居蓬島。”

或問曰：“修行在志，提挈在聖賢？”師答云：“全在志。若無志，聖賢如何提挈？”又問：“如何是志？”師云：“勿令念起，乃志也。”又曰：“初做道人，下七八年苦志不退，雜念不生，莫忘初志，旋添決

烈，遇魔不妨，聖賢暗中照顧，不肯壞了修行人。”

又問“內外日用”。丘曰：“捨己從人，克己復禮，乃外日用。饒人忍辱，絕盡思慮，物物心休，乃內日用。”次日，又問“內外日用”。丘曰：“先人後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靜做修行，乃內日用。”又曰：“常令一心澄湛，十二時中時時覺悟，性上不昧，心定氣和，乃真內日用。修仁蘊德，苦己利他，乃真外日用。”

又云：“耳裏聞的，眼裏見底，皆不得執著。在意修行，聖賢暗中提挈。若人每到神定氣和之間，覺內腎熱，熏蒸四大，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

又曰：“我等三次撞透天門，日月自別，直下看森羅萬象。”言訖而悔。謂曰：“不可看他。”

又曰：“有一等道人，丹田搬運，亦是下等門戶爾，乃教初根小器人。若性到虛空，豁達靈明，乃是大道。此處好下手，決要端的工夫。”

有人問“調息綿綿”如何？丘曰：“但令如龜喘息，乃是道人活計，不可看他。古人云：‘神水不離身，華池日日新。若能常得飲，便是大羅人。’”

又舉：馬師父在日，有人參住世延年，忽空中人言：“汝等小器耳。禪家言：‘清靜兩箇字，是兩車糞土。’色身元有限，情欲浩無涯，癡似蜂貪蜜，狂如蝶戀花。”丹陽真人曰：“即業根深重。業深不盡，道可冀耶？”又有房中採戰之術，耗亂精神，敗德惑衆，名標鬼錄，跡墮酆都也。《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胡爲死作令神泣？”世人恣情貪欲者，身雖未死而神已泣矣！中牟白沙鎮有趙三公，人問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乃殺爾處。”此乃至言也。《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蓋清靜則氣和，氣和則神王，神王則是修仙

之本，本立而道生矣。此爲內功，亦假外生。仙道真實，人道貴華，仙道、人情直相返爾。諸惡可戒，諸善可修。萬行周圓，一身清潔。終身永效，不生退怠。抱道而亡，不虧志節。大抵外修福行，內固精神。內外功深，則仙階可進，洞天可遊矣。古今成道者，皆福慧相須，慧爲燈火福爲油。燈火無油則不明，慧性無福則不王。故達士寧損其身，不損其福。世之人雖天資明敏，學海汪洋，若福行未加，則終不能探其道玄之妙。古今得道聖賢，道通爲一，福則有異。外功大者，仙位之高。外行卑者，階居其下。古以天上聖賢惡行之未廣，則重下人間，以償疇昔。人間濁惡，難修而功疾；天上清高，易處而功緩。軒轅久居天上，因議大行落在人間，先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濟物利生，功成乃仙去爾。至於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主者，悉是在世有功之人。大定初年之間，隴州一宦族李原通，安貧樂道，一日自言爲吳山縣土地。又解州平陸縣李得和，與衆結靈寶會，祭祀亡魂，有善功。忽夜夢青衣自空而降，賚天書開示曰：“授中條山土地。”李公曰：“一生好道，不得下仙，而止授此職耶？”仙童曰：“三載職滿，別陞福地仙官爾。”隴州汧陽縣張三郎，死而復生爲吳山縣翟家男，稍能言即說張家事。張即求之暫還，既見家中老幼，辨之莫差。張埋錢一窖，曾無知者，直指其處。又言其宿世曾爲一雀，觸網而死；再世爲犬，嚙麪，爲一婦刀斫而死；三世爲羊，長子宰之祭神；四世爲翟家子。翟貧張富，翟嘗借九兩絲於張氏，既還而未勾其曆。張使重還，由此償宿債。又磁州道者李道明，曾寄沂水縣諸吳村庵舍。當出家之始，落魄不羈，沉湎杯酒。忽夜夢人追往官府，庭立數具鐵枷，有孔無縫。前一人跪，鞠使叱吏枷之，左右乃搓首長細，僅入枷孔；復以手按圓大，枷不可脫。李拜跪哀訴無罪，鞠使言：“汝既修行，尚爾縱欲耽

飲乎？”遂釋之，出門即化為鳶，飛翔于海。顧盼哀戚曰：“胡為化此類耶？”天長海闊，力困而下，墮於水上。颯然驚悟，汗流徧體。然則人之為異類，異類之為人，或神有此明，而物乃目擊之事也。《經》云：“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既為人而生中國，又逢正法，尚千萬人中無一二皈依向慕者，況蠻夷外國。道化不行者乎？

### 《陳情表》

按：此係丘處機應詔由山東行到燕京後，因聞成吉思汗前往中亞西部指揮攻打花剌子模國，為求“俟駕回朝”而向大汗上呈的一份奏表。見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

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眾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兼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顛顛，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



## 《學仙記》

按：此文見於《金文最》卷三五，又見《全元文》卷一，自“業根深重”以下文字與玄全子編《真仙直指語錄》所收《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末段相同，蓋確爲丘處機之述作。今錄於下，以示其說影響之廣。

夫修身之道，抑亦多門，未遇明師，率難洞曉。世傳功法者，或存神注想，搖筋擺骨，呼吸吐納，吞霞服氣。殊不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門無旁，四達皇皇，若有所在，即有所不在，若無所在，即無所不在耳。復有論五行八卦，相生相尅，染須膏面，飲酒食肉。不知得道之士，面垢頭蓬，心灰形槁，內全性命，外逆人情，蓋《經》言“真道養神，而僞道養形”者也。又有爐火門庭，以燒煉爲事，多講藥材，少論陰德，積年有費，沒齒無成。不知了悟心地者，出神入夢，脫殼登仙，世皆有之，悉是虛空點化，非凡師所度。復有旁通技術，欲療飢寒，巧詐是生，欺慢是作。不知悟道者，黜聰明，絕聖智，返純樸，與萬物無私，乞化爲上耳。夫巧詐欺慢，即業根深重。業深不尽，道可冀耶？又有房中採戰之術，耗精亂神，敗德惑衆，名標鬼錄，跡墮豐都。《經》言：“長生至慎房中急，胡爲死作令神泣？”世人恣情貪欲者，身雖未死而神已泣矣！中牟白沙鎮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乃殺爾處。”此乃至言也。《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蓋清靜則氣和，氣和則神王，神王則是神仙之本，本立而道生矣。此爲內功，亦假外行。仙道貴實，人情貴華，仙道、人情，直相反耳。諸惡可戒，諸善可修。萬行周圓，一身清潔。終身無效，不生退怠。抱道而亡，不虧志節。大抵外修福行，內固精神。由外功深，則仙階可進，洞府可遊矣。古今成道者，皆

福慧相須，慧爲燈火福爲油。燈火無油則不明，慧性無福則不王。故達士寧損其身，不損其福。世之人雖天姿明敏，學海汪洋，若福行未加，則終不能探其道玄之妙。古今得道聖賢，道通爲一，福則有異。外功大者，仙位之高。外行卑者，階居其下。所以天上聖賢惡行之未廣，則重下人間，以償疇昔。人間濁惡，難修而功疾；天上清高，易處而功緩。軒轅久居天上，因議大行落在人間，先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濟物利生，功成乃仙去耳。至於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主者，悉是在世有功之人。大定初年之間，隴州一宦族李原通，安貧樂道，一日自言爲吳山縣土地。又解州平陸縣李德和，與衆結靈寶會，祭祀孤魂，有善功。忽夜夢青衣自空而降，賁天書開示曰：“授中條山土地。”李公曰：“一生好道，不得一下仙，而止授此職耶？”仙童曰：“三載秩滿，別昇福地仙官耳。”隴州海陽縣張三郎，死而復生爲吳山縣翟家男，稍能言即說張家事。張即求之暫還，既見家中老幼，辨之莫差。張埋錢一窖，曾無知者，直指其處。又言其宿世曾爲一雀，觸網而死；再世爲犬，齧麪，爲一婦刀斫死；三世爲羊，爲長子宰之祭神；四世爲翟家子。翟貧張富，翟嘗借九兩絲於張氏，既還而未勾其曆。張使重還，由此償宿債。又磁州道者李道明，旅寄沂水縣諸英村庵舍。當出家之始，落魄不羈，沉湎杯酒。忽夜夢人追往官府，庭列數具鐵枷，有孔無縫。前一人跪，鞠使叱吏枷之，左右乃搓首長細，僅入枷孔；復以手按圓大，枷不可脫。李拜跪哀訴無罪，鞠吏言：“汝既修行，尚爾縱欲耽飲乎？”遂釋之，出門即化爲鳶，飛翔於海。顧盼哀戚曰：“胡爲乎化此類耶！”天長海闊，力困而下，墮於水上。颯然驚悟，汗流遍體。然則人之爲異類，異類之爲人，或神有此明，而物有此化，故非偶然而然也，蓋行業之善惡所致耳。此乃目擊之事也。《經》

言：“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既爲人而生中國，又逢正法，尚千萬人中無一二皈依向慕者，況蠻夷外國。道化不行者乎？

### 《邱祖語錄》附《證道篇》

按：此《邱祖語錄》見清代道士傅金銓編《濟一子道書十七種》所收《邱祖全書》，後附明永樂年間潘靜觀撰《語錄後序》敘其來歷。此外，《邱祖全書》中還有署“邱長春真人著”的《證道篇》，其中有關於修真的詩詞雜頌多首。若從《邱祖語錄》所言“吾侍重陽師三十載，未沐一言之誨，若起嗔心，久爲下類矣”與元代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引丘處機言“俺惟與祖師（王重陽）結緣素深”等事實不同，以及《證道篇》言“《西遊記》，邱祖傳，指示真經在西天”諸言，其似爲後人僞作。不過，《邱祖語錄》的內容也多有見於《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等者，故其中文字也有反映丘處機思想的地方，所僞文句蓋屬後世編印者妄添。今姑錄之於後，供讀者參考。原刻本字跡多有不清晰處，以符號□代替。

長春祖師住燕京天長觀時，普說“道涵天地，神統百形”：“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神也，性也。有形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只有一點陽光，超乎劫數之外，在人身中爲性海，即元神也。故世尊獨修性學，煉育元神。可以滅而滅，說法四十九年，住世亦止七十載，人不以爲無壽，皆病而示疾，形壞也，血肉之軀也。可以生而生，百千億萬劫，度生無量，又何常滅哉？謂佛肉身至今存焉，可也。若論性不壞，即餓鬼、畜生皆堪成佛，有靈明處是也。心能造形，心能留形。法中有愛住世者，動經千百劫，心爲之也。若心根傷壞，轉眼便爲冥途矣。故有性存而心先死者，六道是也。有形亡而心存者，古來三教聖賢是也。今世祈長生者，不向本命元

神自發大願，乃從仙佛乞靈，是舍本而求末矣。究竟於我何與哉？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此無上大道，非區區延年小術耳。”

或問曰：“北宗道法，至吾師而大行。全真之盛，亙古未有。亦尚神通變化否？”師曰：“若好尚神通，便非大道。大道極平常，不作奇特想。只要心真，何事不辦？吾侍重陽師三十載，未沐一言之誨，若起嗔心，久爲下類矣。惟鞭策之甚，真爲愛我之切。故歸化時，方有‘此子可教，吾宗賴有大行’之句。後復得道兄丹陽馬大師接引。然後歸山煉心養性，三遭魔難而不動，沒於洪水而不知，虎臥於旁而不畏。初心真切，久之心空；心空性見，而大事完矣。遂出山度世化人。帝王禮拜，三官奉侍，僚望問道，至禮也！吾告之以‘清靜無爲，上帝好生’，一代仁厚之風皆從此二句起。上親書袍領，命藏諸內府，世授子孫，勅吾爲‘大宗師’，然吾心未嘗動也。生平不受人一拜，拜必答之。未嘗自登師席，黃童白叟，婦女宰官，侯王帝主，一切平等。西域諸方，稱吾爲‘震旦活佛’，聲教所及，要荒無間。自古全真之盛，未有及此。此豈有所作爲乎？不過性海中一點浮漚耳。天人自然感應，不尚神通。宮中有妖物，百法不靈，法師束手，請問於吾；吾時在山中，靜中微作念，彼物已攝入道光法鏡中，初不用雷神將帥、符圖印訣。邪不勝正理也，吾存其理而已。”

師示衆曰：“吾宗前三節，皆有爲工夫，命功也。後六節，乃無爲妙道，性學也。三分命工，七分性學。已後只稱性學，不得稱命功。方稱功，有爲之事也。功者，工也。有階有級，性何功哉？佛祖也只完得性學而已。今世人貪生之甚，希慕長生。究無長生者，心不真也。雖極勞形以養生，爲形起見□□□心。不合天心，何能

上壽？學人宜體念吾旨，誓發無上心，即爲無上之身。”

或問曰：“弟子性□□劣，堪學道否？”師曰：“吾《西遊記》首言：凡七竅者，皆可成真。吾子只六竅耶？”

師示衆曰：“世法用實，大道用虛。惟虛故明，明即慧也。慧非根生，心定而凝，心凝神現，性現人成。人非塊然者，元始與威音，若將二老作玄虛，亦是沉淪之下士也。要知有此心即有此性，二老不加，人亦不減。二老爲出世師，學人爲輪轉鬼，可不痛歟？要其間不過迷悟之殊耳。計以養身，即百計以昧心，心昧即性迷，性迷即神沒九幽。究之，身不過數十年，而神之迷悟動經千劫。一息之悟，即爲一年，若悟一日，已爲三萬六千期矣。其他可類推。若真能見性，即垂死一刻亦能破百千萬劫幽暗，況五官清明、四肢強健時乎？學者急須止念，念止則心定，心定則慧先生，慧既生矣，還須自涵於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中，□之方返於虛無真境。今學人皆理解，非心解，□□□光，非智光也，此所以輪轉人天、漂沉六道。若造惡之人，並無光彩，止有惡氣、厲氣，眼光□落，全體皆陰，墮入酆都矣。千祖出世，不通懺悔者，彼自無光，何能承祖光而接引哉？學者現有外光，機在目也。太陽流珠，將欲去人，順也。逆而內之，金華含包矣。有內光，迷而失之，六慾牽之，妄想驚其神也。不能片時清靜，爲有無顛倒耳。悟而超之，破除無始習氣，尋取最初種子，光燦圓陀也。衰哉！知者鮮矣。吾不敢見悟者，得見知者，可矣。”

或曰：“知與悟有不同乎？”師曰：“十分知，知及處即是悟境。知爲下手，悟爲究竟。”曰：“假如放下萬緣，一念不動，可是否？”師曰：“此體也，還有用在。”

師示衆曰：“人身一念一動爲一劫，此內外合也。內一劫，外一

劫應之。迷則剎那萬劫，悟則萬劫剎那，心上無歲月也。”

師示衆曰：“學人但能回光，即了生死。此光超日月，透三界。若無此光，天地亦冥頑不靈矣，萬物何處□生？此光即元始威音也。衆生輪迴者，因此光順出，作種種妄想，故幻出皮囊，積骸如山，積血如海。今一句說破，人自兩目外皆死物也。一目中，元精、元氣、元神皆在，可不重歟？眼光落地，萬古長夜。人在胎中，先生兩目，其死也，先化兩目。皆觀音大士八十一化，極其變現，而目不動，佛之神威，不能變在此處。衆生倒能變，未死時而目已變種種矣。”

或問曰：“回光與金丹工夫是一是二？”師曰：“回光不止金丹，即宗門真訣也。摩頂者，此也；受記者，此也。楞嚴二十四位圓通□，原有諦觀鼻端，心空漏盡，出入息化爲光明，證菩薩果，吾宗皆是此法。”曰：“每日將一時回光可乎？”師曰：“極少三時。”曰：“假如有俗冗，止能一時回光如何？”師曰：“真正一時也妙，一時已奪天地萬年之數。一日奔馳光散，即造羅酆千劫幽暗之苦，故冥界無甲子，動以千萬劫計，算數所不能及。”

或問曰：“佛所往生西方蓮池中有姓名者？”師曰：“不論姓名。華池即方寸也，蓮苞即性光也。身中□有佛國。”曰：“若□則淨土爲烏有矣？”師曰：“又是實有的，少不得的，以心造，以心應。”

或問曰：“弟子欲誦《金剛經》百千卷，以超度亡靈，如何？”師曰：“《金剛經》亦止念之一端，亦超度亡靈之一大法門也。只要真能止念，詞四句偈已完。”曰：“請問四句偈？”師曰：“如夢幻泡影。”曰：“或以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作四句偈，如何？”師曰：“亦可。”曰：“或以有句、無句、非有非無句、即有即無句作四句偈，如何？”曰：“亦可。惟拘不得，所以爲妙。若拘定某句，即着諸相矣。”

或問曰：“能仁謂之釋迦，如何是仁體？”師曰：“仁者，生也，一點生機。鳥啼花放，山色波光，俱爲造化。含之皆爲真地，舒之盡足陽春。一念不生爲仁體，萬行皆圓爲仁用。空則化，圓則通，通則四圍上下虛空，往古來今不外吾腔子矣。不特地獄畜生可憫，直視天人一爲雪涕，回視多生眷屬，多生冤仇，俱在慈光覆陰之中，到此方是能仁，方證如來果位。今從一枝一節起見，皆非大道。”曰：“弟子於靜中覺得大千如一黍，萬劫如一時光影，可以謂之仁乎？”師曰：“總不在擬議，得之心上，實實行去，可也。今日天氣清和，晴光正好，可各行樂，無負良辰。況□□勝友，樂莫大焉，發揮精神，百病不生，即此也是仁用。”

師示衆曰：“吾宗惟貴見金，而水火配合其次也。人要以息心凝神爲初基，以性明見空爲實地，以忘識化障爲作用，回視龍虎鉛汞皆法相而不可拘執。不如此，便爲外道，非吾徒也。”

師示衆曰：“學人既有入路，即宜退藏於密，直從念頭上洗刷。天理愈微，益見人心之難克；人欲將盡，復見天心之杳渺。可參之，可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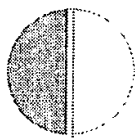
或問曰：“弟子欲辭家學道，奈世緣未了，功名未成，再遲數年如何？”師曰：“子既欲嗣吾宗，名利二字須要看淡。子欲問道，宰相之位可辭。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各人勉諸，不然他日無由見我。仙鬼殊途，光陰如電，一彈指而白髮星星矣。增一年，去鬼日近，色身易壞，真性未修，如何！如何！”

師示衆曰：“修真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下功，全拋世事。但克己存心於道，皆爲致福之基。然道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功，卒難見效。所以道：剎那悟道，須憑長劫煉魔；欲悟一心，必假圓修

萬行。今世之悟道，皆宿世之有功也。人不知夙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身成功，以爲塵功虛設，即生退怠，甚可惜也！殊不知，行住坐臥心存於道，雖然心地未開，時刻之間皆有積累。功之未足，則道之不入。如人大寶明珠，價值百萬，我欲買之而錢數未及，須日夜經營，勤求儉用，積聚錢物，或三千五千，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所積之錢，且得使用。比於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行者亦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挈，方之無夙根者，不亦遠哉！”

或問：“一意不離方寸如何？”答曰：“此真空也，難言難說。待彼心上除了一分，有一分功，除了十分，有十分功；除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有一分未除，不名清靜。直須除盡，聖賢向汝心上較勘，自有真師來度。火者，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也。雲門曰：‘初禪念住，二禪息住，三禪脈住，四禪滅盡，入乎大定，與物不交，七百年老古錐也。’妙哉！妙哉！塵勞見後，若做些小，亦是外行。不可尋他，不可避他，雖是應物，不可看他。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難處做過，乃是功行。靜處做好，鬧處做更好。汝等後生，但守歲月，兼降色心。我下七年苦志，比他人七世工夫也。初煉睡，纔昏，出人行動，來來去去。初時，出入三四十遭，後習至七八遭，性子長明，不曾昏睡。俺曾計較一日十二時中，初八箇時辰不教昏，後至九箇十箇時辰。須當不過，不敢放令自在，教昏些小，恁般過日月，自後七八日全不合眼，只吃三二分飯。雖煉睡，亦煉心；若不煉心，不濟事。馬師父云：‘稍令自在，神丹漏。略放從容，玉性枯。’若人每到神定氣和之間，覺內腎熱，薰蒸四大，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我昔三次撞透天門，日月自別，直下看森羅萬象。”言訖而悔，謂曰：“不可看他。”





## 《語錄後序》

古聖利生，本無定法，要在因時赴感、迎機啓化而已。時節未到，雖欲洩之而不可；時節既到，雖欲秘之而不能。所以《陰符》啓于魏代，《文始》著跡于元初。時節因緣，若或使然，非可強而致也。長春遺錄一篇，所說皆無上妙道，大約令人不歷階級，直下見性，不但絕無從上龍虎鉛汞諸家丹經伎倆，亦絕近來葛藤公案諸家語錄習氣，確是我祖最後微言，不可思議者也。其徒珍藏之，但傳高足，勿落人間，是以世人罕聞罕見。今所傳者，乃龍門嫡嗣碧虛張祖得諸其師，而手授我雲陽老師者也。我師自得此篇後，默默行持，不輕示衆。即不肖觀，從之二十餘載，未嘗寓目，其秘可知也。歲在丁未，上邱祖法相，閣上光明煥發，因而法會雲集。一日，我師忽出是篇，示二三同志曰：“此無上法寶也，子輩珍藏勿洩。”觀一見，不勝驚喜，頂禮拜受而卒業焉。天不愛道，此篇乃出，其將嘉惠後學乎？蓋祖書傳世者，向來有丹經、語錄兩種。丹經半爲旁門附會，頗失其真，其不雜者僅得《青天歌》一篇。語錄雖與馬、譚諸真並存《道藏》中，今世所傳者，寥寥數則而已，未若是篇之洞明宗要、字字金針，得者可以印心，未得者可以悟入，爲能當機而破惑也。矧年來海內成道者，如日之方昇，不可阻遏，《清靜》、《陰符》、《道德》、《參同》諸經並南北二宗諸書，業已次第行世，此編絡作枕中鴻寶乎？惺庵莊子因讀此錄，忽有所悟，遂發願付梓流通，公其海內，雲陽師笑而諾之。豈非因時赴感、迎機啓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觀遵師命，董校正之役，謹述緣起，用告同人，並願同人隨其根器而各有得。利根上智，從此不歷階級，直下見性，則作者、述者、流通者、讀誦者俱從此篇結局。不可思議，大歡喜緣，此義深遠，吾不得

而知之矣。

皇明永樂十三年龍門弟子潘靜觀拜序。

附：《證道篇》

邱長春真人著 貞陽子臨川李拱辰敬

西江月十六首

百歲光陰迅速，功名富貴浮雲。到頭總向北邙行，只待無常悔恨。

大道金丹有據，原非虛幻無憑。人能得訣好修真，及早尋鉛接命。

莫把無爲是道，須知有作方真。餐霞服氣總難成，到老盲修瞎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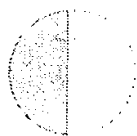
天地化生萬物，不離二氣氤氲。鼎爐妙用法乾坤，歷歷金丹可證。

三百《陰符》妙語，五千《道德》靈文。相傳一味水中金，呼谷傳聲響應。

莫謂根基淺薄，甘心墮入迴輪。志堅勇猛事皆成，繼美前賢往聖。

既破純陽混沌，身中四大皆陰。先天一炁莫由尋，錯了修真路徑。

要覓金烏玉兔，求之總在紅塵。深山鹿豕不堪親，同類施功方穩。



道本有爲有作，原非枯坐空頑。修丹何必棄家園，混俗和光取便。

我自聞師口訣，方知本本水源。教人□□更尋天，太乙金仙立見。

□□□□龍虎，錯將肝肺妄傳。己身玄牝豈能全？強□□心靜斂。

天地生成造化，人人盡可還丹。乾坤到處百花鮮，認得方能採煉。

煉已工夫趁早，藥材不外真鉛。西山白虎用心牽，須要防危慮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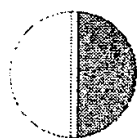
復卦陽生至寶，蟾光正吐中天。河車運轉莫留連，便是填離取坎。

無力安能辦道？有資方可尋鉛。玄珠一得即天仙，清濁水源須辦。

順逆乾坤復姤，陰陽妙竅難言。月圓正好會嬋娟，穩步蓬萊閬苑。

□子純陽乾體，元精剖破成離。從茲四大變陰軀，還返須參周易。

自有天根月窟，往來復姤誰知？回頭及早訪明師，指破坎離交濟。



莫把修丹看易，無師坐破蒲團。藥材火候少真傳，妄洩天機受譴。

世上黃縑千萬，試看那箇成仙？祇因執著坐枯禪，強把身心靜斂。

震兌東西間隔，全憑戊己媒人。三家一體意相親，方有靈砂接命。

虎尾誰敢輕履？履之降伏其心。毫釐有失喪其身，焉望超凡入聖？

精氣神爲至寶，持心緊固牢藏。築成基址似金剛，烹煉工夫得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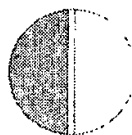
陽火陰符子午，抽添火候相將。陰軀□盡換純陽，霹靂一聲響亮。

訪道西南之位，施功同類相求。朝歡暮樂自悠悠，恩愛夫妻匹偶。

外若春溫內冷，百花林裡綢繆。珠還合□把工收，方許深山獨守。

天地一陽來復，人身三日看經。月明瑩淨遇鉛生，過後仙緣無分。

堪嘆無師之輩，堅心要出紅塵。深山獨坐煉孤陰，那有陽丹接命？



萬紫千紅花放，人間無地不春。活子時現藥苗新，採取要師指引。

大藥人人俱有，煉成箇箇飛昇。丹經強立許多名，妙道焉敢明論？

藥物斤兩二八，調和鉛汞殷勤。依時採取定浮沉，莫放虎龍順性。

至寶家園下種，何勞物外搜尋？深山木石不相親，只落一身是病。

### 雜 詠

嘆孽海茫茫！欲修西方，居心也算出尋常。可憐陰魂□□□，  
□及級陽。

快□是仙鄉，頻飲瓊漿，乘鸞跨□□□□。只須吞金丹一粒，  
壽與天長。

□□□□□，蓮□□生，眼前大道可飛昇。早修法財尋□□，  
煉□□□。

□透陰陽情，手握乾坤，玄珠立得水中金。一紀功成人事畢，  
浩劫常存。

得訣好看書，丹經合符，張騫有路見麻姑。弱水三千許穩步，  
無勞問途。

未知真烏兔，龍虎混呼，空將枯坐老居諸。不識陰陽都是錯，

怎到蓬壺？右調《浪淘沙》

著甚麼來由？一世空忙不肯休。金玉高山斗，勳業到王侯。  
這富貴畢竟誰長久？試想想，這形骸憑氣伴守，這光陰似箭難留，  
全不思易白少年頭。

大限臨時無處走。既得人身，怎甘與草木同朽？成仙佛事真有。  
實能穀超脫輪迴。何不尋師訪友？右調《步蟾宮》<sup>①</sup>

仙悠久，只因好飲長生酒。長生酒，從今看破，西南走走。

竅中覓竅君知否？天外尋天拏月手。拏月手，降龍伏虎，八八  
七九。右調《憶秦娥》

《陰符》《道德》，色即是空空是色。《悟真》《參同》，無非姤女  
與金公。

寒來暑往，循環復姤如觀掌。逆順存亡，要向蟾宮見太陽。右調  
《減字木蘭花》

關山遠□覓知音，未就丹財道怎成？一片婆心思度世，滿腔熱  
血未逢人。煉鉛無計言非謬，得藥忘年事□□。舍衛祇園□可到，  
願求長者給孤貧。

快□□□羨佛仙，金丹未得也情牽。尋常作事何曾異？動靜

---

① 該詞雖題為《步蟾宮》詞調，但與清人萬樹《詞律》等所收《步蟾宮》諸  
調不同，蓋為《證道篇》作者新創。

營爲竟不然。冬雪秋霜心自冷，蒼松翠栢體原堅。人人本有長生路，只是無緣怎敢傳？

嘆世紛紛逐利名，阿儂獨欲脫凡塵。本來嗜好殊同類，莫怪驚疑不易成。苦海舟中無路出，蓬萊山上少人行。一朝跨鶴超三界，方顯金丹大道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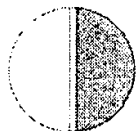
芳菲紅紫百花香，未遂圖謀問彼蒼。塵世誰尋延命酒，我今獨覓返魂漿。年來頓覺精神減，何日方能龍虎降？大志空懷潛自念，眼前辜負好春光。

人生得意如花好，花開恨遲謝恨早。百歲光陰能幾何，幼壯轉眼成衰老。可憐紅顏美少年，北邙山下埋荒草。何不學仙超輪迴？丹經朗朗如月皎。《參同》本有長生訣，談道人多明道少。

丹經閱遍旨幽微，怪得修行道路迷。未悟陰陽真妙理，莫言玄牝立根基，雌雞自卵難難覆，怨女無夫怎□□？尋得蓬萊真正路，功成一紀莫嫌遲。

□□枯坐道心堅，不遇真師莫強參。錯認虎龍爲肝肺，蒲團坐破也徒然。

欲求大道出塵凡，先煉鎔錫後煉鉛。待到一陽初動候，坎離交濟結成丹。



## 丘處機學案

死裏求生事最難，恩中割愛莫心酸。牽將白虎歸家養，制伏須求法口傳。

仙佛原來共一源，蒙師指破妙中玄。待時常玩西江月，方信蓬壺別有天。

不學參禪不誦經，但求一味水中金。依時得遇黃金佛，跳出娑婆世界塵。

接命方兒奇又奇，猶如樹老接新枝。歸根復命長生藥，不是草根與樹皮。

煉己工夫心要堅，心堅方可虎龍蟠。曲江月色瑩清候，急採元珠一粒還。

還丹要妙築基先，築得基牢壽命延。延壽須飲延命酒，飲將一得返童顏。

微妙真經在口傳，人能得法可成仙。欲知竅內竅中竅，月在當頭星在天。

月在當頭星在天，陰陽妙處豈言傳？人將紙上尋文字，看盡丹經也罔然。

玄珠皆說靜中求，日夜如癡獨坐修。今聞師指真奧妙，教人同



類好營謀。

修仙妙訣本無多，恐洩天機怎奈何？欲向人間留秘訣，萬般比喻詠詩歌。

真鉛一物最奇靈，吞入黃房煉幻形。太極丹經千萬卷，先天一炁要人明。

還丹下手煉已難，煉得心如霜雪寒。待到一陽初動候，速將鉛汞結成團。

自從識透這玄機，方信孤修總是癡。今赴神州且混俗，原來屋下有天梯。

要煉精氣神，緊固休漏洩。基址築堅牢，仙根由此立。娥眉山  
上星，北海潮中月。天機師秘傳，莫與凡夫說。龍虎不馴良，龜蛇  
難蟠結。絕裡力尋生，死中來覓活。金木定浮沉，聖凡分順逆。欲  
求天仙者，毫髮不差忒。服氣與咽津，房中御女術。三千六百條，  
旁門中之賊。金丹從外來，固非自己物。二氣感遂成，運入黃房  
室。溫養費工夫，嬰兒從此出。

玄中妙，妙中玄，參透方能稱大賢。世人修道將家棄，我□修  
丹混俗□。因何故？不一般，只因識破這機關。六祖潛蹤在獵戶，  
紫賢得訣棄林禪。赴神州，居赤縣，爲覓真鉛了大還。古佛聖仙由  
是路，原來藥物在人間。金隔木，汞間鉛，姤女嬰兒各一邊。全憑

戊己爲媒娉，配合夫妻道不偏。龜蛇結，龍虎蟠，陰陽二炁轉循環。一得玄珠人事畢，功成隨作佛聖仙。僧坐禪，道坐圓，孤陰獨陽豈能全？雖然坐得陰神出，宅舍原不耐口堅。另奪舍，把胎遷，猶如投石到深淵。惟有純陽真種子，能同天地壽齊年。紫陽翁，《悟真篇》，盡把《參同》奧旨宣。《西遊記》，邱祖傳，指示真經在西天。丹經朗朗如日月，世上愚迷何處參？度人苦海慈悲願，得訣請君上法舫。

### 《邱祖訓文》

按：此《訓文》載於陝西留壩縣張良廟中《留侯廟接管沔縣武侯祠墓碑》下段。碑爲清同治八年甘肅蘭州府河州萬壽觀道人王鳳陽書，陝西紫柏山留侯廟監院任永真勒石。碑全文見樊光春著《長安·終南山道教史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吾教門人後輩知悉：爾等悟士，既投玄門之大道，必通夙世之善根，一證今生之善果，二修屢劫之不附，實有出世之真心，當遵太上之法律。當（嘗）閱門人，祇圖道教以度生，不知玄科有禁戒。夫粒米、文錢，俱皆大有所關，此乃是世人膏脂，農夫血汗，非用心而難成，豈無功而可受？汝等後代人，不自揣諒，不肯專修，祇說此門無功，便隨外境有意。或奸盜邪淫，損人利己；或喫酒賭錢，違師敗教；或燒點假術，騙哄迷人；或歸依傍（旁）門，譏謗正道。似這等種種不仁，豈是出家所爲之事？且不言吾門後學之過，況天神有過，則遷其位；地祇有過，則降其職；神仙有過，則墜其塵；鬼魅有過，則滅其跡；君王有過，則失其國；臣宰有過，則加其戮；士人有過，則削其名；庶人有過，則略其福；一切有過惡，各有所歸。何況你等作孽

之者，豈無有報？吾勸後學門人，自當閑處揣心，出家者所爲何耳？蓋爲看破塵緣輪迴生死之苦方纔進道，豈肯返造愆尤，重增孽債。若常尋思改過，當依初心而行，起意而守，立志進道，下苦而修。法有三乘，各稱前根所積，量力而行，方是出家之道路也。夫上乘者，修真養性，苦志參玄，證虛無之妙道，悟金丹之大理，發天地之正氣，出塵世之冤愆，廣施恩義，多行方便，祇候三千功滿、八百行圓，然後身超三界，位列天仙，跨鸞鶴而朝金闕，乘雲霧而赴瓊筵，千真薛敬，萬聖讚嘆，魔王伏匿，鬼神欽仰，與天地同體、日月同光，豈不爲出世之大丈夫哉！中乘者禮懺誦經，秉燭演教，誦太上之玄科，拜天尊之寶號，志心志忑於聖前，虔誠齋戒於廊廟，清靜身心，闡揚大道，一念純真，常行久操，亦以功滿德就，臨命終時必有善神擁護，或送轉皇宮，或投生宰府，或作相而位列三臺，或爲君而名登九五。那時萬民敬迓，四海歸服，人中殊勝，豈不尊乎！下乘者建宮蓋觀，印經造像，修橋補路，施茶奉湯。戒殺放生，存慈悲之心；捨藥施財，絕慳貪之妄。或尊師敬友，接待往來，或焚香禮聖，亦待功行庶完，數盡壽終，即有仙童引送，脫化陽世爲人，生於富貴之家，受用隨心所欲，一生享福無窮，那時豈不快哉！此是三乘修爲，各有福果相證。若學道門人，汝難禁酒色財氣四景之好，祇可回家還俗，染苦爲樂，任你所爲，隨心所作，豈不脫灑。何必久戀玄門，迷而不醒，造下無端之罪，安逃還報之苦？亦當思想其情有夙因者，可以深入；無善根者，可以速退。若是不然，造下加倍，吾深憐憫，爲此訓焉。再有見字回心，聞言轉念，從發丈夫之剛志，速改前愆，勇猛精進，見者醒悟，聞者開發，醒恆者迴光之心也，開發者返照之意也。如不早覺，必定永失輪迴，常沉苦海，一墮冥途，化爲異類。到此之時，悔之何及！祇恐今生錯過，萬劫沉輪，大道難遇也。

## 丘處機佚散詩詞

### 瑤臺第一層

按：該詞是丘處機在大定二十八年（1188）五月得金世宗召見於長松島時應制而獻之作。詞見明《正統道藏》本《金蓮正宗記》卷四。

寶運龍飛，當四海、群仙降跡時。萬機多暇，三靈協贊，不動檣旗。玉樓金殿廣，間月臺、風榭臨池。靜無爲，泛綵舟鳴棹，涼簟枰碁。

深惟。前王創業，太平難遇道難期。會逢天祐，遐荒入貢，玄教開迷。坐朝垂聽暇，伴赤松、談論希夷。勝驅馳，向人間一度，天外空歸。

### 水調歌頭

按：該詞是丘處機從陝西龍門返回山東棲霞後，於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在芝陽設黃籙醮時所作。詞見元大德九年刊史志經編《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日本東京：八木書店影印《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昭和五十六年〔1981〕）。

先帝臨樞極，吾道出函關。縱橫萬里古今，千聖可能攀。截斷紅塵岐路，撞透青霄雲霧，揮洒動天顏。

天下信心士，流轉滿瀛寰。人心喜，天魔阻，十年間。一時慶會大開，門戶倚燕山。海上三州一變，陝右群魔俱喪。高會列仙班。仙道永無礙，齋醮任循環。

### 青玉案

按：該詞係丘處機在山東主持太虛觀期間，於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應

道衆邀遊鼇山(嶗山)時作。詞見史志經編《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

乘舟共約煙霞侶，策杖尋、□高步。直上孤峰尖險處，長吟法事，浩歌幽韻，響遏行雲住。

憑高目斷周回顧，萬壑千巖下無數。匝地洪波吞島嶼，三山不見，九霄凝望，似入鈞天去。

### 蒲察大使索海市詩

按：該詩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其校記引《嵩陽石刻記》言：詩末署“丘立”二字，無名；“立”字鈐“玄門演道宗師之印”，相傳爲丘祖(處機)。蒲察大使者，蓋爲丘處機弟子蒲察道淵。

應天以實不以文，人間世事徒紛紛。一自元豐感靈應，百年異代殊無聞。山東安撫心好道，一過蓬萊問□草。深期恍惚通仙靈，不見嘉祥□懷抱。是時巨海風濤息，萬里涵空觀天碧。天邊和氣生紫煙，海上群山削青壁。層城異木當頭現，甲馬神兵隨後變。雲幢煙蓋出山□，寶閣瓊樓浮水面。參差有若蓬萊宮，□移三山出海東。鶴駕飄飄近西岸，來向清時振道風。

### 無俗念

長春真人讚武官梨花

按：該詞見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其注文曰：“詞一闋在碑陽，凡八行，行十四字……詩一首在碑陰，凡九行，行十七字。”因後者又見《磻溪集》卷三，故茲不錄。

春遊浩蕩，是年年，寒食梨花時節。白錦無紋，香爛漫，玉樹瓊葩堆雪。靜夜沉沉，浮光藹藹，冷浸溶溶月。人間天上，爛銀霞照通徹。

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舒高潔。萬化參差，誰通道，不與群芳同列。浩氣清英，仙材卓犖，下土難分別。瑤臺歸去，洞天方看清絕。

### 無 題

按：該詩是丘處機於金朝“胡沙虎之亂”後所作，見史志經編《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玄風慶會圖說文》又言：“初，大安辛未（1211），天兵入塞，師詣闕進詩長篇二十四句，見《鳴道集》，將拯百六之運。值紇石烈亂，不果其志，又有詩云……”故其或為《鳴道集》佚詩。

日暖風和景色新，天教東下去遊春。  
不能救得群生苦，且樂飄蓬自在身。

### 題 天 壇

按：該詞見清郭元釭編《全金詩》，又見顧嗣立編《元詩選》二集。

四面諸山若附庸，突然中起最高峰。每看晴日移壇影，常說寒潭臥黑龍。

沆瀣要和千歲藥，茯苓先斲萬年松。擬尋活計參真趣，又隔煙蘿第幾重？

### 沁 園 春

讚 佛

按：該詞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據金刻本影印之《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卷三（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金代以後此詞不再見於丘處機的詩集，蓋因佛道關係曾一度惡化之故。

淨梵王宮，太子慇懃，雪山六替。把世情我態，絲毫斷念；雲根水谷，麻麥充饑。芥納須彌，毛吞大海，自古男兒了悟時。超生滅，

任循環宇宙，不管東西。

圓成無得無知，信法界空空寂滅機。又勿勞習定，安禪作用；偷閑終日，打坐行治。大理無時，真功非相，動靜昏昏合聖規。無高下，但能通般若，總證牟尼。

### 西江月

按：該詞見《清河書畫舫》卷六引元陶宗儀《書史會要》言，但查《書史會要》並無此詞。今錄自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屈指追思前世，低頭省悟今望。今生若不做修行，又與輪迴作爭。

幸遇真常要妙，點頭莫故昏蒙。便揮寶劍殺三朋，說得龜蛇火遁。

### 神清觀十六絕並序

按：此《十六絕》見錄於民國宋憲章修、于清泮纂《牟平縣志》卷九《藝文》。現仍立於崑崙山神清觀的元《□□神清宮記》碑載長春真人曾來此並“賦詩一十六首，載之□□□”，由此可知其確為丘處機作品。原題後有注言神清觀“原名全道庵”，並記這些詩詞乃“貞祐二年作”。

姑餘之西，蒼山之東，全道庵者，形勢之地也。氣象恢宏，峰巒巉絕，大石長松，莫知其數，蓋貞祐元年東牟彭城先生首勅也。大定六年，予自棲霞而來，泊八年，重陽尋至。後因西邁，偶歷關中二十餘年。重遊此地，睹其嵌巖突兀，千變萬狀，不可名目，選其磊落孤高出群者，標以名耳。全道庵北東西橫崗曰長松嶺。嶺之東角曰望海臺，臺之下一大石曰葆真巖，巖之西曰海潮巖，巖之西南有石曰昇仙臺，臺之西南曰風雲石，石之西南曰雲陽頂。洞之前絕頂

曰連雲峰，洞之西北隅嵯峨大石曰落霞石。洞之背曰瑞煙巖，洞之東半里許，有一大石曰獅子石。庵之東橫崗曰臥龍坪，庵之前橫崗曰仙遊嶺。大澗之東，半峰並起曰天門山。其餘群峰深秀，不能盡舉。

我昔拋家住此山，潛身幽谷大定間。六年舍俗來遊洞，九載隨師去入關。

不到山家十五年，山中何事不更遷？故人迤邐消磨盡，獨有群峰上刺天。

山雲勃勃湧驚濤，海水漫漫浸巨鼇。極目下觀千萬里，扶桑依約見蟠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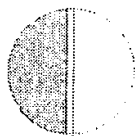
陝右真仙到海涯，海山豪傑盛參隨。居庵化作神清觀，大教流行滿四維。

謾謾長松匝坐圍，峨峨怪石吐雲飛。雲飛下入東洋海，導引靈仙鶴架歸。

白石磷磷繞澗泉，青松鬱鬱鎖寒煙。碧桃花發朱櫻秀，別是人間一洞天。

松風別有一般清，入耳何人不快情。高臥碧巖懷抱冷，遊仙時復夢魂驚。





麻姑不自蔡經傳，祇是東方後學仙。仙骨至今身尚在，三洲敬奉一千仙。

碧洞煙霞苦不深，紅塵車馬卒難尋。清溪道士無人識，坐嘯雲中閱古今。

海上名山不可名，山饒草木及黃精。崑崙峭拔連雲漢，地產松巢與茯苓。

羅列群山培塿多，姑餘高聳出陂陀。太平直與撐天翠，五嶽高標未見過。

東海周流如碧環，三洲蟠屈幾多山？不如此地多靈顯，解使他州悉往還。

雲旗冉冉下清都，羽蓋飄飄出太虛。直至洞前山頂上，坐觀溟渤講天書。

西北神光燦爛開，金仙阿母下瑤臺。靈幡絳節東南指，頃刻祥雲又到來。

蓬島仙家住處深，燕昭漢武不能尋。忽聞上帝雲輿降，控鶴齊來聽法音。

海曲山阿洞府低，蓬壺閬苑海東西。仙人玉女時迎集，不讓桃源過客迷。

### 邱祖內功周天火候歌訣

按：該《歌訣》載於民國陳櫻寧主編《仙道月報》第六、九、十、十一期（1939年），署“靈玄子注、戴繼先錄”。注者未述《歌訣》之來歷，惟對其有較詳細之注解。今僅錄其正文，而不錄注文，供大家參考。

靜極而動兮，一陽來復。藥產神知兮，妙訣通靈。微陽初生兮，嫩而勿採。藥物堅實兮，十五光盈。時當急採兮，莫教錯過。久而望遠兮，採之無成。氣馳於外兮，神亦馳外。神返於根兮，炁亦回根。炁回將盡兮，採封候足。子時起火兮，須要分明。如何云火兮，後天呼吸。如何用火兮，呼降吸昇。用火玄妙兮，如無似有。行火鼎內兮，息倣真人。火須有候兮，數息出入。名為刻漏兮，用定時辰。自子至巳兮，六陽用九。三十六息兮，採取進昇。自午至亥兮，六陰用六。二十四息兮，退降煉烹。卯陽沐浴兮，陽火宜進。酉陰沐浴兮，陰符宜停。不降不昇兮，沐浴景象。較大周天兮，略有微形。周天三百兮，除卯酉數。三百六十兮，連卯酉名。再加五度兮，四分之一。以象閏餘兮，周天一巡。復歸於靜兮，依然沐浴。神靈炁穴兮，再候陽生。行之既久兮，精返為炁。迴風混合兮，百日工靈。六根震動兮，七日口訣。大周天起兮，再問迷津。

## 參考文獻

### 一、史志文集

《礪溪集》，《道藏》本，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礪溪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長春真人西遊記》，《道藏》本。

《玄風慶會錄》，《道藏》本。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日本）東京：八木書店影印《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昭和五十六年（1981）。

《大丹直指》，《道藏》本。

《邱祖全書》，見《濟一子道書十七種》，《藏外道書》本，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

《攝生消息論》，《道藏精華錄》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

《甘水仙源錄》，《道藏》本。

《金蓮正宗記》，《道藏》本。

《七真年譜》，《道藏》本。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道藏》本。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道藏》本。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道藏》本。

《金蓮仙史》，《十大古典神怪小說》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道藏》本。

《重陽全真集》，《道藏》本。

《重陽教化集》，《道藏》本。

《重陽分梨十化集》，《道藏》本。

《重陽立教十五論》，《道藏》本。

《洞玄金玉集》，《道藏》本。

《水雲集》，《道藏》本。

《雲光集》，《道藏》本。

《太古集》，《道藏》本。

《仙樂集》，《道藏》本。

《雲山集》，《道藏》本。

《全真清規》，《道藏》本。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道藏》本。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道藏》本。

《真仙直指語錄》，《道藏》本。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道藏》本。

《鳴鶴餘音》，《道藏》本。

《青天歌註釋》，《道藏》本。

《邱長春真人青天歌測疏》，《藏外道書》本。

《碧苑壇經》，《藏外道書》本。

《金蓋心燈》，《藏外道書》本。

《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藏外道書》本。

《白雲仙表》，《藏外道書》本。

《仙佛合宗語錄》，《藏外道書》本。

《會心外集》，《藏外道書》本。

《龍門正宗碧洞堂上支譜》，清光緒二十四年何圓清重輯，1946年寇理常續輯，手抄本。

[日]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藏外道書》本。

李養正編：《新編北京白雲觀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至元辯僞錄》，見《乾隆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

《西遊錄》，向達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南村輟耕錄》，《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湛然居士文集》，《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遺山集》，《四庫全書》本。

《秋澗集》，《四庫全書》本。

《道園學古錄》，《四庫全書》本。

《弇州續稿》，《四庫全書》本。

《樵李詩繫》，《四庫全書》本。

《大金集禮》，《四庫全書》本。

《留溪外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南畝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金文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2002 年。

宋憲章修、于清泮纂：《牟平縣志》，《中國地方志叢書》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劉兆鶴、王西平編：《重陽宮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

王忠信編：《樓觀臺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吳亞魁編：《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

## 二、研究成果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廣州：余富文齋，清光緒己卯年

(1879)。

丁謙:《元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考證》,杭州:浙江圖書館編刻,1915年。

丁謙:《元耶律楚材西遊錄地理考證》,杭州:浙江圖書館編刻,1915年。

王國維:《長春真人西遊記注》,《藏外道書》本。

周紹賢:《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

閔智亭:《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金元高道傳》,北京:中國道教學院,1990年。

[日]蜂屋邦夫:《金代道教の研究—王重陽と馬丹陽—》,(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

[日]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

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趙益:《丘處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唐代劍:《王嘉丘處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周曉紅:《丘處機傳》,北京:京華出版社,2002年。

趙衛東:《丘處機與全真道》,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

張曉松:《丘處機大傳》,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年。

趙衛東輯校:《丘處機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

[日]蜂屋邦夫著、欽偉剛譯:《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北平：勵耘書屋，1934 年。

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研究生論文，國立北京大學編：《國學季刊》四卷二號（1934 年，抽印本）。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日]吉岡義豐：《白雲觀の道教》，（日本）東京：新民印書館，1945 年。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姚從吾：《東北史論叢》（上、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76 年。

蕭啓慶：《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臺北：精華印書館，1966 年。

[日]窪德忠：《中國の宗教改革——全真教の成立》，（日本）京都：法藏館，1967 年。

孫克寬：《宋元道教之發展》，臺北：東海大學出版社，1968 年。

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中國道教協會研究室編：《道教史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王明蓀：《元代的士人與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三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法] Kristofer M. Schipper, *The Taoist Body*, Translated by Karen C. Duval,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鄭國強:《全真北宗思想史——王重陽、邱處機對教理的發展》,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

王光德、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北京:華文出版社,1993年。

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

蕭啓慶:《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樊光春:《長安·終南山道教史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西平、陳法永主編:《重陽宮與全真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郭武:《道教與雲南文化——道教在雲南的傳播、演變及影響》,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

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張廣保:《唐宋內丹道教》,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樊光春:《陝西道教兩千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

郭武:《全真道祖王重陽傳》,香港:中華書局,2001年。

孔令宏:《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王育成：《明代彩繪全真宗祖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

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陳耀庭、盧國龍：《全真道學術研究報告——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全真宗旨論》，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 年。

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 年。

任法融、樊光春主編：《道衍全真》（《紀念丘處機創建龍門山場 820 周年學術報告會文集》），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2004 年。

[美] Stephen Eskildsen,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y Quanzhen Taoist Mast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法] Kristofer Schipper &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Vol. 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吳國富：《全真教與元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牟鍾鑒等：《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

周立昇主編：《全真道文化叢書》（《王重陽集》、《馬鈺集》、《丘處機集》、《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

吳亞魁：《江南全真道教》，香港：中華書局，2006 年。

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陳宏銘:《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申喜萍:《南宋金元時期的道教文藝美學思想》,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王欽法、王濤:《崑崙紫氣——全真道始於膠東歷史探秘》,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美] Louis Komjathy, *Cultivating Perfection: Mysticism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Early Quanzhen Daoism*, Leiden: Brill, 2007.

[法]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 ~ 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多元視野下的全真教”專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年。

左洪濤:《金元時期道教文學研究——以全真教王重陽和全真七子詩詞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

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楊世華、潘一德編著:《茅山道教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清]朱彝尊:《詞綜》,清光緒壬寅年(二十八年,1902)刻本。

[清]王奕清:《欽定詞譜》,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

[清]萬樹:《詞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美]Mircea Eliade,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New York: Harcourt, 1959.

[德]Rudolf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59.

[法]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美]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美]Peter L.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 附錄：有關丘處機研究之成果目錄

按：有關丘處機與全真道的學術性研究，至遲自清末陳銘珪（陳教友）著《長春道教源流》就已開始。民國年間，一些中外學者如王國維、陳垣、姚從吾、孫克寬、小柳司氣太、吉岡義豐等也對全真道及丘處機多有研究，並出版了不少優秀成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有關丘處機與全真道的研究更是蓬勃發展，湧現出了大量的學術成果。以下目錄所涉，多為直接與丘處機事跡、著述、思想、法嗣等相關的研究成果；而其他有關全真道的研究成果，因數量太多而難以備錄，僅能酌情選錄 2009 年底之前的一小部分與丘處機有較多關係者。因時間倉促，遺漏在所難免，望待來日補足。

### （一）專著 文集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廣州：余富文齋，清光緒己卯年（1879）。

丁謙：《元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考證》，杭州：浙江圖書館編刻，1915 年。

丁謙：《元耶律楚材西遊錄地理考證》，杭州：浙江圖書館編刻，

1915 年。

張相文：《西遊錄今注》，北京：中國地學會編印，1921 年。

王國維：《長春真人西遊記注》，《藏外道書》本。

[英] Arthur Waley trans. ,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The Journey of the Taoist Ch'ang Ch'un, from China to the Hindukush at the Summons of Chingiz Kha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1931.

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研究生論文，國立北京大學編：《國學季刊》四卷二號（1934 年，抽印本）。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日] 吉岡義豐：《白雲觀の道教》，（日本）東京：新民印書館，1945 年。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相關部分），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姚從吾：《東北史論從》（上、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76 年。

[日] 窪德忠：《中國の宗教改革——全真教の成立》，（日本）京都：法藏館，1967 年。

孫克寬：《宋元道教之發展》，臺北：東海大學出版社，196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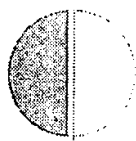
陳正祥：《長春真人西遊記的地理學評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學研究中心，1968 年。

[法] 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著、馮承鈞譯，《中國之旅行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

陳志濱：《全真仙派源流》，臺北：全真教出版社，1974 年。

[日] 野上俊靜：《元史釋老伝の研究》，（日本）京都：朋友書店，1978 年。

周紹賢：《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

陳良：《隨成吉思汗西行的耶律楚材和長春真人》，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 年。

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紀流：《成吉思汗封賞長春真人之謎》，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8 年。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王沐選編：《道教五派丹法精選》第四集，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 年。

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齊守成校點：《全真七子全書》，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 年。

樊保良：《耶律楚材及其〈西遊錄〉雜議》，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 年。

閔智亭：《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金元高道傳》，北京：中國道教學院，1990 年。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相關部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相關部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日]蜂屋邦夫：《金代道教の研究—王重陽と馬丹陽—》，（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92 年。

[日]窪德忠：《モンゴル朝の道教と佛教》，（日本）東京：平河出版社，1992 年。

甘肅敦煌學學會秘書處：《“一代天驕”與長壽術——長春真人西遊記》，蘭州：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委員會，1992年。

鄭國強：《全真北宗思想史——王重陽、邱處機對教理的發展》，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三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田衛疆：《耶律楚材與〈西遊錄〉》，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3年。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

劉兆鶴、王西平編：《重陽宮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王忠信編：《樓觀臺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

[日]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

詹仁中：《嶗山韻及膠東全真道器樂曲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

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趙益：《丘處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陸寶千等：《中國歷代思想家：朱熹·呂祖謙·陸九淵·陳亮·邱處機·葉適·真德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林世田等編校：《全真七子傳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

王西平、陳法永主編：《重陽宮與全真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唐代劍：《王嘉丘處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向達校注：《西遊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黨寶海譯注：《長春真人西遊記》，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郭武：《全真道祖王重陽傳》，香港：中華書局，2001年。

張廣保：《唐宋內丹道教》，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周曉紅：《丘處機傳》，北京：京華出版社，2002年。

王育成：《明代彩繪全真宗祖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殷誠安：《丘處機略傳》（連環圖），香港：蓬瀛仙館，2003年。

趙衛東：《丘處機與全真道》，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

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

任法融、樊光春主編：《道衍全真》（《紀念丘處機創建龍門山場820周年學術報告會文集》），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2004年。

陳耀庭、盧國龍：《全真道學術研究報告——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全真宗旨論》，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

[美] Stephen Eskildsen,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y Quanzhen Taoist Mast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法] Kristofer Schipper &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Vol. 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趙衛東輯校:《丘處機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

張曉松:《丘處機大傳》,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年。

江山注釋:《長春真人西遊詩卷》,香港:中國民族慈善工程有限公司,2005年。

牟鍾鑒等:《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

吳國富:《全真教與元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周立昇主編:《全真道文化叢書》(《王重陽集》、《馬鈺集》、《丘處機集》、《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

山東省文登市政協編:《中國道教名山崑崙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吳亞魁:《江南全真道教》,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

唐明邦:《論道崇真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日]蜂屋邦夫著、欽偉剛譯:《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陳宏銘:《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申喜萍：《南宋金元時期的道教文藝美學思想》，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王欽法、王濤：《崑崙紫氣——全真道始於膠東歷史探秘》，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周阿堡：《全真七子》，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

[美] Louis Komjathy, *Cultivating Perfection: Mysticism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Early Quanzhen Daoism*, Leiden: Brill, 2007.

[法]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 ~ 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吳亞魁編：《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

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多元視野下的全真教”專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年。

左洪濤：《金元時期道教文學研究——以全真教王重陽和全真七子詩詞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

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

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思想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二) 論文 報告

[日]吉岡義豐:《全真教の成立》,見吉岡義豐著:《道教の研究》,(日本)京都:法藏館,1952年。

孫克寬:《全真教考略》,臺北:《大陸雜誌》,第8卷第10期,1954年。

孫克寬:《〈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臺北:《大陸雜誌》,第12卷第6期,1956年。

姚從吾:《丘處機年譜》,見姚從吾著:《東北史論叢》(下),臺北:正中書局,1976年。

姚從吾:《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臺北:《大陸雜誌》,1962年特刊。

孫克寬:《元代道教的特質》,臺北:《大陸雜誌》,第30卷第11期,1965年。

姚從吾:《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之貢獻》,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15期,1966年。

孫克寬:《金元全真教創教述略》,香港:《景風》,第19期,1968年12月。

孫克寬:《所見元人詩文別集中之道教資料》(上、下),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卷第4期~第2卷第1期,1968年。

孫克寬:《金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香港:《景風》,第23期,1969年9月。

樊午:《宋遼金元道教年表》,見周康燮主編:《宋遼金元史論

集》，香港：崇文書店，1971 年。

孫克寬：《元虞集與南方道教》，臺北：《大陸雜誌》，第 53 卷第 6 期，1976 年。

[澳]柳存仁：《張伯端與〈悟真篇〉》，見《吉岡博士還曆紀念・道教研究論集—道教の思想と文化—》，（日本）東京：國書刊行會，昭和五十二年（1977）。

劉厚祜：《白雲觀與道教》，北京：《道協會刊》，第 6 期（1980 年 11 月）。

[美]Tao-Chung Yao, “Ch’uan-chen: A New Taoist Sect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博士學位論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1980 年。

樸庵：《長春真人邱處機》，臺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14 卷 12 期（1981 年）。

龍晦：《全真教三論》，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 01 期。

李培適：《全真教丘處機與故鄉的文教關係》，臺北：《察哈爾省文獻》，第 10 期（198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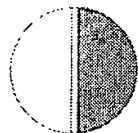
張榮錚：《金代道教試論》，天津：《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83 年 01 期。

羊華榮：《丘處機》，成都：《宗教學研究》，1983 年 02 期。

郭旗：《全真道的興起及其與金王朝的關係》，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03 期。

陳俊民：《略論全真道的思想源流》，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03 期。

朱耀廷：《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為什麼要會見長春真人》，北京：《北京大學學報》，1983 年 06 期。



韓儒林：《關於〈蒙古史料四種〉和古行紀四種》，長春：《社會科學戰綫》，1984 年 02 期。

張紫晨：《白雲觀傳說的演變及北京有關的風俗》，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4 年 05 期。

陳俊民：《全真道教思想源流考略》，北京：《中國哲學》，第 11 輯（1984 年）。

樊保良：《耶律楚材及其〈西遊錄〉雜議》，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1985 年 06 期。

[日]今井秀周：《金朝の宗教政策》，（日本）美濃加茂：《東海女子短大紀要》，第 11 期（1985 年）。

[澳]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說〈西遊記〉》，香港：《明報月刊》，第 233 ~ 237 期（1985 年）。

鄭素春：《全真教與元代帝室之關係》，碩士學位論文，（臺灣）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5 年。

[美]Tao-Chung Yao, "Ch'iu Ch'u-chi and Chinggis Khan",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6, No. 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王守泉：《〈西遊原旨〉成書年代及版本源流考（附〈西遊原旨〉資料補訂）》，蘭州：《蘭州大學學報》，1986 年 01 期。

王玉良：《丘處機〈磻溪集〉、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與虞集〈道園類稿〉三種》，北京：《文獻》，1986 年 03 期。

黃兆漢：《丘處機的〈磻溪詞〉》，臺北：《道教文化》，第四卷第四期（1986 年）。

佟柱臣：《成吉思皇帝賜丘處機聖旨石刻考》，北京：《文物》，1986 年 05 期。

蕭新鑄：《略論〈大丹直指〉》，北京：《道協會刊》，第 19 期（1986 年 6 月）。

[日]橫手裕：《白玉蟾と南宋江南道教》，（日本）京都：《東方宗教》，第 68 號（1986 年）。

王民信：《邱處機》，見《中國歷代思想家》（三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李喬：《邱處機被北京玉器業奉為祖師考述》，北京：《中國道教》，1987 年 03 期。

陳雄群：《白雲觀民俗迎春會散記》，北京：《中國道教》，1987 年 02 期。

孫玉祥：《宋德方主持雕刻〈道藏〉》，太原：《編輯之友》，1987 年 02 期。

[日]藤島建樹：《全真教の展開——モンゴル政権下の河東の場合》，見秋月觀暎編：《道教と宗教文化》，（日本）東京：平河出版社，1987 年。

吉雲：《訪邱祖在嶗山留下的遺跡》，北京：《中國道教》，1988 年 01 期。

賁信常：《天水玉泉觀名勝》，北京：《中國道教》，1988 年 01 期。

溫玉成：《全真道在洛陽》，北京：《中國道教》，1988 年 04 期。

賁信常：《試談長春真人濟世救民思想》，北京：《中國道教》，1989 年 01 期。

陳雄群：《北京白雲觀解放後首次開壇傳戒》，北京：《中國道教》，1990 年 02 期。

郭武：《全真教概談》，成都：《宗教學研究》，1989 年 01 ~ 02

期。

[日]橫手裕:《全真教の変容》,(日本)東京:《中國哲學研究》,第2號(1990年)。

姜宏偉:《邱處機崑崙山尋師記》,北京:《中國道教》,1990年04期。

吳聖昔:《邱處機寫過〈西遊記〉嗎——虞集〈西遊記序〉真偽辨之一》,上海:《復旦學報》,1990年04期。

胡其德:《蒙古帝國初期的政教關係》,博士學位論文,(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0年。

沈鎮桂:《磻溪河畔之石經幢與邱祖內傳碑》,北京:《中國道教》,1991年02期。

楊潤梅:《淺談丘處機潮汐說的科學性》,成都:《宗教學研究》,1991年02期。

龔鵬程:《從元人文集看元代全真教之發展》,臺北:《道教文化》,第五卷第三期(1991年)。

閔智亭:《全真派創立的時代背景和對道教的更新發展》,臺北:《道教文化》,第五卷第三期(1991年)。

劉煥玲:《全真教邱處機行道教世及其貢獻》,臺南:《道教學探索》,第4期(1991年)。

詹仁中:《全真道經韻〈嶗山韻〉概述》,武漢:《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1991年04期。

曲言訓:《全真教述略》,煙臺:《煙臺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04期。

潘雨廷:《南宋初全真道的創教過程》,北京:《中國道教》,1992年03期。



陳萬卿：《朱象先〈創建長春觀碑記〉》，北京：《中國道教》，1992年01期。

麻天祥：《丘處機二人關中與全真道的發展》，西安：《人文雜誌》，1992年04期。

呂錫琛：《評成吉思汗召丘處機論道》，湘潭：《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04期。

[日]窪德忠：《長春真人とその西遊》，見窪德忠著：《モンゴル朝の道教と佛教》，（日本）東京：平河出版社，1992年。

[日]三浦秀一：《元代思想研究序說——全真道士李道謙の動向を主軸に》，見（日本）中國文史哲研究會編：《集刊東洋學》，第67號（1992年5月）。

[日]石田憲司：《明代道教史上の全真と正一》，見酒井忠夫編：《臺灣の宗教と中國文化》，（日本）東京：風響社，1992年。

邵俊峰：《論長春真人與成吉思汗的會見》，通遼：《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1993年01期。

張應超：《丘處機與全真道》，西安：《唐都學刊》，1993年03期。

劉耿生：《全真道第一叢林白雲觀》，臺南：《道教學探索》，第7期（1993年）。

[日]窪德忠：《〈至元辯偽錄〉の撰者を疑う》，見（日本）立教大學東洋史同好會編：《盈虛集》，第9輯（1993年）。

[意] Monica Esposito, “La Porte du Dragon: L'école Longmen du Mont Jin'gai et ses pratiques alchimiques d'après le *Daozang xubian* (Suite au canon taoïste)” (龍門——《道藏續編》中的金蓋山龍門派及其煉丹實踐)，博士學位論文，法國巴黎第五大學

(Université Paris VII), 1993 年。

郭武:《丘處機弘道事跡述評》,西安:《三秦道教》,1994 年 01 期。

李伯衡:《丘祖閣前話丘祖——興隆山隨想錄之一》,蘭州:《甘肅林業》,1994 年 01 期。

薛學仁:《元代宗教政策的演變及其特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4 年 01 期。

郭武:《丘處機道教思想述評》,成都:《宗教學研究》,1994 年 02 ~ 03 期。

朱越利:《〈磻溪集〉創作時間考》,北京:《文獻》,1994 年 04 期。

朱越利:《有關早期全真教的幾箇問題》,北京:《中國文化研究》,1994 年 04 期。

余秋陽:《長春觀》,武漢:《武漢文史資料》,1994 年 04 期。

李志堅、于際平:《丘處機的養生之道》,北京:《家庭醫學》,1994 年 06 期。

郭武:《關於道教全真派傳入雲南的幾箇問題》,昆明:《思想戰綫》,1994 年 06 期。

張應超:《丘處機與全真道》,臺南:《道教學探索》,第 8 輯(1994 年)。

陳廖安:《陳垣道教研究之成果與檢討》,臺北:《道教文化》,第五卷第八期(1994 年)。

紀流:《長春真人萬里傳道成吉思汗》,北京:《炎黃春秋》,1994 年 09 期。

李養正:《太原龍山全真道石窟初探》,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

化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日]森由利亞：《全真教龍門派系譜考—〈金蓋心燈〉に記された龍門派の系譜に關する問題点について—》，見（日本）道教文化研究會編：《道教文化への展望》，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 年。

鍾嬰：《〈長春真人西遊記〉述評》，杭州：《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5 年 01 期。

李慧：《〈攝生消息論〉的四時養生法》，杭州：《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95 年 02 期。

舒天嘯：《長春丘真人“磻溪六年”述略》，北京：《中國道教》，1995 年 03 期。

王禹浪：《蜂屋邦夫與〈金代道教〉的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民族叢刊》，1995 年 03 期。

王志忠：《論明末清初全真教“中興”的成因》，成都：《宗教學研究》，1995 年 03 期。

王志忠：《全真教龍門派起源論考》，成都：《宗教學研究》，1995 年 04 期。

王志忠：《論龍門派道教思想與明清全真教的盛衰》，湘潭：《湘潭大學學報》，1995 年 05 期。

郭武：《早期全真道思想略論》，臺南：《道教學探索》，第九輯（1995 年）。

鄭素春：《元朝統治下的全真道派（1260 ~ 1368）》（“L'ecole taoiste Quanzhen sous la dynastie des Yuan, 1260 ~ 1368”），博士學位論文，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1995 年。

[日]窪德忠：《全真教の清規について》（上、下），（日本）東

京：《東京大學宗教學年報》(1995～1996年)。

[日]高橋文治：《モンゴル時代全真教文書の研究》(1～3)，(日本)大阪：《追手門学院大学文學部紀要》31、32、33號(1995～1997年)。

舒天嘯：《長春丘真人“龍門七載”述略》，北京：《中國道教》，1996年03期。

朱越利：《從〈磻溪集〉看丘處機的苦修》，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法]Paul Katz, “Enlightened Alchemist or Immoral Immortal? The Growth of Lü Dongbin’s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Meir Shahar & Robert P. Weller (eds.),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傅圓天：《全真傳戒八大師簡介》，北京：《中國道教》，1996年01期。

張興發：《全真受戒須知》，北京：《中國道教》，1996年01期。

[日]福井文雅：《佛教與全真教的成立》，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02期。

劉乃和：《陳垣對元史研究的重要貢獻》，北京：《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02期。

張文澍：《丘處機的西遊與白雲觀》，北京：《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02期。

查洪德：《耶律楚材與北京》，北京：《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02期。

劉乃和：《元代山西芮城永樂宮》，北京：《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02期。

張橋貴：《金元道教中的女真名道士》，北京：《中國道教》，1996年02期。

[日]三浦秀一：《金元の際の全真教——范玄通・王棲雲から姫知常へ》，(日本)仙台：《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45號(1996年3月)。

曾召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幾點補正》，成都：《宗教學研究》，1996年03期。

王志忠：《元明全真教盛衰論》，湘潭：《湘潭大學學報》，1996年03期。

程越：《金元全真道後弘期掌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年04期。

張踐：《元代宗教政策的民族性》，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04期。

郭樹森：《全真道傳入江西及其蕃衍》，南昌：《江西社會科學》，1996年09期。

白珊：《丘處機》，杭州：《氣功》，1996年11期。

程越：《金元時期全真道宮觀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6年。

王志忠：《道教龍門派源流考略》，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02期。

程越：《金元時期全真道宮觀的道士生活》，成都：《宗教學研究》，1997年02期。

程越：《元朝政府管理全真道宮觀的機構和職權》，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03期。

羅偉國：《成吉思汗與丘處機》，上海：《上海道教》，1997年04

期。

[法] Vincent Goossaert, “La creation du taoisme moderne: l’Ordre Quanzhen”(近代道教的建立——全真道), 博士學位論文, 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 1997 年。

陳宏銘:《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 博士學位論文, (臺灣) 高雄師範大學, 1997 年。

陳宏銘:《金元全真道士詞的價值》, 見高雄道德院編:《“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 高雄:高雄道德院, 1997 年。

張美櫻:《全真七子詞作的語言風格》, 見高雄道德院編:《“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

[日] 森由利亞:《〈邱祖語錄〉について — 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 —》, 見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 (日本) 東京:雄山閣出版社, 1998 年。

江達智:《全真教初期掌教考》, 臺北:《漢學研究》, 第 16 卷第 1 期(1998 年)。

陳俊民:《論全真道及其內丹長生思想之演變》, 臺北:《漢學研究》, 第 16 卷第 2 期(1998 年)。

郭武:《全真大師李志常傳略》, 北京:《中國道教》, 1998 年 01 期。

朱亞非:《論丘處機》, 濟南:《文史哲》, 1998 年 03 期。

翟如潛:《丘處機的歷史貢獻》, 煙臺:《煙臺師範學院學報》, 1998 年 02 期。

曉紅:《論邱處機與成吉思汗論道的歷史特質》, 臨汾:《山西師大學報》, 1998 年 04 期。

任法融:《丘處機與龍門洞》, 北京:《中國道教》, 1999 年 02

期。

楊立華：《性命先後——關於金丹南宗與金元全真道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哲學史》，1999 年 03 期。

舒天嘯：《長春丘真人“振教祖庭”述略》，北京：《中國道教》，1999 年 04 期。

[日]森由利亞：《呂洞賓と全真教——清朝湖州金蓋山の事例を中心に》，見砂山稔、尾崎正治、菊地章太編集：“講座道教”第一卷《道教の神々と經典》，（日本）東京：雄山閣出版社，1999 年。

[日]橫手裕：《全真教と南宗北宗》，載三浦國雄、堀池信夫、大形徹編集：“講座道教”第三卷《道教の生命觀と身體論》，（日本）東京：雄山閣出版社，1999 年。

[加]Daniel L. Overmeyer, “Quan-zhen Daoist Influence on Sec-tarian ‘Precious Volumes’ (Bao-juan) from the Seventeen Century”, 見黎志添主編：《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論集》，香港：學峰文化事業公司，1999 年。

王洞真、李瘦卿：《丘處機及其詠嶗山詩詞》，成都：《中華文化論壇》，2000 年 01 期。

徐翠先：《體道與詩的結合——讀丘處機的〈礪溪集〉》，忻州：《忻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0 年 01 期。

么書儀：《面對佛道二教的耶律楚材》，北京：《文學評論》，2000 年 02 期。

姜守誠：《全真道三州五會考略》，成都：《宗教學研究》，2000 年 02 期。

王西平：《丘處機“止殺”的歷史真實與效用之探討》，西安：《三秦道教》，2000 年 02 期。

馮千山:《丘處機生平事跡》,西安:《三秦道教》,2000年02期。

朱越利:《丘處機道教思想的成熟期》,西安:《三秦道教》,2000年03期。

張應超:《簡論丘處機傳道中對全真道發展的貢獻》,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04期。

嗣傳:《隴縣舉行紀念丘處機創建龍門山場820周年暨學術報告會》,北京:《中國道教》,2000年05期。

長虹:《長春真人玄寶觀活死柏碑文考釋》,北京:《中國道教》,2000年06期。

鄭素春:《十三、十四世紀蒙古宗王與全真道士的關係》,見中國邊政協會編輯:《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

朱麗娟:《丘處機〈磻溪集〉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臺灣)淡江大學,2000年。

張美櫻:《全真七子證道詞之意涵析論》,博士學位論文,(臺灣)輔仁大學,1999年。

康豹(Paul Katz):《呂洞賓與全真教的關係:以山西永樂宮為例》,見傅飛嵐、林富士主編:《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法] Paul Katz & Vincent Goossaert, “New Perspectives on Quanzhen Taoism: the Formation of a Religious Identity”,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No. 29 (2001).

[法] Pierre Marsone, “Account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Quanzhen Movement: A Hagiographic Treatment of History”, in *Jour-*



*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No. 29 (2001).

[法] Vincent Goossaert, “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irteenth Century Quanzhen Taoism”,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No. 29 (2001).

[美] Stephen Eskildsen, “Seeking Signs of Proof: Visions and other Trance Phenomena in Early Quanzhen Taoism”,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No. 29 (2001).

[法] Paul Katz, “Writing History, Creating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Xuanfeng qinghui lu*”,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No. 29 (2001).

[美] Stephen Eskildsen, “Combined Bibliography on Early Quanzhen Taoism”,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No. 29 (2001).

[意] Monica Esposito, “The Longmen Taoism in Qing China: Doctrinal Ideal and Local Reality”,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No. 29 (2001).

施鳴捷：《丘處機與成吉思汗》，上海：《醫古文知識》，2001 年 02 期。

魏殿金：《書海十年艱辛路，留得佳作著竹帛——讀唐代劍新著〈王嘉丘處機評傳〉》，成都：《中華文化論壇》，2001 年 03 期。

高良荃：《試論金元時期全真教興盛的原因》，濟南：《山東大學學報》，2001 年 02 期。

張澤洪：《全真道的傳戒儀式》，北京：《世界宗教文化》，2001 年 04 期。

盧業學、呂錫琛：《論道家的道德修養方法——以全真道龍門派德體修養理論為例》，長沙：《現代大學教育》，2001 年 06 期。

劉嗣傳：《悟道詠道之絕唱——讀丘祖〈磻溪集〉後》，南昌：《江西社會科學》，2001 年 12 期。

孫誠：《郭守真與東北道教的傳播》，瀋陽：《蘭臺世界》，2001 年 12 期。

劉直：《丘處機與成吉思汗》，見《二十一世紀中國道教展望——茅山中國道教文化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1 年，打印稿）。

[日]蜂屋邦夫：《全真教出家、乞覓思想的現代意義》，香港：《弘道》，2002 年 01 期。

[日]Mori Yuria,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Livia Kohn & Harold D. Roth (eds.),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舒天嘯：《長春丘真人〈磻溪集〉詞牌別名釋解》，北京：《中國道教》，2002 年 01 期。

蔡靜平：《瑤臺歸去恣逍遙——論金元全真道士詞》，合肥：《江淮論壇》，2002 年 01 期。

左洪濤：《論丘處機的道教詞》，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學報》，2002 年 02 期。

申喜萍：《丘處機的美學思想試探》，成都：《宗教學研究》，2002 年 03 期。

通訊員：《長春觀舉行紀念邱長春真人誕辰法會》，北京：《中國道教》，2002 年 03 期。

胡義成：《〈西遊記〉著作權學案：丘處機師徒勝出》，邯鄲：《邯鄲師專學報》，2002 年 04 期。

劉華：《邱處機和他的西行記——中西部古文化交流的重要典

範》，鄭州：《河南圖書館學刊》，2002 年 04 期。

王宗昱：《早期全真道史料》，北京：《中國道教》，2002 年 05 期。

胡義成：《論明代江蘇茅山龍門派道士閻希言師徒是今本〈西遊記〉定稿人》，南京：《江蘇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 04 期。

左洪濤：《論丘處機道教詞的苦修思想》，北京：《中國道教》，2002 年 06 期。

胡義成：《陝西全真道佳話：丘祖孕成〈西遊記〉——陝西“隱型文化”研究之一》，安康：《安康師專學報》，2002 年 04 期。

胡義成：《再論丘處機麾下道士作〈西遊記〉祖稿》，郴州：《郴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 年 06 期。

呂錫琛：《丘處機西行論道及其社會意義探析》，北京：《中國道教》，2003 年 01 期。

顏炳罡：《論丘處機思想中的儒家傾嚮》，信陽：《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3 年 01 期。

胡義成：《〈西遊記〉定稿人與全真教關係考》，杭州：《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 年 02 期。

胡義成：《丘處機與〈西遊記〉的關聯難以刈斷》，河池：《河池師專學報》，2003 年 01 期。

丁原明：《丘處機道教思想中的老莊情結》，濟南：《東嶽論叢》，2003 年 06 期。

李海強：《試論全真教龍門派內丹心性學中的“道”》，晉中：《晉中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 年 04 期。

陳開科：《淺析巴拉第·卡法羅夫譯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學術討論會（哈爾濱，2003 年 8 月）。

[法] Paul Katz(康豹):《元代全真道士的史觀與宗教認同——以〈玄風慶會圖〉為例》,北京:《燕京學報》,新十五期(2003年)。

趙衛東:《王處一五次被宣與全真道的發展》,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第二輯,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

唐明邦:《一言止殺,功垂萬代——讀〈長春真人西遊記〉》,成都:《宗教學研究》,2004年01期。

舒天嘯:《長春丘真人“崑崙出家”述略》,西安:《三秦道教》,2004年01期。

楊建波、楊志翔:《長春觀與邱處機》,武漢:《學習與實踐》,2004年01期。

徐翠先:《論丘處機山水詩的象喻性》,北京:《文學遺產》,2004年02期。

朱越利:《丘處機對民族團結和元朝統一中國的貢獻》,西安:《三秦道教》,2004年02期。

吳亞魁:《從〈金蓋心燈〉看江南全真道教的構成》,香港:《弘道》,2004年02期。

王德朋:《金代道教述論》,成都:《中華文化論壇》,2004年03期。

胡義成:《全真教徒苦撰〈西遊〉四百年》,池州:《池州師專學報》,2004年02期。

鄭志明:《〈靈劍子〉的“內丹”說——讀〈長春真人西遊記〉》,成都:《宗教學研究》,2004年03期。

左洪濤:《丘處機有關三教作品論略——兼與澳大利亞柳存仁先生商榷》,蘭州:《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03期。

柳志青：《長春真人邱處機與獨山玉》，杭州：《浙江國土資源》，2004年03期。

徐翠先：《金代全真教詩人邱處機詩歌創作初探》，蘭州：《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03期。

牟鍾鑒：《丘處機是偉大的宗教思想家和實踐家》，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第三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

趙衛東：《馬鈺東歸及其對山東全真道的影響》，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第三輯。

余虹：《丘處機“濟世”人格的審美意蘊——全真道審美人格建構》，成都：《宗教學研究》，2004年04期。

李聞：《從道士詞向文人詞的轉變——丘處機詞略論》，濟寧：《濟寧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04期。

楊曉國：《金元時期全真教在山西活動探索》，太原：《晉陽學刊》，2004年04期。

李慶：《蜂屋邦夫和他的道教研究》，香港：《弘道》，2004年04期。

李小波、袁霜凌：《馬可·波羅東遊與長春真人西遊——旅遊者行為特徵與地理視野差異性研究的典型簡案》，西安：《人文地理》，2004年05期。

張廷：《蒙古帝國與科學——初探〈長春真人西遊記〉中的科學與技術》，臺北：《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七期（2004年）。

[法]德阿·托隆：《雪山講道：成吉思汗與丘處機》，北京：《出版參考》，2004年20期。

[意]Monica Esposito, “The Longmen School and its Controver-

sial His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 John Lagerwey (ed.),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Vol. 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4.

[法] Vincent Goossaert, “The Quanzhen Clergy, 1700 ~ 1950”, in John Lagerwey (ed.),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Vol. 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4.

陳耀庭:《全真弘傳三論》,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

任法融:《道衍全真》,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郭武:《“全真”考論》,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李剛:《全真道何以能成立》,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王宗昱:《山東半島早期全真教的再考察》,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日]森由利亞:《明代全真道的“坐鉢”——以坐鉢和內丹的關係爲中心》,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法]高萬桑:《全真道的“環堵”考》,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劉仲宇:《近代全真儀式初探》,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日]蜂屋邦夫:《關於王重陽全真思想的形成過程》,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法]馬頌仁:《七真各自的思想特色、活動的再評價——兼論四哲、七真說的出現過程》,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詹石窗:《全真道的內丹養生說與易學關係略論》,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欽偉剛：《宋末元初全真教內修思想的變容》，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牟鍾鑒：《全真道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馬西沙：《論全真道的民間性》，見盧國龍主編：《全真弘道集》。

劉仲宇：《彩繪全真宗祖圖和〈明代彩繪全真宗祖圖研究〉》，香港：《弘道》，2004年01期。

王漢民：《全真教與元代的神仙道化戲》，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01期。

任法融：《論全真教的修持理法——降心》，北京：《中國道教》，2004年01期。

樊光春：《〈全真列祖賦〉所述人物考》，北京：《中國道教》，2004年01期。

[美]姚道沖：《丘處機與成吉思汗》，見《文史知識》編輯部編：《道教與傳統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曾召南：《丘處機與全真道》，見《文史知識》編輯部編：《道教與傳統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趙衛東：《丘處機全真道倫理思想述論》，見中國道教協會道教文化研究所等編：《道教與倫理道德建設》，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5年。

趙衛東：《磻溪煉行與龍門全真》，見韓國敦煌學會編：《東西文化交流研究》第7輯，（韓國）首爾：新星出版社，2005年。

趙衛東：《丘處機早期活動中的幾箇問題》，北京：《中國道教》，2005年01期。

張忠堂：《成吉思汗三請丘處機》，北京：《中國道教》，2005年

02 期。

周立昇:《早期全真龍門派倫理思想述要》,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05 年 02 期。

宋曉雲:《丘處機的絲綢之路詩歌創作》,烏魯木齊:《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5 年 04 期。

尹志華:《丘處機與全真道在燕京的發展》,北京:《中國道教》,2005 年 06 期。

楊俊:《丘處機麾下全真道士不是〈西遊記〉的最早作者——與胡義成先生商榷》,唐山:《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5 年 06 期。

徐翠先:《談丘處機山水景物詩的審美特徵》,忻州:《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05 年 06 期。

常大群:《至今絕壁幽巖下,尚有群仙聽海潮——嶗山全真道勝跡》,北京:《中國宗教》,2005 年 12 期。

王宗昱:《金元時期北京地區全真教活動》,見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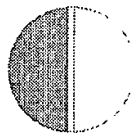
王宗昱:《吳興全真道史料》(“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Quanzhen Daoism in the Wuxing Area”), in Paul Anderson & Florian C. Reiter (eds.), *Scriptures, Schools and Forms of Practice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意] Monica Esposito:《清代道教と密教—龍門西竺心宗—》,見麥谷邦夫主編:《三教交涉論叢》,(日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 年。

王廷琦:《金元全真心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05 年。

呂鵬志:《法國道教研究近況》,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





心：《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訊》，2006 年 02 期。

周崇林：《丘處機和他的十八弟子》，香港：《弘道》，2006 年 03 期。

陳敬陽：《丘處機佚著〈鳴道集〉考略》，北京：《中國道教》，2006 年 03 期。

周立昇：《全真道的創建與教旨》，濟南：《文史哲》，2006 年 03 期。

白嫻棠：《早期全真教傳教方式、方法的教育學分析》，成都：《宗教學研究》，2006 年 03 期。

姜生：《棲真觀碑記所見沂蒙山區早期全真道》，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 04 期。

申喜萍：《〈長春真人西遊記〉的藝術特徵》，成都：《宗教學研究》，2006 年 04 期。

楊俊：《也論百回本〈西遊記〉定稿人與全真教之關係——兼與胡義成先生商榷之二》，南寧：《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6 年 04 期。

胡義成：《論元代全真道士史志經編創的小說〈西遊記〉初稿》，南京：《東南大學學報》，2006 年 05 期。

樊光春：《全真道傳承關係研究芻議》，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

郭武：《全真七子“入門”次序略考》，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張振國：《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全真道的傳道方式》，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鄭國強：《全真北宗馬丹陽丘長春二子語錄中道學指要略考》，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朱亞非：《丘處機與〈長春真人西遊記〉》，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蓋建民：《丘處機與〈長春真人西遊記〉的地理學價值》，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石玲：《丘處機〈磻溪集〉：道心的詩式表達》，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崔理明：《長春祖師對老子大道的繼承與實踐》，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韓松濤：《〈金鼓洞志〉與金鼓洞派》，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趙衛東：《山東全真道活動中心的變遷》，見丁鼎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

王宗昱：《全真教的儒教成分》，北京：《文史知識》，2006 年 12 期。

王宗昱：《全真教和地方宗教之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zhen Daoism and Local Cults”），in Florian C. Reiter (ed.), *Purposes, 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張雪松：《法國學界對全真龍門派研究管窺》，香港：《道學研究》，2007 年 01 期。

張振國：《〈長春真人西遊記〉中的詩詞》，香港：《道學研究》，2007 年 01 期。

楊訥：《丘處機“一言止殺”再辨偽》，上海：《中華文史論叢》，

2007 年 01 期。

常大群：《山東半島全真七子碑刻、摩崖石刻尋真》，北京：《中國道教》，2007 年 01 期。

胡義成：《〈西遊記〉主旨研究的新視角：元代“丹學”——〈西遊記〉創作史研究系列文章之一》，北京：《華北電力大學學報》，2007 年 01 期。

趙衛東：《論丘處機的歷史功績》，香港：《弘道》，2007 年 02 期。

湯君：《西夏全真教佚詞十一首考釋》，成都：《宗教學研究》，2007 年 02 期。

黨寶海：《〈玄風慶會錄〉作者考》，見《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羅賢佑：《邱處機與白雲觀》，鄭州：《尋根》，2007 年 0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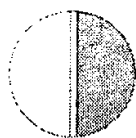
胡義成：《澳籍華裔學者柳存仁先生近年〈西遊記〉研究述評》，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 04 期。

郭兆忠：《臘山丘祖閣》，濟南：《春秋》，2007 年 04 期。

[日]松下道信：《日本における全真教南宗研究の動向について(附：全真教南宗研究文獻目錄略)》，(日本)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會：《中國哲學研究》，第 22 號(2007 年 7 月)。

[意]Monica Esposito：《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設立と〈金華宗旨〉》，見《中國宗教研究文獻》，(日本)東京：臨川書店，2007 年。

[意]Monica Esposito, “The Discovery of Jiang Yuanqing *Daozang jiyao* in Jiangnan: A Presentation of the Daoist Canon of the Qing Dynasty”, 見麥谷邦夫主編：《江南道教の研究》，(日本)京都：京都



## 丘處機學案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 年。

楊善友、車軒:《丘處機的三教合一思想》,成都:《宗教學研究》,2008 年 01 期。

劉永海:《論〈甘水仙源錄〉的史料價值》,北京:《中國道教》,2008 年 01 期。

趙衛東:《丘處機養生思想略論》,濟南:《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8 年 01 期。

周立昇:《長春真人的和諧觀》,煙臺:《魯東大學學報》,2008 年 01 期。

安作璋:《略論丘處機的歷史貢獻》,煙臺:《魯東大學學報》,2008 年 01 期。

劉鳳鳴:《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丘處機遠赴成吉思汗行營的動因》,煙臺:《魯東大學學報》,2008 年 01 期。

夏丹、胡國峰:《丘處機:修建太虛宮傳播道教文化》,煙臺:《煙臺日報》,2008 年 1 月 27 日。

陳耀庭:《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總結發言》,香港:《弘道》,2008 年 02 期。

劉鳳鳴:《全真道在膠東半島興起的原因》,香港:《弘道》,2008 年 02 期。

李洪權:《金元之際全真教道觀的社會經濟來源》,鄭州:《鄭州大學學報》,2008 年 02 期。

戈國龍:《〈大丹直指〉非丘處機作品考》,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8 年 03 期。

傅鳳英:《北京桃園觀千峰派的歷史傳承初探》,北京:《中國道教》,2008 年 03 期。

史冰川：《丘處機〈秋雁詩〉釋證》，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03期。

趙衛東：《青州全真修真宮考》，成都：《宗教學研究》，2008年04期。

郭武：《全真道初傳四川地區小考》，北京：《中國道教》，2008年04期。

左洪濤：《“活神仙”丘處機的三首詠物寫景詞賞析》，太原：《名作欣賞》，2008年09期。

程佳、盧濱玲：《一代名臣耶律楚材及其作品〈西遊錄〉》，哈爾濱：《邊疆經濟與文化》，2008年09期。

周立昇：《長春真人的和諧觀》，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

劉鳳鳴：《丘處機遠赴成吉思汗行營的動因》，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李遠國：《論丘處機的内丹學說》，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林麗真：《丘處機有回歸老莊思想的傾嚮嗎？》，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潘顯一、申喜萍：《丘處機美學思想研究》，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宮哲兵、趙玉玲：《丘處機倫理濟世的弘道思想》，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張振國：《丘處機的文學才情——以〈丘祖西遊詩詞〉為例》，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慕旭：《淺論丘處機的和諧思想》，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慕旭：《談丘處機成才的軌跡》，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章文煥：《丘長春與西山十二真君》，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潘一德：《簡述〈邱祖語錄〉大道用虛直下見性的道旨》，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強昱：《丘處機〈大丹直指〉的內丹理論》，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趙芃：《〈長春真人西遊記〉的生態審美觀》，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劉見成：《修心見性·見性成仙：長春真人丘處機的修道思想》，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聶清：《丘處機心性論與禪宗的異同》，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趙衛東：《丘處機“一言止殺”辨正——兼與楊訥先生〈丘處機“一言止殺”再辨偽〉一文商榷》，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黃新華：《西行萬里求安泰——長春真人對道教太平思想的實踐》，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唐代劍：《早期全真道研究四題》，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張澤洪：《金元時期的全真宗師與國家齋醮》，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日]野間晃：《日本有關全真教研究論考簡介》，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樊光春：《全真道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孫亦平：《論全真道龍門派在江南地區的傳播與發展》，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陳金鳳：《宋元明清時期武當山全真道傳播發展述論》，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何春生：《明清全真道在茅山傳播識略》，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熊建偉：《全真道在吳中地區的傳播和影響》，見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

賴煒芳、黃永鋒：《丘處機〈攝生消息論〉析略》，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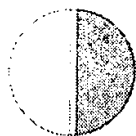
張廣保：《金元時期全真教祖庭研究》，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

程越：《全真祖庭白雲觀在金元時期的沿革》，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

劉仲宇：《早期全真教儀式初探》，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

張澤洪：《金元全真道齋醮科儀初探》，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

劉曉：《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謎》，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



## 丘處機學案

樊光春：《碑刻所見陝西佳縣白雲觀全真道龍門派傳承》，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

趙衛東：《泰山三陽觀及其與明萬曆宮廷之關係》，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

陳金鳳：《略論宋元明清時期四川地區全真道的發展》，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

李洪權：《全真教與金元北方社會》，博士學位論文，（長春）吉林大學，2008 年。

趙衛東：《丘處機孝道思想略論》，香港：《弘道》，2009 年 01 期。

卿希泰：《全真道是道教發展史上的一箇革新派》，香港：《弘道》，2009 年 01 期。

陳椰：《“〈全真學案〉學術研討會”綜述》，香港：《弘道》，2009 年 01 期。

尹志華：《北京白雲觀藏〈龍門傳戒譜系〉初探》，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9 年 02 期。

許全勝：《〈西遊錄〉與〈黑韃事略〉的版本及研究——兼論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見沈曾植箋注本》，上海：《復旦學報》，2009 年 0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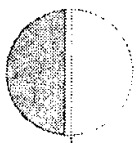
陳耀庭：《全真道詩欣賞四題》，香港：《弘道》，2009 年 03 期。

吳成國：《丘處機和諧觀與老莊思想論略》，成都：《宗教學研究》，2009 年 03 期。

楊懷源、匡臘英：《據格律考訂馬鈺、丘處機詩詞異文》，岳陽：《雲夢學刊》，2009 年 03 期。

強琛：《略論金末元初的三教關係——以萬松行秀、耶律楚材





和丘處機爲例》，荊州：《長江大學學報》，2009 年 03 期。

郭武：《“衝擊”與“回應”：近現代社會中的四川全真道》，香港：《弘道》，2009 年 03 期。

張廣保：《全真教研究述評》，北京：《中國史研究動態》，2009 年 04 期。

史冰川：《王重陽人才教育思想分析》，北京：《民族教育研究》，2009 年 04 期。

楊懷源：《丘處機詩詞用韻研究》，重慶：《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9 年 04 期。

郭武：《從礪溪到龍門：丘處機宗教修煉境界的提昇歷程》，臺北：《宗教哲學》，2009 年 06 期。

郭武：《金章宗元妃與早期全真道》，成都：《宗教學研究》，2009 年 04 期。

郭武：《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及其現代意義》，北京：《中國宗教》，2009 年 04 期。

黃信陽：《道教全真派的傳戒科儀》，北京：《中國宗教》，2009 年 08 期。

鄧紅蕾：《論丘處機道教教育文化學的思想特色》，“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暨中國教育史研究六十年學術研討會”（2009 年）。

朱越利：《讀丘處機棲霞時期的記遊詩和山水詩》，見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9 年。

尹志華：《王常月傳戒新考》，見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

[意] Monica Esposito：《一部全真道藏的發明：〈道藏輯要〉及

清代全真認同》，見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

郭武：《明清時期全真道與淨明道關係略論——以逍遙山萬壽宮爲中心》，見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

葉至明：《重走邱祖西行路，再探全真之精神》，見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任宗權：《邱處機與全真道教戒律的興起》，見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

吳成國：《論丘處機和諧觀的老莊思想淵源》，見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